

不列顛三島

和波羅的海諸國

卡奔德世界遊記

不列顛三島和波羅的海諸國

卡奔德著
鮑如譯

商務印書館



卡奔德
世界遊記

不列顛三島和波羅的海諸國

目次

第一章	未啓程前的一句話	一
第二章	地球上最大的城	五
第三章	環繞倫敦散步	二〇
第四章	國會的始祖	三七
第五章	倫敦的海港	五一
第六章	世界上最大的賽馬	六三
第七章	英格蘭銀行	七五
第八章	牛津	八五

目次

第九章	在一大田莊上	九九
第十章	英國的工業窠巢	一一一
第十一章	從倫敦到地極角	一二四
第十二章	加的福的煤王	一四〇
第十三章	穿過威爾斯	一五四
第十四章	格拉斯哥與克來德河	一六九
第十五章	司各脫詩文中諸主角的故鄉	一八三
第十六章	蘇格蘭的舊都	一九〇
第十七章	到印味涅斯和高地	二〇四
第十八章	伯爾發斯特	二一八
第十九章	環遊都柏林	二三〇
第二十章	愛爾蘭的自治	二四三

第二十一章	從都伯林到基拉尼	二五五
第二十二章	新德意志	二六七
第二十三章	波蘭共和國	二七六
第二十四章	拉特維亞歐戰產生的共和國	二八四
第二十五章	俄羅斯	二九八
第二十六章	愛沙尼亞及其都城	三〇八
第二十七章	赫星法斯	三一四
第二十八章	萬湖的陸地	三二三

卡奔德
世界遊記

不列顛三島和波羅的海諸國

第一章 未起程前的一句話

在這本書中所敘述的行程，我們的時間大部分消耗在不列顛三島。

我們先到倫敦，從倫敦再旅行到英國風景美麗的幾個地方，然後到牛津 (Oxford) 和大工業的中心地。如此，我們對於已往的英國和現在的英國可以得到種種的觀察。在威爾斯 (Wales) 我們先參觀南方的煤田，然後穿過山嶺到北方著名的堡壘和海濱。沿蘇格蘭的克來德河 (The Clyde) 我們將要參觀英國的一個造船業的產地 (指格拉斯哥 Glasgow) 在愛丁堡 (Edinburgh) 我們可以呼吸當日蘇格蘭女王馬利 (Mary) 在位時的浪漫空氣。我們更沿蘇格蘭的東北海岸到音佛涅斯 (Inverness) 「高地 (The Highlands) 的都城」折向南行，越過格蘭扁

山 (The Grampian Hills) 不列顛北部最高的山。

渡海到愛爾蘭，我們將從伯爾發斯特 (Belfast) 橫過國境到基拉尼 (Killarney)。在都柏林 (Dublin) 我們將要遇見一班青年正在那裏引導愛爾蘭自由邦 (The Irish Free States) 逃出政治獨立的驚濤中。從愛爾蘭我們再前進到歐洲大陸，略觀波羅的海沿岸歐戰產生的諸新共和國。

在未開始我們的英國行程之前，讓我們稍費片刻來看看牠的狀況和牠在今日世界上的位置。大不列顛是大英帝國的總司令部，這個帝國佔有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陸地，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大英國旗在各大陸上和各大洋的島嶼上都有飄揚。實際上世界貿易所知道的各種貨品大英帝國都有出產。英國的航船差不多佔有世界七海總噸數的百分之四十。地球已為英國海港聯成的鏈條所圍箍。

這個帝國是很多的領土、殖民地、保護國、管轄地和軍港的大結合。從面積僅有二方哩的直布羅陀 (Gibraltar) 到比美國還大，和澳洲、印度差不多大的加拿大，包含的單位很多。就是一百個英

國人中間恐怕也沒有一個能把這許多單位細舉出來。英國的內閣總理和他的閣員手裏差不多握着一束線的結，這些線直達世界上最遠的隅角；他們並且控制世界上許多最重要的地方。

現在我們常常稱大英帝國爲「國家的國家」(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這自然是指的造成這個帝國份子：大不列顛、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諸自治屬地、南非聯邦、和愛爾蘭自由邦。紐芬蘭，英國最古的殖民地，也享有自治權。這許多國家的最高政權名義上是操之於英王，但是牠們每個所享的自治權正和美國人一樣，並不繳納賦稅到大不列顛，而且能自由的附從聯合王國 (The United Kingdom) (英格蘭與蘇格蘭所合成的王國) 參加戰爭，或保持和平，聽其所喜。我們總以爲英國人是爲君主所統治的，但是他們常說他們所享受的「德謨克拉西」的快樂還要勝過美國人，他們的自由權比較在這「自由土」(指美國) 所享受的還要多。

大不列顛島是政治勢力和世界貿易強大結合的中心點，但是和帝國的疆域比較起來，比大海中兀立一塊礁石大不多少。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的面積合計起來比美國的俄勒岡 (Oregon) 還要小；英格蘭，雖然是最重要的部分，比紐約也大不多少。英格蘭的天然利源雖不特別豐富，但是

和牠的面積比例起來，牠所供養人口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多。

英國人的勢力全靠他們的國土是一個海島。英國海峽 (The English Channel) 在最狹的部分雖然不足三十哩闊，牠的致死的潮流和不定天氣一直保護不列顛不致受外患的侵入。在歐戰時期徐柏林飛艇和飛機未從空中用炸彈轟擊倫敦以前，這個英國的京城有千餘年沒有受過攻擊。當歐洲各國屢次為戰爭所糜爛的時候，英國正享受比較的和平，共有數世紀之久。牠的內亂對於牠的土地人民並未加殘毀，牠的軍隊實際上都是在別國打仗。現在的英國人是撒克遜人 (Saxons)，盎格魯人 (Angles)，丹人 (Danes)，和諾爾曼人 (Normans) 的混合種，但是數世紀來，他們一直像是一國的國民。當他們的歐洲鄰人為戰事和宗教爭執所分裂的時候，他們已達到人種、宗教和政治的統一。英國人是首先發覺合作及調和對於處置國事的價值。

安居在他們自己的「緊閉小島」之中，英國人竟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商人。因為他們的島嶼位置在北歐大海港的對面，歐洲大陸的商船必須經過他們的門口。英國人所設的防禦外患的海軍已替他們獲得世界貿易上的勢力，這種勢力西班牙、法蘭西或德意志都無法破壞。

自從依利薩白女王 (Queen Elizabeth) 時代起，英國人一直是航海人民的先鋒，極能乘機在海洋上冒險，或到遠邦異域去嘗試他們的運會。德類克 (The Drakes) 和刺里 (The Raleighs) (二人皆依利薩白女王時代的大冒險家) 的時代雖已過去，但是英國的青年仍能冒險深入世界上未開化的地域。實際上每一家庭總有一個兒子在美洲、非洲、或東方盡他的力量增加帝國的富源和勢力，並且永不忘却不列顛是他們的家鄉。英國人向來送錢到海外去，正和送他們的青年到海外去一樣，現在從這些青年在國外所建設的事業每年可以有美金十五萬萬元的收入。這許多海外事業與商船艦隊和國內各大工業的總收入供養大不列顛島四千二百萬的人口。

第二章 地球上最大的城

我現正在倫敦，地球上首屈一指的京城。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和金融的中心，並且是比紐約還多一百五十萬居民的家鄉。牠的居民能住滿兩個如芝加哥或柏林一樣大的城，還有餘剩的人民可充滿美國俄亥俄 (Ohio) 省的克利夫蘭城 (Cleveland)。巴黎，法人以為是宇宙的中心，

還不及倫敦一半大。這個英國的京城有不列顛三島六分之一的人口，比美國新英格蘭的人口還要多。

就面積而論，倫敦比美國最大的城市還要大得多。牠有勞斯安極立司 (Los Angeles) 兩倍的面積，比紐約大兩倍還不止。十一個如華盛頓 (Washington, D. C.) 一樣大的城可以放在倫敦的境域裏。大倫敦 (Greater London) 包含彌得爾塞克斯 全州 (Middlesex County) 和厄色克 (Essex)，薩立 (Surrey)，肯德 (Kent)，赫特福德州 (Hertfordshire) 諸地的大部分。最初的倫敦——現在的「倫敦城」(The City of London)——僅有一方哩的面積，不足二萬的人口。這「倫敦城」是現在倫敦的金融區域，並且像紐約的牆街 (Wall Street) 一樣，白天有數十萬的職工熙熙攘攘，入夜幾闕無人聲。

第二個最大的倫敦就是倫敦州 (The County of London) 有一百十五又十分之八方哩的面積。郵政上的倫敦地域有二百四十方哩的面積，郵局管理人分此地域爲東中，西中，西南等區，以利郵件的寄遞。京師自來水局劃定的倫敦地域有五百五十九方哩的面積，京師和城市警察所

保護的「大倫敦」有六百零二方哩的面積，約近八百萬的人口。

不僅有好幾個倫敦，就是倫敦州也是一個城中城的大結合。除舊倫敦城外又有韋斯敏斯德城（City of Westminster）和二十七個自治市（Boroughs）。直到四十年前，這些自治市和托普賽（Topsy）一樣，各自發展，與倫敦並無確定的關係，他們是由四十二個行政團體和一百五十個非行政團體所統治。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倫敦的政府是偏狹的，中古式的，毫無近代城市的統治方法。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由二十個議董和一百二十四個議員所組織的倫敦州議會（London County Council）成立，地方行政的紊亂從此纔現出有統序的外觀。議員由納稅人推選；議董則由議員推選。每一自治市又自設議會，也是由議董議員組織而成。規定各自自治市的捐稅，並且有權管理非倫敦州議會權力所及的事務。

倫敦州議會差不多是現代倫敦混合政府的最高機關。牠要監督路政的改良，管理救火事務，制定建築條例。對於教育，對於橋梁、渡船、和隧道牠也要時加監察；並且還要建築房屋租與工人，發給戲院執照，籌駛電車，制定公共汽車，租用汽車和其他行車的條例。牠的職務上有注意盲人的幸

福，下有驗測度量衡的準確。牠每年的開支有美金一萬萬餘元。如要知道統治倫敦的開支總數，還要加上倫敦公會開支的美金一千萬元，京師自來水局開支的美金二千五百萬元，京師瘋盲院開支的美金一千五百萬元；合計共有美金一萬五千萬元之多。警察費還不在內，因為倫敦的警察是由大英政府的內務局（Home Office）——與美國的內務部相當——管轄供養。

至於自來水、煤氣、電氣的供給，倫敦的制度非常混雜，正和牠的行政組織一樣。私立的自來水公司雖已大加取締，但是煤氣廠和電氣廠還有好幾處，內中有幾處是公家設立的，有幾處還在商人手裏。最初的救火隊是由許多保險公司聯合組成的，牠們現在仍舊擔任倫敦救火局一部分的經費。

中古式的政治組織在倫敦城依然存在，倫敦州議會的權力在倫敦城內竟可公然忽略，並且城內的警察與倫敦其他各處的警察是分離而自成一團體的。千餘年來，倫敦城盡為商人所控制，在現今二十世紀的時代，倫敦公會依然在商界和金融界人的手中，他們反抗剷除或減少他們舊勢力的計畫居然已有成效。

當紀元後十年內，羅馬人征服英國的時候，已有一城在倫敦的地域上。布立吞人 (Britons) (英國的土人，屬克勒特種 Celtic Race) 稱之爲林丁 (Lyn-din)——是一個克勒特語的名辭，意即「湖堡」(Lake Fort)。不到二十年後塔西他 (Tacitus) (羅馬的大史家) 書稱倫丁列安 (Londinium) 有大隊的商賈前往貿易，他們有很多的人從外海航船直到泰晤士河 (The Thames) 上游五十哩的地方。倫敦是羅馬帝國最興盛的一個城市，共有四世紀之久，但是在羅馬人離去之後，牠就沒沒無聞直到撒克遜人統治時代。我們知道在八百八十六年，亞勒弗烈王 (King Alfred) 重建倫敦的城牆。此後二百年間，倫敦復行重要，並且許多英國最古的設置都是在這時期內成立的。牠門中間有幾種——例如州長公署和議董局——在現今美國的政治制度上依然存在。

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在一千零六十六年到英國的時候，發覺倫敦的商人非常有權勢，牠不得不頒發一特殊憲章 (Special Charter) 給倫敦城，這特殊憲章我在公所大會堂 (Guild hall) 中曾經見過。同時威廉預加戒備，在城內泰晤士河畔替他自己築了一個堅固

的堡壘——倫敦堡 (The Tower of London)。

在後來的諸英王統治之下，倫敦不僅能保持，並且能增加牠的威勢和特權。英王需要金錢的時候，必須求倫敦商人幫助。這些借給英王的債款常常是替倫敦城獲得更多特權的好機會。詹姆斯第二 (James II)，在十七世紀後半紀的時候，因為要得倫敦的幫助來鞏固他的王位，所以就允許恢復他和他的老兄查理第二 (Charles II) 所已取消的倫敦向享的特權。

從很早的時代起，倫敦的統治權盡在由手藝人和商人所組成的「有制服的公司」 (Liveryed Companies) 或公所 (Guilds) 的手中。牠們就是選舉議董、議員，和市長的法團——現在仍舊如此。起初差不多有一百多個這樣的公所，現在經官註冊的還有八十個，首列的十二個仍舊稱為「大公司」。這些大公司，依照牠們先後的次序舉出來，就是綢呢業公所，雜貨業公所，布疋業公所，魚業公所，金匠公所，皮革業公所，裁縫公所，編帶業公所，鹹貨業公所，鐵業公所，酒業公所，和織布業公所。最著名的倫敦市長狄克喜亭吞 (Dick Whittington) 就是綢呢業公所的一個會員。

這許多「公司」現在總共有美金三百多萬元的收入，大部分的收入是用在職業教育和工

業教育上。有了這種「公司」的會員資格關於倫敦城的事務就可有投票權，並且可以出席常年聚餐會，這聚餐會是一種極盛的聚會，賓客中常有很著名的人物。大多數的公所現在仍然有自建的房屋，公所大會堂，是四百年前建備公用的，現在是款待國王和太子的地方，也是城市「自由權」的授與地，另外還有許多別種大典常在此舉行。牠又備有倫敦城議會的議事廳和辦公署，至於市長另有市長公署辦公。

當中古時代英王參戰得勝回到倫敦的時候，這些公所舉行應時的大演劇和賽會，正像現在的店主把「皇家賽會」當作生意上極寶貴的幫助一樣。每年十一月八日新市長行就職禮。第二天所有幾百年前的種種服式，儀節，和表演都復活起來，這種種的舉動可以叫做「市長的演賽」(The Lord Mayor's Show)。市長在古時的身分，從現在他所享的各種特權可以看出。在倫敦城裏，他比其他的英國國民都佔有優越的地位。英王要到倫敦，必須在古廟宇法庭(The Temple Bar)前停車，等候市長的許可纔能進城。英王的代表每季給倫敦市長一個進倫敦堡的口令；當新王登位的時候，市長也被召參與樞密會議；在加冕宴會的時候，市長有當侍官長的特權，但是

這種特權現在已無形取消。數年前，英王室規定倫敦市長在行加冕禮的時候有捧水晶王節的特權。

英國的君主雖常覺得在倫敦城內借債是很方便的——並且還債是格外方便——但是對於倫敦城的不絕增長的財富和勢力很爲嫉忌。他們極力反對倫敦向城外發展，並且屢屢設法去阻止。所有附郭的地方都被他們懷疑的看作歹人的藏身所。依利薩白女王諭令靠近各城門三哩以內的地方不許建築房屋，在一幢房屋裏只許一家居住，在七年內所建的房屋不許出租。查理第二，在一千六百三十年，想發同樣的諭令去箝制大倫敦的發展——大倫敦在當時已有三十多萬的居民。撒克遜時代的倫敦居民僅有一二萬，在諾爾曼人統治的時代，也只有四萬人口。當亨利第八 (Henry VIII) 依照他的婚姻的條件去沒收英國天主教會的財產時候，有人計算倫敦的居民有三分之一是尼姑和僧侶，他們的土地房屋佔有倫敦四分之一的面積。倫敦第一次的人口調查，在一千八百零三年舉行，宣佈只有八十六萬四千的居民。換一句話說，倫敦的人口，在近一百二十三十年內，差不多已增加了九倍，並且還沒有不再繼續增加的現象。

倫敦的外觀毫無宏壯美麗的氣象。因為大山缺乏，所以除登飛艇外簡直無法可以觀察全城。倫敦從前並沒有依照何種計畫建造，所以牠現在是一個沒有結構的城。最重要的分子當然是泰晤士河；倫敦現在仍和從前一樣，是跨在這河上；但是這河從前是在低窪地方泛流，現在已被石堤石埠限成一條較狹的河道。一個美國人把泰晤士河和美國的大河比較的時候，曾經表示藐視的態度，一個英國的政治家就回答他道：「啊，你錯了，泰晤士河並不是一條河；牠是流動的歷史。」泰晤士河的南岸雖然有很多的人民居住，但是大部分還是工業的地域，這種地域的污穢，與河的北岸迥異，並沒有被美麗的建築和清雅的公園所掩飾。羅馬人是首先造橋越過泰晤士河的人，現在差不多有十四條「倫敦橋」並且還有不可勝數的隧道建在河底下。從前有幾次泰晤士河冰凍凝固有數星期之久，在凍上可以開設市場，但是這種大冰凍已有一百多年未曾經驗過了。泰晤士河從前是倫敦地域的主要通道共有數百年之久，因為當時的路道差不多全不能通行。在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時候，許多的倫敦人須擺渡過河纔能到地球戲院(The Globe Theatre)和其他的遊戲場；就是在十七世紀的時候，泰晤士河面上還是為船夫所廩集。當真葛纒夫人(Tandy

Jane Grey)從威斯敏斯特到倫敦堡去做霎時的女王的時候，她是從水路去的。後來有了轎子和四輪馬車通行，接着又有現代的公共汽車和租用汽車，並且輪船和駁船現在已把前數百年的畫舫游船擯除殆盡了。

當倫敦開始向城外擴張的時候，牠向四方皆有發展；但是最重要的發展是沿着泰晤士河的北岸一直向西，就是現在的威斯敏斯特城所在的地方。這是倫敦的政治、社交、買物、娛樂和宴會的中心，並且和舊倫敦城同是有歷史和文學興趣的主要地域。這城包括很著名的西極 (West End) 的大部分，西極從十八世紀起就是這城的中心點。倫敦的東極 (East End) 全是船塢和污巷，許多很大的中等階級的住家地域都是在倫敦的北部。

一千年來，從倫敦的城牆起沿着泰晤士河上游的地域都是英國君主最寵幸的地方，大貴族阿附君主的意旨也住在這段地域。夫利特街 (Fleet Street) 倫敦城外往西的大街，到了威斯敏斯特改稱作河濱路 (The Strand) 在河濱路與泰晤士河之間，就是貴族的大府邸。那些建築大廈在北面和西面的人都被看作是住在鄉下的人。過了河濱路，沿着泰晤士河的彎曲，白宮

(Whitehall)——查理第一被殺的地方——上下兩議院和威斯敏斯特寺 (Westminster Abbey) 壟斷着沿河的地域。倫敦壩從前盡是低地和小島，現在已爲遊憩場、公園和夾樹寬道所替代；馬爾街 (The Mall) 和聖詹姆斯公園 (St. James's Park) 在王宮和貴族府邸的對面，恰好把牠們和現在倫敦一部分的商業市場分離開來。聖詹姆斯公園先是一塊低地，後來變爲畜鹿場，接住又改作拋球場和網球場，現在是人民游覽休憩的公園。在這公園的一端，是巴京汗王宮 (Buckingham Palace)，牠是靠近著名的亥德公園 (Hyde Park) 的入口，在這王宮的旁邊就是聖詹姆斯王宮 (St. James's Palace)，威爾斯王 (The Prince of Wales) (就是英國的王太子) 的府邸。

在倫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從最古時代起的倫敦的歷史，好像一本掀開的書，隨時可以閱讀。古代羅馬的城牆遺蹟，隔了將近二千年，現在還存在；其他的羅馬的遺蹟在倫敦城地面下八呎到二十呎的地層裏還不絕的發現。倫敦這個名辭是古代布立吞人遺留下來的 (參看 9 頁 2 行) 正像拆爾息 (Chelsea) 和拉謨柏司 (Lambeth) 是從撒克遜語來的。威斯敏斯特寺和倫敦堡 (參

看9頁12行)是諾爾曼人統治的紀念物。在倫敦堡裏陳設的盔甲和武器中間，人們可以看出英國的自由權怎樣纔能得到，怎樣纔能保存了一千年之久；黑暗的牢獄——在牠的石牆上，幾百年前囚犯用指甲刻着他們的祈禱，——行刑場，和首犯的斷頭臺告訴我們在從前流血時代失敗的代價。在威斯敏斯特寺裏，從許多的墓碑和肖像上可以讀見古代君主和當時大人物的傳記。聖保羅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和許多其他的教堂保存十七世紀大建築家克利斯多福稜 (Christopher Wren) 的天才永遠不朽，並且從英國人的眼光看起來，這些教堂正所以引領我們到較近的現代。年代二字在英國是相對的，這在新近謠傳英格蘭銀行 (The Bank of England) ——數世紀來，是倫敦的界石，也是大不列顛的穩固的標識——將要重建的一樁事可以證明。大家大聲急呼反對這個古代的和歷史的建築物的改造。直等到這銀行發表了一個正式的宣言：宣稱牠的房屋是在一千七百三十二年造成的，並不是一個老朽的建築物，所以英國國民毋須疑慮；反對的呼聲纔平息了。

從很古的時代起，倫敦屢次被大火燒燬。數世紀來牠的房屋都是木頭造成的，並且有茅草蓋

的屋頂。直到一千六百六十六年的大火災把全城燬去一大半之後，木頭纔不用作建築的材料，改用磚塊石塊來代替。這個時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依照克利斯多福稜，約翰厄味林爵士（St. John Evelyn）和羅伯虎克（Robert Hooke）所提議的種種合理計畫去重建倫敦，但是私人利益的衝突阻止任何計畫的實現，只好還是依照舊街道的路線和私人的規畫去改建。這次大火災對於倫敦唯一的供獻就是使得一千六百六十五年大疫的浩劫從此斷根。

從倫敦的種種地名上，倫敦的過去的歷史最能顯露出來，並且現在倫敦的種種特點也更容易明瞭。廉價地（Cheapside），現在一條商店叢集的大街，是十四世紀公共市場的紀念物；雞鴨街（The Poultry）表示是十六世紀雞鴨行的舊址。倫巴街（Lombard Street）在現在的金融區域內，是從從前由意大利來的放債人得來的名稱（意大利北部從前是倫巴人的居住地）；老猶太街（The Old Jewry）表示就是一千九百二十年前猶太人未被驅逐時的居住地。聖克力門丹斯教堂（The Church of St. Clement Danes）方方的位置在河濱路的中心，就是丹人祭祀地的舊址，因為征服者威廉（參看第9頁第5行），未到倫敦之前，丹人曾有一居留地在這地域附

郭的哈克尼 (Hackney) 是位置在從前的一個瞭望的小山上，這個小山叫做「哈昆王的眼睛」 (King Hakon's Eye) 又簡稱作「哈昆的眼睛。」布賴德衛爾 (Bridewell) 克勒吞墾衛爾 (Clerkenwell) 和其他末尾是「衛爾」(Well) 的地名表示是從前倫敦人汲水井的所在地。大避難地 (The Broad Sanctuary) 現在是威斯敏斯特附近一條短街的名稱，令人回想到這寺從前做了避難的地方共有數百年之久。現在的斯密斯飛德 (Smithfield) 肉市是從前賣牲畜的平滑場 (smooth field) 得名的；卡汾特花園 (Covent Garden) 最初是一個尼庵 (Convent) 的花園，後來改成一塊住家的方場，現在是倫敦主要的水果市和菜場。從前的聖馬丁莊上的教堂 (The Church of St. Martin-in-the-Fields) 的草地現在已爲特拉法加方場 (Trafalgar Square) 上的房屋所蓋沒，聖約翰的森林 (St. John's Wood) 現在已變成一塊住家的地域；但是這些名辭，依着英國人的習慣，仍舊存在，並且沒有一個人想去改變牠們。畢伽的力 (Piccadilly) ——倫敦的泰晤士方場 (The Times Square) ——大約是從「畢伽的爾」 (Piccadil) 得名的，「畢伽的爾」是十七世紀流行的一種領子。在聖詹姆斯公園裏的噴泉園 (Spring Gardens)

可以回溯到英王詹姆士第一時代的一個噴水泉，不注意的游人假如踏在一梗暗發條上，他就會被這泉的噴水浸濕。五月市 (Mayfair) 現在是倫敦的一塊住家地域——並且也用來指富人的生活——在查理第一時代是每年五月舉行市集的一片廣場。夫利特街 (Fleet Street) 是從夫利特河得名的，這條河是泰晤士河的一條支流，但是早已填沒了；河濱路的徹靈十字 (Charing Cross)，現在是倫敦的一條主要通衢經過的地方，在一千二百九十一年，有一個叫做徹靈 (Charing) 的小村在這地方，英王愛德華第一因為他的王后出葬的時候停在這裏過宿，所以就在這村上樹了一個十字。阿得爾淮 (The Adelphi)，河濱路上幾排大屋的總名，是因為這一帶的房屋大部分是兩兄弟建造的，所以得名。從前巴京汗公爵 (Duke of Buckingham) 的大府邸就在附近，他的官衙不僅有公爵街和巴京汗街，還有他的街 (Of Street) 等等的名稱留傳不朽。拉德給特 (Ludgate)，紐給特 (Newgate) 和其他末尾是「給特」(gate) 的地名是用來紀念中古時代倫敦的八城門。實際上在舊倫敦城裏，沒有一個地名，假如追溯了牠的原尾，不露示些這城的古代的生活。

貝約翰孫 (Ben Johnson) 刺里和莎士比亞時代的倫敦是以舊城廉價地的許多客寓——

人魚客寓 (The Mermaid) 就是牠們中間的一個——爲中心。在那時代，白晝的大集會場就是聖保羅大教堂的中部，在這個會場裏，商人做生意，律師會顧客，浸禮盆就用來做算盤。夫利特街當日是陳列場和怪物場的所在地；格雷法學院 (Gray's Inn) 裏的花園是大家所喜歡的散步場，直到撒母耳拍匹斯 (Samuel Pepys) 的時代還是如此。在十八世紀的倫敦，密特耳酒店 (The Mitre Tavern)——是撒母耳約翰孫博士 (Dr. Samuel Johnson) (十八世紀的英國大文學家，也是第一個編纂英文字典的人) 與朋友談話地方——是在夫利特街；折細耳牛酪舖 (The Cheshire Cheese) 現在還在夫利特街，聲稱從約翰孫，哥德斯密斯 (Goldsmith) 到查理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一班文學家都和牠有文學上的關係。

第三章 環繞倫敦散步

假定今天下午你同我在倫敦街上閒遊。我們從我住的旅館出發，這旅館在特拉法加方場可以看得見，並且離倫敦壩和泰晤士河沿岸的花園也不遠。當我們向特拉法加方場走的時候，我們

的聽覺警告我們已走近倫敦的一個交通的大總匯。汽車的號角不絕的鳴響，所發的聲音並不像在美國的那樣怒吠狂吼，乃是一種清朗的嗚咽聲，並不刺耳。

在這方場的中心，特拉法加大戰的英雄納爾遜(Nelson)的紀念碑高聳雲際。這紀念碑是一梗一百四十二呎高的花剛石柱，在這石柱的頂上有一納爾遜的銅像，在石柱基的四圍有四個大銅獅。環繞這紀念碑的石鋪的廣場差不多是交通海中的一個島；在這島上，人們飼養鴿子，正像在威尼斯(Venice)（意大利東北方的海港）的聖馬可島(St. Mark's)上一樣，並且有幾次倫敦最大的露天示威運動也是在這裏舉行的。在這大島的四圍，還有許多三和土造成的小「平安島」，步行的人用這許多「平安島」來做踏腳石就可通過這方場和與這方場相連的街道。

從東面的河濱路和從北面的微靈十字街，行車如潮似的向這方場湧進，有些車輛向南經過白宮前諸行政公署的大路，其他的車輛穿過方場西面的拱門到聖詹姆斯公園旁邊的馬爾街。拱門共有三個，車輛僅可在兩旁的拱門來往，中間的拱門有門關閉，等到英王經過的時候纔啓開。在方場西面又有科克斯拍街(Cockspur Street)（又可譯作雞脚刺街），這街與帕爾馬爾街(Pall

Mall) (「帕爾馬爾」本是一種用槌打球入環的遊戲，這街從前就是打這種球的場，所以得名，但又簡稱為馬爾街 (The Mall) 和草場 (The Haymarket) 連接，並且街的兩旁都是世界上的大輪船公司。在這些公司的玻璃窗裏陳列了許多地球上遠僻地方的引誘物。在這街上又有加拿大的建築物，一座厚大的石砌的房屋作粉黃色。當我們來到河濱路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代表大英帝國其他各屬地的同樣的建築物，在牠們的玻璃窗裏陳列着加拿大的小麥，澳大利亞的酒，塔斯馬尼亞 (Tasmania) 和洛諦西亞 (Rhodesia) 的水果，南非洲的礦產，和請英國青年離開祖國到新地去冒險投機的請帖。

有半數的倫敦人民每天必要經過特拉法加方場。牠是一處非常迷魂的地方，可以觀看車輛往來。在倫敦這一帶的地方，馬簡直看不見；汽車和貨車已經代馬而興。我們可以看見許多英國汽車——大都比美國的小——和十幾輛美國造的汽車。倫敦的幾萬輛汽車中，足有半數是公共汽車，和按程計價的租用汽車。這種租用汽車看起來好像樣式很舊，但是駕駛的人都很熟練，並且對於倫敦的大街、小巷、宮邸、花園、高臺、方場的迷離都有超人的知識。

雙層式的公共汽車和牠們的印貼廣告的紅旁壁是倫敦街上的真正的大怪物。牠們駛行極快，但是就我所知道的，牠們差不多竟沒有發生過什麼禍險。一個這樣的怪物衝過十字街的景象足可以嚇得一個外國人要從路中狂妄的跳出來。倫敦共有兩萬多輛的公共汽車駛行，有一天我在畢伽的力附近一齊上看見了四十多輛。有些時候，在車輛擁擠的地方，公共汽車密接的擠在一堆，人們沿着牠們樓層上跨渡可以走過一排房屋長的距離。我們又看見許多英國造的和美國造的運貨汽車，並且還有一種美國人沒有看見過的重載車。這就是汽機運貨車 (steam wagon)，牠正像美國的滾路車一樣，有一汽鍋和一蒸汽機豎立在前面。

讓我們來看看站在如潮湧的車輛中間的那個戴盜帽的警察。他雖不用信號或別種的方法，但是他能絕對的控制車輛的奔馳。他只要舉起一隻手，或是迴轉他的背，所有的車輛立即停止。他的手換一個動作，牠們就又行動了。這種方法比較美國的簡單而靜悄；我還沒聽見過倫敦的警察與汽車夫互相吵罵的聲音。

倫敦京師警察 (The London Metropolitan Police) 是一個很出衆的團體，是世界上最大

的，並且從幾方面看起來，也是最好的警察。他們共有二萬五千人，比紐約的警察差不多要多兩倍。他們被大家叫做「波比」(bobbies)，這個稱呼是從首先組織倫敦警察的內務局長 (Home Secretary) 羅伯庇爾爵士 (Sir Robert Peel) 得來的 (因為「波比」(bobby) 就是「羅伯」(Robert) 的轉音。) 他們不像美國的警察，並不攜帶軍器；他們去捕拿犯人的時候，除了短棍之外，也沒有別種武器，並且就是犯人開鎗拒捕，他們也不能還擊。有一天我問一個「波比」他怎樣能不帶鎗去履行職務。他說：

「我不相信用鎗射擊人民，或是使他們心裏畏怯。這是不需要的。我在警界服務已有二十年，從來沒有吹警笛求援或用短棍的必要。我發覺犯法的人也有理性，只要人們能正當的對付他們；我的方法就是和他們談論並且勸他們覺悟。假如我們當警察的人帶了長槍，那末每個小賊也就不要懷藏手槍。他們必定要有很多人被打死，我們也就不能倖免了。」

當我想到近來報紙首行所載幾個月內紐約警察被兇手刺殺有十人之多，我纔相信這英國警察的理論不無道理。檢閱種種報告，我又發現倫敦的犯罪案件比紐約少得多，這兩個城幾乎不

能相比較。英國全國犯罪的案子也日漸減少。近來有一年，英格蘭和威爾斯合計只有一百五十椿暗殺案，比十年前要少七椿。在一千九百十三年，有六萬三千二百六十九人被提起公訴而審訊；十年後只有五萬六千七百六十四人了。美國的聯邦監獄和省監獄都有人滿之患，但是從一千九百十八年起，在英格蘭和威爾斯，有二十個監獄完全關閉，並且監獄裏的犯人總數比一千九百十四年的總數還不到一半。

英國人對於用軍器抵禦犯法人的態度上，星期已顯着的證明出來。一個汽車主看見一個人偷了車中後列座位上的衣服，正要攜物逃走。他就發腳追他的衣服，並且拿出手槍向賊射擊。警察來了，立即把帶手槍的人捉去。在法庭上有人報告有一個槍彈射穿了一衣服店前所陳列的十條褲子，這被劫的人反被罰了美金十元，因為他犯了危害大路上生命財產的罪過。

當我們從小路向畢伽的力走的時候，我們要經過很多的酒肆（Saloons），這些酒肆在倫敦叫做「公店」（Public Houses）。從張開的大門，我們不僅看見男人，並且還看見女人，站在酒排間前喝紅腮的青年女子所送進的啤酒，麥酒，和濃啤酒。英國的酒店女堂館現在還有職業，但是有

人告訴我她們的人數現正逐漸減少。

從禁酒的美國來的人很驚訝的看見在這地方酒精並沒有爲法律所禁止，並且男女在「公店」飲酒於體面上毫無損傷。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吃食店有啤酒，葡萄酒，和威士忌酒與餐膳同時供應，不賣酒的「戒酒」旅館是偶然的驚觸物，表示在英格蘭也有少數的人是不飲酒的。

自從世界大戰以來，酒類的售賣在全聯合王國境內已嚴加限制。「公店」開門的時間大爲縮短，酒稅也大爲加重。工人現在要花美金八分買一杯從前只要美金四分的啤酒，從前賣的美金一元「跨特」(Quart)（一加倫的四分之一）的威士忌酒現在已漲了三倍多的價，而且還不如戰前的酒那樣猛烈。加價的收入大部分是繳到政府裏做捐稅。這種結果自然是飲酒和醉酒
的減少。

除去星期六的晚間，我從沒看見有醉酒的人在倫敦街上。但是英國人，要是看作一種國民，飲酒確嫌太過，對於他們健康上有害，對於他們的袖珍書本也無益。我曾看見兩個小女孩在「公店」的門口等着，她們的母親正在裏面飲酒；又看見一個婦人手裏抱住一個嬰孩，正想拉她的丈夫離

開酒排間；這是大可厭惡的事情。在做生意的人中，飲酒已大爲減少，尤其是在辦公時間。向來在酒店大桌上談成的生意現在已移到寫字樓旁去談判了。舊式的倫敦書記在午飯的時候還要飲一「品特」(pint)（一加倫的八分之一）的酒，但是年齡較輕的人已不幹這勾當了。

英國人對於美國的禁酒懷着藐視，憐憫，和恐怖的三種混合情感——因爲美國的禁酒律沒有強制實行所以他們要藐視，因爲美國人自己取消了隨意飲酒的權柄，所以他們要憐憫，因爲同樣的禁例或者要施行到他們自己身上，所以他們要恐怖。英國現在有一種很有勢力的戒酒運動，許多的人相信禁酒終將採用作商業的和工業的效率上的幫助。從別一方面看起來，不列顛的釀酒人和蒸酒人比較美國的這班人還要能鞏固自衛，現在準備犧牲任何巨款來維持他們的貿易。

現在我們到了沙甫慈白利路(Shaftesbury Avenue)並且是在倫敦的「腰肉」(tenderloin)的中心。你看那一系列的人延長到這排房屋的盡處並且圍繞着街的轉角。有些人站在那裏，但是大多數的人是坐在摺棧上；在這些人中間，有許多穿着漂亮的侍童制服的男孩。大家等候去買戲院裏未保留的坐位。那時離戲院開門的時間還有五個鐘頭，有些人從正午就在這裏候着了。這種

「未入場的人行」(queues)每遇有好聲譽的演戲，天天出現。

在這「人行」裏，賣糖果和飲料的人可做好生意，討飯花子也試向這班候坐的羣衆討幾個辨士。有些人在那裏賣火柴或同類的零物；其餘的人大都是求救濟的窮人。昨天晚上我看見一個人正在那裏想用他的頭倒立在一個瓶口上，假如他成功了，他就有受得巨數辨士的希望。

自從歐戰以來，倫敦的討飯花子大爲增加。許多是從前的兵士，自從退伍後還沒有覓得穩固的職業。有些是邊路上的畫家，用顏色粉筆畫了些不像樣的圖畫在舖石上，並且還寫了些訴苦信求人救濟；其餘的就是沿街的賣曲人。在行政公署和別的地方，人們可以看見許多斷手殘脚的人在那裏做信差和看門人。退伍的兵士還有一種謀生計的途徑就是加入差遣團(Corps of Commissioners)，在這團裏的人穿着軍服，管理華麗的旅館，菜館，和商店面前的邊路。他們的脣鬚很特別，兩端塗臘極美觀。

在倫敦街上著名的人物，賣花女也是一分子。實際上她們是些既醜陋又襤褸的老年婦人。很多的女人從幼年時代就依此謀生，並且能够著名。其次就是賣報人，他們把報館裏所供給的五彩

大廣告展示出來招徠生意。這些廣告普通只有三四個大字，很空泛的隱示，並不確實的直述，常天動聽的新聞。賣夾肉麵包的人在胸前或背後掛着廣告紙，或是肩上豎着高過頭頂的廣告牌來來往往比在美國城市裏還要多。近幾年來，倫敦已採用電光招牌，雖有反對的議論，以爲牠們要敗壞倫敦，卻也不顧。勒斯特方場 (Leicester Square) 和畢伽的力圓場 (Piccadilly Circus) 到了晚間就有電光閃耀，有一大報館裝了幾個屋頂招牌，一到晚間，有許多新聞報告和廣告在這些招牌上用電光活動排字露示出來。

大家所知道的畢伽的力圓場是幾條街道交匯而成的一個不整齊的圓形場。南面有草場；東面有沙甫慈白尼路和空汾特立街 (Conventry Street) 攝政街 (Regent Street) 從西北方來穿過這圓場，在場的西面是一條街，也叫做畢伽的力。在這地方，倫敦的商店，戲院，菜館三種市面相會，所以就成爲一個晝夜擁擠的大交通中心了。

讓我們在這裏停留片刻看看那些人。他們看起來真像美國人，在倫敦的人叢中，要想逐個的標別出英美國籍是不可能的。對於衣服的華麗，這班人還不及紐約的五馬路 (Fifth Avenue)

和百老匯路 (Broadway) 上的中等人，但是這裏並沒有紐約那樣多的黑皮色的外國人，他們差不多已經把紐約變為一個非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城市了。有些女人穿着很雅緻的夏長衫，但是多數的女人穿的是質樸的服裝。男人並不保持他們的衣服像美國人那樣的壓平；他們的領子常常太狹並且不合用。照事實講起來，稍許囊脹的，假使不是襤褸的外表，常常是英國人很榮耀的一椿事。有一天，一個卸職的內閣總理因為穿了一條好像被裁縫壓平的袴子，他對他的屬員抱歉道，這條袴子褶置過久，所以有了摺痕。戴緞子帽的人現在在倫敦已不如歐戰前那樣普通。

倫敦的商店自然也是著名的，並且我覺得牠們能迷人。最新式的店舖是在西極，畢伽的力街，攝政街，牛津街，和逢德街 (Bond Street)。牠們也是價錢最貴的店舖；同樣的貨物要是到河濱路或倫敦城去買，價錢要低得多。西極的大店主現在已經採用美國的玻璃窗陳列的方法，並且有幾處「環球貨物公司」是仿效一美人在敦倫所首創的著名商店而設的。但是英國商人還是專業家居多，較老的商店對於牠們向受的某一種貨物資料精良的盛名比任何事物都要重視。所以人們在西極的店舖裏可以看見許多質料和技藝，都是很好的貨品，但是牠們的價錢太貴，只可引誘大

富豪去購買。但是不僅英國的財主，並且全世界的富翁，都到這裏來購貨，我並沒看見這些著名的商店有窮乏的現象。他們做生意很有禮貌，這是美國人所不及的，但是同時他們又具有美國商人的精明的才幹。就是在小的店舖裏也有極懇懇的招待。做「一次極小的生意總有十幾聲『謝謝你』」的回報。

倫敦的商業區域現正重行改造；因為情形變化的逼迫，整排的大屋現將拆卸重建浩大的放闊街道的工作，現已在河濱路和別的地方施行，攝政街大部份已改造，就是在倫敦城，也有新式的房屋來替代好幾代的倫敦人做營業的舊式店舖。在新倫敦的建築上，美國的建築術和構造式很佔勢力。河濱路現在已為一座八九層的辦公樓房所掩罩，牠備有美國人所知道的各種設備，但是外表的形式，與鄰近的法院，和其他的古代建築物並不衝突。這座樓房是一個美國建築家代美國房主規劃的。在畢伽的力的得文州府邸 (Devonshire House)，是一座石砌的大廈，數代以來向為得文州公爵的住宅，現在已經毀壞，一座美國式的建築代牠興起。另有一個美國人買了一座畢伽的力的著名旅館，並且想照美國的式樣重為建造。

攝政街的改造差不多是一次完成的。在這地方，大部份的土地屬於王室，從前租出的時候都是訂的九十九年期約，這些租約恰巧同時滿期。新建的房屋是用租戶的錢建造的，並且都是依照一樣的建築計劃。大多數的新屋從四層樓到六層樓高，並且正面都是白石砌的。

英王並不是唯一的英國人在倫敦管領價值昂貴的商場地皮。好多在河濱路附近的地皮是裴德福公爵 (Duke of Bedford) 的產業，還有幾個英格蘭最富的人的收入也是從地租得來的，這些地皮二百年前還是鄉間的田地，現在每方碼可值幾百塊美金。

除去觀察西極的富裕和奢華的情形之外，我又在倫敦東極的污巷 (Stums) 裏消磨了些時間。許多世界上著名的人是從這裏來的，在美國著名的撒母耳龔勃爾斯 (Samuel Tompers) 和查理卓別麟 (Charles Chaplain) (影戲界的大明星) 也是一份子。在這些地方，我看見很多的居民，稠密的聚住，在數不盡排數的磚屋和石屋裏。有一天星期早晨，大家都穿着最好的衣服。邊路上站了許多的化緣僧；有一條我所走過的街擠滿了小販的貨車。這些沿街叫賣的小販，販賣各種可以想像到的貨物，從錫器到生髮油，應有盡有。有些倫敦的工人，因為受了猶太商人的勸誘，在他

們的妻子監察之下，正在試穿新衣服；還有些年輕的女子正在換買廉價的香粉和珠寶。

後來我就渡過泰晤士河，到薩得克 (Southwark) 去，看看倫敦州議會怎樣能把一條最骯髒的污巷改成備有各種新設置和運動場的很適宜的住家地域。我又考查塔柏德街 (Tabard Street) 的改良，尤其是爲迭更斯在他做「的小多立特」(Little Dorrit) 書中描寫而出名的那一部分。靠近這條街有一塔柏德客寓 (The Tabard Inn)，綽塞 (Chaucer) (英國的大詩人，他所做的「坎特布里故事」(Canterbury Tales) 是很著名的英詩) 所敘述的香客，就是從這客寓啓程到坎特布里去的。在這改良地域的邊路上，我看見許多被逐的窮人的住屋。這些住屋都是兩層樓的低樓房，有狹窄的門堂與過道相連，這些過道又與屋後的天庭有門相通。這些將要倒塌的房舍，有幾處差不多已有二百歲的年紀，但是租金還是昂貴。在新改造的地域，街道普通不到十呎闊，在這裏的房舍，並沒有自來水和衛生的設備，容留的住客每英畝有六百人。死亡率比較鄰近的地域要大兩倍。有些家庭住在這裏已有三四代，從來沒有看見過倫敦其他的地方，並且因爲近親聯姻的關係，所生的子孫身體都很衰弱。

倫敦州議會已經清潔了十四英畝的地皮，砌了好多排數的五層平頂樓房。牠在其他的人烟稠密的地域也施行同樣的改良，現在並且籌有種種的計劃預備在城內和郊外施行。但是工作進行很遲緩，半因從一條污巷裏所驅出的居民有四千人，但是新建的房屋只可容留二千人，所有餘剩的人民必將增加其他地域的擁擠，不然，他們就要住到離他們做工很遠的地方去。不到十年，這州議會已造了九千幢新屋。牠所管轄的住房有一萬七千多處，可容十一萬九千的居民，這些租戶每年所付的房租共有美金三百萬元。

這州議會有一建築家新近在美國研究住屋問題，回國後對於倫敦的住屋，建議了種種的變更，頗能引人注意。這些變更計劃包含房屋加高和使用汽爐的建議。集中生熱的方法在英國還在幼稚時代。差不多所有的住房和大多數的旅館全靠各房間裏面的火爐生熱。好多的倫敦人將要告訴你汽爐雖然便利，但是發出來的熱汽很不衛生。

倫敦有許多的公園，這是很僥倖的一樁事；這些公園全是受歷代英王的恩賜，因為他們在前數世紀內劃出很大的地域備作私用。倫敦的聖詹姆斯公園，綠園（Green Park），亥德公園，和聖

星香花園 (Kensington Gardens) 成爲一串的花園穿過城的中心，在河濱路西綿延有三哩之遙。更沿泰晤士河而上，有里士滿公園 (Richmond Park) 邱園 (Kew Gardens) 罕普吞皇家花園 (Hampton Court Gardens) 和布細公園 (Bushy Park) 攝政公園 (Regent's Park) 同牠的動物園，在亥德公園北面僅有半哩。倫敦的大小公園總共佔有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一英畝的面積，大公園每個有五十英畝，或者還要大。

因爲牠有種種的集會和牠在倫敦生活上所佔的位置，亥德公園是最有趣的地方。牠天天是幾萬人民的聚集地，在星期日又是倫敦時髦人的散步場。沿着這公園的一邊有洛騰路 (Rotten Row) 一條寬闊而污穢的跑馬路。英王在早晨的時候常到這裏運動；在星期日，富家的男女和孩子騎在馬上聚集在這裏徘徊。附近有一條林蔭路，時髦人物，在星期早晨教堂祈禱之後，都在這裏散步。在那時候，倫敦人差不多有半數是戴高帽子。

靠近大理石拱門 (The Marble Arch) 在亥德公園的一個入口，就是英國的「言論自由」的發生地。在這個地方，無論那個英國人對於任何問題，都可自由的對着聽他演講的人發表意見。

並且在星期日，有種種露天集會終日的在這裏舉行。警察總是在場，目的並不在監視演講的人——他們總是激烈份子——而在保護他們，誠恐他們的演說引動了聽講人的怒氣或暴動，就事實講起來，無論那塊空場在倫敦好像都可被人用作演說的地方。

倫敦最驚人的一種事物就是牠的小花園和芳草場地的塊數。牠們在最期望不到的地方也可看見，人們不知不覺的就可遇見牠們。牠們有時爲店房所包圍，有時是環繞在住房的中間。老的墳地實際上也是公共花園，在兩世紀前的死人的墓石叢中，人們可以看見許多男男女女坐在櫟上。

一條狹窄而不悅目的小街或是一條小巷，竟可以是到一個這樣隱匿花園的唯一入口。有一天，一個朋友引我穿過高和本路 (High Holborn)——倫敦的七馬路 (Seventh Avenue)

——的一個小拱門，我立即看見格雷法學院的寬曠的草場，高大的樹木，和夾花的大路。這個法學院和其餘的三個法學院 (Inns of Court) 一樣，是六百年來律師所管有的住屋的大結合 (倫敦共有四個法學院就是內廟宇法學院 (Inner Temple)，中廟宇法學院 (Middle Temple)，林

肯法學院 (Lincoln's Inn) 和格雷法學院。牠們有認可律師出席法庭的絕對的特權。從前依利薩白女王常和倍根 (Bacon) (當時的大政治家，並且是英國論說文 (Essays) 的始祖) 柏力 (Burleigh) 在格雷法學院的花園裏散步，莎士比亞的「錯誤的喜劇」(Comedy of Errors) 在一千五百九十年是在這裏試演的。這些法學院的花園有一個是在倫敦的中心，位置在幾百年老的房屋中間，並且好像離開現代倫敦的熙攘喧闐有一千哩遠。許多英國歷史上的大人物和牠們有關係；並且在牠們的圍牆裏可以知道英國的歷史和英國貢獻全世界的種種建設的歷史。

第四章 國會的始祖

當我請求一英國憲法專家向我說明英國政治制度的進化的時候，他說：「到倫敦堡和威斯敏斯特王宮 (Westminster Palace) 去，你就可以知道全部的歷史。」

我已看過倫敦堡，今天下午和晚間的光陰，我將消磨在威斯敏斯特王宮裏的上下兩議院，在這王宮裏我看見政府實地工作。英國人，像美國人一樣，依靠憲法生活，但是英國的憲法不是成文

牠是先例的總彙集，這些先例是根據歷年政治問題的解決，從諸侯在蘭尼米德 (Runnymede) 向英王約翰爭得大憲章 (The Magna Charta) 的時代起，到英政府對於最近工業風潮的處置止。英國國會的歷史是牠的勢力和特權不絕增長的紀載，尤其是下議院 (House of Commons) 勢力膨漲，英王和貴族權力衰弱的紀載。平民代議制的思想現在已成爲文明世界各種政治制度的一部份，這些思想，在英國下議院由奮鬥爭得比在世界上任何處都要多。威斯敏斯特的國會是大英帝國的最高立法機關，但是每個英國自治屬地都有這國會的影本。

英國國會的根源很深遠。七百多年來，武士，貴族，和教士的集會地點，一直在威斯敏斯特王宮的地址上。這王宮有煤烟薰黑的牆壁和哥德式的 (Gothic) 尖閣，看起來像很老，但是牠還是倫敦的歷史中很幼稚的建築物。除去那叫做威斯敏斯特會堂 (Westminster Hall) 的一部份，是在一千零九十七年建成的外，其他各部份都是在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還是一個少年婦人的時代建築的。這王宮，像威斯敏斯特寺一樣，位置在泰晤士河的北岸，實際上，這建築最美麗的景色可從威斯敏斯特橋或河的對岸看到。牠佔有八英畝多的地皮；除去兩議院的會堂和辦公室

及議員的休憩室外，牠還有種種職員的住宅。著名的大鐘，「大擲」(Big Ben)是在一個三百二十呎高的方鐘樓裏。這鐘報時的響聲現在用無線電傳達，不僅可以傳到不列顛的各部份，還可達到美國聽無線電的人的耳朵裏。

帶了外交部所發的卡片，我纔能很快的走過一排連的警察和其他守衛下議院入路的人的面前。我愈前進，路愈曲折，穿過許多狹窄的入道，攀登許多峻峭彎曲的階梯。我後半的行程是由穿短衣，襯衫，和短袴的侍役導引的，他們每個都掛着一顆和茶碟一樣大的銅印在頸鏈上。

下議院的會堂比較華盛頓的衆議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的會堂華麗，但是沒有那樣大，並且也沒有那樣適用。這會堂僅有七十五呎長，並且沒有足數的坐位，來容納六百十五個議員。有一天，當財政總長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要提出預算表的時候，有些議員因為要佔定坐位，在下午四點鐘聽財政總長報告，在早晨五六點鐘的時候，就到會堂裏等着了。

旁聽人的席位更加有限。在議長的坐位上是一個很小的新聞記者樓廂，在這樓廂的上面是一個女賓樓廂，在這樓廂的對面，有一個木製的圍屏，好像土耳其的閨房模樣。在這兩樓廂的對面，

就是來賓，特賓，公使，和貴族的樓廂。另外沿着會堂的兩邊，又有狹小的樓廂，留備議員使用。

議長坐在一張有頂蓋的高背椅子上，這張椅子好像一隻寶座，放在會堂一端的高臺上。他戴着假髮卷披到肩頭上，穿着黑長袍，黑袴，和銀鈕靴。他是一個面紅而和藹的人，在辯論的時候常溫和的微笑。他對於他自己的地位覺得很滿足；議院裏備有他的住宅，每年他還有美金兩萬五千元的俸給。

在議長臺下有一張闊桌。在這桌上有許多紙，幾本藍皮面的書，和兩個公文箱。三個書記，戴着假髮，穿着長袍，坐在這桌上。在離開議長最遠的桌邊上有一梗節杖，約有四呎長，是議長的威權的標誌。當他離坐的時候，衛隊長從桌上莊嚴的舉起這節杖，把牠放到桌下的節杖架上。

沿着會堂的兩邊有五列有軟墊的長櫈，一列高一列，坐在最後一列櫈上人的頭，離邊廂的樓板已不遠。操政的政黨議員，坐在議長右邊的長櫈上；反對黨的議員，坐在他的左邊。沒有一個人可以在櫈上佔一固定的坐位；他必須盡他的能力去找坐位。反對黨的諸領袖，和在內閣任職的議員，坐在前列的長櫈上。這些長櫈靠近議長的桌子；當我找尋前任內閣總理現在是反對黨的領袖的

坐位的時候，我看見他坐在那裏把他的脚緊抵在桌邊上。

內閣總理和諸閣員坐在桌子對面。內閣總理自身，也是下議院的一個當選議員，他得到總理的位置，因為他是下議院佔多數的政黨的領袖，他又任命同黨的當選議員做他的閣員。他們不像美國衆議院的議員，每兩年要競爭位置，他們可以任職至五年之久，毋須復選，但是常常不到五年就有政治爭執發生，逼得內閣總理要去請求英王解散國會，下令重行選舉。用了這種方法，內閣總理向全國懇求在下議院中佔一多數來贊助他的政策。假如選舉人——現在包括婦女在內——選出來的總理同黨的議員不能佔多數，英王就要請反對黨的領袖組織新內閣，他就變爲內閣總理。依照這種制度，英國人到選舉場去投票表決臨時發生的爭執，但是美國人是依照日程去表決。每二年或四年內可以預計到的問題。保守黨 (The Conservatives) 貴族的，有錢的，和有土地的諸階級的政黨，現正操政。

在前列的檯上，有一個總長戴着緞子帽，穿着晨禮服；在他的後面有幾個議員也穿着同樣的裝束。議院裏有一條規則，假如議員要質問發言秩序，他必須戴上他的帽子。在反對派的席位上，工

黨議員中間，只看見囊碩的衣服和現買的衣服。我認識好多從一千九百十四年來政府裏著名的人物，但是就這議院的全體看起來，議員正像其他的人一樣，都是容貌平常的人——有幾個尤其是這樣。

下議院的議員每年只有美金二千元的俸給，約佔美國衆議員的俸給五分之一。議員並不限定住在他所代表的區域內，並且除非操政的政黨變更，他每隔五年纔要去競爭復選。正像在美國一樣，選舉競爭是很浪費的，每個議員平均要化費美金五千元。在每個當選的議員背後——尤其是保守黨員——有一個區黨會辦理他的競選事宜，注意他的政治保障。英國政治制度與美國雖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我覺得英國的政策，在種種遺俗和特性之下，和美國的政策，同屬於實用主義的一類。

當我進下議院會堂的時候，質問的時間正在進行。在這種制度之下——我看起來美國的國會也可採用這種制度——內閣官員須親自在下議院出席，報告他們的政務。大多數的質問，自然是從反對黨來的，並且許多的質問，含有對於各部總長的批評。

在下議院裏，質問的時間很有生氣。下議院雖有種種的遺俗，但並不是世界上最莊重的團體，質問和答辯常常爲喧鬧的贊成聲和反對聲所迎拒。假如一個總長對於反對方面的質問給了一個回答，他的同黨議員認爲很有效力的時候，全院的同黨議員大聲歡呼。「聽呀！聽呀！」的呼聲和同樣響亮的呻吟聲，「不對！不對！」的叫喊聲常相間而發。這正像戲劇中的一幕暴徒戲。有時兩方面同時叫喊，喧鬧聲就變成狂吼聲了。

正在這時候，我看見一個紅頭髮的少年婦人走進來對着一個書記說話；我以為她是一個官吏的書記。但是隔了一會兒，她就坐到反對派的坐位上，我纔知道她是工黨中一個著名的領袖，又是下議院的一個議員。在她的對面，在政府派的坐位上，坐着一個穿黑色衣服的高婦人；她是阿斯特夫人 (Lady Astor)，第一個女國會議員。關於威士忌酒的出口正有所討論，她快捷如閃似的立起來，對於酒的事業下了一個譏諷的攻擊，因爲她向來爲戒酒運動奮鬥。

議員要發言必先要得到議長的注目和承認。假如他們在開會時間要離席，他們出去的時候要向議長鞠躬。在意見分歧的時候——就是對一問題要投票表決的時候——議員一齊擁進議

長後面的門，走到小房間裏向書記投票。在投票完畢之後，四個人走近議長桌報告「右邊有多少贊成的，」左邊有多少反對的，」議長隨即宣佈這建議已通過或被否決。

下議院通常在下午二點三刻開會，會議假定在十一點鐘完結。但是深夜會議常常有，近來有幾次會議終夜開會。有人告訴我開會時間遲晏的理由，是因為大多數的議員，在上午要去經營商業或擔任職務。議員兼做律師的人數，不像在美國國會裏那樣多；例如有九十個議員是製造家，還有好多是工會的祕書。

到上議院(House of Lords)去的時候，我又經過了許多狹窄入道和曲折的階梯。我在新聞記者樓廂內得了一個坐位，這樓廂僅可容納十八個新聞記者。廂裏前列的座位都被大報館和報館聯合會的代表所佔據。他們大都能用速記法寫下完全的記錄，並且每隔半點鐘左右，有他們的同伴來替換。在英國國會裏，對於報界的招待雖不圓滿，但是報紙上所登載的國會記錄比較美國國會的記錄完備得多。

上議院與下議院迥不相同，最先引人注意的特點，就是陳設的華麗和靜悄。牆上鑲着雕花柚

木板，紅皮的軟墊遍處皆有。上議員也是坐在幾列的長椅上，正像在下議院裏一樣。在會堂兩端的樓廂很小；在兩旁邊的樓廂闊度僅可容一條長椅，專備貴族夫人使用。當我進院的時候，有一個這樣的樓廂是空的，其他一個樓廂裏只有兩個女子。侍役用很動聽的耳語告訴我戴紅帽子的那個少婦是約克公爵夫人 (Duchess of York)，英王的第二個兒子的妻子。她的丈夫坐在下面的一張長椅上；他是英國的貴族，所以有權在上議院出席。

大理院總裁 (Lord Chancellor) 是上議院的主席，穿着禮袍，坐在一張有大紅軟墊的大榻椅上，在他的背後有一個大的紅枕墊着。這就是通常所稱的「羊毛墊的椅子」(woolpack)，當他坐到這椅子上，會議就開始了。在他前面有兩張狹榻椅，也裝有紅墊；再在前面有一張大桌，上面鋪滿了書本和紙片，兩個書記坐在桌上對着主席。

每個重要政府機關都有一代表在上議院裏。這些代表坐在主席右邊前排的椅上，反對派的議員坐在他的左邊。諸主教穿着教會的禮袍，也坐在主席的右邊。在他們中間，我看見坎特布里大主教，他是當天的一個發言人。英王在威斯敏斯特寺行加冕禮的時候，和他塗油的人就是坎特布

里大主教。每次國會行開幕禮的時候，英王必到上議院。他從羊毛墊的椅子後面的寶座上演說，王后坐在他的旁邊，威爾斯親王（就是王太子）坐在一張比寶座稍低的椅子上。

不但上議院的會堂比下議院的會堂華麗，就是議員的態度也大不相同。在上議院裏人們可以看見許多的晨禮服和緞子帽。在辯論的時候，聲音難得激昂；對於態度和言辭也極有約束。發言的人難得被人插言阻止；下議院裏的歡呼聲和呻吟聲全聽不到，議員互相譏刺的言語也不會有。有一個上議員演說枯寂無味，是我在美國參議院裏從沒有聽見過的，但是聽講人，不像美國的參議員，並沒有離席他去。

上議院的勢力大半已被剝削。院中的議論，對於政府的政策，並沒有什麼效力，因為政治方針全為下議院所操縱。在某幾種條件之下，下議院所通過的議案，即使被上議院否決，還能成為法律。僅有一小部份的貴族常出席會議，但是在他們纔陞為上議員的時候，他們必須到會，因為收到出席上議院的通知，就是他們已經做了上議員的證明。對於上議院的改革現在有種種的建議，就是工黨實際上並不贊成取消牠，因為恐怕有別種議會成立起來，做資本家和保守派的保障，比現在

的上議院還要有勢力。

國會會址，靠近泰晤士河的一面，有一石鋪的闊高臺，下臨河邊。這裏有茶點供給議員和他們的賓客；「高臺上的茶聚」是游覽倫敦極要求得的一種權利。在這高臺上，我曾經和一個英國工黨的領袖談過一次話。我請這前任內閣總理（指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爾 *Macdonald*）告訴我他和他的同志現在想幹些什麼。下面就是他所回答的話：

「英國的保守黨和自由黨（*Liberal Party*）深信社會非俟個人利益的原動力確能自由發展決不會進步，他們的政治思想，全以此為根據。所以幾百年來，他們立法，就在鼓勵這種原動力。我們工黨裏的人，不相信個人利益的原動力，是社會進化上的絕對的和萬能的勢力。我們反要制止這種原動力，並且使得牠能有一部份向公共幸福上去活動。」

「我們希望中央政府多給些權力與地方行政機關和州議會，自治市議會，及市議會。這些機關現已管領當地的自來水，煤氣，和電氣供給的事業；留心教育和路政；設置公園體育場和浴室。我們鼓勵他們去擴張他們的活動，替人民準備生活上必需的供給，例如麵包，牛奶，保壽險，和貸債。我

們鼓勵他們去買地皮，但是不要像現在的辦法專備建造房屋，並且還要去做農業生產的用途。我們希望他們用最合科學的方法去管理這些田地，並且利用失業的工人去種植這些田地。現在英國的墾植土地日漸減少；我們希望把這些荒闕的土地，恢復成爲出產食料的良田，如此可以使得我們自己減少仰求國外供給食料的倚靠。」

「對於中央政府，我們也主張擴張牠的權力，使牠管領煤礦，鐵路，和運河。例如產煤的成本最大的一項，就是開鑛人付給那些管有產煤土地的主人的採鑛費。這些地主，並沒有把煤炭放在地裏；他們也沒有做些什麼使得煤炭格外寶貴。所以他們不應受得不當受的利益；我們的政策要取消這種採鑛費，但是也要有相當的酬償。」

「我們分別天然的富源，例如煤炭，和人爲的富源，例如鍊鋼廠或傢具製造廠。我們對於這些生產事業，暫時決不干涉，但是我們要把天然的富源，例如鑛產，和專利的事業，例如鐵路，都收歸國有。」

組織工黨成爲一個政治團體的份子，是許多的工會。我上文所講的那個人現在還是屬於他

從前所組織的那個工會。他的工會，正像其他的許多工會一樣，用金錢幫助幾個候選議員去競爭選舉，並且對於當選的人還要供給薪金。大多數的工黨議員是資產很微的人，他們的官俸不穀維持他們的生活到適宜的程度，並且也不能使他們盡心盡力的去代表他們的選舉團體。

英王在大不列顛和大英帝國政府裏，個人的勢力，差不多已完全消削，但是就他個人講起來，他是英國最和衆的一個人，並是英國人還要說他是最有共和思想的人。他做英王，是因為政體的關係，實際上他並不是一個統治者。他被大家看做是超出政黨衝突和政治爭執的人，這些衝突和爭執，比在美國還要利害。各部總長起落無定，但是英王依然留存，保持全王國政務的連續，做大英「國家的國家」的元首，攏絡造成這帝國的諸屬地，殖民地，和保護國。

英王仍能解散國會，但是要在內閣總理忠告他有了爭執發生確需這種手續的時候，他纔可以這樣做。在國會開幕的時候，他「從寶座上所講的演說詞」是當局政府的官員替他做的，就是那些應受榮譽或京外官職的人名，也是從同樣的淵源來陳請的。假如英王否認國會所通過的議案，革命的舉動隨卽就要發生。英國政府的行政手續，還是根據一切權柄操於英王的理論，但是這

種手續僅僅是形式的，實際上英王的實權，還不及美國總統的四分之一。

英國社會制度以英王和王室爲中心。他是古代種種表演、賽會、和儀式復活の媒介。有一天，當英王和王后到倫敦城去的時候，我站在離開他們十呎的地方。他們坐在一輛八隻馬拖的敞口御車裏，並且有許多御夫、侍騎、和侍從隨行。在常年舉行的「軍隊敬旗校閱」(Trooping of the Colours)——世界上最有興趣的軍禮——我又看見英王。在禮畢的時候，英王穿衛隊的制服騎了馬在隊伍前頭走，這時候他煞是一個秀麗的人物。這些衛隊稱爲「英王自己的兵」，但是沒有得到政府的特准，除去鋪張的用途之外，他不能調動他的衛隊。

每天十一點鐘的時候，許多的人聚集在巴京汗王宮——是英王的大而不美的城市住宅，在倫敦的中心——觀看衛隊換班的儀節。朝會就是在這王宮裏舉行，在朝會的時候，英國和美國的初現身社會的女兒可以引見英王和王后，在王宮裏，有十八英畝的空地備英王舉行園宴。在溫座爾(Windsor)，我走了好幾哩路，纔穿過這堡壘裏的御屋，英王就在這堡壘裏消夏。有好多英王的朋友也住在這裏——他們是有爵位和官職的人，在英王喜悅的時候，得了允許可以自由使用御

屋。

有一天當英王和王后的御駕經過河濱路的時候，所有往來的車輛行人都要改道，有幾萬人站了好幾點鐘等他們經過的時候歡呼。但是英王和王后如要非正式的幸臨倫敦的任何地方，人民可以讓他們自由行動，不加困擾，並且也不會像美國的總統一樣爲觀衆所包圍。

英國人似乎能嚴密的分別英王一方面是一種制度，一方面是一個人類；他們很願意讓他享受一般人的特權和快樂。英王實際上是一個勞碌苦做的人，正和其他的王室人員一樣。他們在每星期六和星期日有好多的事要做，例如行銅像啓幕禮，參觀慈善機關和教育機關，參加輪船下水禮和新屋立基石禮，領受這個團體和那個團體所贈送的名譽會員的榮譽。沒有一個負有重要官責的人能替英王去給英國種種建設所恃的聲望和公認，除非英王親自出席。

第五章 倫敦的海港

大多數遊覽不列顛三島的美國人是在掃桑波敦 (Southampton) 或利物浦 (Liverpool)

登岸，所以沒有看見倫敦的海港，世界上最大最老的海港。今天我已得了這海港全部的觀察，上午乘了一隻公家的小火輪在泰晤士河遊行，下午參觀了幾個大船塢。

世界上最大的三個海港就是倫敦，安特衛普（Antwerp），和紐約。紐約與其他的兩個海港依年齡比較起來還是一個嬰孩，但是從一千九百十四年起，紐約的輪船噸數和國外貿易的額數有幾次都超過其他的兩海港。雖然如此，倫敦仍有稱爲世界第一海港的權利。每年通過這海港的貨物共值美金三十萬萬元，牠又佔有全王國三分之一的國外貿易。牠是銷行不列顛的貨品的主要轉運口岸，數世紀來，又是外國商人來採購地球上遠僻地域所產的貨物的地方。泰晤士河口位置在地球上幾條最重要的航路交叉的地方。這河口與萊茵河和些耳德河（The Scheldt）兩河口相對，這兩條河是歐洲大部分的貿易所經過的地方。除非泰晤士河乾涸，或歐洲爲海水淹沒，倫敦終是世界上一個最大的海港。

即使倫敦的海港專備倫敦和鄰近地域使用，這海港仍然有很大的貿易，因爲倫敦是英格蘭的最大的商場和最大的工業中心。沿泰晤士河的工廠共值美金十萬萬元。這些工廠在牠們的門

口起卸從水道來的燃料和原料；牠們的出產品大都也照這樣運出去。牠們並且爲幹線鐵路與國內各地相連接，現在又想用地下的循環鐵路把許多的船塢和水濱的工廠都連接起來。這條鐵路且將經過斯密司飛德，卡汾特花園，和其他的大市場；在這些地方，運輸食品的費用很大，因爲各種物品都要用小車或場車拖運。

倫敦海港，從泰晤士河口起到上游的忒定吞（Teddington）止，綿延有七十哩之遙，——忒定吞就是河中第一個水閘所在的地方。但是爲實際便利起見，這海港僅包括五十哩的河面。大航船不能航過倫敦橋邊的河潭（The Pool）；主要的船塢地域是從倫敦下游二十六哩的格累甫增德（Gravesend）起。在倫敦橋的上遊，河中的船隻大都是小輪船，拖駁，和幾千隻駁船。

我在格累甫增德上倫敦海港局的小火輪，這海港局有權管理泰晤士河和沿岸的船塢與碼頭及河面的船隻。格累甫增德是一個很古的航海城市。現在進口的船隻到此須向海關和醫官報告，並且要把在泰晤士河下游航駛的領港人換掉，另行請一個領港人航駛其餘的路程。我看見許多的領港人；他們都是穿藍色衣服戴白頂圓帽的伶俐敏捷的人。他們中間有幾個每年可有美金

一萬元的收入。

泰晤士河在格累甫增德是一條從半哩到四分之一三哩闊的渾濁河流。今日上午，當我離河登岸的時候，隨漲潮上駛的船隻佈滿河中。數世紀前，這河是一條呆滯的河流，江潮常氾濫到兩岸低窪的地方。有些人以為羅馬人首先建築河堤，把這河束狹，僅有從前的河面十分之一，因此潮流較前湧急，能把河底洗滌澄清。但是大家相信這條河流的束狹是因為要把兩岸屬於肯德和厄色克斯的低地開闢作農業的用途。開闢新地的工作現仍進行。有些人購買泰晤士河沿岸的低地，用城市中的廢物把低地填高，然後賣作工廠地址，每英畝只費美金五元的地皮可以售得美金五百元，他們因此致富。

泰晤士河的潮水平勻約有二十一呎高，所以在格累甫增德的河牀，當落潮的時候，雖然只有三十呎深，但是到漲潮的時候就有五十呎的水，已超過最大的船隻所需的吃水量。沿泰晤士河的船塢工程消耗美金數百萬元之鉅，全是因為大潮汐的關係。例如在紐約，我們只要把碼頭伸到深水的地方，最大的輪船就可在牠門旁邊停靠，隨潮升落只有幾呎的高低。但是在倫敦，船隻必須停

泊在陸地上所開鑿的大池裏，大池的外面設有閘門，牠的闊度僅可容船隻的出入。船隻在漲潮的時候駛進這些大池裏，閘門隨即關閉，所以在船塢裏的水能保持同樣的深度不變。

在格累甫增德的上游，泰晤士河的對岸，我看見第一個沿河的大船塢。這就是替爾波立船塢（The Tilbury Docks）。從澳大利亞，南美洲，和印度來的輪船在此讓客人登陸，改乘火車到倫敦。替爾波立船塢所佔的陸地和水面共有六百英畝的面積。牠們備有堆儲貨物的貨棚，又有電氣起重機和鐵路以便迅速輸運貨物。除去這種種設備之外，又有一碼頭凸入河中，專備船隻在此起卸一部分貨物之用，因為要吸引更多的旅客到替爾波立來，有人建議在這裏建一大躉船以備大郵船迅速卸客不受潮汐的束縛。

當我們沿河上駛的時候，我們遇見種種的船隻。最多的是帆駁船——數世紀來，牠們一直是泰晤士河中的一種設備。牠們有熟練的船夫駕駛，關於裝貨上船或卸貨下船的工作，牠們能和拖駁所拖的一串連的駁船相競技。這些帆駁船裝配桅帆的方法很像美國的單桅船，但是牠們中間有很多的又裝一小帆在船尾上。牠們的帆篷作深紅色，這是晒曝帆布使耐風雨的結果。有些駁船

並沒有帆篷，但是船夫利用水流和一兩隻大槳就能在河中上下駛行，出入船塢。在冬天的時候常有大霧，帆駁船頗有被別種船隻撞沉的危險。泰晤士河的霧是倫敦海港的一大障礙，常使所有的船隻稽滯河中至四五日之久。

我們所遇見往下遊航行的大輪船都有拖駁護送。這是遵照這海港的條例；因為大輪船非有拖駁幫助不准在河中轉頭。有一天，在倫敦橋附近，我看見一隻進口的貨船在河中行了一個快轉頭，牠把鐵錨忽然拋下，任潮流將船身掉轉；但是大輪船就不能做這動作了。

當我們的小火輪更往上遊行駛的時候，有密集如林的高煙囪聳立在面前。大水泥廠共有幾十個，泰晤士河沿岸的石灰泥在這些廠裏研製，非但供給英國，並且供給全世界建築之用。近幾年來，許多小工廠已被毀棄，另建許多新式的大工廠代替牠們，這也是歐戰後英國工業一部分的改革。另外還有許多麵粉廠和一個英國最大的假牛油廠。在這假牛油廠後面有一鍊糖廠，更向後面去有一造紙廠。從加拿大來的小麥，熱帶來的菜油，斯干的那維亞來的紙料運到這些工廠面前的碼頭旁邊，從船中直接起卸到貨棧裏。

我們現正經過一大火油棧，棧裏有油池場，那些油池看起來好像許多高大的郵筒。只有上等火油纔准在這裏儲藏；爲求安全起見，劣等燃料火油棧都位置在格累甫增德的下游。我們所看見那油池場爲一美國公司所有，這美國公司與英國人競售「乾士林」——在英國稱爲汽機油——已有成效。更沿河上駛，我們經過長排的駁船，裝着煤炭，等候起卸到河邊的工廠和發動機械室裏。在我們的左邊，我們經過武力赤（Woolwich）大兵工廠，廠裏的軍械製造廠和堆棧沿着泰晤士河綿延一哩多路。在這廠的對岸，我看見倫敦最大的發動機。再往前進，有假牛油廠，肥料廠，及不可勝數的別種工廠，碼頭，和大船塢，沿河而上一直超過倫敦橋。

倫敦的船塢是較爲新近的建設；關於船塢最早的記載是在一千六百六十一年「皮普斯日記」（Pepys's Diary）中發現（皮普斯是十七世紀英國的文人，以做日記著名。）在此以前，船隻都是擱淺在沙灘卸貨，或在河中拋錨，用駁船上卸貨物。在那時代，偷竊之風盛行，就是海關稅吏也穿着有大袋子的衣服，預備竊取他們所檢查的貨物。倫敦建設船塢是從前世紀初葉所造的東印度船塢和西印度船塢開始。當十九世紀船塢發達的時候，船塢主與經營別種事業的人衝突甚

烈。直到一千九百零八年倫敦海港局成立，這種衝突纔算終結。這海港局管轄十個大船塢，這些船塢有七百三十一英畝的深水面和三千多英畝的陸地。局中設有二十八個員吏，有十個員吏是指派的，其餘的員吏由供給這海港局經費的人——船東，駁船公司，輪步公司等——推選。船塢工人也有一代表在這海港局裏。

假如我們參觀倫敦所有的船塢，在牠們的貨棧裏，我們可以看見世界貿易所知道的各種貨品。買貨的人到這裏來不僅定貨並且察看所陳列的貨樣。每年倫敦船塢所賣出的羊毛有時可值美金一萬二千五百萬元；五分之一的羊毛賣給外國商人，其餘的都賣給英國的紡織廠。二百餘年來，倫敦操有運茶進口的專利權，從馬來羣島和東印度羣島來的橡皮也要經過這海港。倫敦是藥草，香料和醫藥原料運入英格蘭的主要口岸。銅，錫和其他的金屬大半由泰晤士河進口。從西印度羣島來的糖，東方來的絲，波羅的海諸國和聖羅凌士(The St. Lawrence)流域來的木料，阿根廷和澳大利亞來的肉都由這海港轉運到英國的大市場去。從東印度公司成立的時候起，倫敦就壟斷了不列顛與印度的商業。

我所參觀的諸船塢都是從那著名的東印度公司取名的。牠們位置在倫敦的東極，靠近泰晤士河底的黑牆隧道，又在倫敦海港四萬工人中大多數聚居地域的中心。有一高大牆垣把這些船塢與街道隔絕，這牆垣沿着東印度船塢路延互約有四百四五十碼之遙。在這牆垣裏面又有許多迷離的牆垣；人們沿着排列在塢邊的許多碼頭和貨棚可以行走好幾哩路。

我由一著名的英國輪船公司的船塢經理引導參觀，這公司有一大隊的商輪行駛南非洲。我們登了塢中的幾隻輪船。有一隻輪船正在裝運水泥到東非洲去。這種水泥是在下游數哩的一個水泥廠製造的，並且先用帆駁船運到這輪船的旁邊。當時水泥正用起重機從駁船運到輪船的甲板上——每次六袋或八袋——然後再降入下面的貨艙中。有一個水手在駁船上把水泥袋掛在鈎子上，一個水手在輪船的甲板上轉動起重機，還有一個水手在船艙裏安置水泥袋。這種工作很費力，但是速度倒很快。

還有一個我們所參觀的輪船正在起卸從非洲運來的苧麻和從怯尼亞殖民地 (Kenya Colony) 運來的棉花。在這輪船旁邊的碼頭上有一大堆的袋子，從這些袋子裏褐色的砂糖晶體

正往外漏出來，這種砂糖是從印度洋中毛里西亞斯島（The Island of Mauritius）所產的甘蔗製成的。

近來船塢工人屢次罷工使泰晤士河的商業停滯，而且對於貿易上所發生的擾亂全英格蘭都感覺得到。關於這種種的紛擾，船塢經理說道：

「倫敦的船塢工人比較他被大家所傳說的人品高得許多；從前他常被人利用，這確是無疑的。他是一個能幹人，對於他所做的事很有經驗，工作勤勞，並且能做極寶貴的勞役。他通常極有理性，且願公平待遇。但是那些雇用他的人總覺他太受工會職員的指使，這些工會職員深恐失却他們的領袖地位，所以常常騷動替這些工人要求增加工資。」

這些船塢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可得美金三元的工資，過時工作每點鐘的工價還要加高，假如在膳食時間工作，工價要加一倍。平常他們在五點鐘散工；假如有一隻船要他們做工到七點鐘止，——包括工人晚餐時間在內——必須付給一點鐘過時工作的工價和一點鐘雙倍的工價，所以這些工人多做兩點鐘的工作可以多得將近半天的工價。這一類的條件都由船塢工會提出要

挾，確是雇主所反對的。

因爲各種工人都在每天終結的時候領付工資，船塢工人每天早晨必須找一樁新的短工餬口。每晨七點三刻各工頭站在船塢門前鋪石上所指定的地點，舉行「早晨點名」以雇用工人。每一工頭拿着許多的鏢牌，這些鏢牌上刻着他的公司的名稱和號數。他把這些鏢牌分給他所選擇的工人，表示這些工人已被雇用。假如工作安穩，工頭常時天天雇用同樣的一班工人。一個船塢工人如要向他從未攪過工作的工頭請求雇用，他必須把他所帶的有號碼的銅牌送給這工頭驗看，證明他自己是已經註冊的合格工人。這種制度可以免除在別種工作失業的工人來爭奪船塢工人的飯碗。

關於倫敦船塢勞工的爭執都是由船東的代表和船塢工會的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處理。這聯席委員會除去規定按日做工的工價之外，又規定船塢所承辦的各種貨物包工的工價。自從歐戰以來，船東已廣採包工制度，並且說道用了這種制度工人可多做工作，賺兩倍的工資。雇主終覺工會向他們所要挾的工價和與所做的工作不能相稱的種種條件雖已如願以償，但是對於倫敦

海港大有妨害，因為這海港已變成一個非常昂貴的轉運口岸。當我請一海港局員對於船塢的勞工問題給我一個回答的時候，他把兩手伸起，並且說道：「誰知道呢？或者要革命！」但是他對於這種預料毫不顧慮。

利物浦的船塢工人屢有要挾，英國航業中人以為這就是許多航行大西洋的輪船公司把牠們的大部分營業移到掃桑波敦的一個理由。但是利物浦仍然是英格蘭的第二海港，牠佔有全世界輪船噸數的七分之一。牠的船塢，貨棧，和運輸貨物的設備是現存的一種最好的建設。

當我從紐約到利物浦登陸之後，我在這城裏消磨些時間去觀看船塢。這些船塢沿着麥爾西河 (The Mersey) 綿延有七哩之遙，所佔的水面共有一千二百英畝，沿岸的碼頭有二十七哩長。有一條空中鐵路專備這些船塢和附近的貨棧穀倉使用，從美國運來的小麥，棉花，和煙草都堆儲在這些貨棧和穀倉裏。這些船塢是由納船塢租的人所推選的董事會管理。

在利物浦，乘客上下的躉船是世界上最大的。牠是一個半哩長的大木筏架在二百隻鐵浮船上，並且有隨潮升落的裝鉸鏈的浮橋與碼頭相連。除去躉船之外，又有每年用這躉船的幾萬旅客

所必需的種種設備。這些設備包括能讓接送輪船乘客的專車直達水濱的鐵路在內。

靠近躉船有幾座利物浦的主要建築物——利物浦以高大的商業建築物著名。在這幾座建築物中，有一座是王家的肝色建築（The Royal Liver Building），牠是一座十七層樓的高屋，也是不列顛最高的房屋。這屋的塔頂上裝有「肝色鳥」（Liver bird），一種神祕的鳥，利物浦（Liverpool）就是從這鳥得名的。在麥爾西河的對岸有貝根赫德城（Birkenhead），牠是利物浦的大工業和航業的邊界。

第六章 世界上最大的賽馬

本星期內我已看過厄普孫坡（Epsom Downs）的德被賽馬（The Derby）。德被賽馬實在不僅是一種賽馬；牠是一種國慶節並且是團結大英帝國的一種線索。德被節日（Derby Day）引起英國屬地和殖民地的幾百萬人民的興趣正和引動在不列顛的人民的興趣一樣。每年總有好多人從地球遠僻地方來參觀這大賽馬，並且在這帝國的各部分都有好幾千人熱切的盼望着宜

布奪錦標人的電報。

人們僅可想像在德被賽馬得勝的時候過手的金錢的總數，但是可以略知每年所組織的大賭攤上賭注的多寡。最著名的賭攤叫做加爾各答賭攤 (Calcutta Sweepstakes)，今年這賭攤的頭獎有美金四十五萬元。倫敦股票交易所賭攤 (London Stock Exchange Sweepstakes) 的馬票得獎人可以贏得美金二十五萬元；另外還有幾個賭攤，頭獎可得美金二萬五千至十五萬元。德被賽馬的賭攤也有設在俱樂部，旅館，公事房，和其他的公共地方裏的。今年的兩個大獎被利物浦的一個航業辦事員和攝政街某商店所雇用的一個婦婦得去。報紙上滿載這兩得獎人的談話；但是有人告訴我，據實地調查所得，向來由德被賽馬致富的男女沒有一個能享受安樂，或永久保存所得的獎金。

對於德被賽馬的興趣雖賽馬期好久以前就日漸增加，到了期前的兩三天，熱度乃達於極點，德被賽馬就變為各地談論的主題了。賣報人掛着廣告牌佈跑馬場最近的消息——比賽的馬就養在跑馬場裏——並且展示幾張體育新聞預測奪標人的姓名。在德被節日的前晚，倫敦街上

的男女不是向預料的奪標人討一點犒賞就是宣傳所謂「內部的消息」例如在我住的旅館裏的司升降機人侍役，茶房，和女僕各人對於這次的跑馬都有堅執的預斷，並且舉出種種的理由證明他們所預測的馬必能奪得錦標。除非在跑馬場裏，賽馬的賭博在英格蘭是犯禁的，但是實際上在這王國裏的各城市都有這種賭博。

德被賽馬是在一千七百八十年由德被伯爵 (Lord Derby) 創設的，從那時候起，德被賽馬就被看作每年主要的運動事項。牠是一種通俗的舉動，並不是時髦的舉動。亞斯科特賽馬 (The Ascot races) 比較德被賽馬要時髦得多。雖然如此，沒有幾年前，上議院和下議院在德被節日都還休會；就是今年，兩院議員多半到跑馬場去觀看，所以出席會議的人數很少。昨天下午，在下議院裏，當威斯敏斯特受到奪標人姓名的電報的時候，有一議員立刻站起來向一剛纔講完話的內閣閣員問道，「在他回辯質問的時候，他是否知道梅那 (Manna) 已經得了德被賽馬的錦標？」用了這種方法，賽馬的消息就可傳達全院，並且毫不侵犯國會的莊嚴。今年德被節日是在星期三，這一天正是內閣會議的集會期。對於德被賽馬雖未提及，但是內閣會議確已改到星期四開會。

有人統計出席德被賽馬的人數總共有五十多萬，比在美國觀看足球、角鬪，或棒球比賽最大的人衆還多五倍。在倫敦和其他的地方，公事房和店舖裏用的人每年預先商定那幾個可以去觀看德被賽馬。有一天晚上，我聽見一個女子告訴她的朋友，因為她的主人不讓她去看德被賽馬，所以她就辭去她的職務；她寧可失却她的飯碗，不願錯過德被賽馬。

厄普孫在倫敦西南約有二十哩。到那裏去的大羣人衆在前一天晚上就開始行動。我在當天清晨乘汽車前去，途中車輛極擁擠，我們的汽車好像參加一種游行的模樣。在德被節日，凡是有輪盤行動的東西都要收作輸運之用。有二百多輛的雙層式的大公共汽車離去平常在倫敦街上行駛的路線，專載租用這些汽車的私人團體到厄普孫去。我看見十幾輛觀光的大汽車，幾千輛租用汽車和私人汽車。有好多時髦人坐着舊式的四隻馬拖的馬車到厄普孫去，還有不可勝數的四輪大車和小馬拖的大車裝着許多店夥和他們的家屬。在從前的時候，從倫敦東極來的小販帶着他們的雙輪騾車和插戴駝鳥羽毛的妻子是每年到厄普孫沿途的一種異觀。這些小販的騾車現已日漸減少，但是還有好些餘存仍可成爲每年奧林比亞 (Olympia) 所流行的馬匹展覽會裏的一

種特點。有許多的小販現在已改用摩托小車，他們的妻子似乎也知道美麗的羽毛不見得就會使鳥美麗。

我清晨在路上所看見的人有好多的是非常的快樂。當我們經過坐着夫妻和子女的車子的時候，他們向我們舉杯致賀。每一酒店門前都有許多小馬拖的大車和摩托小車停着，坐車子的人正想更飲一杯酒預祝當天有幸運。

指揮往來車輛的佈置很妥善。在城中必須經過的路徑，每一轉角都有倫敦的警察；當我們走近厄普孫的時候，警察的人數也就加多了。離跑馬場約有五哩，車輛即須分路；馬車從一條路去，公共汽車和摩托小車從別一條路去，私人汽車和租用汽車從第三條路去。所以我並沒看見像美國大集會時那樣的車輛擁擠。許多曠野的無線電台使得值班的巡官隨時可以知道各條路上的情形以便指揮車輛的行動。

厄普孫坡是由一斜坡逐漸升高而成的高坡，比四圍的平原約高一百呎。在這坡下有許多小村鎮的紅屋頂和磚牆，在這些村鎮的邊界有許多鄉下的茅舍參錯在農田中間。斜坡上栽着矮叢

樹和黃金雀花樹，並且有幾十匹馬正在吃草。這些馬並不是比賽用的馬，牠們是吉普息人（The Gypsies）（一種游蕩民族，原出印度，專以賣馬，做竹籃，算命看相，偷竊搶奪謀生）所養的，這種吉普息人自從德被賽馬創設的時候起就聚集在厄普孫坡竊奪觀衆的財物。山坡上佈滿了他們的營帳和有頂蓋的大車。有些大車正像馬戲場中的大車一樣的華麗。大車中間又雜有幾輛摩托小車。這是吉普息人潛伏伺候過路的行人，女星相家伸着她們的兩手要銀幣，小孩們向人討索幾個辨士。

雖大賽馬還有好幾點鐘，我就到了厄普孫，但是山頂上已被車輛和觀衆遮黑，大家盡力擠近跑馬場。大觀臺排列在場的一邊，靠近比賽終止點；在評判臺的對面就是跑馬會。在跑馬會的觀看臺的中層有一包廂專備御用。

英王和王后坐了特別的火車前來，從附近的車站再改乘馬車到總會觀看臺的門口。英王穿着黑色晨禮服，戴着緞子帽，並且有一枝白花插在鈕孔裏。在亞斯科特賽馬的時候，他就要戴珠灰色的高帽了。他和藹的微笑着，並且舉起他的帽子答謝觀衆的歡呼。當英王走進御用包廂的時候，

有些觀衆對於參加比賽的御馬，高聲預祝勝利。

觀看臺裏有好幾千人擠在一堆，他們化費了好多的入場費纔能進觀看臺，但是大多數的觀衆沒有化錢也可看德被賽馬。因為厄普孫坡是在王室的土地內，數世紀來，除去我前面所說那些圍場和觀看臺，這坡一直開放公用。在橢圓跑馬場的外面有一闊斜坡，在上午時候，這斜坡就被大羣的觀衆所佔據，他們觀看賽馬很清楚，但是並沒有化費錢鈔。明年情形恐有變更；賽馬總會已用錢買得市長的許可管理這一帶的全部地皮。這總會現已計劃取消厄普孫坡上的吉普息人的營帳。

在我所坐的圍場裏有三十幾個開賭攤的人，在其他的圍場裏，這班人的數目大致相仿。當每次賽馬時間將到的時候，這些開賭攤的人大聲喊叫他們的獎金，催促觀衆快下賭注。在跑馬場對面不收費的斜坡上，也有好幾百開賭攤的人在那裏承受小至美金二角五分的賭注；另外又有種種的化緣僧，討賞錢的人，和膽大妄爲的人。有人告訴我在德被節日，到這斜坡上去投機的人最好把手放在袋子裏，因為那個地方是依靠詭詐謀生的奸徒最寵倖的實驗場。那裏常有野蠻的舉動

發生，尤其在開賭攤的人想不賠賭注私行潛逃的時候最易發生。在圍場裏，只有註冊的開賭攤人纔准進去，凡有財運或機警的人選中奪標的馬就可以安穩的收取獎金。我所看見的賭徒之中，有些人下注很有決心，有些人猶疑不定，非到最後的片刻不能選定要下注的馬，還有好多人揀駝背的馬或馬名中意的馬去下大注。賭徒之中，婦女的人數差不多和男人相等，因為英國人把德被賽馬的賭博看作人生通常的快樂，正像一枝紙烟一杯酒一樣，人人都可享受，但須有節制。

第一次的跑馬是在一條一千一百碼長的直路上舉行的。跑得第一，第二，第三各馬的號數在評判臺的佈告牌上宣佈之後，得獎的人立刻走到賭攤去取獎金，然後各人退到臺下的茶點室去慶賀成功或抑制懊惱。沒有一會兒，第二次跑馬又開始，當比賽的馬跑到艸徑上的時候，觀衆復大聲歡呼。騎馬的人騎立踏磴上，他們的頭伏在馬頸上，他們的背脊成水平。

第三次的跑馬就是這一年的大賽馬——德被賽馬。參加比賽的馬先要在觀看台前走過，然後再轉頭奔馳到一哩半的跑程的發腳點去。

鐘聲一響，這些馬立即奔馳！在觀看臺上的人個個翹起腳來辨別繞場奔回的那些馬。當那些

馬在塔騰喃角 (Tattenham Corner) 轉彎回到終止點的時候，全厄普孫坡都被狂喊的聲音所應響。在最前的馬辨別清楚之後，那些鼓勵這馬的人大聲呼喊騎馬人的姓名——並不呼喊馬的名字。這騎馬人一直居首；終結的時候，他是一個從容的奪標人。他在德被賽馬奪獲錦標這一次已經是第六次。英國和法國都很需要他，所以他乘着飛機在英國海峽上飛來飛去，保持他的無數的賽馬約會不致失信。英王傳喚奪標的馬主人向他道賀，對於這騎馬的人也致賀意。

德被賽馬既已競賽完畢。雖然還有其他的賽馬繼續進行，但是對於大部分的觀眾，這一天算已過去。他們發腳回家，有些人得勝，有些人失敗；但是大家都很快樂。英國人在厄普孫所下的賭注縱使完全失敗，他們仍然覺得德被節日的結果很好。

嗜好賽馬的英國人希望在兩分鐘內得到興奮刺激，但是對於英國的國民遊戲，棍球戲 (Cricket)，情形就完全相反了。有一天下午，我到貴族球場——倫敦最著名的棍球場——去。彌得爾塞克斯和塞塞克斯兩州的球隊正在比賽棍球。球員之中，有英國最著名的傳球人和兩個著名的打球人。比賽場只佔有一大橢圓草場的一小部分，這草場的四圍有許多單層的和雙層的觀看

臺可以容納一萬五千到二萬人。草場裏的草皮割削得很平滑好像「哥夫」(Gold)一種用曲頭棍打球的遊戲。球場裏的草皮一樣。球員穿着白法蘭絨的褲子，白靴子，白汗衫，和藍尖帽，他們與綠草場相映成爲一幅美麗的畫圖。

我沒有等到比賽完結就回來了，因爲這次比賽須連續三日之久。美國人個個希望知道棒球比賽的結果，英國人似乎只要看到棍球比賽怎樣進行就覺得滿足了。他帶着他的妻子到貴族球場去觀看幾個鐘頭，然後憑着第二天或第三天的報紙告訴他最後的比賽結果。他聽到美國棒球比賽時鼓舞人的嚷吵和美國大學足球比賽時歡呼隊的叫喊，他很驚訝。在比賽棍球的時候，他看到精采的動作間或拍手，或用平常的聲調喊道「好呀！」棍球比賽每在下午四點一刻的時候休息十五分鐘讓球員吃茶點，看球的人也去光顧茶棚略飲紅茶或別種強飲料。

英國的學生從幼年時代就受棍球的訓練。你們大概記得威靈敦 (Wellington) 講的話：滑鐵廬 (Waterloo) 大戰是在伊吞 (Eton) 的運動場上打勝的。伊吞是英國最著名的一個公立學校 (Public School)。英國的男孩個個都受了不重勝敗專重運動精神和品性的訓練；所以凡

是一種舉動稱爲「好棍球」，命意就是這種舉動是最好的舉動。

在各大州的棍球隊中有兩種球員：清客 Amateurs（嗜好球戲但不以此謀生）和專業家 Professionals（專以球戲爲職業）。棍球專業家所得的酬資比美國棒球名角所得的要少得多。在球員名單上，一個清客球員寫作 Mr. J. W. Laws，假如他是一個專業球員，他的名字就寫作 Laws, J. W.

英國人深信他們嗜好戶外運動對於帝國的締造很有幫助。有一天，一個有官爵的人公然說道：只要格外注意運動，所有英國的經濟痛苦都可醫愈；假如雇主能爲工人多設幾處運動場，並且同他們一齊打棍球，勞資的爭執自會消除。我又遇見一個貴族，他說英國人能佔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土地全靠打獵。

在學校裏，棍球和足球戲是主要的運動，在大學裏，對於賽船很注意。足球對於民衆有極大的魔力，數星期前，在倫敦觀看「銀杯決賽」的人共有十幾萬。對於普通一般人，網球和「哥夫」是最歡喜的遊戲。就是在人烟稠密的倫敦，人們還可以看到許多的網球場在高磚牆中間，許多大商

店也設有店員的運動場。男人和他們的兒子打棍球，和他們的妻子女兒打網球。「哥夫」球場在英格蘭各地都可看見。但是俱樂部的屋宇都不及美國的那樣華麗。在英格蘭，夏天的黃昏時間很長，白晝可以多一個鐘頭，所以對於戶外運動也是一大幫助。

打獵和射鳥是貴族最喜歡的遊戲。有一天，我和一個從前的獵狗主人談話，他對於大不列顛每年消耗於打獵的金錢有美金六千萬元的這件事覺得很驕傲。在英格蘭，打獵的方法是騎在馬上跟着獵狗去追尋狐狸，牡鹿，和野兔。在現今的時代，打獵是一種最消費的遊戲，所以漸就衰落。還有一種為貴族所嗜好的遊戲叫作「波羅」Polo（騎在馬上用曲棍打球的遊戲），在世界各地的英國軍官都練習這種遊戲。現在正有普及「波羅」的運動，靠近倫敦的兩個俱樂部每天都有「波羅」比賽。下星期代表美國陸軍的「波羅」球隊將和英國陸軍「波羅」球隊開始舉行比賽。

英國人有盡力在露天中消磨光陰的嗜好。只要天氣晴朗，無論貧富都喜歡在戶外茶點。英國人現仍喜歡散步。每逢星期日，在城市中和鄉間散步的人有好幾百萬，騎腳踏車在英國仍然看作

一種戶外的運動。就氣候而論，英國人對於戶外運動的熱情是很可驚訝的，因為一年中的氣候大半是寒冷潮濕。陰雨的日子很多，所以晴朗的天氣不能用天數計算，只可鐘點計算。寒冷的風雨，在美國之可使「哥夫」比賽中斷，遠足的人奔逃躲避，在英國並不爲人所畏懼。在下雨的時候，英國有兩種人——用雨傘的和不用雨傘的。不用雨傘的人似乎佔多數。

第七章 英格蘭銀行

在英格蘭，有許多的銀行，但是只有一個英格蘭銀行，常英國人說到「這銀行」的時候，他就是指的英格蘭銀行。這銀行並不是英國最大的銀行；有幾個合股銀行的資本比牠雄厚，營業也比牠廣大。牠並沒有普通所稱的存款和放帳，但是牠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機關。牠是英國強大和穩固的標誌，並且也是英國金融的樞紐。政府屢次變易所生的惡果還不及這銀行稍不穩固所生的影響那樣大。

英格蘭銀行是一私人的建設，政府毫無管轄牠的權柄，但是牠所發行的紙幣佔有不列顛通

行紙幣的大半，牠又印刷政府公債票。在牠的董事會裏，政府並沒有派代表人，但是牠是經理價值美金三百五十萬萬元國家公債的唯一代理人。這銀行的諸經理人保管其他各銀行的準備金，並且操縱貼現率，這種貼現率的漲落不僅影響大不列顛，並且影響全世界的商業，但是這些經理人沒有一個是銀行出身。

這銀行裏的要人在十年之中也不肯向人談一次正式談話或發表一次公佈宣言，並且從來不將這銀行的名字在關於經濟問題的議論中發現，但是從行裏傳佈出來私語足以改變全大不列顛的商業趨向。牠既沒有權勢又沒有處罰，但是牠近來囑咐英國的資本應當暫為保留的暗示已使倫敦的外國公債事業立刻停滯。這銀行真是英國金融的制動機，有了這制動機，放債纔有節制，商業上的借債也纔有約束。

英格蘭銀行已有二百多歲的年紀，牠的成立是現代銀行事業的開端。牠是在一千六百九十四年適應當時政府的種種需要而設立的。因為牠借了美金六百萬元年息六釐的永久債款給政府，牠就得了收存儲款，發行期票，和放給債款的權利做報酬。牠開始營業的時候，一塊現洋都沒有。

後來牠在政府需款的時候又給了些幫助，所以牠又得了好多的特權。現在牠獨有發行鈔票的權利，免繳一切的捐稅，每半年付一次週年六釐的股息。

大家相信英格蘭銀行是由一蘇格蘭人叫做威廉怕忒孫 (William Paterson) 所創設的。他是倫敦的一個富翁，從前在波士敦住了幾年，以船東兼商人致富。在這銀行成立的時候，政府的經濟狀況很壞，錢幣的價值低落。在那時代，倫敦的金銀匠是英格蘭的主要放債人，也是全王國大部分的現金保管人。在他們的金庫裏，間或有君王抵押的王冠上的珠寶和御櫥裏的珍物。在金銀匠未做銀行事業之前，商人把金子都儲藏在倫敦堡裏，直到查理第一沒收這堡裏價值美金五十萬元的現金為止。在英格蘭銀行未成立前二十四五年，查理第二又沒收金銀匠借給國庫的金子共值美金六百多萬。這銀行成立之後，這種種的弊端立即消除，牠的利益大家都覺到。現在這銀行借給政府的債為數極大，十七世紀的君主所沒收的金子比較起來不過是一種小小的兌換而已。

倫敦有時稱為金融界的第五個輪盤。英格蘭銀行，就比喻和位置講起來，都是這輪盤的軸。牠

位置在倫敦城的交通中心，與皇家交易所及市政公署成爲三角形。皇家交易所所在的地址，數百年來，向爲倫敦商人聚會的場所，現在這屋的走廊是一個宣佈新王登位的地方。附近又有股票交易所。倫敦城裏最重要的幾條街道都在這裏會齊，每點鐘有五百輛汽車經過這交錯地方。在這銀行的一面，有針線街 (Threadneedle Street)；所以這銀行就稱爲「針線街的老婦人。」

這銀行在一千七百三十四年纔遷移到現在的地址上，離開牠成立的時期恰巧四十年整。牠的房屋在一千七百八十八年擴大，現正重行改建。爲尊崇公衆的意旨起見，這銀行的外觀將仍舊。改建完成之後可以容納牠所雇用的三千人員，這些人員之中有好幾百人現正散居在附近的房屋內。爲求安穩起見，這銀行是從裏面的天庭採取光線，所以外面的牆上並沒有真窗戶。她是一層的平屋，並且因年老而黑暗。牠佔有七英畝的面積，包含九個天庭。對於新來的訪客，牠好像是一座迷離宮。在一天庭中，有一個噴水泉和九顆榆樹。這一塊地皮從前是教堂的墓地。

這銀行是從針線街進去，經過一大拱形門就到第一個天庭，從這天庭可以達到這銀行的各部分。從這天庭中的侍役看起來，人們以爲自己將要走進一個王宮。值班的守門人穿着有金花邊

的大紅制服，並且拿着一根棒。這銀行的信差的裝束也很華麗。他們穿着銀鈕的淡紅燕尾服，紅背心，黑褲子，戴着光緞帽子。這些制服都是幾代以前規定的，並且沒有一個人在倫敦想把牠們換成較爲簡單的新式衣服。

這銀行是一遺留到二十世紀的古代習俗的博物院，但是造成這些習俗的原因久已消失。例如一千七百八十年哥頓（Gordon）暴動發生，這銀行受了暴徒的恫嚇，所以有三十六個防夜的兵士駐紮保護。軍隊防護的需要早已消滅，但是現在相隔雖已有一百四十餘年，每晚七點鐘仍有三十六個兵士駐紮在銀行的底屋裏。我聽說從前這銀行裏的執事規定每晚在行裏值班守衛的兵士每人犒賞一瓶酒，現在的衛兵每人每晚仍舊有同樣的飲料。我又聽到一個關於英國人固守舊例的故事，但是我不能擔保真確。依照這故事，從前有一個英國的王后在罕普頓王宮（Hampton Court）裏的宮殿窗下看見一棵菊花長在從未生長菊花的地方。她很喜悅，吩咐大家留心看護；自從那時候起，總有一棵菊花植長在那窗下。

這銀行的裏面與美國的銀行或公事房迥不相同。牠好像是一個會社，並不像商業的建築物。

行中執事所用的房間牆上掛着繪畫，並且有許多的古物陳列着。除去在大公事房和書記室裏，人們幾乎看不見有人的蹤跡在四圍。一種靜悄的空氣瀰漫深室之中，毫無喧鬧紛擾的聲音。

這銀行的董事會每星期在一面臨噴泉庭的華麗室裏開一次會議。這董事會雖有控制英國金融的實權，但是集會時間很短，超過一點半鐘的時候很少。有人說道，假如這些董事開到四個鐘頭的會議，倫敦就要起恐慌，因為人人駭怕有了根本錯誤的事體發生。除去董事和副董事之外又有二十四個經理人。董事的職位每年由上年做副董事的人遞補一次，遞補的人大都是董事會裏資格最老但未做過正董事的人。這銀行的慣例，經理人在董事會裏任職至二十年後升為副董事，再隔一年升為正董事。董事會裏遇有缺額的時候，從年紀較輕的人中選充，所以在二十年後，他們做了副董事或正董事的時候，他們還是在壯年時代。

但是這銀行並不致有為年輕的人所控制的危險，因為這行裏的慣例，每年總要休退幾個經理人，被休退的經理都是年齡較輕的人。凡是做過董事的人都留在行裏，除非他們病亡或自願辭職。選進這銀行的董事會是一種大榮譽，雖然被選的人在幾年之內或者就要被休退，但是這種榮

舉並不因此減少。當選人大都是從倫敦城裏保守派的大公司的辦事人中選出。銀行人員不能當法官，因為從前有人議論以為每一銀行都是其他銀行的勁敵，所以要是把英格蘭銀行委託在與其他的銀行有關係的人手裏是大不智。

董事和副董事主持這銀行的事務，但是沒有一種固定的執行人員與美國銀行裏的職員相當。許多的事務都是由常務委員會辦理，常務委員是從董事會的會員中指派。這銀行用人的待遇大都依照服務官職的條例辦理，在少年時代進行的人常到老死而後已。他們的健康有這銀行的醫生照顧；他們又設有儲蓄會付給死亡恤金和年金。

這銀行是金子進出英格蘭的唯一經理人。得了副董事和他的秘書的引導，我去參觀儲藏金塊的地窖。我們走進這價值美金八萬萬元的儲金地窖非常隨便，並且在這金庫的四圍也沒有像美國的那些機械的結構和守衛的兵士，這兩件事深刻在我的心中。金磚都堆在小車上或靠着牆壁；開向天庭的門大大的開着。但是實際上的佈置並不是如此的簡單，這銀行裏的人員有種種的理由深信在這行裏的國家的準備現金決不致有被偷竊搶劫的危險。

金窖裏的金塊和金磚是從世界各地來的。我看見許多從美國、南非洲、和澳大利亞來的金子。引導的人看見金磚的顏色和大小就能辨別牠的出產地。在這地窖裏有許多稱金磚的大天秤。金條是用鐵條捆綁的木箱裝運。這些金條箱每星期有進有出，依照世界商業的需要而定。

這銀行的鈔票是用白紙印刷，這種白紙是在一特設的造紙廠裏製造的。這些鈔票的大小和形式都不便攜帶，因為牠們差不多有刻印店名的商業信箋的一半大。除去所印的黑字母和數目字外，牠們是純白色，並沒有美國鈔票上的那些精緻的花樣和複雜的花紋。牠們看起來似乎容易仿造，但是就經驗所得，這種精美的薄紙實際上殊無法偽造。每張發出的鈔票都有一號碼，這號碼就是查考的根據。這些鈔票既經兌付之後，把票角切去，並且保存在庫裏至數年之久，因為恐怕關於這些鈔票的所有權有問題發生。除非取款人在鈔票背後簽字，不能領款。有一個故事，從前有一次，摩爾根 (J. P. Morgan) 拿了一張五金磅的鈔票向這銀行兌現。行員要他簽字，他不肯簽字，說道：「這張鈔票既已寫明『付給來人』並且又是真鈔票，銀行應當立付現金毋用簽字。付款人堅持不允，摩爾根說道：『很好，假如你不兌付你自家的鈔票，我就要行不肯兌現的抗議了！』這行

員聽了本行的鈔票要受不肯兌現的抗議大爲震恐，趕快請摩爾根簽字，立即付與現金。

還有一個關於這銀行兌付價值美金十萬元的被竊鈔票的故事。這些被竊的鈔票爲一猶太人買去。當他拿了鈔票向這銀行兌現的時候，他和這行裏的行員都知道這些鈔票是被竊的鈔票，所以行員不肯兌現。這猶太人就把這些鈔票在敦倫城裏展示大衆，並且宣言這銀行不肯兌換他自己的鈔票。直到現款領到之後，他纔不這樣的胡鬧。這是好幾年前發生的事，現在已不能做這種勾當了。在從前的時候，這銀行屢被騙子欺詐；有一次被幾個美國的僞造人騙去了美金五十萬元，但是後來這些僞造人都被捕獲，大部分的失款仍被收回。這銀行在成立後的第二年，幾乎爲金銀匠所破壞。因爲對這銀行懷着嫉忌心，所以藉了現幣缺乏——因爲當時幣制正在改革的緣故——的機會，他們向這銀行擠兌鈔票，但是牠沒有足數的現金，所以只好暫爲停止付現。有一次當這銀行受窘的時候，許多的貴族在他們所坐的四輪馬車裏裝着金「幾尼」Guinea（英國的金幣，值二十一先令，從一千八百十三年起，已不再鑄造）來到這銀行存儲，幫助牠逃出經濟上的窘迫。

英國的銀行事業是依照和美國迥異的一種制度做去。在美國有幾百幾千家的銀行，但是在全英格蘭和威爾斯只有二十二家合股銀行，另外有七家私立銀行。但是大銀行都有許多的分行，這些分行總共有六千多處，所以在旅行游覽的時候，人們在各城市之中，可以看見許多同樣的銀行名稱。

倫敦稱爲金融界的第五個輪盤，因爲牠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家的商業首都。在一千九百十四年歐戰發生後，英國人雖因受窘迫而把他們的國外投費賣出了許多，但是他們現在所有的外國私立公司的股票和外國政府的債票仍值美金數十萬萬元，從這些投費，他們每年可有美金五萬萬元的收入。他們現在每年又有美金一萬萬元備作國外投費之用。在南美洲的許多鐵路和電燈廠，墨西哥和波斯的煤油，馬來羣島的橡樹田都爲倫敦的商人所管轄。

在倫敦城裏，離開英格蘭銀行不遠，有一個旅館，在這旅館裏，差不多每天都有一個或幾個公司開股東會，這些公司就是代表英國的資本在世界各地所經營的事業。在這些會議的時候，主席董事總要演說討論關係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狀況，並且表示他對於發展商業所應取的方針。這些

演說詞常在倫敦的大日報中經濟新聞欄內當作給價的廣告完全登載出來，牠們對於英國人是一種關於世界貿易的實際的教育，對於世界各地的狀況也大放光明。

第八章 牛津

我今天到牛津，大英帝國的雅典。我僅能略述牛津大學的印象和牠的可愛的環境。沒有一個喜歡讀書和研究學問的人到了這裏不想久住下去。那坦內爾何桑 (Nathaniel Hawthorne) (美國的文學家) 關於牛津所說的話很真確，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牠，一世的生活還不能十分的了解牠並且也不能完全的享受牠。」

我已看過地球上許多的古地，但是沒有一個地方像牛津。牠比雅典還要動人，尙古重學的精神瀰漫全城。千餘年來，人們都到這裏來求得知識。習俗相傳牛津是在九百七十二年爲亞勒弗烈王所建設，但是現存的最古的學院還是在十三世紀纔行成立。教會裏的人是最初的教師；直到近代止，牛津大學一直是宗教大爭執的大舞臺。從前克蘭麥 (Cranmer) 就是在這大學的一座古屋

裏擁護他的學說反抗牛津和劍橋的學者，他後來在巴力爾學院 (Balliol College) 門前因倡異說而焚死。

數世紀來，牛津不僅是一個學府，並且又是英國政治家的產地；有些時候，牠對於全王國的政務有很大的勢力。直到現在，這大學裏的人還有兩個代表在衆議院裏。牛津雖已屢受君主和政黨的寵倖和嫉視，但是牠一直保持思想和教育的自由。在英格蘭，另外還有好多教育機關，課程設備都較爲時新，但是英國人眼光裏只有兩個大學：一個是牛津，還有一個也是牠的支派，叫做劍橋 (Cambridge)。倫敦的大學俱樂部 (The University Club) 只准牛津和劍橋的人做會員。

牛津離倫敦約有六十哩，爲捨爾衛爾河 (The Cherwell River) 和埃西河 (The Isis) —— 又稱爲上泰晤士河 —— 所包圍，這兩條河在這裏相會成爲泰晤士河。各學院的房屋並不是分隔開來的，但是分散在城中，有幾處面臨大街。從近處看起來，這些學院裏的無數的灰色高塔和尖塔使得牛津顯然與英格蘭其他的地方不同。在許多大街兩邊的房屋差不多和這些學院一樣的古老，從這些大街，有種種石牆的巷道分歧出去。在城的北部有一處最動人的住家地域，在這地域內有

這大學的教授和諸學院的執事所住的紅磚牆的房屋，在屋的四圍又有可愛的花園。牛津也有許多的重要工業，但是游人難得去參觀，或竟不知道有牠們。自從很早的時代起，這大學就有控制全城的勢力，副校長有最高的權柄處置一切關於牛津的風化和學生的訓練的事宜。

牛津大學並不是一個學校，是由二十一個學院（College）合成的。每一個學院是一個完備的學校，牠有禮拜堂，膳堂，和學生寄宿舍。這些學院是二層樓或三層樓的高大石屋，環繞着天庭或方場。在許多學院的圍牆裏，有和城市公園一樣大的花園，園裏有以花草爲界的草場和幾百年老的大樹。每一學院裏又有棍球場，網球場，和足球場。有幾個學院的院址延伸到埃西和捨爾衛爾兩河的河邊。在春天的時候，這兩條河中擠滿了賽船人的輕艇和娛樂人的平底船。

這些學院的奇特的結構和古老的宏壯殊難描寫。牠們的灰色石牆已受了時日的剝蝕。有許多學院好像是廟宇，並且從前確是做過廟宇的。人們到了那裏差不多要盼望看見穿長袍，戴僧帽的和尚從長廊和門口走出來。

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是這些學院中一個最華麗的學院，並且又是最大，最富，最

有貴族氣味的學院。牠的主要的房屋是武爾舍大僧正 (Cardinal Wolsey) 所建造的，面臨穀市街，(Cormarket Street) 離泰晤士河不遠。中門上有這大僧正的銅像，在這銅像的上面，又有克利斯多福稜所建築的石塔。有一守門人站在門口守衛，在晝間極注意進出的行人，到了晚間就把兩扇厚重的大門關上。學院的門口好像城市中的市場。門牆上貼了種種的佈告；守門人和他的助手對於學生的出入比無論什麼人都要知道得詳細些。他們是非正式的神判者，我們可以引用「他們所不知道的事情都不是知識」的話來稱贊他們。

在基督教會學院的大門上的高塔裏，有一個八噸重的大鐘。這個鐘叫做「大湯姆」(Big Tom)，牠每晚的鐘聲在數哩外還可聽見。在九點五分的時候，這鐘共敲一百零一下，每一下用來紀念一個創設這學院的發起人。鐘聲停止之後，兩個學監開始外出去查拿不守校規的學生。這些學監可以稱爲學院裏的警察官。他們是大學裏的人，每一學監有四個助手，稱爲「惡狗」。假如這些學監在天黑後看見沒有穿長袍戴方帽的人在街上行走，他們就要問他：「你是不是大學裏的人？」

假如這人回答「是的」，學監就要查問他的姓名和他所在的學院名，並且吩咐他趕快回校。第二天上午十點鐘到副校長的審判庭去受處分。每一學院各自規定每晚學生必須回院的時間，最妥的時間是十二點鐘。有人告訴我，在牛津大學的許多遺俗之中，學生深夜逾時偷進學院不爲學監或守門人查見的種種方法保存得最好。

讓我們走進大門到湯姆方場 (Tom Quad) 去，牠是基督教會學院裏五個方場中間最大最美的方場。牠的面積大過一英畝，並且有修刈整潔的草地。在草地的中心有一噴水池，從這噴水池有許多的闊路分達到各大屋的入口。

在這些大屋的牆上，每隔一百呎，有一低拱形門達到學生所住的房間。牛津大學的學生每人有一臥室和一書房。房間裏都有電燈，但是全靠鐵柵火爐生熱。學生住在學院裏好像住在旅館裏一樣。每一學生須與其他的七八個學生分任校役 (Scout) 的職務，每人帶了幾個幫手派在一處階路口守候着。他須傳遞信息，清潔房間，並且要把不在膳堂裏吃的飯餐送到房間裏去，因爲學生都是在房間裏吃早餐，並且常在房間裏吃下午茶，餐後的咖啡，和夜餐酒。但是晚餐必須在膳堂裏

吃。

這些學院裏的廚房也是牛津大學的古董。基督教會學院裏的廚房，自從武爾舍大僧正的時代起，一直保存到現在，並且在這廚房裏掛着一個燻魚肉的大鐵叉，這鐵叉還是這大僧正的厨子所用的。這廚房是一間石牆大屋，天花板至少有六十呎高。在廚房的一邊有一大爐竈足可燻一隻整牛，現在還把雞鴨和獸肉掛在鐵叉上，在這爐前燻炙。另外還有好多大火爐和大汽鍋可以同時煮兩大袋的芋薯。有二十二個厨子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在那裏忙辦學生的飯菜。

基督教會學院裏的膳堂好像是一座大教堂。牠有顏色玻璃的美麗窗戶，牠的牆上鑲着英國的老橡木板。牠有一百五十呎高，四十呎闊，五十呎高。牆上掛着這學院的名人畫像。在這些畫像中間，我看見葛拉德士吞 (Gladstone)，約翰衛斯力 (John Wesley)，約翰陸克 (John Locke) 和留伊斯卡洛爾 (Lewis Carroll) ——「愛儂斯睡鄉游記」(Alice in Wonderland) 的著作人——諸名人的畫像，另外還有斐爾博士 (Doctor Fell) 的畫像，我還記得一首譏諷斐爾博士的詩：

我不喜歡你，斐爾博士，

我却說不出所以然，

但我深知這一件事，

就是我真不喜歡你。

離開基督教會學院之後，我又參觀了許多其他的學院，牠們也各有可愛的事物——歷史的，文學的，和建築的。在盆布魯克學院 (Pembroke College) 裏，人們可以看見撒母耳約翰孫所住的房間和他做字典時用的寫字檯。在新學院 (New College) ——牠已有六百多歲的年紀——裏，悉尼斯密司 (Sydney Smith) 曾受過教育；在巴力爾學院裏，曼寧大僧正 (Cardinal Manning)，史坦利大牧師 (Dean Stanley) 和馬太亞諾爾特 (Matthew Arnold) 都讀過書。我又參觀過波德利安圖書館 (The Bodleian Library)，在這圖書館裏的書都用鏈條扣在書架上，就是帝王也不准借牠們出去；和瑟爾多利安大會堂 (The Sheldonian Theatre)，學位考試和授學位典禮都在這會堂裏舉行。遵照舊例，各學位的候補人名都貼佈在這會堂外面，給店夥一

個機會向這些將要離校的大學生收清所欠的帳。

在牛津大學裏，有一百多個美國學生，他們中間大多數是羅德斯（Rhodes）公費生。因為從前塞西爾羅德斯（Cecil Rhodes）在他的遺囑裏指定一筆基金專作牛津大學的獎學金，這種獎學金的學額規定美國每州一名，每一大英屬地一名。他的意思以為從各國來的學生混雜在牛津大學可以促進說英語的人民的團結力。在一千九百零二年初設這種獎學金的時候，極端的保守家很反對這些外人闖進來，但是現在人人都覺得這個計劃很有成效。

我會和幾個美國的羅德斯公費生談話，我覺得他們對於牛津大學很熱心。他們指示牛津大學從各方面看起來都與美國的大學不同。他們中間有一個對我說道：

「根本上最不相同地方就是在這大學裏對於學生毫不加強迫。既不上課又沒有背誦，並且不強迫學生去聽演講。一個學生既經決定專修的科目——哲學，經濟學，歷史，法律，或其他的科目，——兩年之中他可以毋須去應考試。但是在他應考的時候，那些考試就要包括他所選修的科目的全範圍，並且可以確定他是否已能精通這科目。除去筆試之外又有口試，在口試的時候，無論那

一種問題都可由專門學者發問，這種口試連續一天或竟繼續到深夜。

「一個學生是和他的教師一齊做工課，但是教師並不是拿着一本書逐頁逐段的講下去，他僅幫助學生去計劃工課，指導學業。他擇定應讀的書籍並舉行演講，至於學生是否去讀書聽講全靠自己努力。」

「牛津大學的生活很快樂，既自由又安逸，並且勉勵學生去利用結良伴的種種機會。關於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強迫的地方。學生是否去參加辯論會，競賽等種種的活動全由自己決定，但是他如參加這些活動對於他的前途確大有幫助。因為每一學院都有種種的體育競賽隊和賽船隊，所以人人都可有參加的機會。」

美國的羅斯德公費生，就全體看起來，在牛津的聲譽很好，並且很受歡迎。他們中間有好多人是體育家，常參加種種的比賽隊，因此愈受牛津大學的歡迎。今年在各學院的八槳賽船隊中都有一個或幾個美國人。另外還有幾個美國人在徑賽隊中，這徑賽隊今年夏天要代表牛津大學到美國去與耶魯，哈佛，和普麟斯吞（Princeton）諸大學比賽。

至於學問一層，美國人在那裏的聲名很不佳。照英國的標準評判起來，美國學生對於古代文學（指希臘和羅馬的文學）和哲學的根基很淺薄，但是這兩科目向來是牛津大學所最注重的。牛津大學不承認大學的目的是在養成能謀生活的青年，牠以爲牠自己是訓練知道生活的君子人的場所。牛津大學各「殊榮學程」的標準很高，牠又把學生必須在學院裏住居的一件事看得很重，所以一個學生要應學位考試的時候，他所在的學院必須證明他確是在那個學院裏「住宿膳食並未間斷。」大多數的牛津學生都是選讀「及格學程」(Pass Courses)，因爲選讀這些學程的人不必十分的苦讀勤學就可以得到無殊榮的學位，但是這大學並不因此而生妨礙。（英國大學設有兩種學程：及格學程 Pass Courses 和殊榮學程 Honour Courses；殊榮學程的標準較高，範圍較廣，修習的年限亦較長，所以比及格學程難得多。）

每年在牛津大學的用費很大。起初的羅斯德獎學金每名只有美金一千五百元，現在已增加到美金一千七百五十元。今天有一個美國學生對我講，假如一個羅德斯公費生要達到普通生活的標準並且享受大學的生活，他自己還要再化費美金五百元左右。他說他繳到學院裏的費用每

年三學期每學期平均要美金三百元。這些費用包括學費，宿費，和膳費；還剩八百五十元留作平時和假期中的費用。

牛津大學生有半年多的光陰消耗在假期中，因為三學期中上課的時日總共僅有二十四星期。這些假期並不純粹是休息日，與美國的情形不同。許多的學生在上課時期中專門享受牛津生活的快樂，在假期中反奮力讀書求學。有一次有人建議延長各學期的時日，這建議竟遭否決，因為照這樣做去學生在假期中讀書的時日反要減少。

牛津大學與諸學院的關係非常複雜，正像英國的憲法一樣。從幾方面看起來，學院比大學有勢力；從其他的方面看起來，情形正相反。贈給學位是大學的特權；教授的事宜多半在學院的手裏，但是牛津的六十個教授都屬於大學，諸學院中一個教授都沒有。對於教授所需求的事就是每年給幾次演講。他們的職務很輕小，所以在提議規定教授的養老金的時候，有人說道：「教授的職位就是養老金。」

諸學院的經濟各自獨立，也不依靠大學；實際上大學很窮，常靠諸學院幫助。這些學院的基本

金大部分是在很早的時代成立的，在那時代捐到這些學院的贈賜大都是土地。有幾處從前本是耕種的田地，現在已經變成城市中建有價值昂貴的商店的地皮。例如基督教會學院現在是倫敦的一個大地主。

牛津的慣例，只要有一羣的人能設立一處寄宿舍，聘請幾位教員，他們差不多就可創立一個學院。例如納斯欽學院 (Ruskin College) 本是爲給工人一個機會在牛津求學而設的，牠雖在牛津，但不屬於牛津大學，因爲牠並沒有歸併到大學裏去。另外還有幾百個女學生在牛津求學，她們可以聽演講受學位，但是她們所住的地方不稱爲學院，而稱爲寄宿舍 (Halls)，並且也沒有歸併到大學裏去。

關於招收學生的辦法，諸學院各有特規，牠們只收進牠們所願收的學生。要進基督教會學院，巴力爾學院，或其他著名的學院的人，在沒有到牛津幾個月前，他的姓名就要受考核，並且他個人的和家庭的勢力都要用來助他成功。近幾年來，到牛津來的學生大爲增加；因爲大學並沒有擴充的意思，所以最孚衆望的諸學院格外能認真選擇所收的學生。例如去年，有五十個羅德斯公費生

同時請求進一學院，但是這學院裏只有兩個缺額。

從很早的時候起，牛津大學就吸收名家旺族的兒子和君主的兒子來求學；從這大學出來的畢業生在文學、科學和政治界上都佔有重要的位置。現在在牛津所看見的諸青年，衣冠不整，態度鹵莽，正像美國的大學生一樣，但是他們都是大不列顛未來的內閣總理和各部總長。這大學裏有一政治學會能舉出九個舊會員現在在英國政府裏都佔有總長的位置。牛津的辯論會 (The Union) 是一個政治家的產地。

許多牛津的畢業生做律師，有些在教會裏做事，還有些做醫生和教員。大多數的人是在政界服務，或在本國，或在印度和英屬殖民地。我很懷疑普通的美國人能知道這些學院是大規模的組織，並且能給很好的機會讓受過良教育的人去造成榮譽的事績。現在的許多牛津畢業生並不直接參與政治——就是想選進下議院裏去當議員——與從前的情形不同，這是由於經濟的關係，因為就全體國民看起來，英國人確比從前貧窮些，大多數的青年不得不去做報酬較豐的事業。

伊吞學院 (Eton College)，英國最著名的男學校，比牛津大學的有趣相差不遠。有一天我經

過溫座爾堡 (Windsor Castle) 到這學院裏去參觀。伊吞城 (Faton) 隔着泰晤士河與溫座爾堡相對，在伊吞學院裏可以看見這堡壘。伊吞學院成立差不多已有五百年。牠的古屋的牆壁上刻着許多已經死了幾百年的人名，並且有許多的碑誌寫着英格蘭各次戰爭所死的伊吞學生。

學生並不住在學院裏，他們是住在教師的家裏，受很嚴厲的訓練。我去參觀的那一下午恰巧是半天的假期，但是那些沒有請假的人都要聚集在方場上行清晨，二點一刻，和六點鐘三次的點名。伊吞的學生必須戴緞子帽。達到規定的身材高度的學生又須戴硬領穿燕尾服；那些身材較短的學生穿着短褂，戴着伊吞式的闊翻領，當我在方場中看點名的時候，天氣雖熱，我看見許多學生還穿了外套。我聽說在外套裏面他們都是穿的打棍球或網球的衣服，但是只要他們戴了高帽子，大家承認他們的外套就可把其他的規定服式都掩飾掉了。

伊吞是一個普通所稱的「公立學校」 (Public Schools)，但是實際上這些公立學校完全是不公共的，牠們比較任何美國的私立學校都要偏狹且有貴族氣味。牠們是牛津和劍橋兩大學的學生來源地。英國的男童在這些學校裏所受的古代文學訓練使得他們比較在牛津大學的美

國學生學問似乎還要好。英國公立學校裏的習慣訓練和生活狀況都是斯巴達式，讀過吉卜寧 (Kipling)——現代的英國文學家——所著的「斯導開公司」(Stalky & Co.)的人都可知道這種情形。這些習慣訓練和生活狀況對於英國人的品格和大英帝國的發展影響之大殊難形容過實。

在倫敦，當我在河濱路王家學院 (King's College) 的大會堂午餐的時候，我又得到了英國教育別一方面的觀察。王家學院是倫敦大學的一部分，這大學就位置講起來，是散佈在倫敦。牠的學生人數和牛津大學差不多，但是全沒有牛津那樣的古老的聲望或魔力。牠的學生並不是從伊吞學院和溫徹斯特學院那些地方來的，他們是從與美國公立學校相仿的學校裏來的，這些學校都是免費的學校並且是由政府的公款資助的。免費的公衆教育制度在英格蘭還是較爲新近的設施，並且也沒有發達到像美國那樣的地步。

第九章 在一大田莊上

我今天的光陰是消磨在一貴族的大田莊上。我不願說出他的姓名，但是他襲有英國最古的一個爵位，並且又管領三處田莊共值美金五百多萬元。我所參觀的那處田莊是在烏司特州（Worcestershire）——在英格蘭中地的中心——共有六千英畝的田地。這處田莊可以代表其他一切的田莊，並且當我在這田莊上漫遊的時候，我又得到英國農業上一種最精確的觀察。

美國很能自給，所以美國人都不知道英國不能供給牠自己所需的食料。工業化的英格蘭出產的食料只穀物的人民一星期的供養；其餘的食料必須從別國運進來。全聯合王國所出產的小麥只佔全國人民所需的五分之一；其餘的小麥都是從美國、加拿大、或阿根廷買來的。英國人早餐時所吃的「英國大腿」是從丹麥來的，「英國的燻牛肉」是從阿根廷運來的，供給羊肉的羊子恐怕還是在澳大利亞養的。

現在讓我來敘述我今天所參觀的那處田莊。自從亨利第八的時代起，這田莊就為現在田主人的家族所有。他有一個祖先在靠近倫敦的別一田莊上款待英王亨利，英王很為喜悅，他就把那處田莊據為己有，另行給了些烏司德州的田地與他的主人做交換品，這些田地是英王新近從教

會裏沒收得來的產業。現在這田莊的大部分是分成許多塊數的租田，每塊租田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五十英畝的田地。其餘的土地專做園圃，田主的別墅，家庭農場——共有一百六十英畝的田地——和這田莊的傭工所住居的村莊。

我先乘車在園圃裏遊覽。這園裏有許多大橡樹和毛櫸樹，在這些樹下，羊子正在那裏吃草。另外又有許多網球場，棍球場，和花園；從前並且有鹿養在這園圃裏。田主人的別墅是一座紅砂石和磚頭砌的大屋，有五層樓高，足可做醫院或學校的用處。在一邊廂裏——這邊廂差不多有一座小屋的那樣大——有傭人的住屋，在這別墅啓用的時候，所需的傭人很多。這座別墅共有一百多個房間，在四十年前開始建造，十年之後纔行完成，當那時代竟也化費了美金一百多萬元。從那時代起，英格蘭的情形大為更變，現在的這田主雖然很富，他把這座別墅總是關閉起來，就是住在裏面的時候，他只用了一部分的房屋。這座房屋很不容易賣掉，因為牠太大，並且消費也太重；加上種種捐稅的負擔，牠就變成一種負累很重的財產了。現在在英格蘭，有好幾十處像這樣壯麗的鄉間別墅，但是這種財產使得牠們的主人日漸窮困，並且幾無售賣的市場。

家庭農場上養了許多的牛，豬，雞。這些牛每日早晨取一次牛奶送到田主人在倫敦的府第裏去做當日下午茶點所需的牛奶皮。水果和蔬菜，在當今的時候，也要天天送到城裏的府第去。別墅裏的花園是田莊中最有趣的一種事物，並且與美國的花園迥不相同。牠是數英畝大的一塊地皮，四圍有磚牆，牆上有常春藤蓋着。這磚牆有十呎高，假如是在現在建造，就要消盡一份小家產了。

在這高牆裏面，櫻桃樹和梨樹牽攀到磚牆上。櫻桃樹枝並不是向樹幹的四面長出，僅僅平臥在牆上好像扇子的筋骨一樣。所以每個樹葉和每梗樹枝不但在這天氣陰蔽的國內可以吸收大量的日光並且還可享受磚牆反射出來的熱氣。我在果園裏所看見的蘋果樹也受了牽攀，所以最矮的樹枝從樹幹長出離開地面僅有幾吋高。因為這種緣故，在這些樹下的泥土僅可用手鋤去耕耘，不能用較爲經濟的馬拖的耕耘器械來代替。這些栽植果樹的方法在英格蘭流行已有好幾百年，並且在現今大田產上所需人工的消費極微的時代竟仍能存在。

在許多的溫室裏，有不常令的果實和蔬菜產出專備田主和他的賓客吃用。我看見一棵無花果樹，牠的樹枝都被牽攀在一座網形架的下面，把溫室屋頂的裏面遮滿。樹枝上的葉子成爲玻璃

屋頂裏面的天蓬。在鄰近的溫室裏，有一棵桃樹，牠的樹枝也同樣的折攀在屋頂的裏面。樹上掛着綠色的果實，這些果實比戶外的桃子要早好幾個星期成熟。還有一個種植葡萄樹的溫室，樹枝也同樣的被牽攀在玻璃屋頂的下面。這溫室的地上有幾百個綠色小葡萄，這些小葡萄是從葡萄樹上一個一個的摘取下來的，如此就可使得留在樹上的葡萄長得格外好。樹梗常用小刀刮削；全樹要天天用水噴洒。僅僅用水灌溉樹根還嫌不足，樹葉也需天天飲水澀浴。

依照英格蘭的普通習慣，這田莊上的田地都是由佃戶耕種，並不是由田主管理。一個佃戶可以終身租種同樣的一塊田地。租約都是在聖母日 (Lady Day)——三月二十五日——或聖邁克爾節日 (St. Michaelmas Day)——九月二十九日——繕訂。這些租約僅有一年的期限，但是實際上多半是到期續約。除非佃戶繳租太遲，或不勤於操作，田主總不想辭退他們。即使要辭退他們，田主必須在一年前預先通知。佃戶要離去的時候，也須在一年前預告田主。當一塊田地的佃戶要更換的時候，這個消息就傳到鄰近的市鎮上去，不久這田主或他的代理人就要被要求承租的人所包圍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一塊場田。我們的引導人就是住在這田莊上的田產經理人。他的屬下有一個捕吏和許多的帳房及辦事員，另外還有家庭農場上所需的農夫。我們將去晤會一個農夫，他耕種一塊二百八十九英畝的田已有了好幾年。我們很僥倖的遇見他在家裏。他住在一座很安逸的磚屋裏，離開大路很遠。在屋的後面有磚砌的馬房和穀倉。正在門外，有一口井和吸水機；在屋的前面有蘋果樹，梨樹，和櫻桃樹，花正大開。他告訴我們在收成好的時候售賣蘋果很有利益；否則，他就把蘋果送到工廠裏去製造蘋果汁。

這農夫繳給田主的租金每年有美金一千五百六十五元——每英畝差不多要繳六元。這種租價是這田莊上和鄰近的田地的普通租價。他另外還要繳納地方捐稅例如教育稅，路政稅等，但是爲數很小。田主須繳什一稅，——又稱教會稅——這塊田地應繳的什一稅每年要美金七十元。這種什一稅是英國教會脫離羅馬羈絆後的遺制。當英王亨利第八設立英格蘭教會(The Church of England)的時候，他把供養教士的負擔放在已墾植的田地上。每年從些田地所收的稅稱爲什一稅，現在仍舊向大部分的農田徵收這種稅。在從前的時代，牧師自己走到農夫的田裏去，把收

獲的乾草或小麥取了一定的成數裝在貨車或小車裏運回去，但是現在的什一稅是依照現金標準繳納，這種標準是由教會會議參考幾年來平均的麥價而規定的。但是並不是每塊田地都有一稅的負擔；例如那些在當初定什一稅時是森林地的田地現在就可免稅。又用金錢去買得教會的許可，田地也可免繳什一稅。

佃戶與田主間的條件都在一長租約中詳細規定，這租約包括種種的事件。例如田主須負擔屋外的種種修理——牆壁，屋頂，陰溝等——並且要供給木料讓佃夫修理田上的大門。佃夫須繳納租金，每半年一付，並且還要簽認許多指定的義務，這些義務無非要佃戶勤於農事勿讓田地荒蕪。佃夫又要承認田主無論何時都有到田裏去的權柄，尤其是在打獵的時季。

因為要耕種這二百八十九英畝的田地，這個佃戶不得不終年的雇用六七個田工幫忙。他可以留幾個田工住在石砌或磚砌的小屋裏，因為有好幾座這樣的小屋在這塊田地上。他現在對於雇工一事頗感不快，因為在英格蘭全境，田工最低的工資都是由各區工資委員會規定。在這委員會裏有田主的代表，佃戶的代表，和田工的代表，這些田工大多數是田工工會的會員。在這區域裏，年

齡在二十一歲以上的工人最低工資每星期須美金七元五角；星期日工作，或超過每星期五十三點鐘的工作每點鐘要美金一角八分。男童的工資依年齡遞減；女工在每天八小時內的工作每點鐘最低的工資要美金九分，逾時工作每點鐘要美金一角二分。

我會向幾個田主詢問他們對於這種田工最低工資率作何感想，我很驚訝的聽他們說道，這是一樁很好的事體。我從他們所聽得的唯一批評就是規定的工作時間——男人每星期五十三小時，女人每天八小時——太短。他們贊成最低工資率是因爲許多農夫，尤其是租種小塊田地的農夫，常利用所雇的田工，付給他們的工資還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

我們所參觀的那塊田地的佃戶，除了雇用六七個田工之外，又養了六隻到八隻的馬。他有一百隻羊子，並且吸取三十五隻牛的奶。他告訴我們牛奶是他的現款收入的主要來源。他每天出產的牛奶由鄰近城市裏的零賣商從他手裏販去，這城市的邊界差不多一直達到他的田地上。他又養了許多小牛；他把小母牛放到取奶的牛羣裏去，把小公牛養大做牛肉賣。當這些小公牛長大可以屠宰的時候，他把牠們帶到離開五英里遠的城市裏去賣。市集日每月有兩次；在那一天，農夫商

人，和屠夫都來做買賣。牛價是隨外來的牛肉價而漲落。因為在英格蘭並沒有像美國打包商所做的那種大屠宰業和肉類運銷的事業，所以城裏的屠夫所買進的牛、羊和豬，只穀他在下次市集日前供應主顧所必需的數量。

這農夫引領我們經過了幾塊田場。這裏是一塊十二英畝的馬豆場。馬豆梗已有了三呎高，在八月間收割的時候，高度要加一倍。豆根和豆梗都要耕入土內，豆子用來做飼料。他又領我們到一塊十二英畝的春麥場。有三個工人帶了手鋤在那裏割除荊棘和野草。田產經理人說道，用手鋤割麥在英格蘭是很普通；這農夫說道，他相信用手鋤割麥每英畝可多收穫幾斛麥。因為天氣潮濕，今年從這塊田裏收來的麥他相信每英畝不能超過二十五斛；每英畝如能收得四十五斛的麥，他就以為是豐年了。我知道近來有一年，英格蘭小麥的平均出產數每英畝有三十一斛半，比較美國的平均出產數要多兩倍還不止。這農夫又說道，假如從他的雀麥田裏不能收到七十五斛的雀麥，他就要驚訝了；現在的雀麥已高出地面不少，看起來情形很好。

種植的田地，面上很平光，夾砂石的黑土既經耕耙，分裂得很細，下種之後，就把土滾平。牧場上

的青草很茂盛。這田莊上的田地起伏不平，有些田地的地身很低，所以很潮濕。這農夫說道，因爲這個緣故，除去在中夏田土乾燥固結的時候，他不能用美國的耕耘機。歐戰的時候，英政府供給了幾千隻耕耘機；但是有人告訴我許多的農夫現在已不用這種器械，半因英國人有天生的守舊性，半因這種器械只宜在大片的乾燥田地上使用。英國的農夫很不容易受勸而改變他的方法，他現在耕種田地正和他的祖先用的方法一樣。有幾個較爲有進取心的田主對於這種守舊性已不能忍耐。他們想把英國的農業依照在丹麥試行很有成效的制度去發展，因爲丹麥有許多農業合作會社買賣一切的農產物，並且售賣農夫所必需的各種物品。但是關於買賣的這種合作運動對於英國的農夫還沒有十分的發達。

在我們離去這田場之後，我向這經理人問道：這處田莊是否有利可圖？他回答道：假如別墅和家庭農場的開支除外，這處產業確有相當的盈利。例如去年各種開支共有美金五萬元，收入總數倒有美金六萬元。這處田莊在英格蘭可算是一種新事業，因爲牠已變成一種合股公司。這公司半數的股票是爲田莊主人所有；其餘的一半是爲他的長子所有。這種辦法的好處就是在田莊主人

死亡的時候，這處田莊只有父親所有的一半財產須繳遺產稅，因為只有他的股票要過戶。

自從一千九百十八年起，重稅的負擔和農業的衰落已促成英格蘭大地產的分裂。許多的大家庭發覺從大地產收入的進款已不敷這地產的開支，所以他們就把幾百年來的整塊的大地產分售出去。自從我到英格蘭以來，已有幾處大地產出賣，有一處包括有七萬五千居民的一個城市，在這城裏的地皮都是為一個地主所有。

但是普通常見的並不是整塊的大地產出賣，所賣的都是組成這大地產的許多塊田場，賣價愈大愈好。例如在歐戰完結之後，有二千英畝的田地從我今天所參觀的那處田莊上分售出去。這些田地包括許多的改良農田，這些改良的農田是一塊一塊的賣出去的。佃戶自然有買田的優先權，假如他不願買，這塊田纔可在市場上公賣。

近幾年來，有小屋和附屬屋的田地每英畝可以賣得美金一百二十五元。英國的田地受了別國農田競爭的影響，所以那些田地要是專作農業的用途，價值永不能加高。因為同樣的緣故，好多的英國的田地現已不加耕植，改作草地。這件事情，除農夫外，人人嘆息；農夫的回辯就是耕植這種

田地，因為受了國外地廉工賤的影響，全無利可圖。近幾年來，大地產分裂的結果就是小田產的數目漸增。但是有人告訴我一般的農夫實際上仍喜歡租田制，因為可以免去田主的種種負擔，那些已經購買歷年所租種的農田的佃戶現在反希望他們沒有買這些田地。

很少的美國人知道造成大不列顛這種種現象的捐稅是何等的苛重。英國人向來是世界上最納稅最重的人民，自從一千九百十四年起，國稅已增加四倍，地方稅增加二倍多。有人計算全國的收入有三分之一盡繳作捐稅；換一句話說，一般的英國人在一年之中替自己僅做八個月的工作，其餘的四個月都是替政府工作的。歐戰完結之後，英國人有了五元的可徵稅的收入就要繳一元五角做所得稅；這種所得稅率後來驟然的減到一角二分（千分之二十四）。

遺產稅更形苛重，從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十。這種遺產稅就是造成大地產分裂的主因。例如我所參觀的那處田莊共值美金五百萬元，假如沒有改作合股公司，在田莊主人死亡的時候，就要繳納百分之三十的遺產稅，共需美金十五萬元。這樣大的稅款是這塊田產的收入所不敷支付的，所以田主人必須借債或賣田纔能繳足遺產稅。假如一塊田產，因為有接連死亡的緣故，在幾年之

中過了兩三次的戶名，全塊田產的價值就要被遺產稅吸蝕乾淨了。從別一方面看起來，假如一個田主想每年節省若干的錢聚成一筆遺產稅的準備金，這種按年的積蓄和所得稅合計起來差不多就要佔了四分之三的淨得總收入。

英國人現在所負擔的國債，依照人口的比例計算起來，比美國的國債要大四倍，但是英國的平均收入還不到美國平均收入的一半。每年英政府應付英國所欠美國債款的利息差不多和英國從前所用的海軍費一樣大。

英政府又要支出很多的錢做失業工人的維持費。近幾年間，受這種維持費的人數每星期竟有一百四十萬之多。這種維持費都在基本金內支付，這基本金由雇主和雇用的人各捐百分之三十五，各雇用人的捐款每星期交付一次，不足的款項由國庫補助。這種辦法的結果就是有很多的人民全靠多數人民的收入來維持生活。

第十章 英格蘭的工業窠巢

今天我在曼徹斯特 (Manchester)，牠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工業的中心，又是大不列顛國外貿易的一個主要根據地。我在這裏看見棉花紡成紗，比美國的棉紗還要細，又看見交易所在開市日做生意，並且還看見航船的運河和許多的船塢，因為有了運河和船塢，曼徹斯特雖然是一個內地的城市，還能成爲全聯合王國的第三大海港，位居倫敦和利物浦之下。有了曼徹斯特和其他的英格蘭的工業地域，三千萬的人民纔能在這出產的食料僅够七百萬人吃用的土地上生活。

曼徹斯特差不多和美國的波士敦一樣大，這城裏的商業區域使我聯想到美國灣州 (Bay State) 州城裏專做紡織工業和製皮工業那一部分的地方。曼徹斯特雖有幾座華麗的公共建築物，並且又是一個大學的所在地，但是牠還是一個商業城市，外面看起來確也是如此。牠有許多新式大商店，這些大商店不僅招徠曼徹斯特的居民並且又有很多鄰近地域的人民來光顧。在半徑二十五英里的地域內居民將近有四百五十萬。在半徑五十英里的地域內居民共有一千多萬。曼徹斯特位置在郎卡州 (Lancashire) 的南部，郎卡州的人口差不多和蘇格蘭一樣多，比愛爾蘭或澳大利亞還要多。

卽卡州的西南部是世界上，一個人烟最稠密的地方，並且像美國的羅得島 (Rhode Island) 一樣，專作製造業的窠巢。人們無論站在這區域內的那一部分，看見的烟肉數總以百計。當我在這區域內游覽的時候，我幾乎不知道我已離開了一個工業的城市到了另外一個城市。空氣中充滿了煤烟；河流都被顏料和工廠中其他的廢物所染污。曼徹斯特的西面是利物浦；東面是設斐爾德 (Sheffield)；英格蘭鋼鐵工業的中心，與利物浦離開曼徹斯特的距離相等。北面是布刺德佛德 (Bradford) 和黎芝 (Leeds)，這兩個地方是毛織工業的大中心；東南是諾定昂 (Nottingham)，以製造全英格蘭工人住屋窗上所掛的花邊窗簾而著名。

這些城市都是大城市；諾定昂雖是牠們中間最小的一個城市，也有二十五萬的人口。在曼徹斯特區域內有許多其他的工業鎮市，假如單獨的講起來倒也很著名，但是包括在這大製造業的區域裏就沒沒無聞了。在這些鎮市之中有幾個很著名，因為牠們與紡織工業的興起很有關係。布拉克本 (Blackburn) 是哈格理佛士 (Hargreaves) 創造第一個多軸紡紗機的地方；波爾敦 (Bolton) 是克藍普吞 (Crompton) 發明第一個細紗機的地方；洛芝得爾 (Rochdale) 是一個最

早的有蒸汽力的紗廠所在地，約有一世紀前，第一個英國的大合作交易社就是在這裏由許多的紗廠工人組織成功的。合作批發交易社現在每年可以做美金三萬萬餘元的生意，諸合作零售交易社的營業還要比這數目大。

假如我告訴你全世界的紡紗廠所有的一萬五千八百萬紡軸之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英格蘭，你就可以知道英國紡織工業的宏大。但是英國所製造的紗只有五分之一用在本國，其餘的五分之四大部分運銷到非洲和東方，但是實際上世界文明各國，連美國在內，也都銷行英國紗。

英國的紡織工業是從尼德蘭 (The Netherlands) (荷蘭) 宗教戰爭時開始。因為要避免屠殺，尼德蘭各地的織布匠在十七世紀的時候都逃到英國來，並且豎起他們的織布機來做工作。他們不久發覺卡州的氣候對於紡紗織布最適宜；既潮濕又多霧。這種氣候對於紡織工業的利益就是羊毛、棉花和蘇的纖維不像在乾燥天氣之中那樣容易飛散脆斷。

尼德蘭供給技藝精巧的工人；英格蘭供給現代工業所依據的機器和轉動機器的蒸汽機。一直到现在，製造紡織機器——不僅供給英國的紡織廠並且供給全世界的紡織廠——還是英國

既大而重要的工業。這種工業大都聚集在曼徹斯特。當一千七百九十三年，美國發明軋花機的時
候，郎卡州的棉布製造業已經很發達。

英國的紡織工業每年要銷四百萬包棉花，這些棉花大都是從美國和埃及來的，美國花佔總
數百分之七十五。埃及的棉花用來做細貨，英國紡織廠所製的細棉布優美冠全球。

當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郎卡州的紡紗匠和織布匠，因為棉花不能從美國南部諸州運來，幾
乎要餓死。五十多年後，英國的紡織工業因為倚靠美國棉花的緣故又受了窘迫。美國所產的棉花
近幾年間比從前的平均產額差不多要少去二百萬包。而且美國的紡織廠現在從這日漸減少的
棉花收成中所需用的成數日漸增加以應美國市場的需要。二十五年前，美國消用牠自己出產的
棉花還不到百分之四十，其餘的都賣到外國去。去年美國紡織廠所用的棉花已超過全國的出產
百分之六十。那些對於美國棉花的情形比較一般美國人還要熟悉的英國製造家相信美國將來
總有一天要把牠的農夫所種植的棉花盡留備本國消用。所以這些製造家現正向世界各處尋覓
其他的好棉花來源地，總想逐漸不再倚靠美國出口的產量減少價值高昂的原料。

自從我到曼徹斯特以來，我會和好幾個英國人談話，他們正在設法使英國的紡織廠將來不致受美棉缺乏的影響。我又參觀了英國植棉會（The British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的會所，並且和這會的總經理談話，他是世界上一個熟悉棉花出產的專家。設立這會的目的在增加美國以外各地，尤其是大英帝國的屬地——美棉的產額。這會的特點就是諸紡織廠的廠主和雇員都來認助牠的股本共有美金二百多萬元之鉅。自從歐戰以來，這會又加了一種刺激使牠格外努力，因為英國人現在向美國人多購一包棉花就要多加一些英國人已欠美國的巨債。

這植棉會很受大英政府及大英帝國所轄諸殖民地和管轄地政府熱切的幫助。牠的主要工作地域是在印度和非洲，但是在澳大利亞，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和西印度羣島也有所活動。牠的種種計劃對於增加帝國的棉花產額確已極有成效。去年在這些地方，除去印度所產的棉花共有二十六萬包——每包四百磅——專供英國的紡織廠消用。這植棉會有時須自己到遠僻地方去種植棉花，但是大都僅僅鼓勵當地土人或資本家去做實地植棉的工作。牠製造軋花機使所產的棉花確有出路，貸款給種植人用，並且設法使美國和埃及以外的地方所來的棉花在利

物浦和曼徹斯特易於銷售。去年這植棉會自己經售的棉花有六萬包之多。牠有時又須供給機器與種棉人，補助植棉公司的經費，並且捐助基金去在適宜的地域試種棉花。

這植棉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督促大英帝國各地的政府去鼓勵在所屬地域內種植棉花。在印度及非洲諸殖民地和保護國，已有大灌溉計劃，新鐵路的築造，和別種的改進事業由政府出資興辦，並且又有便宜植棉的特定法律頒佈實行，這都是由於植棉會的請求。

英國植棉會的工作僅是英國人所感覺未來危險的一個例子。英國的各重要人物常把英格蘭依靠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供給食料和原料這件事放在心中，所以英國從前建造，現仍保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艦隊。這些商船替別國裝運貨物的收入正可幫助減低運進英格蘭所需貨物的運費和運出英國銷售世界各地貨品的運費。大英帝國所以散佈全球的一個理由是因為英國人要使他們自己確能有永久可恃的而且價值最廉的必需品的供給。從英屬馬來羣島來的橡皮，美索不達米亞來的火油，印度和錫蘭來的茶葉，和埃及來的長纖維棉花不過是幾個例子。商業的利益與政府同心協力向這種目的做去，並且現在又有一種計劃想把這種商業的和政治的政策普及

到民間去。現在有一種極有組織的運動提倡「吃帝國的」及「買帝國的。」這些標語無非要使帝國的出產品在大不列顛有儘先購買的特權。一般人民現正受勸告，假如他們購買帝國諸屬地所出產的食料和別種物品，他們用去的金錢仍然保留在帝國之內，不致增加英國的外債；並且又可增進諸屬地的隆盛，使僑民在屬地發展的機會加多；如此就可促進英格蘭的居民向外移徙，以減輕國內重稅和失業的負擔。

這植棉會的會址是在皇家交易所建築內，這座建築物很廣大，是全曼徹斯特棉紗業的大本營。牠不僅設有皇家交易所並且還有買賣棉花，棉織物，和紡織廠所需器具諸商人的公事房，及轉運保險和經營各種與棉紗業相關事業諸商人的辦公室。就事實講起來，雖然人人都說曼徹斯特的紡織廠，但是實際上棉紗的製造大部分是在四圍的小鎮市中進行的。雖然如此，差不多所有諸紡織廠的出品都是在曼徹斯特出賣，牠是全棉紗業買，賣，轉運，和金融的中心。有好幾百外國商人從世界各處聚集於此設有永久的住宅。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稱爲開市日——棉紗業中各重要人物都到曼徹斯特來，並且在交易所裏都要消磨些時間。

在一開市日的午後，我由一所員陪伴參觀這皇家交易所。從來賓廂俯視，我看見交易室，差不多佔有二英畝的地皮。室內石鋪的地上盡爲人衆遮黑，引導人告訴我這些人衆的數目在四五千之間。但是人雖衆多，差不多全無喧鬧的聲音，並且也沒有如我所預期的那種熙攘的情形。這些人衆有些戴着高頂帽，穿着燕尾服，但是大家僅僅站在那裏轉動，他們談話的聲音是一種低吟的聲音。他們好像是一羣人衆聚會謁大人物的模樣，在等待的時候只能靜悄的低語。當我注視這羣人衆的時候，包括人員，機器，商船，工廠，和幾百萬元的生意正在那裏進行。各種交易只要點一點頭或交談幾句話就可成功。

到這交易所裏來的人個個知道在交易室裏那一部分可以找見他所要做交易的人。有許多的人在每次開市日站在同樣的柱子旁邊已經有了三四十年。人們只要在這大羣人衆中四處奔走就可以看出當天某項交易的趨向，並且就可依照這種趨向去定宗旨。因爲要使顧客明瞭交易的實況起見，在交易室的牆上掛了許多大佈告牌，好像棒球計數牌一樣。在這些牌上把棉花在利物浦和紐約的市價在交易做成後幾秒鐘內就露佈出來。

在這交易所建築的頂樓上有一測驗局(The Testing House)是由曼徹斯特商會爲紡織業而設立的。這測驗局已經成爲全國的一個重要機關，替製造家，出口貨商，和政府去測驗原料和貨品的質地。今天我在這局裏看見各房間裏滿陳測驗棉紗，織物，和顏料的器械。這測驗局是依照商業的方法辦理，無論何人都可請牠代勞。去年這局共測驗了一萬二千種棉紗和織布的樣品。局裏的陳列室有幾百種棉貨的樣品，製造家在這裏可以驗看世界各地所用的棉布。英國人極願製造貨品能適應黃河邊的中國人，烏干達(Uganda)的黑人，或印度的印度教徒的嗜好，所以他們能成爲世界上最大的棉織物出口貨商。

曼徹斯特商會是提倡英國紡織事業的一個重要份子。牠在十八世紀成立，是世界上一個最老的商會，並且已經成爲一個很有勢力的機關，替牠的會員做了許多重要的事務。牠分部辦事處，理商標，織物圖樣，商事判斷，紡織教育，和關於世界各地紡織業狀況的專門事業。牠每月發行雜誌裏的內容可以和最好的專門商業雜誌相頡頏。

還有一個發展曼徹斯特的重要份子就是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連接曼徹斯特到海邊的運

河大功告成。這條運河有三十五英里半長，二十六呎深，使一萬二千噸的海洋輪船能把曼徹斯特紡織廠所需的棉花和這大製造區域所用的別種原料直接運到曼徹斯特來。在這運河終止點的大船塢設備完善。可以上卸各種的貨品。有人計算這條運河的造成——極爲利物浦和諸鐵路公司所反對——每年替曼徹斯特區域省去美金五百萬元的輸運費。

在未到曼徹斯特之前，我曾遊覽北明翰（Birmingham），在曼徹斯特的南面不到七十英里，也是英格蘭的一個大工業中心地。牠約有一百萬的居民，大半依靠金屬製造業謀生，因爲北明翰本以製造金屬而著名。這個城市是英國銅業的大本營，並且又製造各種鐵器，機器，汽車，和寶玉。大多數北明翰的工匠都爲新式的大工廠所雇用，但是還有許多古式的店舖存留，這些店舖是由一工匠主和他的精練的助手所開設的。

北明翰素以市政事業著名，最近所做的市政事業就是建造房屋。牠已建成六千多幢房屋，現正租給工人居住。牠還想更建一萬三千幢房屋，並且已收到一萬九千起認租這些房屋的請求書。北明翰有幾個實業公司現已實施爲工人建屋的計劃。有一個大「渣可律」糖果公司已在北明

翰附郭的地方建了一個小城市。在這城市裏，這公司有規模很好而且附有小花園的房屋租給牠所雇用的八千人員中願租的人居住。這些住屋與北明翰城內大多數居民所住的幽暗的排屋真有天壤之別。這小城市叫做布納維爾 (Bourneville)，牠有遊憩場和公共建築物，並且是我在英國所看見的一個最可愛的住居地。還有一個與這城市相仿的名城叫做日暉港 (Port Sunlight)，我在利物浦附近曾經看過這城市。牠是世界上最大的肥皂製造家，已故的利味哈姆伯爵 (Lord Leverhulme) 所建造的。

我在北明翰又參觀英格蘭的一個最大的汽車製造廠。這個新式的工廠佔有六十三英畝的面積，每星期出產五百輛的汽車。這個出產數在英格蘭總算很大，但是比較美國的幾個大汽車公司每天所製造的汽車數還要少。英格蘭所製造的汽車大都比美國製造的小。一個理由是因為英國工廠所給的工資雖低廉，但是出產數因此減少，所以成本也就加高。但是主要的理由是因為大英政府徵收的汽車稅太重，每年每馬力須收美金五元的捐稅，所以英國所製造的汽車很輕，只須有小馬力的引擎機就可行動。我所參觀的那汽車廠所製造的小汽車可坐四人，但是牠的重量只

有八百磅，所裝的發動機只有七匹馬力。人們覺得好像是拿了一個汽車模型回家給小孩們玩耍。這種小汽車每行四十英里須一「加倫」的汽油，但是就其他的方面看起來，都比美國造的汽車節省。

我看見許多的女工在這汽車廠裏工作，並且這汽車廠經理人告訴我他還想加雇女工。但是自從歐戰起後，英格蘭的女人比男人多，並且在現今這種遍處失業的時代，兩性間競求工作的爭鬪很激烈，尤其因為女人比男人所要的工價小。男人的金屬業工會現在不准女人入會，並且要求製造家雇用女工不能超過規定的成數。

我覺得工會對於工業上所加的種種限制雖為英國人所常怨恨，但是所有的製造家似乎都以為工會是不可少的組織。英國各種工業的雇主都有自己所組織的團體，普通的輿論很希望工人也有同樣的組織。如此雇主與雇工兩方面的代表就可會議解決關於一種工業全體的問題。例如汽車廠是屬於工程雇主聯合會 (The Engineering and Allied Employers' Federation)，這聯合會可向工會辦理英格蘭各種金屬製造業的交涉。牠在北明翰和其他的中心地設有分會。

在當地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都陳請中央委員會辦理，這委員會每隔兩星期在約克開一次會議。假如這委員會仍不能解決爭點，雇主與工會就要各定所願取的步趨，例如罷工或停閉。

英格蘭所有的各種大工業差不多都有同樣的組織。例如在曼徹斯特，我曾經參觀過諸紡織廠主的代表與工會的代表解決爭執的會議廳。這會議廳好像是一個法庭，設備的精美與美國的議會相仿。英國的雇主相信工會的存在和雇主與雇工集會機關的設立不僅能保持和平並且能令工會與雇主對於與工業全部相關的重要事項協力合作。

第十一章 從倫敦到地極角

倫敦人在每星期末尾常到鄉間去瀏覽，本星期我們也仿照他們的榜樣到得文州和康瓦爾（Cornwall）去游歷，這兩州地方成爲英格蘭西南部的一個半島。我們從帕丁頓車站（Paddington Station）乘康瓦爾海濱特別快車（The Cornish Riviera Express）前往，中途毋須換車。一個搬運夫替我們找了一個空房間，並且把我們行李搬進去。查票員來軋我們的車票的時候，

他還說了一聲「謝謝你」，頃刻之間火車就開行了。

當火車駛出倫敦的時候，路旁的磚屋彼此毗鄰，好像爲鐵路砌了兩壁牆垣。除去各屋頂上的煙肉筒和這些卑陋住宅裏乾淨相的花園，我們很容易想像火車正在經過一個美國的城市。不久我們到了工廠地域，有許多鋼鐵和三和土砌的新式房屋，牆上大部分是窗戶，正所以表示英格蘭工業的發達正在極盛的時期。沿着鐵路兩旁，在許多的地方有分派的菜園以備工廠的工人和鐵路雇工種植蔬菜。

我們所坐的火車是英格蘭一種最好的火車。牠在倫敦與普里穆斯 (Plymouth) 之間行了二百二十五英里的路程全不停止，可算是世界上火車所能駛行的不停止的最遠距離，但是所費的時間只有四點七分，每點鐘常有六十、七十和八十英里的速率。關於安逸和速度，英格蘭的特別快車正與美國的相等，但是火車頭和車輛都比美國的輕小。車輛還帶有舊式驛車的形狀，牠們都是隔成許多的小房間，並不是從兩頭開門，像美國的車輛一樣。這些房間可以容納六人到八人，他們面對面的坐在十字交叉的椅子上。舊式車輛的房間各不相連，都從車廂兩邊的旁門進出，但是

這些車輛漸爲新式的車輛所替代，在新式車廂的一邊有一條狹貫道讓乘客可以到別的房間或別的車輛裏去。每一輛車都有頭等和三等的房間，並且還有幾個頭等和三等房間專備吃煙的男、女客人乘坐。頭等房間與三等房間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頭等室裏只准坐六人，在三等室裏可以坐八個以上的乘客，並且頭等室裏的坐椅椅墊較精，格外舒服。頭等車價平均每英里須美金六分；三等車價比頭等的半價稍許多一點；現在並沒有二等車。大多數的人民都是坐三等車。最好的火車都掛有飯車，每餐都在會食桌上供應，飲料須另外加錢。乘客不能隨意到飯車裏去膳食，必須預訂第一次或第二次會餐的坐位，假如他遲到或是不依次序光臨，他就會失去他的膳食。在下午行車的時候，飯車中有茶點供應。在英國的臥車中，每一乘客有一臥室。

我們的火車雖然非到普里穆斯不停車，但是沿途到站的時候，從車列的後面拆下了好幾輛車，每次一輛或數輛。這種拆車而不停車的制度在英格蘭很普通，客車和貨車都是如此。英國的貨車很小，我們看見了幾乎要發笑。牠們不過是些有輪盤的大箱子，有些貨車似乎只能裝運一輛普通大小的運貨汽車。但是英國人以爲這樣的貨車適合他們國內的情形，因爲在英國拖運貨物的

距離比在美國短得多，但是迅速的輸運是極需要的。這些小貨車上貨很快速，並且在車站從車列上拆下之後，如果需要，可用手推拉到卸貨台上去。英國的鐵路公司用運貨小車和四輪大車收送貨物，這種手續費都包括在運貨費裏計算。

英格蘭從前共有幾十個鐵路公司。歐戰後政府強迫這些公司合併成四個大公司。這種結合既節省經費又增加許多便利的地方，所以大家以為確是一種進步。英國的鐵路令人生管理善良的印象。牠們對於發展乘客的事業比較美國的鐵路還要有進取心；牠們的雇員普通都比美國的慇懃有禮。

我們的火車現在已到了一處可愛的鄉間。地土平坦，我們向着田場遠眺可達數英里之遙，這些田場為山查樹的圍籬所隔開。有些田場之中長了幾棵橡樹，留備吃草的牲畜做蔭蔽的場所。樹下的地上，枯枝穢物掃除淨盡，不像美國牧場上那樣的醜觀。我們間或看見一個人趕着一輛馬拖的滾路車在草場上轉動使牠平伏，正如美國人滾壓庭前的草地一樣。這片土地已經耕植了幾千年，所以就外表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大花園，或是一處管理得很好的大田莊。

許多村莊上的磚牆和紅瓦屋頂與綠色的風景互相映照格外鮮明。村莊裏的房屋大多數與街市鄰近，但是有幾處大屋離街很遠，並且有四五呎高的石牆或磚牆圍着。在這些圍牆裏，我們可以看見許多花草叢林，和正開花的果樹。就是在最小的園裏也沒有一吋的土地不長些花草使得這些英國人的家屋格外美麗可愛。當我們離開倫敦較遠的時候，我們間或看見一兩處石屋，或偶然瞧見一兩處有厚草棚頂的小石舍。現在可以轉向左面看。你可看見那一大堆的灰色石屋並且有許多堡壘和堞樓高聳雲際麼？那就是溫座爾堡，自從征服者威廉建成這堡之後，牠就成為英王的主要宮邸。溫座爾堡位置在泰晤士河畔，我們現在還可間或瞧見這條著名的河。就美國人的眼光看起來，這河是一條狹窄而不動人的河流——靜悄的在草地中流過，兩岸常有垂楊柳掩蔽。我們現在已到了一條小溪旁邊。牠是英格蘭許多運河中一條小運河，這些運河從前都是輸運的要道，但是自從鐵路通行以來，牠們已失去效用。

我們現正經過尉爾特州 (Wiltshire or Wills)，牠是一個內地的農業州縣，以出產牛奶，綿羊，和火腿著名。沿途我們看見牛羊在牧場上吃草。南面有一個高峭的山崗，崗上有索爾茲巴立

(Salisbury) 大平原。那裏又有斯吞痕治 (Stonehenge) 和亞柏立 (Avebury)，這兩個地方以大不列顛史前時代的土著所遺留的石器而著名。我們前進經過索美塞得州 (Somersetshire) 也是一個農業州縣，包含許多英格蘭 最有趣味的城市 and 古老的教堂。

橫過索美塞得州，我們就到了得文州，英國的西部正從這裏起點。牠有時又稱爲「海王州」“The Shire of the Sea Kings”，因爲依利薩白女王 時代的海洋探險家都是從這港口橫渡大西洋去探尋劫掠新世界沿海 的地方。法蘭西斯德類克 (Francis Drake)，約翰和琴茲 (John Hawkins)，馬丁夫洛比瑟 (Martin Frobisher) 和其他的許多探險家的名字都與得文州 有關係。得文州 的人又在紐芬蘭 的大洲上創始捕鱉魚的大實業，並且當西班牙大艦隊 (The Spanish Armada) 沿英國海峽 上駛來征伐英格蘭 的時候，他們又造了許多兵船，出了許多的水兵去幫助打敗西班牙大艦隊。

英格蘭 南部沿海的海港都是爲許多江河的河口所形成的，這些江河穿過崗巒起伏 的高山流到海中去。這些海港之中最重要的是厄克塞忒 (Exeter)，在厄克斯河 (The Exe) 口，和普里穆

斯，在普里姆河 (The Plym) 入海的口上。厄克塞忒是得文州的鄉間別業，在牠的許多教堂裏現在還可讀見好多英格蘭的宗教和政治的歷史。普里姆斯從前是「山查花」的旅客 (The May-Flower Pilgrims) 航海到新世界的發腳點，現在還是英格蘭海洋貿易的重要港口。這裏有皇家海軍的大船塢，和一個海軍學校，許多經過大西洋的郵船都定期在這海港停靠。法蘭西斯德賴克爵士曾經做過普里姆斯的市長。相傳信差奔來報告西班牙的艦隊向英國海峽駛行的消息的時候，德賴克爵士正在和場 (The Hoe) —— 是一塊平坦的校閱場，高出山嶺包圍的海港很遠——上打木球。在一千九百十九年六月——離開「山查花」開船的日子共有二百九十九年——美國海軍的水上飛機 N-1 號，第一個橫渡大西洋的飛機，也是在普里姆斯附近登陸的。我曾在和場四圍散步，場上有一古老的高塔面臨水濱，並且還有許多英國海上英雄的紀念碑。

我們曾經看見厄克塞忒與普里姆斯中間的得文州的海岸，因為我們的火車有一個時間是沿着這海岸行駛的。有幾處地方，紅砂石的山崖從水邊聳起，所以建築鐵路的人必須開鑿隧道穿過這些巖石的土角。在這裏海中的砂泥都是紅色，海水也作同樣的顏色。向陸地的裏面去沒有好

這就是文州著名的荒地，那裏並且有許多的荒涼山嶺，高度從一千二百呎到二千呎。現在這些荒地差不多全是無用的土地，棄給牛、羊和野馬使用。在這些荒地上還有許多古代布立吞人所遺留下來的石器。

我們從普里穆斯渡河到康瓦爾，牠是英格蘭極西的州縣，伸入海中好像一隻勝臂。這裏鄉間的地方比較得文州的南部還要崎嶇不平。山嶺比較起來也高些，牠們所佔的水平面也大些，我們的火車頭向崎嶇的斜坡上行駛的時候，常常噴吐喘氣。有幾處山坡上鑿了許多的坑採取磁土供給斯特拉得福州 (Stratfordshire) 的著名陶器工廠消用；其他的山坡上有許多已廢棄的錫礦的高尖烟囪和廢物堆聳立着。

康瓦爾的錫古代腓尼基人 (The Phoenicians) 就已聞名，他們取道直布羅陀海峽到這裏來採錫。有幾處錫礦存在已有二千多年，現在仍然開採，但是大多數的錫礦，因為馬來羣島和別的地方有許多容易採取錫礦層，所以已不再開採。康瓦爾的採礦工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礦工，他們有很多的人被雇用在美國和非洲的礦裏工作，並且在有開採深礦的國家都有他們的踪跡。康瓦爾

的錫礦都已開採得很深，這就是不能與馬來羣島的浮淺礦層競爭的一個理由。勒德刺斯鎮 (Redruth) 是現在康瓦爾錫礦業的中心地，鎮中有一個交易所專做礦產買賣的生意。附近的坎篷鎮 (Camborne) 有一個新式採鑛學校和一個三千呎深的銅礦。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法爾馬司鎮 (Falmouth)，牠位置在法爾河 (The Fal River) 的河口，是英格蘭極西的海港。在從前帆船航行的時代，橫過大西洋的郵船在這裏起卸郵件共歷一百五十餘年之久。法爾馬司的海港為兩個山所遮蔽，在一個山上有亨利第八所建的堡壘，在其他的一個山上有許多新式城市的旅館和住屋。靠老鎮的水邊旁面有一條街非常狹窄，連汽車也不能在那裏停留，街道兩旁排列了許多舊式的店鋪，這些店鋪都是在灰色石樓的最下一層屋裏。

法爾馬司是「康瓦爾的里維耶拉」(Cornish Riviera) 的中心（里維耶拉本是意大利環繞熱那亞海灣 (The Gulf of Genoa) 從尼斯 (Nice) 到斯拍西亞 (Spezia) 沿海邊一帶地方的總稱呼。）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因為康瓦爾海邊，在冬天的時候，氣候與意大利的尼斯、坎恩

(Carnes) 和蒙的加羅 (Monte Carlo) 差不多，終年的平均溫度在四十與五十度之間。雖然牠所在的緯度與紐芬蘭一樣，但是這一帶的地方能生長近熱帶的蔬菜，並且在法爾馬司的花園裏栽了許多櫻桃，橘樹，和香蕉樹。康瓦爾所以能有平均的氣候全靠墨西哥海灣暖流 (The Gulf Stream)，因為牠受這暖流的影響最大。但是牠仍然有很大的雨量。

我們現在就把法爾馬司做我們游覽康瓦爾州的大本營；我們乘坐汽車去參觀英格蘭這一帶的地方。我們的汽車不能太大，因為大多數的路道狹窄而曲折，山嶺又峻峭，所以最好要用分量的輕的汽車。假如我們願意，我們坐公共汽車也可遊遍這一帶的地方，因為英格蘭全國現已遍設公共汽車，人們如能接連運用已成的公共汽車路線和常有的游歷汽車，就可以從島的這一頭一直旅行到那一頭。有些公共汽車是由鐵路公司駛行的，因為牠們已得了許可，用公共汽車接送鐵道以外各地的乘客。

我們既已攀登法爾馬司後面的高山之後，山崗起伏有如潮湧聳立在我們面前。有幾片田場，因為新受耕耘的緣故，作棕褐色，其餘的田場都是濃綠色。我們現在是在畜牛取奶的鄉間，所以穀

類的種植比較別處少。我們看見許多羣數的紅牛在山上，牠們養在那裏大半預備用來做牛肉，小半預備取牛奶。我們又看見大羣的肥羊站在茂盛的有好幾吋深青草裏。

我們的路道徇直的或平坦的地方還不到四五百碼長；我們總是上山下山，轉灣迴旋。路道普通很狹窄，兩旁有石牆夾着，這些石牆是用破碎的平滑石塊很整潔的接合砌成的，牆頂上有草皮蓋着。有幾處這樣石牆已有幾百歲的年紀；許多田場現在的界址還是像在約翰斯密團長 (Captain John Smith) 統率惹米斯敦 (Jamestown) 的殖民時代一樣。石牆兩旁和頂上都被草木長綠，現在正有許多黃蓮馨花點綴着。從牆後或牆頂長出來的叢樹常集成一團綠林，比人的頭頂還要高出六呎或八呎。田場中間的土石牆建築得正如路旁的石牆一樣的堅固。牆根常有八呎或十呎闊；這些牆垣雖很雅緻，但是牠們所荒廢的地皮合計起來所佔的面積非常之大。

我們現正下山去，汽車的制動機已經關閉。在我們的路道上面的山坡上有一座田舍和牠的附屬房屋。牠們都是石頭砌的，已經有了幾百歲的年紀，但是還可再支持幾百年。在田舍的四圍有一列的榆樹。這些榆樹新被截短，從被截的樹頂上長出來的嫩芽使得牠們看起來好像是些紡綫

式的雞毛帚。

穿過山壁峻峭的山谷，我們看見一座可以代表全體的上等的別墅，牠是一個有爵位的紳士的住宅。牠建築在山坡上位置很適宜，並且朝南對着日光。牠和田舍一樣，是用石頭砌的，但是粗糙的表面已用粉紅色的水泥塗平。牠有兩層樓高，正面有三角式的屋頂，在這屋頂的下面有許多凸出的弓形窗戶。正中有一座五彩玻璃牆的走廊，使正門向兩廂的前面凸出，並且又成爲一座小花室，我們看見室裏的花正大開。在這別墅的前面，峻峭的山坡上佈滿了鮮艷顏色的花圃。在車路的下面有一個網球場。這斜坡有一部分專做菜園和果園，因爲風吹的緣故，園裏的蘋果樹修剪得很短；有些蘋果樹的樹頂高出地面還不到四呎。沿着到正屋的車路的兩旁有十二呎和十五呎高的，八呎或十呎厚的矮樹籬。兩旁樹籬上樹枝連成一座頭頂上的拱門。

一條沿坡下流的小溪到了山脚下忽然成爲一條闊河，在這條河裏有許多小汽船和帆船停着。在這條河上面的山嶺非常峻峭，山上小村莊裏的房屋都是建在山坡上所鑿平的狹地上；除去幾百碼的道路外幾乎全無平地。這些村莊裏石舍的大門很低狹，就是普通身材的人也要彎腰纔

能進去，身材高的人手可攀到樓上屋頂小窗的窗檻石。每座石舍門庭裏有一花園，園裏有矮樹和花草；在前面的牆上有許多開花的紅玫瑰樹和白玫瑰樹及發芽的梅樹攀着。這些石舍是康瓦爾漁夫和取牡蠣人的住屋，他們是卑賤窮苦的人民，但是有幾處花園裏面有小涼亭和蔭蔽地做這些石舍主婦供應茶點和著名的康瓦爾牛奶皮的地方。我們停下來，和一個站在屋前花園裏的婦人閒談。她的口音令我們聯想到美國新英格蘭的人民，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新英格蘭人民的話音就是從英格蘭西南沿海的人民傳來的。

我們沿着這條河行了二百二三十碼的距離就到了這河與一條大河交會地方，這條大河再下去四百四五十碼就與一條寬闊秀麗的黑爾福德河（The Helford River）會合，雖這條河流入英國海峽的海灣不遠。這些依山爲界的小海灣是康瓦爾南部沿海的特點。牠們實際上是些海潮的港灣，在漲潮的時候，海水在這裏與深入內地的小河相交會，但是在落潮的時候，這些港灣就變成泥砂混濁的大河。這裏有石砌的碼頭和捕牡蠣的棚舍，取牡蠣的人劈開了幾個牡蠣給我們嘗試。這些康瓦爾的牡蠣顏色棕褐，與美國牡蠣的口味全然不同。我們所吃的牡蠣就是進貢英王

的牡蠣，上星期從這裏新裝了一船的牡蠣送給英王。這些出產牡蠣的海面沒有幾年前還是威爾斯親王的產業，因為他又是康瓦爾的公爵。他現在仍然管領康瓦爾許多的土地和別種的產業，每年可有美金一百萬元的收入。

我們現在又要上山穿過康瓦爾半島到北面的海濱去。途中我們經過許多村莊，村中的石屋大都已有幾百年老。例如有一個村莊裏最新的房屋是在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所建成的一個學校，當地的人民稱牠爲「新學校」。有些石屋前面的房間都開着小店鋪，店鋪外面只有極小的招牌表示牠們的存在。在我們前面的路上有一個婦人提着一桶水在那裏走；她是剛纔從大街旁邊的公用汲水管裏取水來的。

在赫爾斯頓鎮 (Helston)，我們看見街上行人擁擠。那一天恰巧是「花神節」(Flora Day)，因爲要保留未信耶教以前時代的遺俗，在那一天有幾百幾千的人在街上跳舞。假如我們等候幾分鐘，我們就可以看見這些人。他們現正來了，前面有兩個戴盔帽的警察引導。其次就是村上的軍樂隊，反覆吹奏一個古代俗曲，叫做「佛立跳舞蹈」(Furry Dance)。後面來了一對一對的男孩

和女孩，男人和女人，手挽手的朝前走。他們先走了幾步跳躍步，四人一組行了一個大轉身，然後仍舊一對一對的跳舞向前走。這些跳舞人的隊伍在鎮中延長將近一英里，到了鎮下的山谷中間纔停止，在這山谷裏，「輪轉木馬」和鄉間賽會的其他種種騙錢的遊戲在這一天都舉行起來滾熱鬧。

在我們的前面，現在有一列我們所未見過的極高山嶺。我們不必過山，只要繞過山脚，我們忽然又看見海面。我們現在是在北面的海岸，對着聖愛甫茲海灣（The Bay of St. Ives）遠眺，這海灣一帶的地方從前向爲偷運商的著名藏身所，現在變爲服從法律的漁夫，及大羣的美術家和娛樂人的聚集處。在這海灣許多的土角之間，有幾條寬闊的沙灘；在彎月式的小港裏佈滿了黑殼的漁船。在山坡的脚下沿着水邊有一個老鎮市，魚臭刺鼻難聞。鎮中有許多街道太狹，連汽車也不能通行；有幾座房屋面臨天庭，這些天庭須經過前面房屋的牆上所開鑿的狹道纔可進去。我們看見許多男女很辛苦的在那裏磨擦階石和鋪石。在一塊下臨碼頭和沙灘的岩石層上有一石砌的教堂，還是在哥倫布未發見美洲以前建築的，現已因年老而灰黑。

假如向聖愛甫慈海灣後面的山上攀登一英里，我們又到了下臨大海的高山巔。沿着海邊走，我們不久就到了全無樹木的地土上。除去岩石中間所長的幾簇黃金雀花和一二處墾植的田場之外，一切的景象都是荒涼童顏，但是我們所看見下面大西洋的景色確很壯麗。我們愈向前進，地土愈崎嶇不平，並且各山都作豚背式，有幾英里長，將近一千呎高。我們間或看見一座田舍，與牠的附屬房屋結合起來成爲一處有石牆的藩籬，好像一座小堡壘一樣。有幾座山上的岩石比較新英格蘭的牧場上的岩石還要密集；在這些岩石中間，有史前時代布立吞人所建的粗石碑。我們的路道不時引我們到田場裏去，在這田場裏，就是豬圈也是用多苔的灰色石頭砌的。我們現在又經過一個石砌的古老教堂，獨自孤立，恐怕是久已消滅的一個村莊中的唯一遺留物。我們間又看見一個已廢棄的錫鑛的烟囪，或是瞧見一個大無線電台上的像骨架的高塔。

我們現在將到地極角 (Land's End)，但是地土非常荒蕪，我們好像將到了地球的盡處。我們匆匆經過一個村莊，村裏有一個古老的銅礦仍在開採；後來到了一個鎮市，鎮中有一教堂裝修很華麗，在這荒蕪的環境之中總算是一種傑出的景色。再在面臨海邊，全無樹木，多岩石的山上走

了五六英里的路，我們就下山到一個高出水面一百呎的山脊上。再向海邊去就是一個童顏崩裂的狹岩石角——地極角。我們現在已到了英格蘭極西的土角，在我們與美洲之間除大西洋外別無他物。

第十二章 加的福的煤王

我現正在加的福(Cardiff)，威爾斯的首都，是世界上著名的產煤海港，每年從這海港所運出的煤比較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要多。這城位置在布里斯它爾海灣(The Bristol Channel)的北岸，這海灣是不列顛西部塞汶河(The Severn River)的闊河口，正好把威爾斯的南部與英格蘭的索美塞得和得文二州的地方分隔開來。城中有塔夫河(The Taff River)流過，刺謨尼河(The Rhydney River)的河口也在附近。

將近兩千年前，加的福是羅馬人的屯兵地，現在牠是與北明翰和阿拉巴瑪(Alabama)大小相仿的一個城市，但是牠成爲一個重要的地方還不到七十五年。在一千八百零一年，城中的居民

還不到二千，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代，牠的人口將近有三萬五千。牠現在是煤礦業的大中心，並且又是全威爾斯商工業的首都。

威爾斯南部的煤礦，鐵礦，和其他種種的礦產對於大不列顛的關係非常重大。我在上文已經說過，英國本國只出產牠所需食料的五分之一；其餘的食料都是從國外購進來的，這種買食料的款項一部分是由出口的煤炭供應。全聯合王國所出產的煤炭有四分之一運出國外售賣，威爾斯所出產的煤炭有二分之一賣到國外去。假如沒有出產的煤炭不絕的通過加的福的船塢，裝入在這裏停靠的輪船貨艙中去，英國人就要把袴帶紮緊些，或是另外去尋找供給食料用費的來源。

自從我到加的福以來，我已參觀了許多的煤礦，並且從礦坑口下去沿着煤層直到海邊。威爾斯南部的煤似為造化預定專備運出海外，因為煤礦都藏在伸到海邊的山中，並且每噸煤炭從礦口運到船邊的平均距離只有二十一英里。但是不到一百五十年前，威爾斯人深信他們的煤礦永不會超過供給當地所需燃料的限量，因為在那時代用四輪大車運煤到海邊的費用太大。這種憂愁的預言，在後來從煤田到加的福的運河告成之後，已成明日黃花；在百年前鐵路開創的時代威

爾斯的礦已廣爲開採。

我從加的福搭小火車到煤田裏去，坐在三等車的長木橈上約有一個鐘頭。路程只有二十五英里，但是每隔幾分鐘就要停一次車，並且火車總是向着山上行駛。離開加的福不久，火車穿過一條長隧道，出了隧道就到了刺謨尼山谷。鐵道是建在山坡上，所以我能看見下面的山谷和對面的長弓背山的美麗景色。這些山上有起伏不平的樹籬所隔開的大塊方田場。這些方田場大都長草，種穀麥的很少，我看見許多的牛羊羣在田裏。在諸鎮市的邊界，諸山坡上有許多隔離的方場，這些方場就是許多分隔的花園；歐戰起後，世界各處每呎的地土都要耕植栽種食料，但是這些花園依然成爲英國民衆的永有的特色。

在山谷的對面，也有一條鐵路與我們的軌道相平行。沒有幾年以前，因爲這一帶的地方雖然僅有二十方英里的面積，但是礦穴很多，所以共有四條鐵路輸運。這種境况就發生了種種的紛擾和浪費的競爭，直到幾年前大不列顛的許多鐵路歸併成四大公司的時候，這四條鐵路纔併歸一個鐵路公司管理。

威爾斯產煤區域裏的鎮市是美麗環境中間的慘澹的地方鎮裏都是成排的兩層樓的磚石屋，各屋的外觀彼此相像，屋頂都是石板做成的。但是這許多的住屋並不像美國產礦區域村莊中的木屋那樣的破陋。在一個四圍有類似營房的房屋鎮市裏，我看見一座沒有屋頂的古代堡壘的遺跡，在堡裏的圓塔殘跡上有許多鮮綠色的常春藤攀着。

這些鎮市裏的煤礦廠有些時候是在我下面的山谷中，有些時候是在鐵路軌道上面的山坡上。還有一種特殊的景色就是大堆的煤礦廢物聚集像小山一樣。許多地方的山谷都很狹小，所以這些廢物堆總是集在山坡上；從礦中取出來的廢物是用掛在四五百碼長的鐵鏈上的提桶吊到山坡上去。

當我們的小火車沿着刺謨尼河上駛的時候，山谷漸漸狹窄，等到我到了我的目的地的時候，牠就變成英文大寫字母V字的樣式。村莊和火車站是在一斜坡上，煤礦公司的辦公處是在對面的山坡上，煤礦廠夾在中間。我差不多能從車站的月臺上跳到煤礦廠裏引擎間的屋頂上。所能看見的各種東西都被煤灰染黑，當我下山到煤礦廠去的時候，我看見地上有一層一吋厚的細黑

灰。有些在地下工作的工人正走出來換班；他們的面孔都被煤炭染污。

我山這煤礦經理人和一個領路人引導，走進礦坑裏去——這領路人對於這幾英里長的坑道正像他對於他自己的門庭一樣的熟悉。在未下坑之前，我先穿了一身套褂，戴了一頂小帽子，並且拿了一隻最新式的礦工燈。這燈是一個很重的銅圓筒，頂端有一個小電燈泡，下面有一個蓄電池。牠並不是裝在礦工的帽子上，是用手提着燈頂上的鈎子拿在手裏。我們準備完畢之後，走進升降機到礦坑底下去。這升降機是一個掛在鐵鏈上的踏腳臺，這梗鐵鏈是繫在用電力旋轉的一個鼓形筒上。我們乘這升降機往下下降的速度比較我生平在極高的大屋裏乘升降機下降的速度還要快，但是我的引導人告訴我這一次還算是很慢的。這升降機到坑底共行五百八九十碼的距離，但是普通所需的時間還不到半分鐘。

在礦坑的底下有一盞電燈，是坑裏唯一的發光源。我們深入黑境，然後沿着隧道前進。起初隧道裏的頂上和兩邊是用石頭和磚頭砌成的，但是到了新近開採的礦道，情形就完全變更了。有些時候，支持隧道兩邊的木頭有八呎或十呎高；但是天花板與地上的距離普通還不到六呎高。我們

的道路大都是四五呎闊的隧道；當成列的運煤小車通過隧道的時候，我們必須緊貼在石牆的旁邊。在這礦裏有幾處地方，煤車是在小鐵路上用鐵鏈拖運；在其他的地方，多半用騾子拖運。在隧道裏，我們常常碰見木頭做的門，空氣經過這些木門的裂隙常發呼嘯的聲音。這些木門是控制隧道裏空氣流通的洞穴的盡處。通到這礦裏的礦穴共有兩個。從一個礦穴用大風扇把下面的空氣吸出來，新鮮的空氣是從別一礦穴上面壓進去。這種流通空氣的方法造成強烈的和風吹過許多的隧道，有些隧道裏和暖，有些隧道裏寒冷。

我們必須在地道裏走過一英里多的路纔可達到採煤的礦層，正像在許多較老的威爾斯礦裏一樣。因為礦工到掘煤的地方來去所費的時間都要付給工資，所以這樣遠的距離使得採煤的成本更加昂貴。當我們走到四呎高的隧道裏，我們爬行得很慢而且很痛苦，但是那些礦工，把身體一彎，爬行得很快，好像許多螃蟹一樣。在礦層的面前我們看見許多工人伏在不到兩呎高的地方鑿掘煤炭，就我們看起來，似乎完全不能設在那裏工作。

雖然威爾斯的煤田出產歐洲最好的汽煤並且在歐洲有專賣無煙白煤的特權，但是常有煤

價太貴的怨言。礦工工會說道，這是因為礦主沒有革新開礦的方法，採用美國礦裏所用的機器，並且礦廠所付給煤田地主的採礦費也太重。礦主說道，除非礦工加長工作時間，多採掘些煤炭，煤價總不能減低。無論真正的原因如何，威爾斯煤礦裏每人所採掘的煤炭噸數還不到美國煙煤煤礦每人所採噸數的四分之一。

這樣的煤礦有許多都是小規範的產業，礦主沒有足額的資本可以盡量發展這些煤礦。例如在加的福區域內共有四百五十多處的煤礦，約有半數只雇用五百多人。全不列顛的煤田所出產的煤差不多有半數是百分之七的煤礦所供給的。這種情形在威爾斯更壞，因為威爾斯採礦人的自利心太強，所以他們對於現在為求事業效率所發生的種種合併的計劃非常審慎。在銷路停滯的時候，普通都是成本昂貴的小煤礦首先停歇；牠們在煤價開始低落的時候就已無力競爭了。

我所參觀的那個煤礦是威爾斯南部一個最好的煤礦。牠已廣用電力和凝縮的空氣來代替蒸汽力，並且已採用運物機和地下工作所需的別種機器；牠是從劣等煤炭吸取副產物的領袖。牠是一個公司所管的八個煤礦中間的一個，這公司在別的煤礦虧本或停閉的時候，還可發給百分

之十的股息。但是我仍懷疑英國人是否承認這種礦產。就牠的設備和工作看起來能設達到美國一般礦坑的標準。

從這煤礦，我沿着煤田直到海邊。煤炭是裝在小火車裏輸運，這些小火車每輛僅可裝十噸到十二噸的煤。差不多所有的這些小火車都是爲煤礦廠所有，並不像在美國是由鐵路公司經營的。這種制度對於連煤的鐵路和採礦事業都有妨礙，因爲這些鐵路必須把各輛空車送回到牠開出的礦地去。這些火車很小，極不經濟。大西鐵路公司 (The Great Western Railroad)——現在經營威爾斯南部所有的船塢——不但自己現正建造二十噸的貨車並且設法引誘煤礦廠去添造這樣容量的運煤車。

常我走到加的福的大船塢的時候，我看出需要大貨車的原因。運煤上船的方法共有兩種。一種方法是把運煤車滾到一個平臺上，然後用水力把這平臺吊到一個滑溜架的頂上，這滑溜架比較碼頭旁邊輪船的艙面還要高。這平臺達到滑溜架頂的時候，牠連運煤車一齊傾斜過來。把車頂頭的門啓開，煤，炭就溜出來沿着滑溜架滾到船艙裏去。然後把這平臺從架上放下，空車推出去，讓

裝煤的車子進來。有些地方，空車是從與架頂高低相等的空中軌道上退出去；這種辦法在平臺回到平地再吊煤車的時候，節省時間不少。

其他的一種方法是把運煤車在地上傾斜過來讓煤炭滾到放在下面坑內的大桶裏去。然後把這大桶吊到船邊的上邊，拉下有鉸鏈的桶底讓煤炭漏到貨艙裏去。這桶底作圓錐式，使得煤炭在落下的時候可以散佈開來，在艙裏堆煤炭的人就可省去不少的工作，並且有人說這種方法又可使煤炭的破碎率減低。假如用了二十噸的貨車運煤，無論用那一種方法，運煤上船的速率差不多可以加一倍。

因為要得到加的福船塢的一種普通觀察，我攀登大西鐵路公司裏的塔頂上去。一面是布里斯它爾海灣和塔夫河，一面是造成這些大船塢的船池，這些船塢佔有一百六十五英畝的深水面，並且有交錯如網的鐵路軌道圍繞着。這些船塢裏滿佈船隻，船上的桅桿和煙囪密集如林似的。塢裏有幾十隻黑鋼殼的游歷輪船，船上有歐洲航業所知道的各种旗幟飄揚。我看見兩個輪船起卸小麥，還有一隻輪船起卸木料，這些木料是用作煤礦裏的柱木和隧道的內壁的。每年運到威爾斯

南部煤田的礦坑木料約有二百萬噸，這種木料的消耗是煤礦業的很重大的負擔。這些木料是從斯干的那維亞，葡萄牙，加拿大，紐芬蘭，和法國運來的。

因為布里斯它爾海灣的海潮很高，在加的福和威爾斯南部其他的海港建造船塢是一種很大的事業。海潮平均有四十呎高——除去芬地灣（The Bay of Fundy）和麥哲倫海峽（The Strait of Magellan）的海潮，這裏的海潮可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因為要建造深水船池以備船隻在潮水漲落的各時期都可停靠，所以在陸地上鑿了許多類地窖的大池。大池的裏面是用石塊砌成，大池的入口建有雙重的閘門，船隻在漲潮的時候進池，池裏的水總可保持漲潮時候的高度。假如沒有這許多的船塢，到加的福的船隻在落潮的時候就要擱淺在沙灘上了。

在加的福船塢上，有一百多英里的鐵路支道專備貨車所裝的煤炭到此等候轉運上船。在從前的時代，煤炭從礦裏取出來就裝運出去。現在須加以種種極複雜的混合手續。混合煤炭的大小和質量都依照購買人的條款而定。這種摻和手續是在船塢上施行，鐵路工人須具有精練的技能纔可以把一車子的頭等煤，兩車子的二等煤，一車子的三等煤，照此類推，依照確當的次序運到船

邊，並且把這幾等的煤摻成所需要的混合煤。

爲便利海關起見，在鄰近的兩鎮市皮涅司（Penarth）和巴列（Barry）的船塢也包括在加的福區域裏。在海灣上游的紐坡特（Newport）也有許多大船塢專備那兩城裏鋼廠使用；在海灣下游四十英里的地方有斯溫西城（Swansea），城中的船塢差不多與加的福的船塢一樣大。斯溫西約有兩萬的人口，是威爾斯錫片業的中心，並且又是一個重要的運煤港口。大不列顛所出產的錫片有四分之三是斯溫西所製造的；斯溫西又是儲藏從海外運來未加精製的火油的一個主要地方。

威爾斯南部各港口的商業大部分在加的福集中。在這城裏，有一個煤業交易所，大部分煤炭的買賣都是在這裏做成，並且運煤的條件也是在這裏協定。這城又是採煤礦人，出口的煤商，轉運商人，礦坑木料商，以及與煤礦業相關的各種商人的大本營。

加的福令我聯想到美國的工業城市。因爲牠在前半世紀纔行發達，所以牠的規劃和外觀完全是新式的樣子。牠的街道闊而且直；牠的商業房屋都作厚大的英國式。諸大船塢離開加的福的

市場約有一英里，靠近塔夫河流入布里斯它爾海灣的口上。這裏差不多另成一個城市，有銀行和堆棧供應船塢地域居民的需要。

加的福的含有歷史趣味的地方是一個古老堡壘，牠是在十二世紀的時候建築的，並且是建在羅馬人的一個軍營舊址上。自從十八世紀起，這堡壘就爲彪特侯爵 (The Marquis of Bute) 的家族所有，這侯爵現在還不時把牠用作居住的地方。這堡壘近來已大大改造。舊有的濠溝已被填塞，現在變成沿着一條大街旁邊的一條草地。

在這堡壘的鄰近有契丹公園 (Cathays Park)，園裏有全不列顛一簇最美麗的新式公共建築物：法庭和城中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和威爾斯古物陳列所，還有威爾斯大學的幾幢大房屋。在這市政中心地的外面，靠近城市的邊界，有一個公衆游憩園。

加的福大部分的地方是位置在城後的山坡上。這裏有許多富翁的住宅面臨布里斯它爾海灣，綠水蕩漾，風景極美麗。這些住居是用磚頭或灰泥砌的，屋頂覆蓋紅瓦，與圍繞全屋的綠色花園相映，顏色格外鮮豔。這些住宅的大門柱上大都有一塊小牌，寫着主人所給這屋的名稱。這些名稱

有許多都是威爾斯文，簡直不能設讀。

我在加的福，正像在倫敦一樣，曾與煤礦業的領袖談話，英國的煤業現正受銷路停滯和工人騷擾的痛苦。英國人對於維持煤田的安穩和保持不絕的出產比較在美國還要困難；關於處置礦產的方法是公衆談論的一個永未解決的問題。在英國，罷工和出產減少比在美國還要嚴重危險，因為煤炭對於國外貿易和英國人食料的供給有極大的關係。在平常的時候，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的礦廠共雇用十一萬人，但是自從歐戰起後，因為有許多礦因開採不能獲利而停歇，有十五萬礦工常時失業。所有的礦工差不多都是工會的會員，這礦工工會現在正想把所有的礦產都收歸國有。工會的領袖鄭重的說道，假如礦產私有的辦法不能使雇工受得相當的工資，就要讓政府來經營這種事業，把成本昂貴的礦產所受的損失用成效優良的礦產所收的餘利來彌補。現在礦工除去應受規定的最低限的工資之外，又可分得除去礦主所應得最低限的酬報以外的盈利的

一半。

一個有國際聲名的英國工黨領袖對於英國煤業的將來下了一種最有趣的評論。他說：

「沒有一個在歐戰前專業運煤出口的国家現在還能希望恢復從前的優越地位。自從一千九百十四年以來，不僅歐洲的国家，就是向來依靠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煤炭的非洲、澳洲和亞洲，都已發展牠們自己的煤礦。在歐洲大陸和別的地方，所用的水力又已大為增加。就實際看起來，世界上現在需要英國煤已不像從前那樣的多；我們自己的種種工業又不能增加牠們的需要來補救出口貨的損失。煤礦業中所雇用的人數每年足可出產三萬萬噸的煤；現在似乎只需二萬六千萬噸的煤。」

「這種情形須努力設法增加我們自己市場上的煤炭銷路纔可補救。我們必須除去從前的見解以為用煤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煤塊放在火裏燒。我們必須設法在礦口上發展電力廠，這種電力廠在礦口上把煤炭變成電力可以用很經濟的方法輸送出去。我們必須想出各種方法去增加這種電力的需要，例如增進電力在家庭中，商業上，和工業上的用途，把電力傳到鐵路上去；我們還要發展煤氣的製造，並且增進煤氣的用途。現在煤礦所產的副產物不過是所應出產的和所能出產的副產物的一小部分。我們還須有一種統一礦產的組織使得全煤礦業的設備和工作的標準

都可提高起來。」

這個工黨的領袖，正像礦工工會一樣，極力鼓吹不列顛的煤礦業須收歸國有的政策。他相信只有政府纔可把他所建議的發展計劃積極的實行起來，因為這種計劃需要很大的資本。

第十三章 穿過威爾斯

前幾天我已遊遍威爾斯——「山後的小國家」——的全境。我沿着底河 (The Dee) 上行直達這河所發源的巴拉湖 (Lake Bala)，並且攀過山路直到濱海的巴馬司 (Barmouth)。我在濱海名勝地的海灘上與遊覽的羣衆混在一齊，在士諾典 (Snowdon) 山陰的地方騎馬行走，並且又探尋在哥倫布未曾橫渡大西洋前兩世紀所建築的堡壘。我的時間大部分是消耗在不列顛三島風景最美麗的幾個地方。

假如你看了地圖，你就可以知道威爾斯是不列顛西邊的一塊類似補釘的地方，以布里斯它爾海灣，聖佐治海峽 (St. George Channel) 和愛爾蘭海爲界。牠的最大長度有一百三十六

英里，牠的闊度變化不定，從三十二英里到九十六英里。就面積算起來，牠差不多與美國的紐澤稷 (New Jersey) 一樣大。

威爾斯，正像蘇格蘭一樣，與不列顛其他的部分分離獨立共歷數世紀之久，就是現在英國國會通過的議案還須聲明適用於「英格蘭和威爾斯」。全國的土地差不多盡是山地。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威爾斯人能保持他們的獨立為時很久，先抵抗盎格羅人和薩克森人，後抵抗諾爾曼人。就種族講起來，威爾斯人是住在這島上的古代布立吞人最正統的後裔。他們與愛爾蘭人同屬克勒特族 (Celts)，所以他們從前與愛爾蘭人保持很密切的政治聯絡；他們的語言稱為開姆立克語 (Cymric)，與加利克語 (Gaelic) (蘇格蘭高地人民的語言) 相類似。康瓦爾古代的居民也是屬於克勒特族，但是康瓦爾的語言已經消滅，威爾斯語還是威爾斯大部分的人民，尤其是北部的人民，所用的語言，並且有很多威爾斯語的文學仍然存在。在很古的時代，現在威爾斯人的遠祖向威爾斯現在的境界的東南兩面散佈得很遠。因為他們不肯臣服起初侵入的外寇，所以他們被驅逐到西部的山中去。六百年前，威爾斯人的總數還不到五十萬，但是在南威爾斯的礦業和種種

工業發達之後，人口已超過二百萬。

英格蘭從前的諾爾曼君主，正像在他們之前到英格蘭來的薩克森人一樣，只要能把威爾斯人關閉在西部的山中，他們就覺得很滿足。征服者威廉（英格蘭的第一個諾爾曼君主）把威爾斯東面的邊界地分成許多州縣，並且派遣他的諸侯到那裏去建築堡壘做諾爾曼王朝的屏障。這邊界地現在還稱爲「邊疆」“Marches”，並且從前英格蘭西部的諸侯，有很久的時候，都是稱爲「邊疆的諸侯。」

離開加的福之後，我就穿過這些邊界地，先向北行經過蒙穆斯（Monmouth），赫勒斐德（Hereford），和士洛普（Shropshire）三州。有些時候，我的路道是沿着與威爾斯的山嶺同一山脈的山脚下，有些時候，我是在起伏緩和的土地上——這種土地是英格蘭西部的特點。我會瞧見幾座邊疆諸侯的古代堡壘，並且看見許多的房屋，就牠們的結構看起來，已有四五百歲的年紀。士魯茲巴立（Shrewsbury）在塞汶河畔，並且是到威爾斯去的一個口門——以依利薩伯女王時代所建的半木房屋而著名。在這城的北面有英王亨利第四打敗哈利霍特斯拍（Harry Hotspur）

的大戰場。

在士魯茲巴立北面的魯阿逢 (Ruabon)，我開始我的行程橫過威爾斯，沿着底河走了一部分的路程。底河的河口在漲潮的時候水面很廣闊，隔六點鐘後就變成一個混濁的湖，但是這河在巴拉湖與魯阿逢之間大部分是一條陷入山中的曲折河流。沿岸的風景使我聯想到新英格蘭的波克斯 (Berkshire) 諸地。有些時候，這條河緊貼山邊，河旁幾乎沒有建築鐵路的地方；有些時候，牠急流下去穿過狹窄的綠草地。河上有山嶺高聳，有幾個童顏的圓山峯達到二千呎的高度。在底河上的漁夫仍用古代威爾斯的漁船——平底似藍的圓船，是在一木殼上裝蓋張緊的獸皮或帆布而製成的。這些漁船很輕，牠們浮在水面上好像木塞一樣，並且一個人可把一隻船牽在背上走。

我在底河流域開始學習威爾斯的名字的讀音。例如我知道 Llangollen ——是在底河畔一個最老的城市——讀爲 “Tlan-goth-len” 司蘭哥司楞，威爾斯文字中的 “ll” 與英文的 “thl” 讀音相當。威爾斯字中的 “w” 讀若英文字 “good” 中的 “o” 音，還有一個最難讀

的“dd”是讀若英文字“then”中的“th”音。威爾斯語的“c”是讀剛音（與英文的“k”相當）“y”在一個字中間的時候與英文字“but”中的“u”音相等。

後而是威爾斯地名讀音的幾個例子：

威爾斯的地名

英文讀音

中文讀音

Betws-y-Coed

Betwoos-i-koed

百徒斯易科厄德

Dolwyddelen

Dol-wuth-elen

多爾瓦司厄楞

Glyndyfrdwy

Glynn-duv'r-doeo

格楞答甫耳多伊

Pwllheli

Poolth-helley

浦爾司赫雷

威爾斯的地名常常是由幾個字集成的，並且是形容這些地方的。例如 Betws-y-Coed 的

意義就是 Chapel-in-the-Wood 「森林中的小教堂。」 Glyndyfrdwy 的意義就是

The-glen-of-the Dee 「底河的山谷。有一個威爾斯的大英雄是叫做奧文格楞杜耳 Owen

Glendower or Glyndwr) 他的名字是「底河的山谷」的縮寫，因為他就是在那裏生的。

對於連接一大堆的字母成爲一個名字這件事，威爾斯人還要勝過德國人，下面有例證明：

Llanfairpwllgwyngyllgogerychwyrndrobwllandysiliogogoch

這個五十八個字母的字英文的意義就是：

The Church of St. Mary in a hollow of white hazel, near to a rapid whirlpool and

to St. Tysilio's burch, near to a red cave.

譯成中文就是：

「在白榛樹凹地裏的聖馬利教堂，靠近一急湍的旋渦和聖替息力教堂，靠近一個紅洞。」

這個地方是在盎格爾栖 (Anglesey) 島上，在這島上威爾斯語比在威爾斯其他的地方還要用得更多。但是就是當地的居民也要省却些氣力把這地名縮成 Llanfair。

有許多的威爾斯的字仍然存留在許多英文地名中。例如亞馮河 (The River Avon) 是從威爾斯語 "afon" ——意即「河流」——得來的；威河 (The Wye) ——向南流經過威爾斯的邊界地——的名稱就是一個古克勒特語的「水」字。美國地名中含有 "Bryn" ——意

卽「山」——和“Pen”意卽「山頂」——的都是從威爾斯語借來的。

在底河的河源上有巴拉城 (Bala)，這城的位置靠近這河所發源的巴拉湖。這湖位置在亞蘭 (Aran) 和柏文 (Berwyn) 兩山中間的一個寬闊的凹地裏，雖然只有四英里長，不到一英里闊，但是牠還是全威爾斯的最大的天然水池。離開這裏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個供給利物浦飲水的蓄水池，這蓄水池叫做維耳恩尉湖 (Lake Yrnywy)。牠是把維耳恩尉河的水築堤阻聚而成的，牠與巴拉湖大小相仿。北明翰的飲水也是從威爾斯來的，這城的市公會在刺德涅州 (Radnor-shire) 的山中造了一串連的四個人造湖。

經過巴拉湖之後，橫過威爾斯的鐵路軌道達到牠最高的地方，然後下降向西面的海邊去。這裏的山嶺大都童顏多岩，所生長的植物僅足供養幾隻羊子。山坡常爲石牆所分隔，有幾處石牆據說還是羅馬人所建造的。在這些山中有第六七世紀所建築的教堂，並且還有古代德魯易 (Druids) (古代居住不列顛和高盧 (Gaul) 兩地的克勒特民族的傳教師) 留下來的遺跡。

在巴拉城與海濱之間，最大的城市是多爾革司力 (Dolgellay)，位置在烏尼恩河 (The

Wnion River) 畔，靠近卡得易德立山嶺 (The Cader Idris) 這山嶺的高度在二三千呎之間。多爾革司力是一個很古老的城市。牠有一條街道還是羅馬人所造的；在一千四百零五年，奧文格楞杜耳就是在這裏召集最後一次的威爾斯國會會議。

我已到了巴馬司的海邊，牠是威爾斯的一個著名的海邊名勝地。這城市位置在毛塔克河 (The Mawddach River) 的河口北岸，這河的兩岸有高山聳立，風景很美麗。在城後的高山與海邊中間的平地很狹，有許多的房屋都是建在峻峭山坡上所鑿成的平臺上，並且須攀登石階或盤旋曲道纔可達到這些房屋。我是在晚間到巴馬司的，但是在這很長的黃昏時間，海邊散步場上游人極擁擠直到深夜纔退散，並且在十一點鐘之前可以毋須燈火。

在威爾斯西面和北面的海邊上有好幾英里長的闊沙灘，和紐澤稷的海灘一樣的美麗，但是間或爲起伏不平的土角所截斷。游人最多的地方都是在北面的海邊，因爲那裏離開利物浦，曼徹斯特，和英格蘭其他的大城市較近些，從這些城市有好幾萬工人來到北面的海邊消磨他們的假期。例如在郎卡州有紡織廠的各城市都擇定一個星期把各紡織廠停閉，全體雇工同時放假休息。

這些雇工在一年前就在假期俱樂部裏按星期預爲儲蓄假期用費。近來有一年，在郎卡州的這些俱樂部的會員所收到的假期用費共有美金七百五十萬元之鉅。

威爾斯最大的海邊名勝地是蘭杜諾 (Llandudno)，這城令我聯想到美國的大西洋城 (Atlantic City)。蘭杜諾不僅有紐澤稷那樣的富裕，並且又有同樣好的海灘，更加美麗的環境。牠位置在一狹窄的半島上，城的前後兩面都是海。主要的海灘成爲大新月式，沿着這海灘有一條石鋪的散步場約有一英里半長，一百呎闊。在這海灘的兩頂頭是兩個峻峭的土角，大奧謨 (The Great Orme) 和小奧謨 (The Little Orme) 在大奧謨的多石的山面上，威爾斯人已開鑿了一街道路，在這條路道上可以看見下面海中的壯麗的景色。

有幾處海灘，在退潮的時候，有一條半英里闊的硬沙灘暴露出來。正像在英格蘭一樣，有許多有輪盤的浴房，隨海潮的漲落，在海灘上拖進拖出，這就是威爾斯海邊名勝地的最顯著的特點。另外又有騾子出租給小孩們在沙灘上騎來騎去，並且還有許多賣糖果和冷飲料的草棚，和種種騙錢的遊戲在遊人聚集的地方湊熱鬧。在蘭杜諾，立爾 (Rhyl)，昆威 (Conway)，和威爾斯各濱海

勝地，除去許多的小旅館之外，靠近水邊的各種房屋差不多都有招貼表示可以容留住宿的人。中等階級的英國人，在假期之中，生活比美國人簡單，用錢也比美國人節省。

從巴馬司沿海邊北行，我在哈勒喜 (Harlech)，克萊克息司 (Criccieth)，卡那賞 (Carnarvon) 和昆威，看見四個威爾斯最著名的堡壘。這些堡壘都是在十三世紀爲英格蘭王愛德華第一 (King Edward I) 在征服威爾斯之後所建築的，並且是專爲維持英格蘭王在北威爾斯的權威而設的。牠們都是面臨大海。哈勒喜堡是這四個堡壘極南的一個堡壘，位置在二百呎高的一個山崖上。當這堡壘在十五世紀受圍困的時候，守衛的人盡力固守直到受了飢餓的逼迫纔不能抵抗，相傳「哈勒喜勇士進行曲」(“The March of the Men of Harlech”) 就是根據這些勇士死守哈勒喜堡的事實做成的，這進行曲差不多就是威爾斯人的國歌。克萊克息司以產生英國的政治家而著名。歐戰時代英國的內閣總理魯意佐治 (Lloyd George) 就是在這城市生長的。

更沿海邊向北，在昆威河口，靠近蘭杜諾，就是新式的城市昆威和牠從前的一個宏壯堡壘所

留下來的遺跡。從前愛德華第一常在這裏居住，相傳他的敵人威爾斯人盧厄林 (Llewellyn) 的頭就是在這堡壘裏的大議客廳中送到他面前的。這堡壘的牆垣有十五呎厚，但是沒有屋頂，鐵路現須經過這堡壘的外郭。假如在十七世紀的時候昆威伯爵沒有把這堡壘的鉛、鐵、和木料拆卸下來預備帶到愛爾蘭去，這堡壘現在的境况一定要好得多。威爾斯人極力反對把這堡壘拆毀，聽到裝運這些擄掠物的船隻已在海中沉沒的消息，心中稍形安慰。

這四個堡壘中最有趣味的一個堡壘是在卡那賈。在這堡壘裏，凡是古代堡壘的設備應有盡有：有很大的大門，門上並且有有鐵闌的凹槽，有雉堞的高塔，不可勝數的小堞樓，和許多狹窄的迴旋石梯，這些石梯通到高塔裏的房間門口。高塔的牆上鑿了許多的裂口專備弓手使用，另外又有許多隱道，僻隅，和類似牢獄的房間。這堡壘自身佔有三英畝的面積；但是牠的外牆從前包括卡那賈的全城。

在一千三百零一年「威爾斯王」(Prince of Wales) 的尊稱就是在卡那賈堡裏而贈給愛德華第一的兒子的。六百一十年後，在一千九百十一年，英王佐治第五的長子愛德華亞爾伯特

(Edward Elbert) 也是在這堡壘裏受這爵位的。在這堡壘的高塔裏有一個小房間相傳就是厄拉涅王后 (Queen Eleanor) 生產第一個威爾斯王的地方，但是有種種的證據證明這堡壘的那一部分還是隔了好多年後纔建築的。依照這個傳說，威爾斯的人民從前對英王愛德華第一說道，除非他能給一個「當地生的，平生無過失的，不能說英語的王太子」做他們的國王，他們總覺得不滿足。在這小愛德華在卡那賁出世之後，英王就把他送給威爾斯人做適合他們的條件的國王。威爾斯人恐怕並不見得喜歡英王愛德華第一的這種實地戲謔，但是事實上威爾斯現在已併入不列顛，威爾斯王的尊稱都是由英王的王太子襲承。在卡那賁城內方場裏現在建有魯意佐治的銅像，這件事使得威爾斯人或可稍有安慰。

在卡那賁有一個可以容納八千人的大亭場，在每年舉行「愛斯忒司服」(Eisteddfod)——音樂詩歌競賽會——的時候，這大亭場裏的地方還不設容納觀衆。這種特異的競賽會是在十二世紀開始的，在那時候，威爾斯國王立斯 (Rhys) 舉行兩種競賽，一種是歌曲家和詩家的比賽，一種是豎琴家，提琴家，和簫笛家的比賽。在威爾斯失却獨立權之後，這些競賽也就消滅了，但是在十

九世紀的時候，牠們又復興起來，並且很能振發威爾斯人的愛國精神，保存威爾斯的語言文字。

「愛斯忒司服」是在北威爾斯和南威爾斯輪流舉行。這競賽會延長有一星期之久，從英格蘭和威爾斯，美國和大英屬地來參加這競賽會的威爾斯人總數有好幾萬。各種競賽完結之後都加以精確的評判；競爭榮譽的心很劇烈，各種表演，無論是歌曲隊，詩家，和奏樂家的表演，都可表出，一年來刻苦的操練。競賽的時候有種種精細的儀節，有些儀節還是從古代德魯易的禮節中傳下來的；在開會的時候，大家穿着威爾斯古代的服式。威爾斯詩人會（The Welsh Order of Bards）裏有羅馬尼亞王后和威爾斯王做名譽會員。

卡那賈位置在梅奈海峽（Menai Strait）的南口，這海峽把北威爾斯與盎格爾栖島分隔開來。靠近班哥（Bangor），相去約有八英里，這海峽上有兩條橋架過。有一條橋是懸橋，約在一百年前造成，當時大家把牠看作世界上的第八大建築物。靠近這懸橋又有一條管形的鐵路橋，火車通過這條橋直達盎格爾栖島西岸的荷里赫得（Holyhead），從荷里赫得到愛爾蘭的輪船只須航行六十英里的路程。

我從克萊克息司到卡那賁途中看見士諾敦的許多美麗景色，士諾敦是造成士諾敦亞山脈 (Snowdonian Range) —— 威爾斯最高的山脈——的諸山之王。牠的山頂有三千五百七十一呎高，是一團的灰色岩石，在這些岩石上可以看見許多的雪塊直到末春溶解。牠離開卡那賁不到十五英里遠，人們可以從蘭柏立斯堡 (Llanberis) 乘坐齒軌鐵路的火車直達山頂。在天氣晴朗的時候，這個山和愛爾蘭海岸及北威爾斯的山嶺所成的景色很壯麗。但是這山的山顛常為雲所遮蔽。在士諾敦山脈的高山谷中有許多的小湖。雖然士諾敦與美國馬薩諸塞省 (Massachusetts) 的最高山峯，葛纛陸克山 (Mt. Greylock) 比較起來還高不到一百呎，與加利福尼亞省的輝特尼山 (Mt. Whitney) 比較起來不過是一座土墩，但是牠的名聲傳播全球，牠與威爾斯關係重要絕不致言過其實。牠代表威爾斯人民的堅強獨立的精神；士諾敦亞山脈的諸山中不僅出了許多威爾斯的英雄，並且還出了許多民間的故事和傳說。就是美國對於士諾敦也很有關係，因為美國從前的一個總統，托馬斯哲斐孫 (Thomas Jefferson) 的祖先就是從這山的鄰近地方來的。士諾敦山脈的諸山嶺現在已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石板礦業的中心。

支斯得爾 (Chester) 是英格蘭一個最美麗的城市。牠靠近威爾斯的佛林得州 (Flintshire) 的邊界，幾百年來一向是到威爾斯的要道。牠的名稱是從“Castra”——羅馬人的屯兵地——得來的，他們從前在這裏建了一個城市叫做對發 (Deva)。支斯得爾是英格蘭的唯一的一城牆完全的城市。這些城牆是在十四世紀建築的，從十二呎到四十呎高，現在成爲環城的散步場。這裏又有全英格蘭最美麗的一個大教堂。正像征服者威廉在這裏所建築的牆垣和堡壘一樣，這大教堂也是用紅砂石砌的。但是支斯得爾最有趣的特點就是十字口，在這口上，通到四城門的四條大街相交成直角。這些大街的兩旁有許多「排屋」，沿着排屋的旁邊有兩條邊道，一條邊道與大街成水平，一條邊道是在大街的上面，由街旁所有的房屋的二層樓廊連接而成的。在每排的排屋兩頭，人們可以攀登樓梯到樓廊上去，並且可以沿着這些弧拱的樓廊行走，在這些樓廊的旁邊有好些全城的最好的店鋪。關於建造這種奇特的邊道的原因傳說不一；但是現在已經知道這些排屋至少已有三百年老。

支斯得爾現在是一個工業城市，並且又是拆細耳 (Cheshire) 牛奶酪的主要市場。每星期六

晏下午，在十字口的行人極多，大街上和邊道上都被他們擁塞，汽車幾乎全不能通行。

第十四章 格拉斯哥與克來德河

我在星期六正午到格拉斯哥 (Glasgow)。從這個蘇格蘭的首都裏的辦公署、店鋪、工廠和堆棧，有無數的大羣職工正衝出來。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急忙走到穿城的克來德河 (The Clyde) 邊，走進游歷小火輪預備往下游去。

假想我們也跟了這些羣衆走；我們就可看見全世界無與其匹的一種景色。我們可以知道爲什麼格拉斯哥是大不列顛的第二個最大的城市，人口有一百多萬，佔有蘇格蘭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爲什麼牠的名字在七海之內都與輪船相關連。

從格拉斯哥的城邊到布魯密勞 (Broomielaw) 只有一步的距離，在布魯密勞有一條大橋架過克來德河。我們並不過橋，但是要在一鐵橋的下面經過向着河邊的碼頭走。這條鐵橋是到格拉斯哥總車站的鐵軌所經過的地方，這總車站和波士敦的南車站差不多大，在放假的日期經過

這總車站的人數有三十多萬。在這車站的旁邊我們的小火輪正停着，這小火輪很狹小，兩旁有兩個圓形的凸起物容留兩個明輪。克來德河中的航業家說道在蔭蔽的河道中裝明輪的舊式輪船速度最快，用費最省，裝的乘客也最多。

我們纔離開碼頭就開始經過格拉斯哥所賴以出名的許多造船廠。我們到了在下游二十五英里的格臨諾克 (Greenock) 還可以看見這些造船廠。沿着河的右岸共有七英里的距離都是連續不絕的許多造船廠，並且牠們有時還要伸展到河的左岸去。美國德拉瓦河 (The Delaware River) 的造船業與克來德河的造船業比較起來「真是滄海之一粟。」去年美國各造船廠合計只造了十七萬二千噸的船隻。單是克來德河的船廠在出產最旺的年頭所造的船隻噸數就要比美國大五倍，去年共計造了二百五十一隻輪船，總排水量約有五十五萬噸。這個噸數比德國船廠所造的船隻總噸數大兩倍，比日本的大六倍。假如你記住克來德河船廠所造出的船隻只佔有全大不列顛和愛爾蘭所造船隻總噸數的三分之一，你就可以知道英國在世界造船業上所佔的優越的地位，和英國人對於海洋輸運的重大的關係。

克來德河在格拉斯哥，非常狹窄。從前化了一筆很大的開浚費把這河加闊掘深纔可以航行新式的大輪船。但是大輪船新下水的時候還不能與這河成直角，只可斜滑到河中，如此在船頭沒有離岸以前船尾纔不致撞到對面的岸上去。那些造船架與架中的船隻緊靠，令我聯想到停在一條街上與邊石成四十五度角度的許多汽車。那些搭船架的高柱子，成排的起重機，和在正在建造的輪船上面的大桶架合看起來好像是一處鋼鐵林。假如這時候不是星期六的下午，響聲就要震破耳鼓。例如在我今天最初所參觀的那個船廠裏，當藉汽力推動的大錐打到火燒紅的鐵釘頭的時候所發的叮噹響聲非常可怕。

在船架上有各建造時期的船隻。有一隻船纔造好了船底。有一隻船纔裝好了龍骨和將要裝釘鐵板的弧形鋼架。還有一隻船好像是一座半成的高屋。牠的船身有一部分已爲艙面所遮蓋，有一部分還顯露在外面，我們可以看見許多的銹洞，這些銹洞不久就要變爲一個航行大西洋的大輪船裏許多奢華的房艙，會食堂，和客堂。

在船架上有各種樣式的船隻。克來德河的造船廠可以替你製造浮在水面上的任何鋼製船

隻，從挖泥機到大戰艦。我們在河的北岸經過一個航行大西洋最大最快的郵船所建築下水的船廠。這個船廠又造了一隻最猛烈的戰艦。但是我們又看見許多船廠，在貨輪的船尾下面，有許多小拖駁和輕艇正在建造。

在我們所經過的船廠之中，有一個是我今天早晨所參觀的。牠是這些船廠中一個最大的船廠，佔有八十五英畝的面積，大半的地皮都建有工廠和棚舍。這個船廠已造了許多著名的郵船和軍艦，我今天早晨親眼看見安放墊龍骨的木塊預備替澳大利亞造兩隻巡洋艦。這船廠裏設有工業上所知道的各種工廠；在工作忙碌的時候，牠須雇用一萬工人。這些工人包括木匠——他們製造弧形船架的木頭模型預備鑄鐵工在鐵廠裏照樣鑄造——機匠——他們完成鋼製引擎機的部分，最小的部分只有千分之一吋大——鉸釘匠，鋼鐵匠，漆匠，裝飾匠，汽鑪匠和其他的幾十種工匠。

我看見一個起重機吊起一隻五十多噸重的引擎機；我又看見一大塊的鋼安放到世界上——一隻最大的鏟牀上去。在裝配總廠裏我看見一隻第塞爾 (Diesel) 大引擎機，有一千五百匹馬力，

約有二十五呎高。這引擎機正在開足速力轉動，還要晝夜不停的試用兩星期，然後纔把牠放到船裏去。附近又有一個大齒輪，直徑有五呎，輪上有幾百個齒鑿刻得很準確。在別的一個工廠裏，我看見一塊二十五呎長的鋼板通過一個機器，不到六分鐘的時候，這機器就把這塊鋼板鑽了四百個釘眼好像鑽一片牛奶酪一樣。

這船廠的總經理領我到一隻將成的海輪上去。輪船裏面的景象令我聯想到一座家屋，在這家屋裏粉刷，油漆，和糊紙的方法並用，並且又有新式汽爐和鉛管的設備。船裏的工人極擁擠，他們跌下來就要撞到別人身上。有幾處地方生鋼還暴露在外面；在其他的地方牆壁和柱子都漆作金色或白色；我看見一個人正在兒童遊戲室裏的牆壁上用顯明的顏色畫一隻鵝。這種裝飾的手續似乎要隔幾個月纔可完全，但是那總經理告訴我，三星期後他就要把這隻輪船送到利物浦開始航行到加拿大去。

克來德河到了下游的地方，河面漸闊，造船廠也就不像在上游那樣的密接。在船廠之間，有綠色的草場，許多的牛正在那裏吃草；又有長草的叢林，許多家屬正在那裏舉行郊外聚敘，男女小孩

正在草地上接成一圓圈跳舞。有一船廠因爲要增加大工業在牧場環境中的效力，沿着廠前的河岸上種了許多叢樹。在我們的輪船前面，克來德海灣（The Firth of Clyde）夾岸的高山參差聳立直抵西面的天際。北面有低地上的綠色草場，草場後面有平滑如絨的小山這些小山實際上比遠看的山景要高峭得許多。山坡爲灰色的石牆隔成許多塊數的大牧場，在這些牧場上羊子正吃草。有幾座田舍成爲山坡上的光耀白塊。又有幾座古老的石屋半藏在叢林之中，正所以表示古代田莊的遺址。

沿着克來德河的兩岸，每隔一英里的地方總有幾個故事可以令人知道蘇格蘭的亂史。現在的克來德河與數世紀前的情形迥不相同，在那時代牠因出產鮭魚而受重視，並且高地的土人常趕着牲畜渡過這河。在美國未獨立前一百年，格拉斯哥的野心商人，因爲要想發展他們的商業，預備在這河下游十五英里或二十英里的地方替格拉斯哥建一海港。有兩個城市拒絕這種獻議，因爲牠們以爲航海人的衝進足可使當地食品的价值加高。這兩個城市之中有一個是敦巴敦（Dumbarton），這城市從前是一個羅馬的海軍駐防地。這裏有敦巴敦山巖，巖上有兩個峻峭的

山峯，高出河面有四百呎，在這巖上有一堡壘，恐怕還是羅馬人所建築的。在這堡壘裏，窩勒斯（Wallace）曾被禁錮，羅伯布魯司（Robert Bruce）打了一次勝仗，並且蘇格蘭女王馬利也是從這裏裝扮作一個小女孩坐船逃到法國去的。

在這河的對岸有三個城市密接相連，牠們的灰色石屋差不多連成一條牆垣，沿着河岸有許多船廠和碼頭。第一個城市是格拉斯哥港（Port Glasgow），牠是在克來德河未開深之前所建造的，但是這河現在可以讓吃水二十六呎深的船隻直達格拉斯哥中心的船塢。第二個城市是格臨諾克，這城裏有大兵工廠，造船廠，和別種工業。第三個是谷洛克（Gourock），位置在克來德河流入克來德海灣的土角上。從前在谷洛克首先發現鱈白魚可以燻製，因此就開創了蘇格蘭的一種重要工業的基礎。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第一個蒸汽機的發明人，是生在格臨諾克。

沿着海灣的兩岸，有許多格拉斯哥富翁的別墅，在夏天的時候，沿海灣的許多小城市是好幾萬假期遊人的聚集地。速度很快的小火輪——大多數都是為鐵路公司所經營——裝運遊人，不絕於道。另外又有幾百隻小船和輕艇。輕艇競賽年年在這裏舉行；明天競賽又開始，美國也有兩隻

船加入比賽。此外又有許多大貨輪和客輪不絕的在這海灣裏來往，把格拉斯哥與世界各地直接連通。有許多這樣的輪船雖然掛着遠邦異域的國旗，但是實際上牠們正是回到牠們的產生地。

向着海灣遠眺，我們看見阿蘭 (Arran) 島上的高山守着這海灣的口門，這島是蘇格蘭西面沿海許多多，山島中一個最美麗的島。這島上的山峯都陰藏在似棉絮的雲中，當太陽下落的時候，山坡作藍色和紫色。離開我們較近的山都作綠色，山坡上有成大塊的杉樹林。在這些樹林中間開闢了許多的闊道留備打獵的人把鳥兔趕到這些空地上，潛伏道旁的獵人就可射擊牠們。

在我們的輪船與阿蘭島的高山之間，又有彪特 (Bute) 島，在這島上有一避暑的城市叫做洛司舍 (Rothesay)。在這海島與陸地中間的狹道，稱為彪特海峽 (Kyles of Bute)，是一著名的風景美麗的水道。通過這海峽的行程正像穿過挪威沿海的長狹海峽一樣。實際上蘇格蘭西面在克來德河以北的海岸都有島嶼密佈，且凹入很深，又有崎嶇的山峯排列，非常美麗。假如我們的小火輪能帶我們到這一帶的沿海去，那就很好了，但是不幸牠已轉頭回到格拉斯哥來。

我從曼徹斯特和利物浦乘火車到格拉斯哥的時候，曾在蘇格蘭低地的山中經過，這些山上

有牧羊場和煤礦。將到這個城市的時候從匹茲堡 (Pittsburg) 或加里 (Gary) 來的美國人覺得好像到了家鄉一樣，因為這城的四邊有許多鍊鋼廠和噴氣熔爐，並且有幾十隻大煙囪噴出很大的雲煙。

因為有煤，鐵，和克來德河在這一帶的地方，所以能造成格拉斯哥的現在的位置。這城市的歷史可以回溯到羅馬時代和蘇格蘭極古的君王時代，但是在蘇格蘭王國與英格蘭王國合併的時候，牠只有一萬二千的人口。在美洲殖民的時代，精明的格拉斯哥商人看出西方的財源。他們就佔奪了美洲的煙草生意的大半，並且變成西印度蔗糖的進口貨商，因此就立了現在蘇格蘭致富的基礎。在十九世紀最初的二十五年內，蘇格蘭的煤和鐵就能在熔爐裏混在一齊，並且亨利柏爾 (Henry Bell) 在克來德河裏已造了一隻輪船叫做「慧星」 (The Comet)，這隻輪船是歐洲的第一隻輪船。自從這兩樁事情起，格拉斯哥的歷史一直是不絕擴大發展的歷史。

造船業是格拉斯哥商工業的中心。造船廠在生意興隆的時候，可以維持一二十種的附屬工業，從煤礦和煉鋼廠到引擎製造廠和浴盆製造廠。在造船業衰落的時候，格拉斯哥地域裏的煤，鐵，

鋼，和別種工業都受極大的影響。

格拉斯哥的造船業和附屬工業都爲種種的工會所集中，這些工會的領袖組成英國工黨中最激烈的幾個急進份子。昨天晚上當我到格拉斯哥綠園（Glasgow Green）——是在克來德河畔的一個公園——去的時候，我看見許多蘇格蘭的煽惑勞工的人。至少有十幾個這樣的人正在演說，他們大都是宣傳反對資本制度。但是只要沒有擾亂秩序的舉動發生，這些演說家可以信口雌黃，警察決不干涉。

格拉斯哥市公會的政策照美國人的眼光看起來是極端的社會主義化。這城市向爲自來水，煤氣，電氣諸事業公有的領袖。牠管轄街車的路線，這些路線上的街車每年共載五百萬的乘客，許多的乘客只付美金二分的車費。這城市設有公共浴室和洗衣作，公共市場，食品烹調室，並且建有世界上最大最老的一個免費流通圖書館。格拉斯哥共有三十一處公園，有許多公園包括城市境域以外的山湖。牠又有種種遊戲和運動——網球，足球，棍球，木球，「哥夫」球——的設備。在夏季的時候，這城市消耗在城市公園音樂的費用共有美金五萬元之鉅；在冬季的時候，在克爾文格羅

夫公園 (Kelvingrove) 裏的城市美術廳中有免費的風琴獨奏可聽。在面臨這公園的山頂上有格拉斯哥大學，牠是在一千四百五十一年創設的。在這山的有平臺的山坡上建有全城最美麗的幾座住屋。

與這種美麗景色相反的就是格拉斯哥的住屋的情形。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比格拉斯哥的「陋巷」人煙還要稠密的地方。有上千上萬的人民聚居在四五層樓的住屋裏，這些住屋是用花剛石砌的大屋，分成幾十處的一個房間，兩個房間，和三個房間的租屋，在每處租屋裏有一家或幾家居住。數年以來，這城已化費了很大的款項來購買這些「陋巷」的地皮，掃除潔淨，然後砌了許多的新式住屋租給人民居住，但是現在還需兩萬幢房屋。近來在附郭的地方建築了許多半隔離的磚屋並且附有小花園，專備城裏的人民移到這裏來居住，這個計劃已有成效。

在從前的時候，格拉斯哥素以嗜酒著名，但是我並沒有看到如我所預期的那種不好的情形。酒價增長和嚴厲的酒店條例顯已減低飲酒的數量。就是在星期六晚間，酒排間在九點鐘的時候必須關門，並且在那一天從正午到三點鐘的時候也要關閉起來。蘇格蘭現在有猛烈的戒酒運動，

有幾個城市因為受了當地公決禁酒的影響已絕對的不賣酒。

我在阿該爾街 (Argyle Street) 上 格拉斯哥的六馬路或七馬路——消磨了些時間觀看行人。這條街道是工人購物的通衢，在星期六晚上行人極擁擠，人衆從很闊的邊道上被擠到店鋪門前的鋪石上去。人們在這裏，可以看見許多戴着不成形的小帽和油污的領巾的工人，和背上披着黑圍巾的女人。另外又有許多男女孩童在街上嬉戲，還有許多夫婦在顧客擁擠的店鋪窗前檢看貨品上的價目條。

與阿該爾街——這條街與克來德河相平行——成直角，有兩條中上階級的購物通衢，布卡南街 (Buchanan St.) 和稜飛爾德街 (Renfield St.)。這兩條街上有許多華麗的大店鋪，店前有大玻璃窗陳列各種的貨物。正像在愛爾蘭和英格蘭的各州縣一樣，格拉斯哥的小店鋪都相信窗裏陳列的貨品愈多，並且附有價目簽條，牠們的生意愈好。但是大店鋪已除去這種習慣，把顧客的注意力集中在窗中所陳最美的幾種貨品上。

在離開河岸有幾排房屋距離的高地上，稜飛爾德街和布卡南街與索契荷爾街 (Sauchie-

Leith St.) 相交叉，這條街從幾種方面看起來是這城裏的主要通衢。街上不僅有最好的店鋪並且還有許多戲院。人們在這裏可以看見格拉斯哥衣飾最華麗的女人，她們都是天生的紅頰健壯的女子。

格拉斯哥的住屋和商業建築物大部分都是用灰色石或褐色石砌成的。用淡色石砌的公共建築物現在已因年老爲煤煙薰黑。人們在這裏看不見像英格蘭諸城市中的紅磚牆和紅瓦屋頂。街道都很寬闊，並且大都是依照棋盤式建造的。這城市的中心逐漸移向西面去，現在離開老格拉斯哥中心的大教堂已有一英里多的距離。這大教堂約在七百年前建成，現在位置在城市東部的一個山上，這山高出克來德河約有一百呎，在這山上從前有聖曼哥 (St. Mungo) —— 格拉斯哥的守護神——隱居的茅廬。在這一帶的地方現在有全城最污穢的「陋巷」。皇家交易所，靠近聖佐治方場和城市會堂，也是在現在商業中心的東面。

在這類似廟宇的交易所裏，格拉斯哥戴緞子帽的商人天天聚會。就是今天，你在這交易所裏還可以遇見許多船廠的代表可以向你承造一隻任何大小或任何種類的輪船；許多商人可以賣

給你一千噸煤或鐵；別的商人可以躉批給你一船的西印度蔗糖或美國棉花；和許多經紀人可以保船隻的水險，或代你購買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各種貨物。在這些商人背後有格拉斯哥的許多銀行操縱金融，這些銀行每年付給從百分之十四到百分之十八的股息。全世界對於新式銀行事業的發展受蘇格蘭人的惠賜很多，我聽說在格拉斯哥金融機關受過訓練的人不絕的爲大英屬地諸銀行所聘用。加拿大的大銀行都是直接取法於蘇格蘭的銀行；哈得孫海灣公司（The Hudson's Bay Company）二百多年來都是從蘇格蘭覓雇練習生。

格拉斯哥的人民對於他們所具的世界聞名的節儉力和經商能力很爲驕傲。他們說道這全是人品的關係。他們用比較的方法把英格蘭的人民看作很有才幹，但是不穩健，不誠實的人民。他們對於教會的信仰心已爲人所共知，他們反對把禮拜日移作俗用比英格蘭的人民還要堅決。在蘇格蘭差不多竟沒有禮拜日開的火車，在那一天就是打「哥夫」球或別種球戲也爲大家所反對。但是在這崇信長老會的國土內，私家汽車和公共汽車現在已把淨教派禮拜日的教規（長老會也是淨教會的一個派別）當作過去的事例，照常開行。

第十五章 司各脫詩文中諸主人翁的故鄉

從幽暗的工業城市格拉斯哥到蘇格蘭文學上和稗史中著名的地方只有一箭的路程。前兩天我坐着汽車已遍遊窩爾忒司各脫爵士 (Sir Walter Scott) (蘇格蘭的大詩家和大小說家) 的著作使世人熟知的許多名地，並且看見在蘇格蘭還是一獨立王國的時代最激烈的騷動事故所發生的幾個地方，但是我離開格拉斯哥的距離總不到四十英里遠。

有一次我從格拉斯哥出發旅行，我是沿着司各脫的小說「羅布壘」(“Rob Roy”) 中主角查維 (Baillie Nicol Jarvie) 所取的路徑前進。我看見許多的高山，高地人從前常趕着牲畜穿過這些山中到市場上去。我又看見德來門 (Drymen) 村，這村從前是一個同族人的集合地，現在因為有一個「哥夫」球場，所以還爲人注目。我又走到羅蒙德湖 (Loch Lomond) 邊，這湖是不列顛三島最大的湖，但是很狹，共有二十二英里長，看起來好像是一條河。牠向南面延伸幾乎要達到克來德河的下游，但是另外又有一條河叫做利汾河 (The River Leven) 把這湖與克來德河連

通。

巍臨這湖的邊上有本羅蒙德山 (Ben Lomond)，牠的多巖的金字塔峯達到三千多呎的高度。在這湖的東邊有巴爾馬哈隘道 (The Pass of Balmaha)，高地人從前向南征伐的時候都是從這隘道衝出來。

星期日下午我在格拉斯哥與羅蒙德湖中間的地方攀越山嶺穿過村莊，沒有一個地方的情景再比這裏安靜。路道上擠滿了騎腳踏車的人，坐汽車的旅行團，和乘公共汽車的遊人。在這些山、中法律和秩序久已爲人民所嚴守。高地人的後裔現在專被募當格拉斯哥的警察隊，並且他們住在低地工業城鎮中的人數比住在家鄉地方的多。

又有一次我從格拉斯哥出發向東北行，我就到了司特令 (Stirling)，這城是羅馬人所建，從前久爲蘇格蘭君王所寵倖的地方。

這城位置在坎普息山 (The Campsie Fells) 的東邊，這山脊向上尖削，山巔突然在格拉斯哥背後兀立，下臨克來德河。這山向東北延伸直達福耳司河 (The River Forth) 離開司

特令不遠——，壟斷周圍的景色，並且把南面的高地與東面的平原分隔開來。

在司特令，有一古代堡壘建在一山岩頂上，這山岩三面陡峭，聳立在平地之上，高度有二百呎。當我參觀這堡壘的時候，堡內砲聲隆隆慶賀威爾斯王的生日。這堡在司各脫名詩「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 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但是現在僅僅是一個歷史上的遺蹟。

在這堡壘南面二英里的曠場上，在一千三百十四年，有班諾克本大戰 (The Battle of Bannockburn) 蘇格蘭的大英雄羅伯布魯司 (Robert Bruce) 打敗英格蘭王愛德華第二，蘇格蘭又保存了三百年的獨立權。在面臨這城的小山上現在立有布魯司的石像，仍舊穿着他的中古式的鎧甲，拿着他的出衆的大刀。在司特令北面一英里，另外又有一個小山，在這山上建了一座高塔做窩雷斯的紀念物。窩雷斯在班諾克本大戰前十七年也在司特令戰勝英格蘭人，但是後來在福爾刻克 (Falkirk) 附近又被英格蘭人打敗。福爾刻克位置在司特令與愛丁堡之間，現在是一個很安靜的工業鎮市。

司特令堡面臨福耳司河，這河到此屈折，蜿蜒而下。兩岸土壤肥沃，附近鄉間的景色好像是一

處大花園。在河堡之間就是司特令城。城中有許多街道可以表明這城市的古老，但是就全城看起來，牠還是一個新式的城市，有許多堅固的石砌的商業建築物，並且在大路交叉的地方都有警察指揮往來的車輛。

在我到司特令的途中，我瞧見散佈在格拉斯哥與愛丁堡中間的許多工業市鎮。在這些市鎮中的房屋很低，普通都是平屋，只有一個到四個的房間。最普通的平屋大門在中間，大門的兩邊各有一房間，房間裏有一個小窗戶裝在厚牆裏。市鎮中的店鋪普通都是開設在這種房屋的一個房間裏，唯一的變更就是把這房間改裝一大窗戶。

這些房屋的前牆兀立在路道或邊道的旁邊，因為這些房屋都是建成兩幢到八幢的排屋，牠們的前牆就連成道旁的堅牆。實際上蘇格蘭最小市鎮中的人民聚居一齊正像大城市中賃屋的居民一樣的密集。這些房屋粉飾得很乾淨，有許多房屋都新加石灰粉飾。茅草屋頂常常看見，但是蓋石板和瓦片屋頂最普通，鍍鋅的鐵板間或也用來蓋屋頂。在鄉間的茅屋普通都很小，牛和雞在那些地方所享受的特權似乎比較在美國田場上所享受的多。在各市鎮之中我看見都有一個新

式透光的學校，普通是用磚頭砌的。這些學校似乎比我在英格蘭市鎮中所看見的優良。

我的路道有些時候爲水泥粉飾的高石牆夾着。這些石牆是許多田莊的界牆，這些田莊還是在從前蘇格蘭極盛的時代所創設的，現仍完全保存。在這些田莊的入口房屋都隱藏在開花的蕊香樹叢裏，到田主別墅的路道，好像公園中的道路一樣，兩旁植有高大的樹木，茂盛的叢林，和開花的花草。

當我從司特令向西行過類似花園的鄉間的時候，坎普息山是在我的背後。在我的前面，高地的青山愈遠愈高，等到了卡蘭得城（Callander），牠們差不多成爲一處不能通過的屏障阻着我們的去路。我們從這裏轉向南行，沿着平光的青山走，在這些山的上面有本勒的峯（Ben Ledi）聳立着。在山坡上我看見許多兇形的高地牲畜。牠們有長角和長粗的紅毛，並且比低地的牲畜小。不久我們就到了特洛薩克斯（The Trossachs）。

特洛薩克斯包括司各脫的「湖上夫人」中名地的一部份。這裏有一條路道沿着一串連的三個湖的北岸蜿蜒不絕，這三個湖就是威那察湖（Loch Venachar）阿哈累湖（Loch Achray）

和卡特靈湖 (Loch Katrine) 在這篇詩中都很著名。牠們都是爲高山所夾成的狹水池，在這些山間的低地是一串連的森林和山谷。 roadway 每一彎曲引誘我們到路旁的綠林草地上去餐敘，或迷騙我們沿着山澗前進，山澗的兩邊有多節的橡樹排列着，屈曲的橡樹枝在深林暗光之下好像是些可怕的鬼影。

這三個湖之中，卡特靈湖最大最美麗。牠有八英里長，四分之三英里闊。牠的南岸是由「大本維紐山」 (Ben Venue) —— 有二千多尺高—— 的山底所形成的。峻峭的山坡上有許多凹槽，槽中的小瀑布在日光之下閃爍可見。在本維紐山的對面有本安山 (Ben An)，高度與本維紐山相仿；在卡特靈湖東極的綠水之中有一多林的小島叫做厄楞島 (Ellen's Isle)。因爲這湖已改作格拉斯哥自來水的一個來源地，牠的水平面加高，所以有幾處司各脫詩中所敘述的地方現已消滅；但是現在的種種景色仍與司各脫所描寫的無異。離開卡特靈湖西端幾英里的地方就是羅蒙德湖北面的極點。

在本維紐山的背後，有阿柏淮爾村 (Aberfyle)，這村是「羅布壘」小說中的一個著名的

地方。當我去參觀這村中的酒店的時候，有一羣的毛髮叢叢的蘇格蘭人在酒櫃前飲威士忌酒（Whiskey），他們用大杯的啤酒送威士忌酒下嚥。司各脫已把這一帶的地方描寫盡致——尤其是「湖上夫人」詩中——所以也毋須再述。

現在蘇格蘭最重要的地方是在格拉斯哥與愛丁堡兩城之間一條約有五十英里闊的土地。假如你翻開地圖，你就可以看見蘇格蘭的中腰爲東面的福耳司海灣（The Firth of Forth）和西面的克來德海灣所深刻凹入。福耳司河與克來德河兩條河流差不多相平行，但是方向相反，一向東流，一向西流；在格拉斯哥和司特令，這兩河的距離還不到二十五英里。這兩條河流所通過的低地把高地與南面的高山分隔開來，並且現在成爲全蘇格蘭人烟最稠密，工業最發達的地方。

在這一帶中部的地域有三百多萬的人口。牠不僅有格拉斯哥與愛丁堡兩個大城並且還包有許多小工業城鎮。在這段地域的北面和南面的地方面積雖較大但是人口合計還不足二百萬。這裏是蘇格蘭大部分的煤、鐵產地，這兩種礦產做其他工業的基礎，因此就把人口集中到這裏來。這裏又是石油的製造地，大堆的廢石積成許多小山，成爲愛丁堡附近的一種特殊景色。

從格拉斯哥到愛丁堡的距離還不足五十英里。這兩個城市在很久以前就為一條運河所連通，就地形上看起來，這也是意中事。這條運河現在已不常使用，因為數年前牠已為一個競爭營業的鐵路公司所購買。現在從格拉斯哥到愛丁堡的兩條鐵路所做這兩城市間的輸運事業很興隆。今天晚上無論在什麼時候我要離開格拉斯哥，我可以從旅館中走到鄰近的車站去，在一個鐘頭內我就可以到愛丁堡。

第十六章 蘇格蘭的舊都

在北方夏季的黃昏時候，落日的金光從愛丁堡的堡巖上返射過來，我正記錄我的行程。從窗下公園裏來的蘇格蘭軍樂隊的奏樂聲正刺入我的耳鼓。右面有一大岩高聳，岩頂上有一個堡壘，佔有數英里的面積，岩後有亞搭爾山（Arthur's Seat）的峻峭的山坡兀立着，這山有八百多呎高，很像是全城的守衛人。左面有王街（Prince's Street），牠是蘇格蘭舊都的五馬路兼百老匯路，並且又是世界上的一條美麗的通衢大道。

愛丁堡，從幾方面看起來，是不列顛三島中主要的供人遊覽的城市。牠與商業城市格拉斯哥不同之點正和美國華盛頓城與匹茲堡互異之點相像。三百年前，牠是君王駐節的地方，但是現在還有一個京城的種種現象。牠有特殊的地勢；對於歷史和文學的關係牠僅次於倫敦。她是詩詞和稗史，堅勇志士和流血行爲的發生地；在從前的時代，牠能控制歐洲諸王國的命脈，政治上的奮鬥和宗教上爭執都達到同樣的極點。

實際上有新舊二愛丁堡。假想有一塊長木板，一頭支持在鋸木架上，一頭擱置在地上。這就是舊愛丁堡所在的一英里長的斜坡的形式，牠的堡壘是在聳起的一端上。沿着這大坡的底邊上有一狹谷，從前是一個有水的湖。現在又假想有一個低山，與這湖和湖對岸的斜坡平行。這就是新愛丁堡的所在地。牠與舊城有許多的橋梁連通，在湖址上現在有許多低凹的花園和鐵路軌道。

在新城而臨山谷的沿邊，蜿蜒在低凹花園的上面，就是王街，約有一英里長。街上只有一邊有商店房屋，所以每天在這街上行走的幾萬人衆可以看見對面的堡壘和堡壘所在的岩坡及岩下層疊的灰石排屋。

沿着王街有愛丁堡最華麗的店舖和許多影戲院及餐館。在這大街的兩頭，面臨王街花園 (Prince's Street Gardens)，有兩個火車站，每一車站裏有一大旅館，佔據車站一部分的房屋。大多數經過王街的街車，和游歷郊外的公共汽車都在這裏起點，租賃汽車只須一喊就到。

王街上從清晨到深夜行人極擁擠，因為牠是全城主要的商業通衢又是人民的散步場。在下午的時候，衣飾燦爛的女人從店舖中走進去，在窗前走來走去，煞是王街中出色的人物。在夏天的時候，天氣還很涼爽。行人走路很輕捷，看起來也健壯活潑。

店舖的窗裏陳列許多蘇格蘭的土貨。有高地家族所製的格子花呢，顏色或紅或藍或綠，都很鮮豔，有許多呢布上印着家族的名姓做標誌。另外又有「特威得」呢布——很美麗的毛織物，是在特威得流域 (The Tweed Valley) 紡織廠中所製造的——和汗衫及線襪——都是用家紡綿紗織成，並且由設得蘭羣島 (The Shetland Islands) 的女工用天然顏色著染。有許多古董店窗裏陳列舊銀器銅器和高地人用的鍍銀短劍。有許多店舖很大，與美國的分部的小商店相仿。又有許多拱廊，裏面普通有許多價廉的貨品——尤其是珠寶和小物件——混在一堆陳列在那

裏。

在王街的中段有一土角伸入山谷中，把下面的花園分成兩段。這土角通常稱爲「大坵」“The Great Mound”，是掘土堆積而成的。皇家學院（The Royal Academy）和國立美術陳列所（The National Gallery）現在佔據這土角上一部分的地方，在這兩座房屋旁邊的空地是愛丁堡的主要公共會場。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演說家在這裏向環繞的聽衆演講。世俗傳道的人也站在這裏誘集聽道的人。昨天晚上我看出這些露天演說家必須與相去不足二十碼遠所演的「傀儡戲」競爭纔可有聽講的人。

再向王街前行，有窩爾忒司各脫爵士的紀念塔，牠是不列顛三島最有名的一個紀念物。牠是用雕石建成的一個哥德式尖塔，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美麗大教堂生出來的枝芽。這塔基是由四個拱門合成，中間有這大著作家兼大詩人的石像，是用喀拉拉（Carrara）的白花剛石做的。他坐在那裏，他的愛狗蹲在他的腳旁邊。相去不遠有一屋，司各脫在這屋裏住了好多年，著了許多書；在愛丁堡的南面有「司各脫鄉」就是美洛斯寺（Melrose Abbey）和阿波次福（Abbotsford）所

在的地方，司各脫在此消磨他末年的光陰。

愛丁堡與文字上的關係很多。關心文學的游人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羅伯明斯 (Robert Burns) (蘇格蘭的大詩人)，大衛休謨 (David Hume) (歷史家)，亞丹斯密 (Adam Smith) (大經濟學家)，和其他許多文人所住的房屋；從愛丁堡的堡壘上，人們又可以看見從前羅伯路易斯蒂芬孫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大小說家) 所住的地方。在舊城聖齊爾茲 (St. Giles) 大教堂裏許多最美麗的紀念物之中有一個斯蒂芬孫的半身雕像，是美國的雕刻家聖哥登斯 (Homer St. Gaudens) 所雕刻的。

王街的終點在滑鐵廬場 (Waterloo Place)，從這場可以直達卡爾頓山 (Calton Hill)，山頂上有納爾孫大將，羅伯明斯和其他許多名人的紀念碑。附近有卡爾頓墓地，墓地裏有亞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的塑像——是在外國所立的他的第一個紀念物——和卡爾頓監獄。這監獄的堞樓和雉堞使得他好像是一座古代堡壘，但是實際上牠只有一百歲的年紀。

在王街的盡處又有威味力橋 (Waverley Bridge)，這橋是新舊二城間交通的要道。在這橋

的中間，人們向下面的山谷遠眺可以看見利斯（Lich），愛丁堡的海港，相去有二英里遠，位置在福耳司海灣上。牠從前是一個獨立的城市，現在已成爲愛丁堡的一部分。

向着橋前面看，舊城的灰色高屋好像已成爲牠門所在的斜坡的一部分。在這些房屋中間，正在橋下，就是愛丁堡大學的灰色石砌的方校舍，牠是在一千五百八十二年創設的。愛丁堡的大學生和牛津的大學生不同，他們不住在學院裏或大學寄宿舍裏，必須自己去覓住屋。他們也沒有指導教師的密切的指導，但是到人數衆多的大班次裏去聽講。至於他們能否有心得，是否真勤學，全靠他們自己去努力。有一個愛丁堡大學畢業生告訴我，從來沒有把他的姓名面貌給同學或教授知道的學生也竟可以修完了他的學程。

沿着山坡，高街（High Street）從右面上升，直達愛丁堡的堡門，然後從左面下來，變成礮門街（The Canongate），這條街到王后公園（Queen's Garden）門口的和力魯德王宮（Holyrood Place）爲止。這兩條街道是舊城的通衢要道，把山上的堡壘與山坡底下的和力魯德王宮連通起來，現在仍舊稱爲「一英里」的御道“Royal Mile”。牠從前既是王用的御道又是流血

的連通道路，因為沿途曾經有不可勝數的暗殺、絞首、和火焚的事故發生。

靠近山坡的底下有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 的住屋，現仍保存做紀念物。從上面的窗戶裏，這個十六世紀的不可和解的改革家常常對着窗下的羣衆演講。在這條狹街兩邊的房屋共有五層樓。這個歷史上的地域現在已變成「陋巷」；當我經過這裏的時候，有許多窗戶裏擠滿了懶惰醜陋的婦女。鄰近有許多迷離的狹道和石階可以通到隱僻的天庭和園場。這些地方從前都與著名的人物有關係，但是現在已變成窮民獵兔的園圍和開設小店舖的地方。

在高街上，離開威味力橋不遠，有聖齊爾茲大教堂，而臨山谷和新城。牠所占的地域專作宗教的用途已有千餘年之久。現在這教堂的特點就是牠的高塔，塔頂作大王冠式，用雕石建成。在教堂的後面有國會方場 (Parliament Square)，從前是一處教堂墓地，為騎士、戰士、殉教人、改革家的葬身所。國會會場從前是蘇格蘭人自定法律的地方，現在已改作法庭。除去商法之外，蘇格蘭的法律是根據羅馬法典製成，與英格蘭的法律迥不相同。因此愛丁堡現在仍然是全蘇格蘭的法律中心，英格蘭的律師必須由有在蘇格蘭法庭出席資格的人代表。在法庭的大堂裏，我看見許多戴假

髮，穿長袍的律師走來走去與他們的事主討論商議。

再向高街前行，我就到了堡壘的入口，堡壘的前面有一吊橋和七堡門備作防守之用。從堞垣上可以看見愛丁堡的高塔尖塔，福耳司海灣的藍水和海灣對岸的高山。王街上的人衆和車輛看起來好像是些正在移動的微粒，城外的田場好像是些小花園。倚牆俯視，我看見下面有一個土墩，約有十五呎或二十呎長，七呎或十呎闊。這小土墩是這堡壘衛兵的愛狗埋藏所。每一墳墓上有一塊小石碑記載死狗的特點和軍事成績。

在這堡壘的最高的部分有一小教堂，牠是全城最古的建築物，並且是又全不列顛最小的教堂。牠只有十七呎長，十一呎闊，是在一千年前爲聖馬加勒特 (St. Margaret) ——摩柯姆坎謨耳 (Malcolm Canmore) 的后妃——所建築的。軍人所生的嬰孩現在都在這裏受洗禮。在這教堂的下面有一個宴客廳，從前國會常在這裏集會，現在儲藏了很多的蘇格蘭的鎧甲和武器。附近又有一個蘇格蘭歷代君王御用品——王冠、王節、刀和珠玉——的陳列室，並且又有一個房間，是從前女王馬利生子的地方，她的這個兒子在一千六百零三年做了英格蘭王，稱爲詹姆斯第一，他就把

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起來。從這房裏的窗口，這個嬰孩太子從前用竹籃沿堡岩繫下，送到司特令堡去。

在我到愛丁堡途中，我曾經過林力斯哥 (Lindisgow)，並且看見產生女王馬利的堡壘；我在和力魯德王宮又回想到她一生不幸的事故。我還記得，不足一歲她就做了蘇格蘭的女王，六歲逃到法國去，十六歲嫁給法國太子，一年之後做法國的王后，再隔一年就做了寡婦。她在十九歲的時候回到蘇格蘭，又嫁給達恩利伯爵 (Lord Darnley)。兩年之後，因為達恩利伯爵被刺，她又做了寡婦，但是她已產生了一個兒子，就是將來的英格蘭王。不久她又改嫁波司衛爾伯爵 (Earl of Bothwell)，因此激動許多貴族的反抗，強迫她把王位讓給她的嬰孩太子。她於是領兵征討，戰敗之後，從羅和利汾堡 (Lochleven Castle) 逃到英格蘭，想爭得英格蘭的王位。但是在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她反被女王依利薩伯收入牢中，直到一千五百八十七年，她就被殺，年僅四十五歲。

女王馬利一生最騷擾的事故有許多都是在和力魯德王宮發生的。她的意大利的祕書，大衛里齊奧 (David Rizzio)，就是在這王宮樓上一個小房間裏當他與女王同吃晚餐的時候被人

刺殺的。今天我已看過這個房間。在這房間下一層樓上就是達恩利伯爵所住的房間，從這些房間有一秘密樓梯與樓上女王馬利的住房相通，並且在他的臥室牆上有一偷看洞，僅可從這樓梯通達，這真是非常離奇怪誕。和力魯德王宮現在似乎是到愛丁堡的女遊客最關心的地方，至於蘇格蘭的男人現在到這裏來專為表示不忘女王馬利的敬意。在這王宮的旁邊，有和力魯克寺的遺址，從前女王馬利就是在這寺裏與達恩利伯爵結婚的，現在有許多蘇格蘭的君王葬在這裏。

愛丁堡是蘇格蘭法律、文藝和教育的中心，所以牠被稱為「現代的雅典」，但是牠的工商業也很發達。例如牠是十五個保險公司總公司的所在地，有幾個保險公司的分公司我曾看見在英格蘭和愛爾蘭的城市之中都佔有很壯麗的房屋。這些保險公司合計共有美金七千餘萬元的收入。牠又是操縱蘇格蘭威士忌酒出產的聯合會的大本營。全國最大的兩個蒸溜廠也建在這裏；蘇格蘭的啤酒有百分之七十是在這裏釀造的。愛丁堡又有一個全聯合王國最大的橡皮製造廠，另外還有許多其他的重要工業。

愛丁堡又是不列顛的一個出版業和印刷業的中心，位置僅次於倫敦。我在這裏曾參觀過蘇

格蘭最大的發行兼印刷的總廠，牠是爲一大公司所有。歷年來，牠向以發行價值低廉的名人著作而著名。在不列顛的書店裏，人們化費美金五角就可以買新小說，名人的著作，例如迭更斯的，或司各脫的，只須美金三角七分就可以買一本。在歐戰以前，這一類的書籍每本只賣美金一角二分或一角四分。大家常說英國人不是讀書的國民，但是在英國城市裏書店似乎比在美國城市裏還要多。

我所參觀的這印刷廠有一部分是一座大廠屋，約有二百呎長，一百呎闊，專門規畫作製造廉價書籍之用。在這廠裏紙料從印刷機的一端進去，從那一端出來就變成印好釘好的書籍。正像在底特律 (Detroit) 的一個汽車廠裏一樣，自動的機器和鉸鏈傳送機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到了終結的時候，已完成的書籍沿着一個滑溜架滑到樓下的打包室裏去。在工作忙碌的時候，這印刷廠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每隔三分鐘可以印釘兩本書。

昨天晚上我坐汽車到這城市上游五英里的地方去參觀架過福耳司海灣的大鐵路橋。建造巴黎愛斐爾塔 (Eiffel Tower) 的大建築家稱這橋爲「十九世紀最大的奇物。」牠有一英里

半長，高出水面有一百五十呎。中間的兩個橋拱各有四百四五十碼長。當我站在橋下的時候，我看見火車正沿着橋上的鐵軌走。在迷離的鋼鐵建築物中，這火車好像是一種玩具，雖然牠每點鐘可以行駛十五英里或二十英里，但是看起來好像是在那裏慢慢的爬。每天有很多的裝貨裝客的火車在這橋上通過。

我從愛丁堡又旅行到海灣對岸的丹斐謨林 (Dunfermline)，蘇格蘭人看重這個地方因為牠是一個古代舊都的遺址，但是美國人知道這個地方，因為牠是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 (Andrew Carnegie) 的故鄉。在一條大街上有一小屋就是卡內基出世的地方，現在仍然保存，留傳後世，但是他的聲名已為他捐款所建設的種種公益事業永遠留傳不朽。

自從卡內基捐設「丹斐謨林基金管理處」 (The Dunfermline Trust) 以來已有二十餘年，現在這基金的擔保品共值美金三百七十五萬元。他有一次說道，他的目的是要把「丹斐謨林勞力民衆的枯寂無味的生活引入甜密的和光明的生活境域。」他尤希望能令青年得到「住居在別的地方所不能有的生活上的魔力、快樂和高尙的境况。」

卡內基又把他的美麗的匹吞克里夫花園 (Pittencrieff Park & Glen) 贈給這基金管理處，這花園是他從前就一個舊田莊所改成的，差不多正在全城的中心。在這花園裏，基金管理處在夏季的時候每天設有音樂會，由大不列顛最著名的音樂隊演奏，每一音樂隊連續演奏一星期。這裏又有基金管理處所設的「老人俱樂部。」

卡內基的捐款大部分是集中在許多的會社裏。這些會社是衛生、娛樂和教育的總機關。有七個這樣的會社位置在城內各地。中央的會社不僅設有浴室——從水管浴和噴水浴到蒸汽浴 (Turkish Bath) 和大游泳池，並且又有學生病院、健身房和衛生學校。這衛生學校已成爲一個全國的教育機關，不列顛各地的女子都到這裏來受體育訓練。在其他的會社裏，除去浴室之外，又有男青年的彈子房，男女老少的讀書室和借書的圖書館。因要引起音樂上的興趣，這基金管理處又設有幾個音樂俱樂部，並且延聘教員訓練有音樂天才的人。

卡內基明白的宣言他的捐款不能用來免除本城所有的普通擔負，也不可以用來減低捐稅；這基金管理處現在還向利用會社設備的人徵收會費。但是所收的會費非常微末。例如住在卑陋

房屋裏的婦女每年只須付給美金三元七角五分的會費就可以天天到會社裏去行桶水浴；婦女俱樂部每年只收美金二角五分的會費。基金管理人現正想設法力量能做到的種種社會和教育活動，由自願效力的委員會辦理。

卡內基的捐款似已把「甜密和光明」引入人民生活之中，但是他所費去的幾百萬金錢還未能在丹麥謨林造成一處世俗的天堂。並且對於他的捐款用途已有種種失望的事體發生。近來圖書館的館員和閱報室的報紙都被青年利用作刺探跑馬賭博消息的地方，現在基金管理人正想把這一類的新聞剪除之後再把報紙放到桌上。

丹麥謨林約有四萬五千的人口，是蘇格蘭麻布製造業的中心，與愛爾蘭的麻布業相埒。我曾參觀了幾個最大的麻布廠，尤其注意那些很驚訝的方法能把最細的洋花綢的複雜花樣移用到自動織布機的梳麻器上來。這種手續由一熱心的少年辦事員詳細的向我解說，但是我敢說彈奏鋼琴比較用手按捺這種複雜機器的關鍵似乎要容易些。

札卡 (Jacquard) 織布機，現是最普通的織布機，從前是由法蘭德斯人帶到這裏來的，他們

當時把這機器的祕密嚴密的守住。有一個丹斐謨林的人假裝做一個愚鈍的癡子，走到織布廠裏去，躺在織布機的下面約有兩個星期，他就把使用這織布機的方法盡學來了。

丹斐謨林又富有歷史的興趣。牠有一個古寺還是在一千年前爲蘇格蘭王所建造的，他在鄰近的地方又造了一座王宮，這王宮有幾部分近來方從地下掘現出來。相去二英里，在福耳司海灣北岸，正在大鐵路橋上游，有福賽司 (Forsyth) 鎮，也是丹斐謨林的一部分。牠是英國海軍的一個停泊地，在歐戰的時代，英國和美國的艦隊常在這裏下碇停泊。

第十七章 到印味涅斯和高地

我方從蘇格蘭高地旅行回到愛丁堡來。我沿着東面的海岸北行到印味涅斯 (Inverness)，然後轉向南行穿過格蘭扁山脈 (The Grampians)，全國的主要山脈。在印味涅斯，我離開約翰奧格洛茨 (John O'Grants)——蘇格蘭極北的土尖，與臘布拉多 (Labrador) 和阿拉斯加 (Alaska) 的緯度相同——僅有五十英里。在格蘭扁山中我攀過不列顛三島最高的鐵路軌道，高出海面有一

千四百八十四呎。

我的火車從愛丁堡渡過福耳司海灣沿着淮夫州 (Fifehire) —— 蘇格蘭的一個主要的農業州縣——的海岸前行。農夫正在田裏收集乾草。有些農夫用馬拖的割草機和釘耙把草割下集成草排，有些農夫用草叉把乾草堆成圓錐形的草堆，比美國農夫所做的草堆還要高。沿着海邊，冬季小麥，與雀麥，及大麥同時並種。在許多的田裏我看見去年的褐色小麥堆還沒有打麥。這裏的田場似乎比英格蘭的普通田場大，有許多莊舍是由許多大石屋集成的。這些莊舍大都粉作白色，在周圍的綠林之中，看起來格外鮮艷光亮。

在淮夫州，大部分的土地都已加耕植，但是全蘇格蘭所有的可以墾植的土地差不多有一半是牧場。只有百分之一的田地種植小麥，百分之四的田地種植大麥。所種植的主要穀類是雀麥，共計佔有五分之一的土地。但是這種比例因地而異，並非一律如此。正像在英格蘭一樣，蘇格蘭的土地也是行租種制。

在淮夫州，我在途中遠遠的看見聖安德魯 (St. Andrew)，在這城裏有蘇格蘭最老的大學，是

在五百多年前創設的。這城是皇家古哥夫俱樂部(The Royal & Ancient Golf Club)——全世界「哥夫」俱樂部的始祖——的所在地。這城的位置在海邊上；在這著名的「哥夫」球場上可以看見海浪，聽到濤聲。在聖安德魯共有四個「哥夫」球場，但是在夏季的時候，還有供應不及的情形。每天晚上須預先抽籤派定次日各球場上的位置。

聖安德魯哥夫俱樂部是在一千七百五十四年設立的，但是「哥夫」球戲在前此三百年已經在蘇格蘭流行。「哥夫」球戲究竟是否是在聖安德魯發明的，還是在荷蘭發明的，終屬是一個疑問，但是牠現在已成爲蘇格蘭的國民遊戲，這確是無疑的。男女老幼，隨時隨地，都可以打「哥夫」球。最小的城鎮也設有公共「哥夫」場，在東面沿海的公共「哥夫」場普通都是面臨海濱。除去公共「哥夫」場之外，在蘇格蘭各城市的中心都有一公共練習打「哥夫」球的草場(Putting Green)。格拉斯哥有好幾個這樣的草場設在公園裏，每天晚上在這些草場上練習打「哥夫」的人很擁擠。

淮夫州北面以台海灣(The Firth of Tay)爲界，這海灣上有一條二英里長的鐵路橋架過。

第一條鐵路橋在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間，當火車正在過橋的時候，忽爲暴風吹塌。所有的乘客都被淹死。在這鐵路橋的那一邊就是丹梯（Dundee），蘇格蘭的第三個最大的城市，人口與美國康涅狄格省（Connecticut）的哈得富爾（Hartford）差不多相等。除去有一興盛的海港之外，丹梯又是苧麻業的中心。在丹梯與伯斯城（Perth）（在台海灣的口上）中間的地方是蘇格蘭的一個種植果樹的地域。丹梯的工廠製造蜜餞果實和果汁很忙碌，因爲沒有這兩種食品，英國人的早餐不能算完備。

在丹梯北面六十英里有亞伯丁（Aberdeen），蘇格蘭第四個最大的城市。在這兩城之間的鐵路沿着海邊盤旋，下臨北海的水邊。沿岸峭壁兀立，時有土角突出，或狹灣凹進。有幾個土角上還有堡壘的殘蹟。沿途在廣闊的牧場之中有許多安逸的農舍。沿海有一個蔭蔽的海灣，從前在北海活動的德國潛水艇常潛伏在這海灣底下，直到牠們的埋伏地被發覺之後纔不敢再來。

亞伯丁人稱他們的城爲「花剛石城」，因爲差不多每幢住房和所有的店房都是用附近石礦所取的花剛石砌的。他們對於用石砌屋非常驕傲，在城市的中心禁止用別種材料建造房屋。所

以全城呈現一種呆板的灰色外觀，但是當地的居民說道，在大雨初霽之後，日光照耀在石屋上，牆垣返光閃爍，大有可觀。

亞伯丁人大家都以為是節儉、謹慎和固執——蘇格蘭人素以具此特質著名——的人民；於吝嗇的故事普通都是取笑亞伯丁人。蘇格蘭人普通被稱為沒有談諧性的人民，但是事實上確不是如此，「判赤」雜誌（Punch）的主筆在很久的時期內發覺大部分的諷刺的投稿都是從蘇格蘭來的，關於亞伯丁的笑話大都就是當地的投稿人所做的。下面有一個例子：

一隊的美國人乘着汽車在蘇格蘭游歷，驟在北方迷失路徑。他們立即發覺已到了一個大城市附郭的地方。他們就停車向一個男孩詢問這城市的名字。那男孩說道，「假如你給我六辨士，我就可以告訴你。」有一個美國人說道，「往前行。這城必定是亞伯丁。」

有些人將要告訴你，亞伯丁人正像他們的城一樣，堅強不屈，厚重穩健。但是無論這種評判如何，亞伯丁人在境內已建有興盛的工業，在國外又是成功的殖民家。現在這城市的生活大半倚靠北海的漁業維持，因為亞伯丁是北海漁業的市場和轉運的中心。有人計算這種漁業直接的或間

接的可以供養二萬五千到三萬五千的人口。

我在早晨七點鐘的時候去參觀亞伯丁的大魚市，在那時候生意最興旺。亞伯丁位置在底河與頓河（The Don）之間。亞伯丁的海港是在底河中，魚市就是在這海港的上游。我在這裏看見一個大船塢，三面都有石砌的碼頭，碼頭上建有鉛棚。在船塢裏有幾十隻漁輪擠在一堆，密密相靠。每隻輪船上有許多人用吊在滑車上的水桶起卸船中的魚，還有許多人在碼頭上把這些魚分門別類。每隻漁輪在魚市上可以佔有三十方呎的面積排列所捉的魚；這魚市上共有一百多號這樣大的魚場，你從此就可以知道這魚市的大小。

有許多最大最美的魚散佈在碼頭的海邊上。有幾處碼頭靠海的邊上爲比目魚所佔據。有許多比目魚約有四五呎長，都是白肚皮朝天仰在地上。又有醜惡像的鱒魚，最大的有三四呎闊。另外還有鱉魚——不及我在紐芬蘭所看見的那樣大——，鯧魚——粉紅色，身扁平——，鱒魚，青魚，板魚，以及其他種種的魚。小魚都放在箱子裏，每箱可裝一百二十磅。板魚也是一種小魚，價值僅次於比目魚，所以都放在頂上的箱子裏。在魚市的一個隅角上有銀色的鮭魚，這種鮭魚在蘇格蘭北部

的江河中可以捉得幾千幾萬隻。牠們與深海中捉來的魚比較起來總算是很美麗的。

在魚市的四圍有幾百個穿橡皮靴的人在黏滑的碼頭面上小心的行走。魚市裏又有許多女人。有些女人到這裏來是替家中買魚的；有些女人是替她們在卑陋的地方所開的小魚行和小餐館進貨的。還有許多女人是走向海港下游的乾魚製造場去。在賣魚的魚攤裏，我看見一個黃髮紅頰的婦人招待顧客。她穿了一件污穢的褐色汗衫，袖子一直捲到肘彎上，腰上繫了一條帆布裙。她的右手握着一把刀，刀口很銳利。很快的斫了幾刀，她把一條四腳魚的頭尾斫下，剝出脊骨，然後把這條魚割成半磅重的厚魚塊。有許多女人披着圍巾，戴着古式的圓頂黑帽，拿着柳枝編的圓籃，她們就是這魚攤婦人的顧客。

靠近魚市的入口有一塊大黑板，黑板上寫了許多通知顧客的佈告。這些佈告宣佈進口的漁輪有兩隻從冰洲 (Iceland) 來，兩隻從非羅羣島 (The Faroe Islands) 來，三十一隻從北海 來。所卸的比目魚都是一百二十磅一桶，客商要買這種價值昂貴的魚須用可能的價格估計供給和需要。

在早晨八點鐘的時候，批發生意開始營業。拍賣人着了騎袴和皮擲腿站在拍賣的地方，立刻就有許多的買客圍着這些拍賣人。買賣是從魚市的一端起首，然後沿着碼頭的三面走過去，直到所有卸船的魚都拍賣完結爲止。大比目魚是逐條的賣出，有幾條竟可賣得每條美金十五元或二十元的價格。其餘的魚都是成組的或成箱的賣出去。

拍賣進行很快；叫價只要一霎眼，賣出只須一點頭。買賣做成之後，買客在魚上放着許多小簽條，這些簽條上印着他的店名。在買客的背後有大隊的苦工跟隨，他們把買成的魚聚集起來，裝進四輪手車，運過碼頭到市場的外面，那裏有成排的火車伺候轉運。將近正午的時候，早晨所卸的魚不是已經到了乾魚廠裏，就是正在特別火車裏運到倫敦和南方其他的城市去。

我從亞伯丁沿着頓河上行深入高原。當我們向北方前進的時候，羊子漸漸加多，蘿蔔是可以看見的唯一的田產物。有許多蘿蔔田由四五人一羣的男工童工——間或也有一女工——鋤草。有人告訴我，這種鋤草的工作是行包工制，規定多少錢一英畝。峻峭的山坡是很好的研究色彩的地方——有濃綠色的草皮，深綠色的樹林，暗綠色的野草，和蘇格蘭金雀花樹的鮮黃花。當野草在

八月開花的時候，全山盡作紫色。

我們愈向北行，森林愈多，直到後來在鐵路軌道的兩邊都是濃密的森林，這是自從我到不列顛三島以來第一次所看見的森林。在蘇格蘭北部的樹木大半是杉樹，但是在山澗旁邊的山峽上也有好多的堅木樹。在歐戰的時候，蘇格蘭有幾千英畝的林木被斫伐下來送到法國去做樁柱和戰壕木料，所以損失的木材很多。現在有幾個北部的大地主正與政府的專家協力合作重造森林。大家希望將來能殼把這些森林恢復舊狀，斫伐木材，一方面可以供養工人，一方面可以有進款收入。

蘇格蘭高地的森林大半是供狩獵之用，在這一帶地域裏的人民有許多專以獵獸和管獸苑爲生。我們很不容易知道蘇格蘭北部的地皮專供獵人使用的非常廣大。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分成大塊的區域；有人說道七十個地主差不多佔了全高地一半的土地。獵場共有四千多處。牠們普通是在打獵的時季——從八月十二到十月底——租出。

我現在得了靠近印味涅斯的一處森林出租的詳細條件，這處森林很需要，所以這次租出的

時期訂爲十年。租價每年要美金一萬二千五百元，但是租戶實際使用這處地皮不過八星期或十星期。這處地皮的租價還不算貴，有幾處獵場一季就要化費美金二萬五千元的租金——包括使用舊堡壘的租費在內。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化費了一萬二千五百元租這些獵場的美國富翁或英格蘭的富翁究竟可以得些什麼。他所租得的地產共有三萬四千英畝的面積，可以擔保有美麗的景色和滿意的田獵。除去森林中的鹿，又有許多的鳥——野鴨，松鷄，山鷄——並且還有四個湖和許多的河做捕魚之用。

他還可以有一處住屋。除去客廳，吸煙室，膳堂，廚房，食器室，食料室之外，又有六個主人臥室，三個僕人臥室，兩個浴室。在附近的茅蘆裏還有幾個臥室，可以容留四個客人，在舊屋裏又有幾個房間，可以容留八個僕人歇宿。另外又有引路人的住屋，他們拿着獵主的槍，指示鳥獸的所在地。有人告訴我，在露天之下與一個這樣的引路人同處一星期，對於蘇格蘭高地人民的品格就可以得到一種很好的教育。相去九英里，有一大茅蘆，可是附屬在這地產內，可以容留六個客人和六個引路

人。地主負擔三個趕鹿人和一個守園人的工資，及修理道路的用費；租戶必須自雇其他的僕役和打獵的助手。獵主最小限的用費比獵場租金還要大兩倍，所以租用這獵場的人一季要化美金二萬五千元之鉅，或竟還要超過此數。

租戶每季所獵殺的鹿不能超過八十隻，所射死的松鷄也不能超過一定的對數。照這些獵場的租金攤算起來，每隻鹿須化美金一百五十元，每對松鷄須化美金十元。有幾處獵場很大，一年可以殺一百五十隻鹿；在一個蘇格蘭的貴族姓馬琴托士（The Mackintosh）的獵場上每天可以射得七八百對的松鷄。英王每年總到高地的巴勒摩拉堡（Balmoral Castle）來一次，消磨些時間與馬琴托士一同打獵。英王自己的獵場位置靠近布累馬（Braemar），共有十萬英畝的面積。我向南穿過格蘭扁山的時候，正從英王獵場所在山的那一邊經過，但是巴勒摩拉堡和布累馬都可以從亞伯丁乘汽車直達。

印味涅斯稱爲「高地的首都」牠是田獵地域的中心，有一種特殊的高地空氣。牠位置在波力河（The Beaully River）口的波力海灣上，是喀利多尼亞運河（Caledonian Canal）東面的

終止點。假如你翻開地圖，你就可以看見有一串連的三個湖從西面濱海的奧班 (Oban) 北面起向東北延伸，直達到離開印味涅斯數英里的地方。這三個湖是在蘇格蘭的「大谷」(Great Glen) 之中，這「大谷」是一大山峽差不多把這段地土分成兩段。這運河已有一百多歲的年紀，從前建築起來專備裝置三十尊砲的軍艦行駛的。牠現在為漁船所使用，在夏季的時候又有運客的小火輪行駛，裝戴成千的游人玩賞沿途的壯麗景色。奧班是這運河西面的終止點，又是蘇格蘭西面沿海游人的集中地。

從印味涅斯向海灣對岸遠眺，人們可以看見許多青山成為起伏不平的輪廓，直抵天際。有些高山頂上為白雪所遮蓋。在這些山間，波立河湍急的流向海灣，河水澄清如晶，衝擊圓石，向下急流。在印味涅斯四周，這河中有許多的小島，島上有橋連通，都已改作公園。在夏天的晚間，沒有一種散步場再比這裏可愛。沿着河堤，面臨島中公園，有許多全城最好的住宅。在離城五英里的山上有德蘭摩息荒場 (Drumossie Moor)，在一千七百四十六年「查理王」(Prince Charlie) 於卡羅登 (Culloden) 戰役就是在這裏戰敗的。

在印味涅斯的商業區域裏，四周鄉間的生活完全顯露出來。店鋪的玻璃窗有許多的高地士貨；有高地人着的格子布和無邊帽，及蘇格蘭人自製的毛織物。又有許多鎗砲舖，門前掛着鹿皮和別種獸皮。人們在街上間或可以看見從鄉間來的地主，穿了一件綠短衫，戴了一頂毛製小便帽，着了一條短裙和一雙短襪，把膝頭露在外面。在他的短裙前面有一個皮袋擺來擺去，這皮袋是用連毛的獸皮做的，口上有一個鍍銀的扣鈕作開關之用。高地式的衣服在北部仍舊天天穿着；但是在南部的高地族人遇有正式典禮的時候纔穿短裙。有些學生也穿着這種短裙，因有他們的父母很想保存族中遺留下來的服式。

高地的服式是英國陸軍中蘇格蘭軍隊的制服，從前在法國的德國人稱這些軍隊爲「地獄中來的婦女。」我在蘇格蘭倫敦，伯爾發斯特（Balfast），和別的地方曾經遇見這些軍隊。我問或又看見蘇格蘭的簫鼓軍樂隊，各隊員都穿了短裙，戴着無邊帽，披着格子布的肩巾。他們所吹的風簫實在不能殼稱爲樂器，但是我對於他們兩手所敲的低音鼓覺得很有趣。

我從印味涅斯向南行的時候，我看見高地最美麗的地方。我們在四千多呎高的山中經過，有

好幾點鐘都是在從二千呎到三千五百呎高的山脈中行走。有一部分的路程我們是沿着向北流的斯佩河 (The Spey River) 向山上走；後半的行程，我們先沿着伽利河 (The Garry) ——這河向東南流——，然後沿着台河下行，直達這河口上的伯斯城。

雖然那時候已到六月下旬，但是在幾處山峯上還有許多大塊的雪，好像是些被單攤在山上晒。最高的山都是荒涼童顏，上半部的山坡有岩石滿佈，盡作灰色。下半部的山坡作綠色，間有露出來的暗灰色的岩石，和幽暗的野叢林。有幾處山坡上建有十字交叉的石牆，把羊子圈在草場裏面。另外又有長方形的大杉樹林，四面有很顯著的界址。在初秋的時候，這些樹林就要被敲打，驚出野獸以備獵人打獵。

蘇格蘭人把高地的大半盡劃作獵場，因此常受人責貶，但是深悉當地情形的人都承認這裏的土地除作獵場外幾無他用。氣候和土壤都不適宜於大規模的耕植。山中的土地大都低濕，僅有狹谷可以耕種。山坡遠遠的看起來雖平坦艷綠，但是實際上很崎嶇不平，且多駝峯；山上所長的野樹很廣漠，不容易斫除。山上的農夫和牧羊人多半已移徙，讓出地方做鹿園，所以居民日漸減少，現

在蘇格蘭北半的土地僅有三十萬的人口。沿着山澗有許多威士忌酒的蒸溜廠。但是這些蒸溜廠並不是大規模的工廠，只須幾個工人就可以工作。

高地雖甚荒涼，但是也有一種特殊的美麗和宏壯，許多的小湖格外增加高地的吸引力。南部的山嶺不像北部的那樣嚴酷崎嶇。在布雷耳阿托爾 (Blair Atholl) 和啓力克朗啓隘道 (The Pass of Killierankie) 的風景正像我在美國阿的倫達克山 (The Adirondacks) 或阿利給尼山 (The Alleghenies) 所看見的一樣的美麗。我們易於想見高地人的品格很受在山中競爭生存的影響，並且也易於相信他們是世界上戰鬥者的勁敵。但是蘇格蘭現已大半工業化，高地的鄉間已變為城市居民的消夏地和富家獵主的田獵場。

第十八章 伯爾發斯特

從英格蘭渡海到愛爾蘭只有一渡船的行程。從不列顛西面的海岸到伯爾發斯特和都柏林共有五六條輪船航線，從威爾斯西岸荷里赫得去的路線最短而且最普通。但是我揀了一條最長

的路線，從利物浦乘了一夜的輪船，纔到伯爾發斯特。

我所坐的那隻小輪船是在伯爾發斯特的大船廠裏建造的，我在第二天早晨，當這輪船向伯爾發斯特灣（Belfast Lough）上駛的時候，曾經看見這些船廠。這海灣有十二英里長，不足六英里闊，是伯爾發斯特的良港。實際上牠是拉根河（The Lagan River）的河口，這河恰好把伯爾發斯特城分成兩部分。兩岸的綠坡，和爲村莊所隔離的田場——村莊中並且有教堂尖塔高聳——令我聯想到在蒙特利爾（Montreal）及魁北克（Quebec）之間聖羅凌士河兩岸的景色。在這海灣口上，伯爾發斯特的背後，有揆甫山（Cave Hill）聳立，好像是全城的守衛人。

在這海灣的海邊上，有伯爾發斯特和鄰近地方的許多海灘游覽地。有一個這樣的游覽地叫做班哥（Bangor），在每星期之末有幾萬人來游歷，在夏季的時候遊人尤衆。皇家厄爾斯得輕艇俱樂部（Royal Ulster Yacht Club）就設在這裏，並且常常舉行輕艇競賽。

伯爾發斯特有兩個大船廠。在興旺的時候，一個船廠須雇用二萬人，其他的一個船廠雇用不足一萬人。這兩個船廠合計有二十個永久的造船架。這些船廠從各方面看起來都是新式的，不僅

能建造如我從利物浦渡海所乘的小輪船，並且還可以建造大郵輪。這裏所造的著名大郵輪，有一隻就是命運不佳的「泰坦尼克」號（Titanic），這隻大郵船在第一次到紐約的途中與冰山相撞而沉沒。

有一個關於在伯爾發斯特建造「奧林匹克」大輪（Olympic）的監督人的故事。他在這隻大輪第一次航行的時候，跟船到紐約去，登岸的時候，他說他自己是一個製造家。檢查員問他製造什麼，他指着碼頭上的這隻大郵輪說道：『我已帶了一個樣品來；牠就在那裏。』

在愛爾蘭的海港之中，伯爾發斯特的位置僅次於都柏林。這城是德黎替倫山（Derry-Tyrone Mountains）東邊人煙稠密的內湖（Lough Neagh）地域的供應地。這一帶的地域包括安德靈（Antrim）和導因（Down）二州及伯爾發斯特自治市，佔有北愛爾蘭一百二十五萬多人口總數的五分之四，伯爾發斯特的人口佔有這總數的三分之一。

伯爾發斯特在一千六百十三年得到英王詹姆斯第一所頒發的特權書，但是直到近代的時候，始發達成一大城市。不足一百年前，牠只有五萬人口，現在的人口差不多和美國的華盛頓一樣。

多。所以在這城市的房屋之中並沒有像在英格蘭古城中那些古老的建築物。大多數的街道闊而且直，並且都是成直角交叉。

新式的伯爾發斯特是建築商業之用，城中大路的兩旁建有四五層樓的厚大石屋。在城的邊境有許多很美麗的住宅，但是大多數的居民都是住在兩層樓的磚屋裏，這些磚屋連續不絕接成很長的排屋。他們既沒有像美國住宅的那些迎面的門廊，又沒有英格蘭城市住屋附屬的那些可愛的花園。

伯爾發斯特最美麗的公共建築物是城市大會堂，牠是一座很大的房屋，佔有一大塊的方場。最壯麗的商業建築物就是銀行和保險公司，牠們大都是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總行和總公司所分設的支店。另外又有許多大商店；有一個合作商店佔有一大排的房屋。質地精良的貨品都陳列在店鋪的窗中，但是在商業街道上走不多遠就可以知道奢侈品的生意在這城市裏極微末。

街上的行人衣飾都很簡樸。男女都沒有美國工業城市的人衆那樣的漂亮。到了晚間，披黑圍巾的婦人出現，有半數的婦人在圍巾裏都裹着嬰孩。假如我們向這商業區域外面走過一兩排的

房屋，我們可以看見有好幾百的窮人。他們的衣服襤褸，鞋子洞破；他們在頸上圍了一塊污黑的手巾來替代領子。

伯爾發斯特雖有富源，如造船廠，紡織廠，和製造廠，但是牠的收入並不大。牠的主要工業，造船業和麻織業，屢受停滯的影響，現正又受窘迫。已經註冊的失業工人佔有全城的男女十分之一。他們中間有許多的人數月以來專靠政府補助失業的基金爲生。今天早晨在一個勞工公會的口門，我看見有二百五十個人成排的坐在石牆頂上，在城裏許多的地方，也可以看見大羣的游民。

關於失業的問題有一個伯爾發斯特人今天對我說道：

「普通在造船廠——大都雇用男工——營業停滯的時候，細麻紡織廠——廠裏的工人差不多盡是女工——生意正興隆。所以女人就能設供養男人。在細麻紡織廠停頓的時候，造船廠普通都極忙碌，所以男人就可維持女人的生計。現在這兩種工業都停滯，男工女工皆失業，縱被雇用，也不過做一部分時間的工作。」

麻織業是愛爾蘭最大的工業，普通共須雇用八萬人，有人計算北愛爾蘭有四分之一的人民

直接的或間接的倚靠麻織業謀生。現在這些人民盼望美國的婦女仍舊復用細麻桌布，因為美國向來是銷行愛爾蘭麻布的主要市場，但是自從歐戰起後，麻布和洗衣的價格增加不已，美國家庭所用細麻桌布因此大為減少；直到現在，別種麻織物的需要還沒有相當的增加可以彌補細麻花緞銷路減少的損失。

北愛爾蘭現在約有五十個公司專門紡麻或織麻。約有三分之一的細麻紡織廠是在伯爾發斯特，其餘的紡織廠大半都在鄰近的城鎮裏。今天我曾參觀全境最大的細麻紡織廠。這廠平常須雇用五千多工人，內中有五分之四是女工，廠裏的紡錘每天可以紡成十二萬五千英里長的麻紗。廠裏的房屋都是用磚頭砌的，有五層到七層樓高，正像我在美國紡織廠裏所看見的廠屋一樣的堅美。

大多數細麻公司只做紡麻或織麻一種工業，但是我所參觀的那工廠兼營紡織，這樣的紡織廠為數殊不多。所以在這廠裏，我能看見各種的工作，但是漂白的手續是在鄉下完成，所以沒有看見。

這廠經理領我先到「粗麻間」製麻成紗的手續就在這裏開始。我看見許多的麻料是從比利時、荷蘭和波羅的海諸國運來的。雖然愛爾蘭也種麻，但是麻織業每年所需的四萬噸麻在本地出產的還不足四分之一。除去在歐戰時期內政府擔保麻價增高的時代，愛爾蘭的農人總把種麻看作一種兼辦的農業，因為田地種麻往往得不償失。種麻確是一種冒險煩勞的事業，關於製麻備作紡織廠用的手續尤其煩難，對於這種手續比利時人比別國人要精練得多。據調查所得在比國庫耳特累（Courtrai）附近的河水又有一種特性能使麻質格外優良。

在這紡織廠裏，原麻須經過種種的梳理手續，把莖梗和污穢滌除，短斷的麻絲抽出。這些手續一部分用手做，一部分用機器做。最後梳理所用的「理麻機」是代表機械天才的奇物。機上的齒有許多很微細，每吋可有三十八個齒。這理麻機所用的麻都是成捆的，共有二十吋長。這些麻未經漂白，好像是理髮店窗裏所陳列的頭髮一樣。梳下來的短麻絲可以用來製造次等的麻織物。

已經梳理的麻捆依照粗細和色彩分類提出，然後依照所需要的麻紗種類又混合調和起來放到「條紗機」裏去。麻纜放進條紗機的時候是闊扁的狹長條，從這機器裏抽出來的時候已變

成細絲。

紡麻的手續差不多和紡棉一樣，但是紡麻須有大濕度。麻絲先從沸水槽裏經過然後繫到紡紗繩上去，這些紡紗繩一分鐘可以旋轉二千到三千次。濕紡的目的在使麻絲上原有的膠質回軟，如此纔可以紡成細紗。因為有這種熱水洗浴，所以「紡紗間」裏熱不可耐。

在織布的時候，麻紗也不能太乾，須有潤濕的空氣纔可以有好結果。北愛爾蘭多雨，天氣甚潮濕，這也是愛爾蘭麻織業興盛的一個理由。因為要保持室內的濕度不變，不受外面天氣的影響，紡織廠裏都設有人造的「濕度機」。

在伯爾發斯特所紡的蘇紗一部分是在當地製成麻織物，還有一部分是運銷大不列顛，歐洲，日本，和美國。在織布廠裏我看見種種的麻織物——從被單布到細麻花緞——正在製造。製造細麻花緞的織布機非常複雜，我不再詳細描寫。

有些麻織物從紡織機出來的時候就是白色，因為麻紗在未紡織之前已先為漂白，但是我所看見初織成的細麻花緞還是原來的麻色。這些花緞要送到漂白場裏去歷六星期或八星期之久，

經過沸煮，洗濯，草上曝曬的種種手續。因為這種漂白方法費時太久，現在所製的麻布大都用化學藥品來漂白，但是大家以為天然的戶外漂白法比較新法好。

西曆紀元以前，麻布已在愛爾蘭製造，埃及「乾屍」(Mummies)所裹的麻衾證明麻布是人類所知道最早的織物。在十七世紀末年，法國新教徒休格努派人 (Huguenots) 逃到北愛爾蘭來，輸入歐洲大陸所用的改良的織麻方法，愛爾蘭的麻織業因此在商業上驟形重要。當棉紗紡織廠改用蒸汽織布機的時候，大家都以為麻織業終將留存為手工業。種種的困難後來雖已制服，但是沒有幾年前，麻布大都還是用手工織造的，就是現在，有一個愛爾蘭的麻布公司仍以手製麻織物為特產品。伯爾發斯特織麻廠裏所製的細葛布，麻手巾，及別種織物有許多是由北愛爾蘭多泥哥爾 (Donegal) 和別的地方的婦女在家中用手工繡花。假如沒有機器——這些機器大半是在伯爾發斯特發明製造的——要有五十萬的手工匠纔可以製造我今天參觀的那紡織廠的出品總數。

因為歐洲和美洲女人的嗜好常常改變，愛爾蘭的麻織物製造家也不絕的變更他們的出產

品。爲應付棉織物價廉的競爭起見，他們又把麻紗與棉紗或人造絲混合製成種種的衣料。麻織業受時尚變更的影響最大。同花樣的棉織物可以逐年的買給半開化的非洲人，但是麻織物的市場是在最文明的國家，購買衣料全憑花樣選擇。

除去造船廠和細麻紡織廠之外，伯爾發斯特又建有世界上一個最大的繩廠，和一個最大的煙廠。另外還有羊毛紡織廠，汽水瓶製造廠，麵粉廠，和蒸溜廠。

這段地域工業的發達是反對併入愛爾蘭自由邦的一個大原因。我今天曾和一個要人談話，他參加解決愛爾蘭北部諸洲政治趨向的種種會議已有十多年。我請他簡單解釋愛爾蘭分裂的原因。他說：

「我們分裂的政策是根據我們與愛爾蘭南部人民的種種互異之點而生。種族上，感情上，宗教上，及商業上都有不同之點。假如你向四周的人民和店名看看，你就可以看出許多的證據證明這一帶的地域從前是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的居留地。他們是新教徒，他們的子孫也是如此，所以與把他們當作外國人的克勒特種信羅馬天主教的愛爾蘭人全不相同。我們現已決定保持我們

的宗教，寧願受不列顛的統治，不願受愛爾蘭人的管轄。

「我們在此建有全愛爾蘭大部分的工業。因為我們又是商人，我們極不願脫離大英帝國和聯合王國，把這些工業對於我們的利益失去。英格蘭是我們所製的貨品和所購的貨品的支配人；我們可以利用牠散布在全世界的商業上的種種設施。在幾百年內愛爾蘭決不能希望有這些設備。我們要維持愛爾蘭與不列顛最自由的貨物往來；愛爾蘭自由邦阻止這種貨物的往來，添了種種關稅抵制不列顛的貨品，並且也包括我們的貨品在內。

「從幾方面看起來，我們覺得在分裂之後我們反有利益。例如我們現已實施一種普及教育的計劃，這個計劃在未分裂之前因為愛爾蘭南部的議員反對，不能在不列顛國會裏通過。我們又通過了一種法律，禁止酒店在星期日開市。這法律對於伯爾發斯特和鄰近地域的情形大有進步。例如有兩州上月犯罪的案件極少，為從來所未有。我們還有其他的種種計劃預備實行；我們現在有施行自定法律的權力，適應我們的需要。」

北愛爾蘭包括六州的地方，面積與美國的康涅狄格省相仿。牠們佔有全愛爾蘭六分之一的

土地，四分之一的人口。牠們現在仍舊是聯合王國的一部分，但是愛爾蘭自由邦已變成英國的屬地。自從分裂之後，北愛爾蘭設有獨立的國會。下議院有五十二個當選的議員，上議院（The Senate）有二十六個當選的議員和兩個當然的議員。英王是由一總督代表，但是政府的實權是操於下議院多數黨的手中。

愛爾蘭政治上的糾紛肇端遠在前數世紀，我不再細加討論。但是我可以說就是在北愛爾蘭的人民意見也非常分歧。有幾處地方現在雖包括在北愛爾蘭的區域裏，但是大多數的人民都抱有國家主義的思想，並且有幾處地方選舉與愛爾蘭自由邦表同情的人到伯爾發斯特國會裏去做議員。

在伯爾發斯特，人們可以看得出管有大工業的資本家和大商賈普通都贊成愛爾蘭的分裂，但是許多從事卑賤工作的男女很希望北部的各州縣也包括到自由邦裏去。概括的講起來，人民是依着宗教和血統而分派，但是這並不是絕對的可靠，還有許多例外。

有人告訴我，我這次到伯爾發斯特來運氣很好，因為在這幾天之中，天氣天天晴朗。我初到的

那天早晨，一個住在這裏的美國人對我說道：

『你來得真巧。今天是十八個月來第二個晴天——昨天是第一個！』

伯爾發斯特，就我所遊覽的地方比較起來，確不是最安樂的地方。就牠的大小講起來，城中的空地草場和公園都沒有英格蘭城市裏那樣多。旅館很少，而且不是最上等的。關於娛樂和酬酢的設備無論用公款或私款設立的都很有有限。星期日全城的店戶皆緊閉；不到晏下午，連一個橘子或一杯茶都買不到手。

第十九章 環遊都柏林

今天我到了都柏林，牠是愛爾蘭的古都，現在是愛爾蘭自由邦的政府所在地。牠雖然已有一千五百歲的年紀，並且向來是全國政治、商業和文化的中心，但是牠的大部分壽命完全是操於外國人勢力掌握之中。

都柏林並不是由愛爾蘭人創設的。這裏最初的居留地是在四百三十八年爲奧斯特門海盜

(Viking Ostmen)所設。四百年後，丹麥王(King of the Danes)在這裏登陸，自稱都伯林王。在征服者威廉未到英格蘭五十年之前，有一個愛爾蘭王叫做布賴安波立味 (Brian Boroinhe) 征服丹麥人，但是不到五十年後，挪威人又佔據這城。在十二世紀的時候，諾爾曼人侵入；愛爾蘭從這些諾爾曼王的手中就變為英格蘭的土地。但是現在英國的軍隊和英國的法律在這裏已無統治的權柄。愛爾蘭人很平和的保有他們的古都，極力從事謀立新政治的穩固基礎。

除去是自由邦政府所在地之外，都伯林又是愛爾蘭最大的城市，有過半數的國外貿易都從這海港經過。假如你看了地圖，你就可以知道為何如此。你可以看見都伯林是位置在東部海岸中心的南面，與英格蘭和歐洲大陸遙遙相對。牠離開利物浦有一百零二英里，與威爾斯西岸的荷里赫得相去僅有六十英里。伯爾發斯特，愛爾蘭的第二個大城，在都伯林的北面有一百十二英里；科爾克 (Cork)，愛爾蘭的第三大城，在都伯林的西南有一百六十五英里。里摩黎克 (Limerick) 和加爾威 (Galway)，愛爾蘭西岸的兩個大海港，與都伯林相去各有一百二十五英里。就位置看起來，都伯林不僅是與英格蘭交通的中心，並且又是全愛爾蘭海陸運輸的支配點。都伯林的海港是為

利非河 (The Liffey River) 的河口所形成。這條短河僅有十三英里長，是穿過都柏林的一條水路可以讓船隻直達這城的中心。

都柏林連附郭的地方在內，居民總數與美國的辛辛那提 (Cincinnati) 相仿，他們大都以經商謀生，因為城裏幾全無工業可言。這城向為愛爾蘭的舊都及商業的中心，所以牠的性質也就受了很大的影響。伯爾發斯特的人口與都柏林相等，但是牠純粹的是一個工業城市。都柏林向來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大學的城市，及著作家，美術家，和學問家的聚集地。牠又是愛爾蘭人謀聲譽尊榮的主要地，位置僅在倫敦之下。牠現在有寬闊的街道，公共的方場，高聳的紀念碑和銅像，及高大的房屋，這些景物令人聯想到倫敦最好的幾種建設。

這些建築物是都柏林的短期黃金時代的出產品。這黃金時代是在十八世紀的末二十年，當時愛爾蘭有自設的國會，人人都有信託心和友愛的情誼，全城極興旺。城裏有許多街道都加闊，現存最華麗的房屋有許多也是在這時代建造的。但是在一千八百年愛爾蘭與不列顛王國合併的議案通過，黃金時代從此告終，此後一百二十五年間，時有暴動發生，對於不列顛統治的仇視心也

增高不已。反抗的結局，都伯林仍舊是英格蘭權勢的中心，並且還像是一個英格蘭的城市。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都伯林。我們不預備坐汽車，因為汽車雖可租得到，但是為數不及愛爾蘭的輕馬車 (Jaunting Car) 多，這種馬車現在還是最普通的輸運器。牠只有兩個車輪。車廂好像是一隻箱子，支持在車軸上，車廂的兩邊有很狹的架子，乘客背對背坐在這些架子上。這種馬車行動雖不快速，但是牠是游覽都伯林的最快樂的方法。馬車夫很機警談話，所以他們的談話是取樂的淵源。

我們從旅館中出發，這旅館面臨聖斯提芬公園 (St. Stephen Green)。這公園佔有數英畝的面積，位置在全城的中心，設有種種的花園和草場。在夏天的晚間，園內的草地上和長椅上擠滿了遊人。

我們從這公園的牆角轉向右邊到格拉夫頓街 (Grafton Street) 去。這條街上店鋪很著名，街道狹窄，只有四百三四十碼長，街車不能在這街上通行。行路的人常常從邊道上被擠到街中來。這裏有珠寶店，皮貨店，糖果公司，茶葉店，和男女衣店。店裏的窗戶很動人，但是也沒有特異之點；

像格拉夫頓街這樣的街道竟也是一國京城的商店通衢，未免令人失望。

在格拉夫頓街的盡處，我們就到了特麟尼替學院 (Trinity College)，牠是在女王依利薩伯時代創設的。設立這學院的目的是要輸入英格蘭的文化來替代當地愛爾蘭的文化。牠的房屋是建成一大方形，從街上的拱門進去。許多愛爾蘭的名人如愛德曼柏克 (Edmund Burke)，奧力味哥德斯密 (Oliver Goldsmith)，羅伯恩麥特 (Robert Emmet)，托馬斯穆爾 (Thomas Moore) 都與這學院有關係，但是因為牠是英格蘭人所設，並且又附屬於英國教會，所以愛爾蘭人永不承認牠是一個國立的學校。在牠的圖書館裏，有四十萬冊的無價的手抄本，在這些抄本之中有愛爾蘭僧侶在一千多年前所抄寫的四種「福音」的原文。

在特麟尼替學院的斜對過就是舊國會的會場，現在已改為愛爾蘭銀行 (The Bank of Ireland) 的行址。牠是一座厚大的石屋，已有二百年老。在朝街的一邊有愛奧尼式 (Ionic) 的半圓形的柱廊。經過這銀行之後，我們看見鄂康尼街 (O'Connell Street) 在我們的前面，這條街，正和薩克維爾街 (Sackville Street) 一樣，從前在英格蘭和歐洲都很著名。牠和華盛頓的賓夕法尼

亞路 (Pennsylvania Avenue) 一樣闊，並且分成上下兩部分，有一條闊橋渡過利非河。在這橋上經過的時候，我們看見，在下游約有四百四十碼的地方，有北窩爾 (North Wall)，每晚有到利物浦的輪船從北窩爾開行。到荷里赫得的輪船是從京斯敦 (Kingston) 開駛，牠在利非河的口上，那裏的河水，比都伯林海港的水還深。利非河兩岸建有高石牆，駁船和小輪船可以繫在石牆上裝卸貨物。

河中運往下游的主要貨物我看見是都伯林大釀酒廠所製的啤酒。這釀酒廠是世界上最大的酒廠，並且又是都伯林最大的工廠，共計佔有五十多英畝的面積。這廠裏有一籬桶廠製造大酒桶——我看見河中的駁船上有許多這樣的酒桶——又有一個標籤製造廠，在這廠裏酒瓶上的標籤每次都是成百萬張的印刷。標籤上所印的「指彈琴」已為世人所共知。牠是從特麟尼替學院圖書館裏所保存的指彈琴模印而成的，這指彈琴相傳在九百年前曾為愛爾蘭王布賴安所使用。這釀酒廠又管有一隊的輪船裝運出產的啤酒出口。每晚有兩隻輪船裝滿了啤酒從北窩爾開行出去。

這釀酒廠與都伯林的威士忌酒蒸溜廠繳給政府的土產稅和所得稅爲數甚鉅。因爲這個原因，許多愛爾蘭人相信禁酒運動永不能在他們的島上立足。都伯林的人民是生存在「自由土」裏，他們很感謝上帝，因爲在星期日下午和晚間，都伯林的酒店仍開市，不像伯爾發斯特的酒店在星期天須終日關閉。但是愛爾蘭對於戒酒運動向來很熱心，有人告訴我現在的趨向是注重少飲酒。

鄂康尼街上有幾個愛爾蘭英雄的銅像，但是最顯著的景物是在橋下的納爾孫紀念碑。這石碑稱爲「柱石」(Pillar)是一多利式(Doric)的高柱石，有一百三十五呎高。柱頂上有這特拉法加灣的大英雄的銅像，他站在那裏，一隻手放在他的刀上，一隻手插在衣袋裏，這「柱石」正在都伯林的中心；牠是各路街車線的終止點，並且也是這城市的界標。但是因有取消各種不列顛的遺跡的狂熱，有人提議把這紀念碑拆毀，因爲牠於交通有妨礙。

我們現在到了數年前不列顛的軍隊與愛爾蘭的軍隊在都伯林中心發生戰事的地點，馬車夫告訴我們關於在那砲聲隆隆，彈飛如雨的時代所發生的許多驚心觸目的故事。城中有幾處最

好的建築物都被毀壞。內中有一處是郵政局。在一千九百十六年「耶穌復活節日」愛爾蘭的青年擁擠這郵局抵抗不列顛軍隊的槍擊直到星期六晚爲止。海關公署也是在同樣情形之下被毀。「四法院」是在暴徒佔據這些法院房屋反對與英格蘭訂條約時被毀。都伯林的繁盛街市上還有歷年巷戰的傷痕，但是現在已有許多華麗的新式房屋建在毀頹的舊址上。

我們現在又渡河回來沿河岸上行到都伯林的老城。在利非河岸裏身的一小山上有都伯林堡，數世紀來牠是不列顛勢力的根據地，並且又是觸犯愛爾蘭愛國志士怨怒的淵源。這地址上最初的堡壘是在十三世紀建築的。在那時代這堡壘是在河邊上，但是現在這河已爲河堤束狹，在河堡中間的空地已爲許多曾受日月剝蝕的房屋所佔據。這舊堡壘只有一部分殘存，這就是北明翰高塔。其餘的部分是建成雙重的正方形，都是些醜陋的新式建築物。從前禁錮愛爾蘭叛徒所用的房屋現在已改爲自由邦軍隊的駐紮所。

正像美洲英國殖民地，在革命的時候和革命之後有許多的「托立黨人」(Tories) (守舊黨)一樣，都伯林也有許多「堡壘的駑馬」(Castle hacks)。這個稱呼是用來專指那班仰承都

伯林堡中權貴的鼻息，不與國人表同情的人；他們在不列顛人離去之後，常常咨嗟嘆息以爲從前的快樂時日永不能復生。實際上都伯林商界中人和報紙都不贊成最後驅除不列顛在愛爾蘭的勢力所施的種種戰事行動。他們雖已承認現在境況，但是對於前途頗爲顧慮。假如我們向馬車夫詢問他的意見，他就要簡單的給一個回答道：

「現在在都伯林已無金錢流通。從前不列顛的兵士駐在這裏的時候，我們有事做，有錢用。現在一樣俱無，大家的生活很不容易維持。」

不列顛軍隊退出，不僅把從前每星期送到都伯林的軍餉停止輸進，並且使得其他的收入來源大爲枯竭。有許多家族爲爭求獨立的種種暴動所驚駭，深信全國已爲無責任心的首領所控制，早已離去愛爾蘭。這些家族都是有財產，有學問的人民，他們離國他去對於都伯林的經濟上有很大的損失，對於社會的變化也有很大的影響。都伯林就許多方面看起來，是一個小倫敦；牠也有一種貴族和輝煌的社交生活。不列顛人退去之後，在自由邦統治之下非有數年的政治和財源的經營不能恢復舊狀。

在都伯林的老城裏，在堡壘的四圍，有許多壯嚴的教堂。內中有一個是聖巴特里克大教堂 (St. Patrick's Cathedral)，從前約拏單斯尉夫特 (Jonathan Swift) 「海外軒渠錄」 (Culiver's Travels) 的著作人，就是這教堂的牧師。這教堂是愛爾蘭最大的教堂，為新教徒所管轄。在河的對岸有聖邁黎教堂 (St. Mickan's Church)，是在一千零九十五年為丹麥人所建，在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又重加修造。有許多的好奇的人常來參觀這教堂，因為在這教堂的墓窖裏所葬的許多屍身已變成半乾屍。這些半乾屍任人參觀，表示在這地窖裏的空氣有一種特質能保存屍身不朽。

在都伯林堡的附近有許多全城最污穢的「陋巷」。這自由邦的都城，正和不列顛三島其他的城市一樣，自從歐戰以來，感有房屋缺少的痛苦。現在有人計算都伯林有二萬一千個家庭是住在一個房間的租屋裏。自由邦政府和市政局現正建造新屋補救，但是需要仍遠過於供應。每幢新砌成的房屋承租的請求書共有一百九十二起之多。

食料的出口是愛爾蘭進款的主要來源，都伯林是一主要的海港，所以也是輸運牲畜的中心。

牲畜市場是在城市的邊境，河的北岸。我到這市場去的時候，途中經過一條街道，是都伯林的賣舊衣的市場。

牲畜市場是一大塊的露天空場，分成許多的圈欄。一部分是取肉的和取奶的牛場，一部分是羊場，還有一部分是豬場。那時候將近午餐的時間，在一個牛圈裏，牧童向母牛取奶，裝進錫罐和木桶裏預備當午餐之用。四面有許多衣服襤褸的女孩賣橘子，附近又有酒店賣酒給買賣商人飲用。在市場的一條小街上，我站到路旁邊讓一羣的羊子經過，羊子背上塗了許多紅記號。這些羊子走過去總算很安靜，但是後面又來了三四十隻啼叫的豬子，在路上狂奔亂衝。有兩個人，手裏拿着棒竿，趕豬離場；在這豬羣的四圍又有許多小孩們，也拿着棒竿，趕回去出路道外面去的豬子。有人告訴我，在到市場的途中，虐待牲畜在愛爾蘭是極普通的事情。這些牲畜的賣價因此減低——每年賣牲畜的收入甚鉅。現在有一種有組織的運動提倡減除這種的虐待。

在這市場的旁邊，我看見許多「愛爾蘭的汽車」。這些「汽車」是二三十隻粗毛騾子。每年有幾千隻這種灰褐色的騾子畜養在愛爾蘭。我在城裏和鄉間常常看見牠們駕在雙輪的大車上。

有許多旅行的搭客走到鄉間去用鍋鏟向鄉下人交換騾子，然後把這些騾子運到市場上去售賣。騾子在城裏的賣價每隻可值美金十元或十五元。

在都柏林的邊境，有鳳凰公園（Phoenix Park），佔有一千七百多英畝的地皮，專備公眾游憩之用。園裏除植物園、叢林、草場之外，又有網球場、棍球場和別種運動場。穿過公園的中間有一條直路，有二英里多的距離，景象很雅緻。

在這公園去城最近的一端有威靈敦公爵的紀念碑，形式很像美國的華盛頓紀念碑，但是還不及牠一半高。在這公園最遠的一端有「波羅」球場，再過去就是跑馬場。愛爾蘭人嗜好跑馬的熱度差不多與英格蘭人相等，他們並且又以畜養優良獵馬而著名。在鳳凰公園旁邊有總督的住宅，這總督是不列顛在愛爾蘭的權勢唯一的餘跡，他在這裏常設園宴款待特客。在自由邦的政體之下，這總督不僅規定是一愛爾蘭人，並且須由愛爾蘭人民自己提出任命。

自由邦政府現正在都柏林鼓勵復用高盧語（愛爾蘭土語）。例如所有的街名牌現在都是高盧語和英語並寫，有幾處商業房屋在門口的牌上也把店名用高盧語寫着。有幾處政府公署的

門口掛着英語和高盧語的牌子；推轉的門上有時也用兩種語言寫着「推」字。國會日曆上記的綱目都用兩種語言寫明，但是正文仍舊用英語。政府重要官吏規定須用高盧語寫姓名。例如英文的 Patrick 在高盧文就變成 Padraig，英文的 Hogan 就變成 Ohogain。愛爾蘭自由邦的高盧文是 Saorstát Éireann，國會的高盧文是 oireachtas。有些時候，高盧文是用英文字拼寫，有些時候，單用高盧字母。高盧字母僅有十八個；缺少 j, k, q, v, w, x, y, z。現在有的小學校和中學校規定必須教授愛爾蘭語，私立的學校如不教授高盧語，政府的補助金就要取消。

一般的人民雖然仍像從前一樣的富裕，都伯林現在確已不及從前那樣的興隆。但是牠似乎還是一個安樂的城市。居民不僅有英格蘭人的謙和性並且還具有天生的談諧性和動人的魔力。各種的行動都可引人發笑，就是叫化子討得一個銅幣，嘴裏說兩句「上帝保佑你，祝你長壽」也足以令人掩口葫蘆，在這時候馬車夫也要說一兩句笑話，對於美國遊人所用的這種額外開支表示歉意。

我從都伯林乘汽車外出作短距離的旅行的時候，我發現在這城市四周有許多美麗的地方。北方的地土低窪，但是南方，尤其是威克婁州（County Wicklow），的沿海都有峻峭的高山兀立。海邊上不僅有海灘遊覽地和富翁的海濱別墅，並且還有許多大田莊。這些田莊保存得像公園一樣，從前的貴族在這些田莊上建有圍牆阻止普通一般的民闖進裏面去，我們在兩牆之間行走共有數英里之遙。

第二十章 愛爾蘭的自治

我在都伯林對於愛爾蘭自由邦的領袖曾得了一種密切的觀察，並且看見這世界新進國的政府實地工作。我曾參觀國會，與執行委員會的幾個委員談話，並且消磨了好些時間在各部參觀。曾受訓練的專門家施行實際的行政工作。各處都充滿了勵精圖治的熱誠和希望愛爾蘭冒險獨立成功的堅決心。他們尤其盼望美國人能夠完全知道他們的進步。這自由邦並未忘却美國的愛爾蘭人曾經幫助牠與不列顛人奮鬥，並且很寶貴將來美國對於牠示好意的價值。

愛爾蘭自由邦的位置已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在倫敦所訂的條約中敘明，有了這個條約，愛爾蘭的自治纔成爲事實。這條約的第一句的起首如下：

「愛爾蘭在大不列顛帝國內的憲法地位，正如加拿大屬地，澳大利亞共和國，新西蘭屬地，和南非洲聯邦一樣……」

愛爾蘭國會議員不僅須宣誓遵守「愛爾蘭憲法」並且還須宣誓忠於不列顛國王。這自由邦現仍承認不列顛在牠的海港裏有幾種海軍上的便利權，但是憲法上已規定愛爾蘭非得國會的許可不得參加任何戰事。

這條約已把不列顛在愛爾蘭政治上的權力剷除，但是還沒有能够使愛爾蘭立即安靜。有少數的人呵責與不列顛簽定這條約的人沒有堅決承認愛爾蘭共和國，所以這些人都被當作賣國賊看待。伊門得發利刺 (Eamon De Valera) 愛爾蘭共和國會所選的第一任總統，就抱了這種觀念，所以反對通過這條約。但是後來這條約已經自由邦國會通過，創設新政府，制定新憲法。反對這條約的人於是利用反抗不列顛很有成效的破壞手段來反對自由邦政府，全國又陷入無政府

的狀態。

但是自由邦執權的人漸漸得勢，現在已有完全的控制能力。有人告訴我，這種共和運動的將來大半全視美國的愛爾蘭人是否承認現在的境况，還是預備經濟上去幫助那些主張設立共和國的人而變化。

這條約是七年來紛擾的結果，還有前三百年所發生的十次革命不在內。「愛爾蘭自治」在前世紀的中葉就成為確定的目的，有許多領袖，如巴特 (Butt)、怕涅爾 (Parnell)、約翰勒德曼 (John Redmond)，想在不列顛國會提議通過達到這個目的。

在一千九百十四年，愛爾蘭自治的議案確已通過，但是一方面因為歐戰發生，一方面因為北方諸州預備用武力反對愛爾蘭獨立，所以這議案並未實行。因為政治手腕的效力已失去信仰心，愛爾蘭就出了一班人預備取直接行動以獲得自由權。於是宣佈愛爾蘭共和國成立，以得發利刺為總統；選舉國會，並且在不列顛人親目之下，有許多政府的職權就由這秘密團體執行。不列顛人不顧任何犧牲決定維持威權，遣派大部軍隊來征討這些新芬黨人 (The Sinn Feiners) 並且

鎮壓人民的氣焰。愛爾蘭人的殘殺報復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全國情形大亂，世人無不震驚。

愛爾蘭人既無力與不列顛的軍隊公然開戰，就從種種方面着手破壞英人的權勢，逼迫他們的軍隊散佈到全國各地，不絕的受愛爾蘭人的襲擊。因為得了全國人民的協助，指揮這種神出鬼沒的戰事的領袖好像是過的邪迷的生活。他們冒險的經歷多半連長於臆造驚人故事的著作家也夢想不到。

在一千九百二十年又有一愛爾蘭自治議案經不列顛國會通過，分全國為南北兩部，設立北愛爾蘭和南愛爾蘭兩國會。北方諸州承認這議案，自立政府，但新芬黨人極力反對，紛爭不已直到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二月六日與不列顛訂立和約，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一月七日這和約在都柏林通過，歷年糾紛纔告結束。

自由邦的綠、白、橙三色國旗是根據這條約而定，現在飄揚在全愛爾蘭六分之五的地上，並且在這國旗之下，有三百多萬的人口生存。自由邦的面積差不多與緬因（Maine）相等。牠包括北部的多泥哥爾（Donegal）州，這州的位置是在伯爾發斯特所轄的區域中間，好像是自由邦的

一個島嶼。自由邦的人民有十分之九是屬於羅馬天主教會，有二十五萬多人是聖公會的新教徒，還有許多的人是屬於別種的新教派。自由邦的憲法規定有信教及傳教的自由權，現在有許多的新教徒也在政府裏當權。

反抗不列顛的革命舉動大都是由一般青年指揮進行，青年執政是現在自由邦政府的特點。內閣的閣員有幾個不過有三十歲左右的年紀。內中有幾個曾經嘗過英格蘭牢獄的滋味。有幾個當權的人告訴我，他們對於應付國內和平及立法的問題比較冒險，不列顛人的舉動還要費神得多。他們先要判服一般人民在紛亂時代所生的放佚行爲，然後又要徵收重稅來維持新政府。他們又要對付愛爾蘭出產品在國外銷路停滯，農產歉收，和城市失業諸問題。自從自由邦成立以來，火車運費和郵費都已增加，生活程度也加高，但是同時各階級的人民的收入反爲減少。

因爲要應付這種種的問題，有許多新法令已經通過。添設國軍，約有一萬五千人；又創辦公民守衛團，計有五千人，來代替從前的「愛爾蘭的皇家警察。」公民守衛團現已遍佈全國，負有保守和平及維持秩序的責任。他們也像英格蘭的警察一樣並不攜帶武器。

法院已重行改組，新制土地條例已頒布實行。關於農業上已有三種嚴厲的條例經國會通過。一種條例禁止畜養劣等牛；其餘的兩種條例規定運銷出口的牛油和雞蛋須分別等級。起初所用達到這三種目的的自動的方法試行無效，所以政府不得不強迫執行，因為愛爾蘭的牛油和雞蛋在不列顛市場上的位置已受了出產品等級不齊的影響，並且不絕的畜養劣等牛使得愛爾蘭的牛奶和牛肉永無改良的希望。

今天下午我在自由邦國會開會的時候已看見「愛爾蘭自治」的實際工作。國會的會址是在從前第一個林斯德公爵 (Duke of Leinster) 的府邸裏。這座房屋後來改作都柏林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of Dublin)——是世界上最老的學會，專門促進學術的進步——的會址。共歷一百餘年之久。牠在十八世紀建成，是當時最壯麗的一座住宅。屋裏的天花板幾乎抵到屋頂，在柱建的大客廳裏可以駐紮幾隊的兵士。屋前有寬闊的草場，兩邊有廂屋專做國立博物院、國立圖書館、和美術學校之用。這三個機關現在都由政府供給款項，但是牠們還是皇家學會所創設的。鄰近有一座方屋，為政府公署及國立大學科學院的所在地。

我先參觀下議院(Dail Eireann)。會場是在一大會堂內，這大會堂還是皇家學會所建。在會場的四邊有四排的軟墊椅，一排高一排，成爲集中的半圓形。在這些椅子上面有參觀人的樓廂，延伸到會場的三邊。新聞記者樓廂——我就坐在這樓廂裏——是在會場的其餘的一邊，在議長席的上面。議長坐的皮墊椅放在平面長桌後面的高臺上。在議長的前旁有兩個書記。在一個書記的旁邊有一塊大黑板，板上裝有幾個羅針盤，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電氣開關機。有一個書記用這些羅針盤來使用懸在頭頂上的電光佈告牌，在這佈告牌上隨時宣佈會場所討論的事項。這種方法美國國會大可採用。

在議長左邊前排的坐位是各總長的位置，他們等候回答議員向他們所發的質問。當日的問題都印在日曆上。有許多問題是嚴峻的詆責，所以我們很容易看出自由邦政府裏的總長位置並不是「玫瑰花床」。各部總長和議員穿着簡樸的日常衣服；組織國會多數份子的法律家，商人和農夫的外觀極不一致。他們的言語也互相歧異。我曾經聽見各種的口音，從牛津大學畢業生的話到波士頓的愛爾蘭人的土音。

下議院由一百五十三個議員組成，他們是由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女投票選出。他們的任期不得過四年，每月只有美金一百五十元的公費，但是沒有薪金。各部總長的薪金每年有美金八千五百元，總統每年有一萬二千五百元。總督現在已成坐擁虛位的人，但是每年有美金五萬元的薪金。

愛爾蘭自由邦總統的職權與美國總統的職權不同。嚴格的講起來，他是「執行委員會」的主席，與內閣總理相像。在每次召集國會的時候，新選的國會從議員中舉出一人做「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他於是着手組織內閣，把所選擇的閣員呈請總督和國會核准——總督總是認可所請派的閣員。有幾個總長並不限定是國會的議員；這種辦法表示有保持幾種行政機關超出政治漩渦的傾向。「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因為也是一個國會議員，所以仍可參加國會的會議。今天我曾經聽見這主席在辯論的時候，也發表意見。他像大不列顛的內閣總理一樣，對於政府的政策和舉動須負完全責任。假如國會在任何時間否認政府的重要措施，「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及其他的委員須立即辭職，另行組織新政府。

愛爾蘭自由邦的上議院 (The Senate) 是由六十個議員組成，有四個議員是由兩個大學

選出，其餘的議員是由三十歲以上具有規定的財產資格的人投票選舉。全體議員每隔三年改選四分之一。愛爾蘭人希望他們的上議院能常把爲公衆服務而著名的人和經營專門事業有成績的人包括在內，不要專容留政治家。

我參觀上議院的時候，我看見牠的設備沒有下議院好。會場是在從前林斯德住宅的跳舞室裏，議員坐在議長臺前排成半圓式的紅絨布椅子上。議員之中有許多是有爵位的人，我又看見幾個灰髮的老婦坐在議員席上。在下議院裏，議員正在辯論稅律的修改；在上議院裏，所討論的問題是保護愛爾蘭的漁業。

在我參觀兩議院之後，我曾和一總長談話。他用簡單的言語告訴我執掌愛爾蘭政權的人所要做的事體。他說：

「我們的目的是要恢復愛爾蘭人的國籍，並且幫助他們在文學和藝術界上佔得相當的位置，確定他們的經濟和政治的獨立權。愛爾蘭的人民，在不列顛人未到這島之前，自己也有一種語言，一種文化，和一種經濟制度。但是因爲受了不列顛數百年的統治，他們已完全失去經濟的獨立，

他們的語言也幾乎消滅，他們的風俗習慣大半已成英國化。但是我們仍然是愛爾蘭人，並不是英格蘭人，所以我們主張須依照愛爾蘭的思想和國家的利益去生存並處置我們的國事。

「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要造成種種的境况使愛爾蘭的男女能設在這裏得到生活上的安樂，不致再像在過去的時代須走到美國和別的外國去謀生。你知道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大飢荒的時候，愛爾蘭的人口共有八百多萬，比現在的人口要多兩倍？」

「因為愛爾蘭是一個農業國家，並且將來也是如此，所以對於農業的改善是第一要着。我們預料大不列顛將來仍舊是我們所產食料的主要市場，所以我們主張竭力設法鞏固我們的出產物在這市場上的位置。幾百年來不列顛人墾植愛爾蘭的土地專備他們自己的用途，把我們的農夫當作奴隸；但是我們將盡力為愛爾蘭人民去謀最適宜的辦法。例如從前有一次，不列顛人為謀自己最大的利益起見把土地分成極小塊的租田，使得依靠這些租田謀生的家庭不能得到適當的生活；後來他們又覺得改設大田場較為便利，他們就把小田場上的人民驅逐出去。但是我們將用使得一般人民能有最大酬報的方法來處置地。」

「雖然沒有一個人期望愛爾蘭變爲一個工業國家，但是有幾種物品我們已能自造自用，並且還有許多別種工業確可在國內創設。因爲要獎勵這些工業，自由邦政府現在對於衣服、鞋靴、煙草、酒類，及別種物品都徵收進口稅。這種政策已有好結果。不列顛的煙草製造家和別種商人已在愛爾蘭設立製造分廠，如此愛爾蘭的男女就可以多得雇用的機會；製造衣飾的工業亦已創設，現正擴充產額。政府極願從稅率和補助金上去輔助任何工業的創設，只要能保證在這工業開創之後確有成功的把握。

「美國和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總以爲愛爾蘭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他們沒有知道愛爾蘭諸銀行的存款和現金共有美金十萬萬元之鉅。因爲從前境遇的關係，這些銀行的放款總要經過倫敦。現在對於自由邦政府的信仰心已漸增加，這些銀行的餘款將來可以做與辦國內事業之用，不致再流入英格蘭。

「這是關於愛爾蘭生活方面的計劃。但是這還不能代表我們希望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業。另外還要發展國民教育，振發古代國家精神，及恢復古代愛爾蘭的文化。對於這種計劃的根本辦法

就是愛爾蘭語言的復活。我們相信將來大家要承認，在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所設的「高盧語同盟」(Gaelic League) 是爭復自由的起點，並且也是愛爾蘭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故。

「高盧語同盟」的原來目的並無政治的意味，但是牠的工作發生了許多根深蒂固的政治結果。牠專以已經忘却的國語教授一般人民，並且引起他們對於國語文學的興趣。這就成爲我們所已知道的國家精神復活的最大的刺激物。假如沒有這同盟，我們不能創立自由邦；假如高盧語將來不能普遍的恢復起來，我們在名義上和事實上終不能成爲一個國家。高盧語是我們後世子孫國家思想的基礎，各地愛爾蘭人的聯誼，並且也是永久的提醒物，使世人明瞭自由邦不僅是大不列顛的支派並且又是一個國家已經恢復數世紀來被剝奪的獨立地位。從我們的古代詩家文人的著作中我們知道愛爾蘭將來對於世界的藝術和文學都可有貢獻。我們主張我們的貢獻須用我們自己的語言表出；除非用愛爾蘭語寫做，這種貢獻不能算是愛爾蘭的。」

我問道：「你們主張促進高盧語究竟到什麼地步爲止？你們是否想把英語完全取消？」

他回答道：「不是的。在你我的生世，總不致有取消英語的舉動，但是高盧語的使用將繼續擴

大。我們的憲法現在規定愛爾蘭語是自由邦的國語，但是承認英語是官場用的語言。這就是將來許多年內兩種語言所佔的位置。你應當知道高盧語決不像許多美國人的揣想以為是一種陳死的語言。在前世紀內，英語纔改作國語，用來替代高盧語。不足一百年前，鄉下的人民大半只說高盧語，有幾處地方，在自由邦成立的時候，高盧語仍通行。」

我又問道：「北愛爾蘭究竟怎樣？你可以為分裂能持久麼？」

這總長回答道：「我的意見正相反，我預料分裂決不能持久。我們所奮鬥爭持的不僅是自由的愛爾蘭並且要有統一的愛爾蘭。愛爾蘭的大部分現已自由，將來全愛爾蘭終歸要統一這是不可避的事情。」

第二十一章 從都柏林到基拉尼

在我從愛爾蘭東北部的伯爾發斯特到西南部的基拉尼（Killarney）的湖邊，我的時間大部分是消耗在廣漠的平原之中，有綿延不絕的邊界山嶺把這平原與海洋分隔開來。愛爾蘭好像

是一個橢圓式的醬油碟，中心平坦，四圍高突。愛爾蘭最美麗的地方就是由這些山嶺與海洋會合而成。

我到南部的行程是從都柏林開始，乘火車出發。愛爾蘭的鐵路與英格蘭的相仿，但是除頭等車和三等車外，又有二等車。頭等車價很高，大多數的人民似乎都坐二等車或三等車。車站上的設備很便利，各處很潔淨。月臺與火車相平，上有玻璃屋頂，光線比美國車站的月臺充足。就是小車站上也設有架過鐵路軌道的橋梁，如此乘客就不致有走過軌道所遭的生命危險。大車站上有兩個餐室：一個是備頭二等乘客之用，一個是備三等乘客之用。愛爾蘭的諸鐵路現在雖仍為私人所經營，但是在自由邦的統治之下，已歸併成一條鐵路系統。

我們很容易看出愛爾蘭為什麼又稱為「翡翠島」(The Emerald Isle)。在愛爾蘭的中部，人們行過很遠的路程都是一片茫無際涯的綠地。淡綠色的田場中間雜有深綠色的籬林。在土地和緩起伏的地方，鄉間的景色作棋盤式，各斜坡好像是一條棉絮墊被。好多的土地已依照新英格蘭的田場標準分成許多小塊的田場。這些田場四面有深闊的河溝，在河泥築成的河堤上山楂樹

長到十呎或十五呎高。這些山楂樹籬常有斷口，所以牠們的外觀不及英格蘭的樹籬那樣的整齊。我看見許多農夫在田裏辛勤的耕耘蘿蔔，行列很整齊。在愛爾蘭東南部的鄉間又有一種特色，就是已毀的堡壘的餘蹟，這些堡壘大都位置在高地上。另外還有從一千九百十六年到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所焚燬的營房，貨棧，和奶酪製造場的殘蹟。

我對於長草的土地之大很爲驚訝。差不多沒有一刻不看見吃草的牲畜，但是種穀的田場殊不易看見。在這些牲畜之中，取奶和取肉的牛爲最多；其次是綿羊、馬、騾及山羊。在我們所經過的各農場上都有小鷄；在各池塘裏都有水鴨。

愛爾蘭最高的呼聲，正像在英格蘭一樣，是要增加墾植的土地。但是現在流行的農業制度似乎也有存在的理由。愛爾蘭是一個最適宜於飼養牲畜的國家。牠有肥茂的草地和均和的氣候；冬天的溫度比較加拿大同緯度的地域平均要高二十度。雨量很多，夏季又不像美國密士失必河流域那樣燥熱，所以種穀既困難又冒險。自從前世紀中葉起，愛爾蘭人已不能與加拿大和美國中部的西境競爭穀類和蔬菜的出產。

愛爾蘭從前是著名出產番薯的國家，這種番薯是在一千五百六十五年為英國的黑奴商販和琴茲(Hawkins)從維基尼阿(Virginia)帶來的。後來一般人民大半以番薯為生，穀麥歉收，所以發生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大飢荒。從此以後飼養牲畜替代番薯而興，現在只有十分之一的土地種植番薯。因為畜牧的土地日漸增加，大塊的租地極為需要。在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有百分之八十一的田場是從一英畝到十五英畝大的土地；現在這樣大的田場只佔有總數百分之四十。這種變化的結果就是有許多人民被逐出田地之外。現在愛爾蘭農業的基礎是從三十英畝到七十英畝大的田場，這種田場共有二十萬塊。

可墾的土地只有四分之一已加耕植。一般的農夫普通種植少許的雀麥，芻草，番薯，及多量的蘿蔔和別種根類植物。他所有的其餘的土地都長草。農業專家承認農夫注重飼養牲畜的見解很正當，但是他們以為農夫如能割除一部分的草地，多種些根類植物給牲畜吃，他所得的餘利更要加大。

政府改良農業的計劃趨向提高牲畜和牛奶牛奶的質地，鼓勵女人飼養家禽，及改良銷售的

方法。大多數愛爾蘭的牛現在都是活運到英格蘭去。自由邦正想創設製肉的工業，如此不僅可得到賣價增高的收入，並且又可得到這工業所增添的雇用機會及牛皮和別種副產物的利益。

我在上文已敘過禁止畜養劣等牛和分別愛爾蘭牛油和雞蛋等次的三種條例。據說第一種條例使得愛爾蘭的牛肉價值每年可以增加美金一萬萬元，其他的兩種條例使得愛爾蘭的牛油和雞蛋可以與丹麥的出產品相競爭——因為丹麥施行最優良的銷售方法極有成效。愛爾蘭的出口貨除牲畜之外以雞蛋和家禽最為重要，每年可以有美金五千餘萬元的收入。第三種主要出口貨為豬、醃肉、和火腿，再次為牛油、牛奶、和牛奶酪。因為自由邦的出口貨有百分之七十五是農產物，無論何種方法只要能稍增這些出口貨的賣價對於國家的收入增加得很多。愛爾蘭連出口的肉，雖然很多，但是牠又從美國和加拿大運醃肉進口，這真是奇怪的事情。實際上愛爾蘭人是把他們的好醃肉賣出去，再從別國買進價值較廉的醃肉供自己食用。

愛爾蘭近幾年來已制定一種農業教育制度與美國農部和省立農業專門學校所辦的推廣事業相仿。又設有州農會，派人四出指導農夫並且教以最好的方法去耕植穀類，飼養牲畜，製造牛

油牛酪。此外又設有許多農業學校，學生須實習農業。這些學校裏有冬季講習會，男女皆可加入。愛爾蘭的農夫是世界上最實行農業合作的先鋒隊，但是他們的會社很受基金缺乏的阻礙。現在除去許多合作商社之外，又有幾百處奶酪合作製造場，成績都很好。

愛爾蘭的地主幾百年來被稱爲「永不消滅的鬼魔」現已差不多絕跡。自從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起，在新定的種種條例之下，共約化了美金六萬萬元的公款來購買大田莊分給買戶耕種。付給地主的錢一半是現款，一半是公債票；買戶規定在六十七年內把田價繳清，田地纔可爲他們所有。在最近的田地條例之下，新田主每年所繳的賦稅平均比他們從前所付的租價要少去四分之一。

農夫不僅管有大部分的土地，他們的住屋也比十九世紀愛爾蘭的農夫所住的房屋好些。我所看見農夫的住屋大都是小屋，有灰泥粉刷的石牆，茅草蓋的屋頂，屋內只有一兩個房間。但是牠們都油漆或粉飾得很潔淨，只有在最貧窮的地方，牛豬纔與農夫住在一屋裏。我看見許多新砌的農屋有兩層樓和灰粉牆。又有許多大田舍很悅目。牠們包括一座石屋和排成方形的外舍，四面有

土牆或石牆圍繞，常常又有高樹做界籬。

我向南行渡過啓爾對耳 (Kildare) 西面的巴羅河 (The River Barrow)。這條河正和北愛爾蘭的班河 (The Bann) 一樣，常常泛濫釀成水災。沿河的土地低平，河水稍增就要淹沒幾千英畝的田地。疏濬這河現在是自由邦政府的一個計劃。

在這一帶的地域有許多泥炭澤 (Peat bogs)，我看見農夫和他們的家屬很忙碌的在那裏採掘並曝曬這種燃料。泥炭澤好像是一些淺層的磚泥坑。愛爾蘭的泥炭層平均雖有二十呎深，但是我所看見已掘的炭坑還不到一半深。有些泥炭是煤黑色，但是普通都是棕褐色。除去在城市之中和幾處柴木茂盛的地方，泥炭是愛爾蘭人民的普通燃料。有人計算全國有七分之一的面積是泥炭坑，差不多各農夫都可有採用的權利。

泥炭僅有煤炭的三分之一的熱力；顏色愈黑，質地愈好。在田舍上泥炭都是在露天灶裏燃燒，因為農婦都是在這些灶上烹調食物；在城市裏牠專用來燃引煤火。泥炭都切成小塊，還不及磚頭那樣大。切好之後，炭塊架成圓錐形的大堆乾晒，中間留有大空隙讓空氣流通。去年和前年天氣太

潮濕，有許多地方的農夫不能採掘並曝曬泥炭。有幾處地方的人民太窮，無錢買煤，木柴又不能得到，沒有燃料燒煮食物，因此發生飢荒。泥炭澤現在長滿了黃花，內中又雜有白花。黃花是金雀花，白花是野草花。

我在途中從里摩黎克 (Limerick) 旁邊經過，牠位置在愛爾蘭西南部，善農河 (The Shannon) 的口上。善農河是愛爾蘭最大的河流，並且又是自由邦實施最大的發展計劃的地方。現在已與德國的一個工程公司訂約在里摩黎克上游的河中築壩蓄水，創設一大水電廠，將來須設四個電站，合計可有五萬二千五百匹馬力。

在馬羅 (Malloy)，鐵路線分爲兩條，一條向南直達科爾克 (Cork)，一條向南向西到基拉尼和海邊。我是取的到基拉尼的路線，不久我就看見基拉尼的許多名山。有些山的輪廓參差不齊，上部的山坡全無樹木，在葱綠的野草之中時有岩石顯露出來。在下半的山坡上有許多小塊田場，普通都爲堆砌的石牆所分隔，正像和新英格蘭的一樣。

山中的土地有許多也很潮濕。在小農舍的四周有種番薯和黃芽菜的田塊；白灰色的路道蜿

蜿蜒曲，兩邊有常春藤覆蓋的石牆夾着。

假如你看了地圖，你就可以知道基拉尼諸湖是在愛爾蘭的西南角上。從那裏沿着西面的海岸直到多泥哥爾有一闊條的土地是愛爾蘭鄉間人烟最稠密的地方。這一帶有許多地方的人民大半是耕植「不經濟的田場」因為這些田場或是太小，或是太瘦，不能謀得適當的生活。改進這些人民境況的問題歷來的愛爾蘭政府都很注意，自由邦現又進一步給「全國土地委員會」(National Land Commission) 全權購買愛爾蘭各地未墾植的田地，將人口太多的地域裏的農民移殖到那些田地上去。有好幾千的人民因此就得了生活上的新機遇，但是據最順利的計算，所能購得的田地只可容留這些地域裏所應移殖的十二萬戶的一半。

我曾向一政府官員詢問爲什麼人民要擠到西面沿海的地域，幾乎無以生活。他回答道：

「相傳在克林威爾 (Cromwell) 帶兵入愛爾蘭的時候，他下令囑告人民決定是否願到地獄裏去，還是到康諾得 (Connacht) 去。許多的人民決定到康諾得去，他們的子孫從此就住在那裏過窮苦的生活。」

愛爾蘭西岸的人民很貧窮且與外界隔絕，所以古代的風俗和迷信在他們中間存留最久。舊式的家庭工業在這一帶的地方比在愛爾蘭東部興盛。在多尼哥爾有許多的婦女現在還把自畜的羊子的毛翦下來，用手織機織成呢布。

基拉尼的湖共有三個。最北的一個湖，有兩英里半長，雖然是最小的，但是因為牠位置在兩山中間的狹谷上，所以風景最美麗。中間的一個湖，有時稱爲托耳克湖 (Tore Lake)，大小適中，南面的一個湖最大，佔有五千英畝的面積。中南兩湖，不像北湖，並未完全爲山嶺圍繞，所以景色也不及北湖壯麗。

環繞基拉尼諸湖的許多森林對於我的興趣正和這些湖一樣，因為牠們的景色與美國的森林相仿。中南兩湖四周的土地都爲一大田莊所有。地上植有高大的樹木：毛櫸樹，橡樹，扁柏樹，大楓樹，和杉樹——杉樹有紅褐色的樹幹聳立，好像是大教堂裏的柱子。環湖週遊的時候，我看見藍水與幽谷錯雜，風景極雅緻，在幽谷之中開花的蕊香樹達到十五呎或二十呎高。

在基拉尼的四周有許多好田莊。田莊四圍建有人頭高的石牆與大路隔絕，這些石牆還是從

前農夫的工價每日僅須美金四分的時代建築的。因為這些田莊是由莊主自由經營種植，並且雇用大隊的農夫工作，所以在這田地改良呼聲正盛的時代仍能存在。但是那些自己不管農事，專在都伯林或倫敦享受安樂，聽經理人去收租金的大地主現已完全取消。

在這些田莊上做工的佃工每星期有美金六元的工資，並且有房屋住，有不化錢的木柴燒。他們的住屋是愛爾蘭最好的農舍。大多數的農舍都有兩層樓，粉成褐色，黃色，或白色。有許多農舍前面有小花園，後面有菜園，迎面的牆垣上還有玫瑰花攀着。這些農舍常常分成兩部分，容留兩家同住。

基拉尼鎮可以做愛爾蘭許多小市鎮的代表。牠只有五千居民，但是鎮裏的酒店可以供應多好几幾倍的人口。有一排房屋所開設的酒店比店舖要多兩倍。在街上行走的時候，我看見許多陋巷正像都伯林的陋巷一樣的骯髒。這些陋巷裏兩邊都是一層的石屋，有許多石屋看起來連做馬房都不適宜，不要說做住屋。衣服掛在外面曝曬，許多的赤腳的小孩們在污穢的鋪石上嬉戲，還有許多衣服醜陋的女人在門口坐着。基拉尼的各家庭都有親戚在美國，居民對於美國的城鎮名正像

對於本國的地名一樣的熟悉。

從基拉尼無論到南面的海邊或西面的海邊，每條路上都有天然的美景。這一帶的地方有湖有山——有幾座山的高度超過三千呎——遊人極衆，是愛爾蘭的一種天然利源。有一條大路，威爾斯王路，使乘汽車的遊人可以飽覽當地最好的景色。

離開基拉尼之後，我就到科爾克 (Cork) 去，牠是愛爾蘭東南的要港，又是全國的一個最老的城市。牠的人口與栖阿特爾 (Seattle) 相等，牠又是人烟稠密的地域的支配中心，這一帶地域供給大部分移徙到美洲去的愛爾蘭人。牠和都柏林及伯爾發斯特一樣，有一條河給牠一個港口。這城的大半是在底河的兩條支流中間的島上。除去做出產牲畜奶油地域的港口之外，科爾克又有種種的工業。這城從前是共和主義的中心，所以城裏的主要通衢，巴特里克街 (Patrick Street) 現在還有混亂時代的餘跡。

在科爾克下游十一英里的地方就是牠的著名海港，琴茲頓 (Queenstown)，自由邦現已把牠的古名恢復起來，稱爲科布 (Cobh)。琴茲頓位置在海灣裏面的一個島上，四面有青山環繞。牠

向來是橫渡大西洋的郵輪和客輪停靠的港口。

離開科爾克不足十英里有布拉尼堡 (Blarney Castle) 這堡因為做下面一首詩的詩人而著名：

那裏有一石，

只須一接吻，

人人善辯論。

他可爬進婦女的閨房，

又有國會議員的希望。

第二十二章 新德意志

我與德意志相識已有四十多年。我第一次到這裏來是在我初從大學畢業，那時候愷撒威廉 (Kaiser Wilhelm I) 還在位。在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當我舉行環球蜜月旅行的時候，我又

穿過德意志的全境。我第三次到這裏是在一千八百九十二年，那時候小愷撒（威廉第二）——他現在住在杜耳因（Dorn），他的世界帝國的夢想已成泡影——剛把俾斯麥免職，自己掌握全國的政權。俾斯麥於是隱居在他私有的田莊上，這田莊在孚利德李治魯（Friedrichruh），離漢堡（Hamburg）不遠。在他過七十七歲生日那一天，我去拜會他並且和他談話幾天之後，我又看見小愷撒在柏林附近的騰拍爾和斐耳場（Tempelhofer Feld）上校閱德國的大軍。

在一千九百零二年，我又到德國來看見全國已在軍閥貴族的手中。人們遇見軍官和兵士要站開來讓路，高聲譏笑愷撒就要有坐監牢的危險。我那時候正研究美國商業勢力侵入歐洲的問題，我參觀德國各地的工廠，考察各種大工業。我又參觀克虜伯鎗砲廠，那時候已在製造大砲和子彈做十二年後大戰的預備。

九年之後，在一千九百十一年初春，我和妻子及女兒又到德國來，在慕尼黑（Munich）參與大音樂會，從慕尼黑再沿萊茵河而上，週遊各地。帝國主義和武力主義當時更形顯著。

現在離開我第一次到德國的時候已有四十年，我又到德國來了。愷撒的勢力已盛極而衰，領

土遍佈三大洲的帝國已經變成一個共和國。這共和國方脫出淪亡的危險，重新改造，漸漸從世界史上罕有其匹的戰後慘况恢復舊狀。

德國自從歐洲流血遍地的四年大戰失敗之後，於一千九百十九年開始陷入最痛苦的境况，牠爲經濟和財政的困難所窘迫，不得不以印刷局爲國家的財源。因爲沒有充分的現金來輔佐巨數的紙幣流行，「馬克」的價值開始低落。在一千九百十九年八月，馬克從票面的價值跌到美金一角的市價。六個月之後，美金一元可兌五十馬克，不久又降到七十五馬克。在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正月，馬克價值又跌，美金一元可換二百馬克。但是德國人仍信任政府，一年之後，國幣的市價始江河日下，不可收拾。第一次從美金一元換二百馬克跌到四百馬克。後來又跌到六百馬克，不久市價低落更快，每元可換幾千馬克。在法國人移入魯爾（Ruhr）之前，馬克只值美金一分的千分之十五，在法國人佔據魯爾一個月後，馬克只值美金一分的千分之二。後來市價時有漲落，但是跌落的程度限總比升漲的程度限大，所以法國人佔據魯爾不足一年，美國銀行情願以一百萬馬克換美金一角二分。

馬克的價值完全衰落之後，我敢說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國人民把他們在戰前的儲蓄損失盡淨。對於各種有名無實的股票，地方公債票，和政府公債票的投費都變為廢紙。養老金和人壽保險單，因為是以紙馬克並非以金馬克做標準，所以也是毫無價值。因為馬克價大落，欠債的人用幾捆的紙幣來償還抵押品的紙面價值，這幾捆的紙幣只可抵當從前的買價的一小部分；債票每年收入的息金還不殼買一塊肉給債票保有人吃。寡婦，受恩俸的人，和資本家都陷入窮境。從前投入機器和物質財產的資本全歸烏有。柏林不動產的賣價僅可值一歌曲，工業上的財產都被賣給外國的資本家。知識階級——學生，教授，科學家——的境况極窘迫，德國在思想界上做領袖的位置將有不能保存的危險。

歐戰前有幾百萬元家產的人現在須出去做苦工謀生活，假如他們所賺的錢能够謀得生活上最低限的需要，他們已算有幸運。從前有資財，很安閒的婦女也變為極窮困的人。有些婦女去做工資微末的工作，有些婦女去縫衣，有些婦女去做公共機關裏的洗刷磨擦的勞役，有些婦女拿着短劇戲院的廣告牌在街上走，有些婦女掩飾她們的窮况躲在家裏做工作，其餘的婦女寧願餓死

不願把她們的窮乏狀況給別人知道。

現在馬克的基礎已鞏固；失業，貧窮，和飢荒的危險期已過去；德意志又開始奮鬥競爭。但是現在的德意志與從前愷撒專制的帝國已迥不相同，關於人民的態度和境況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以柏林城來做一個例子。牠在歐戰前是地球上一個管理最嚴厲的京城，人們要造一個狗窠，必須把規定的計劃和詳細情形呈請市政局的建築家核准。現在全城各處的房屋正在加築樓層，新式的房屋正在建造，有幾條街道已有鋸齒式的天邊。在愷撒統治的時代，柏林所有的街道都要保持得簇新的。一個人要是把垃圾倒在鋪石上就要捉將官裏去；無論什麼人，假如被警察看見把紙片丟在城內任何地方的邊道上，就要被強迫把紙片拾起來。現在在柏林垃圾遍地皆是，等候市政局的清道夫來掃除。從前街上沒有游民。現在每條街的轉角上都有行乞的人。瞎子由狗領路，癩子用拐杖代步，那些不願行乞丟臉的人在街上以檢拾麵包皮或別人遺失的貴重物件爲生。

在歐戰前牆上嚴禁貼廣告。現在市政局售賣在電燈柱上，郵政支局的窗子上，和街上的郵筒上黏貼廣告的特權。郵車上也貼滿了廣告，人們到郵局去買郵票的時候，窗上有「紅丸藥治黃病」

的佈告在眼前眩耀。將來恐怕總有一天柏林的郵政局長也要前後掛着廣告牌在街上走。大廣告木牌現在還不准豎立，但是在街道的轉角上已有圓形鐵塔貼滿了廣告。

人們在著名的菩提樹路 (Unter den Linden) 行走的時候，所看見柏林的變更最大。菩提樹路與波士敦的共和路 (Commonwealth Avenue) 差不多一樣闊，沿街有壯麗的房屋。在從前的時候，這街是愷撒的御道。每天總有幾個鐘點不許人民在這街上吸烟或高聲談話，假如在天黑之後，有狗子在這條街上叫，狗主人就有被逮捕的危險。這條街上並且不准車輛往來。

這條街上所栽的菩提樹原來是要使街道美麗宏壯，現在這些樹無人注意，漸形瘦削。這條街現在又是柏林的一條最吵鬧的街道。夜間有學生和半醉的無賴在街上唱歌叫喊，晝間行人擁擠異常正像其他的街道一樣。柏林的外國人覺得在菩提樹路上最像在家鄉一樣。通濟隆 (Thomas Cook) 的游歷汽車和公共汽車在各轉角上停着；人民聚在一堆吸煙說笑話。有一個柏林人告訴我，假如他留心傾聽，他在菩提樹路上很不容易聽見一個德國字音，並且這個字音並不是純粹的

德國音。

愷撒最寵倖的皇宮，正像他的御道一樣，現在已開放給人民用。這皇宮是在菩提樹路底，愷撒從前在這皇宮裏消磨的光陰最多。在二十年前我來參觀這皇宮的時候，我必須穿上氈鞋，並且要低聲說話。在那時代，就是在客人最多的時候，也只有四五十個人到這皇宮裏來。現是每天常有一萬人來參觀，即使他們穿着有大頭釘的靴子，也不會受呵斥。又有引路人聽候遊人雇用，他們常發議論，毫無顧忌或偏袒之心。

我從柏林穿過國境向南到慕尼黑及瑞士的邊界，並且從魯爾河流域的大工廠和礦產地域向東到波蘭的邊界。德國人對於歐戰後所損失的土地很忿忿不平，但是他們的國土現在還有十八萬餘方英里的面積。牠比新英格蘭的面積大三倍，比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大一倍半。全國有六千餘萬的人口，約佔美國人口的五分之三。單是普魯士的人口就與新英格蘭、紐約、賓夕法尼亞、新澤稷和伊里諾斯合計的人口相等。

新德意志是一個大城市集成的共和國。大柏林有四百餘萬的人口，比芝加哥少一半，比菲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多兩倍。漢堡有一百餘萬的人口，與底特律 (Detroit) 相仿；科倫 (Co-

Logne的人口比波士敦多；慕尼黑的人口比匹茲堡多；德勒斯登（Dresden）的人口比布法羅（Buffalo）多。來比錫（Leipzig）的人口與勞斯安極立司相仿；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的人口比辛辛那提多；厄森（Essen），克虜伯鎗礮廠的所在地，在歐戰前有四十萬人口，現在已增加到六十萬人。

德意志還有四個城市各有三十萬的居民。又有八個城市人口各在二三十萬之間，有十五個城市各有十萬居民。你們可以尋到革爾森刻耳申（Gelsenkirchen）和杜易斯堡（Duisburg）的位置麼？第一個城市比美國的孟斐斯（Memphis）大，第二個城市比美國的俄馬哈（Omaha）亞特蘭大（Atlanta），或托利多（Toledo）都要大些。

從德國人的話語之中，人們或將想像德國人已永遠失去他們的農業和礦產的財源。但是事實上他們仍舊佔有歐洲出產最旺的一處地域。他們的國土與法國一樣的肥沃，並且從他們所有輕養化鉀礦裏他們可以得到價值低廉的好肥料。他們從空氣中所製造的硝酸鹽將來可以替代南美智利（Chile）礦產的硝酸鹽。他們每畝所收穫的穀類，蕃薯和糖菜比美國所收穫的多得許

多，並且與世界上任何地域的收穫可以頡頏。

但是德國久已從一個農業國家變為一個工業國家，並且正像大不列顛一樣，假如沒有製造廠和輪船的盈利，牠就不能還債。國內有最新式的工廠密佈，工廠裏有幾百萬工人，他們每月所得的工資還不及美國工匠一星期所得的工資那樣多。對於運輸方面，德國比歐洲其他的許多國家都佔便宜。北部是一大平原，向着波羅的海而傾斜，所以鐵路的建築費極省，運費因此低廉。全國所有的鐵路現在可以改作十三條從波士敦到舊金山的幹線鐵路。

德意志內地的河道交錯如網。牠有三條可以航行的大河，這三條大河為許多的運河所聯通，假如你能够從地球的這一面掘一條地道穿過地心達到地球的那一面，這條地道還不及這些運河的總長度長。有大量的貨物在這些運河中輸運。我現在沒有得到最近的統計，但是在一千九百十三年，德國的大河和內地運河所運輸的貨物共有一萬萬餘噸之多，超過半數的貨物全是國內的製造品。

在一千九百十四年之前，工業國的德意志竭力搶奪市場，從比京到巴黎，從柏林到巴格達

(Bagdad) 從格蘭得河 (Rio Grande) (美國與墨西哥的界河) 到麥哲倫海峽 (Strait of Magellan) 牠是商業世界的魔王——到處勝利，直到武力主義大受挫折爲止。現在德國又在海洋上漸漸恢復舊有的地位，並且輸連牠的貨品到全球各地。德國人在各國都有他們的賣貨商，在各大城市裏都有他們的銀行或經理人；他們想合力恢復一部分的世界貿易。他們在東歐的勢力尤盛，他們與俄羅斯和土耳其的貿易額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大得多。德國人向來喜歡研究顧客的嗜好，製造貨品迎合買主的心理；這就是幫助德國人恢復戰前貿易的一大原動力。德國雖已失却從前在世界列強之中所佔的武力地位，但是現在已跨大步向前，恢復從前在地球上所佔的商業和工業的勢力。

第二十三章 波蘭共和國

「我是從美國的京城華盛頓來的。」

這就是我回答一個衣冠整潔，面像聰明的少年人的話，那時候我和他都在華沙 (Warsaw)

最大的銀行的付款櫃前等候領款。他說道：

「華盛頓不是美國的京城，奧爾巴尼（Albany）纔是牠的京城。」

我說道，「真是如此麼？」

他回答道，「是的。美國的京城在幾年前已遷移。我知道華盛頓從前是京城，但是現在的京城是奧爾巴尼。我有一個朋友剛纔從美國回來，他告訴我確是如此。」

這段談話可以表示一個波蘭人所知道的美國情形。我深信有許多美國人對於波蘭的知識也不免有同樣的不真確。

你們可知道波蘭是歐洲的一個最大的國家麼？牠比挪威，意大利，或不列顛和愛爾蘭都大些；只有俄羅斯，瑞典，法蘭西，德意志，和西班牙比牠大。你們可知道波蘭有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的人口，比新英格蘭的人口還大三倍麼？你們可知道美洲的波蘭人共有四百多萬，在歐戰前十年每年匯到家鄉去的錢共有美金四千餘萬元麼？你們可知道波蘭的人口比美國任何地方的都要稠密，每方英里的居民比紐約省——連紐約城在內——還要多麼？牠有五十多個城市，人口都超過二

萬五千。華沙、波蘭的京城，比華盛頓的人口差不多大兩倍；羅茲（Łódź），紡織業的大中心，比辛辛那提的人口還要多；勒謨堡（Lemberg）比俄馬哈的人口多；克拉科（Cracow），波蘭的舊都，現在已有二十萬人口。

你們恐怕已忘卻這些波蘭人從前比俄國人和德國人還要強，他們在美國未脫離英國宣佈獨立二百年之前已建有一種共和政府，並且在中古時代，他們的文明教化各處皆已聞名。我很懷疑你們是否知道現在的波蘭人究竟是何種人。你們或者要把他們與信新教的德國人或與信希臘教的俄國人同樣看待，但是大多數的波蘭人既不是新教徒，又不是希臘教徒。他們是羅馬天主教徒，新憲法已規定天主教是主要的宗教。

波蘭又是猶太人的居留地，在這裏的猶太人比在巴力斯坦（Palestine）的要多四十倍，並且在歐洲其他的任何國家也要多。實際上波蘭的猶太人佔有全世界的猶太人五分之一。華沙的居民有三分之一是猶太人。城裏有一很大的猶太人居留地，共有六百個猶太教堂。街上往來的人民有許多好像是戲台上的猶太人，並不像在美國城市中所看見的猶太人。波蘭的猶太人常常

穿着他們的古代服裝。他們戴了一頂沒有帽舌的小帽或皮帽，穿了一件黑長袍，袍邊一直拖到腳上，鈕子一直扣到頸上。臉上長滿了鬍鬚，並且有兩條長鬚從兩耳的前面掛下來。這是遵守「舊約」的「利未記」中的條規：「你不准損傷你的鬍鬚稜角。」

這些猶太人與美國的衣服漂亮的新式猶太人全不相像。他們的祖先大都是從德意志和西班牙來的，因為他們在這兩國裏備受殘殺，不能再留。他們的移徙是在哥倫布未發見美洲一百年前開始的，在那時代波蘭歡迎各國的移民光臨。

現在波蘭大部分的商業盡為猶太人所經營。在從前的時代，每一大地主都有一猶太人替他管理地產，經手買賣。他們是這共和國的居間人。他們全是商賈，並不從事農務。各處都有他們的商店，他們的店牌或用希伯來文或用波蘭文。他們也很注意政治，波蘭國會中也有他們的代表。

波蘭是一肥沃的大平原，在歐戰前所出產的農產物比全世界出產的金子的價值要大三倍。有半數的人民做農業的工作，他們所耕植的地土比美國的俄亥俄省大兩倍。全國可產幾百萬噸的小麥，黑麥，雀麥和大麥，所收穫的番薯有時竟有八萬萬噸之多。波蘭又是一畜牧的國家，畜養牛、

豬、馬、羊。牧場和草場的面積比馬薩諸塞省大三倍，森林地域有維基尼亞 (Virginia) 省那樣大。

這共和國又是歐洲的一個大礦源。牠有二千方英里的煤田，現在每年可產幾百萬噸的煤，西利西亞 (Upper Silesia) 的煤層比大不列顛的還要大，這處地域割給波蘭是工業德國的大損失。波蘭又有鐵礦、鋅礦、鉛礦、和銅礦，另外還有世界上最大的幾處鹽礦。有一處鹽礦開採已有幾百年，據說現在還有二千三百萬噸的鹽層。

至於波蘭的工業，在歐戰前牠每年可出產價值美金十萬萬元的製造品，雇用二百萬的工人。牠現是歐洲的一個紡織業的大中心，製造棉織物和毛織物銷售俄羅斯、巴爾幹諸國及鄰近各國。牠的鋼鐵業也很重要。波蘭所用的鋼鐵很多，在歐戰前每年運銷到俄國去的機器價值已有幾百萬元。

在我從德國到華沙的途中，我曾行過波蘭西利西亞產煤鐵的地域，並且在卡托維次 (Kato-witz) ——波蘭的匹茲堡——停留了一會兒。當我們將要到這城市的時候，我們在火車裏行了好幾英里的路程都看見有煙囪林立，並且經過了許多鍊製鋼、鋅、鉛的工廠。這裏共有五十個煤礦，

雇用十五萬工人；製造廠和鑄造廠所雇用的工人還要比這數目多。

卡托維次的鍊鋼廠、軋軋廠和採礦廠從前都爲德國人所經營，因爲他們在歐戰前管轄這一部分的波蘭疆域，當時他們盡力設法使這一帶的人民爲德國所化。他們創設殖民會社強行收買波蘭農民的田地。他們又設立國民學校，只教德語；有人告訴我，教員常鞭打小學生，因爲他們在運動場上說波蘭語。德國的官吏也禁止在公共集會的地方說波蘭語，他們又改易村莊的名稱，把德文寫牌子掛在火車站上。

最發生事故的措施就是禁止用德語以外的言語傳教。在一千九百年，下了一道諭令規定禱告和傳道必須用德語。這道諭令就發生了很猛烈的反動，兒童受了父母的指使，大家不去祈禱。他們撕毀德國的禱文，高唱譏諷官吏的歌曲。有一時期共有十萬兒童不肯用德語祈禱。政府嚴厲取締這種舉動；兒童受了鞭打，父母也受了處罰。德國人畢竟佔優勢，但是波蘭人對於他們的惡感至今仍留存。現在學校裏都用波蘭語，但是德國的兒童可以仍用德語學習，任何人可以說任何言語，波蘭鐵路上的雇員必須通曉德語。

假如卡特維次是波蘭的匹茲堡，羅茲就是牠的曼徹斯特，這個城市從前是在俄國管轄的地域內。假想有一個幽暗的大平原，在這平原中間有一個幽暗的城市和辛辛那提一樣大。在這城市裏有上千的煙囪高聳在房屋之上，這些房屋沿着兩條鋪石子的狹街綿連有三英里之遙。另外又有許多短街橫穿這兩條長街。這就是波蘭的紡織業大中心羅茲的概況。

靠近的觀察可以看出在每個煙囪之下有一大工廠，牠是用磚頭和玻璃造的，好像是這幽暗地域裏的牆壁，使得四圍的景色格外陰暗。居民與環境相像，因為這城大都為工廠的工人居住，好像是一處窮人窟。大部分的居民是下等的猶太人，他們走出來的時候，穿着他們的古代的寬袍，滿臉鬍鬚也不修剃。

街上往來的車輛大都是襁褓的農民所駕駛的篷車，不可勝數的四輪馬車，和裝載大包棉花棉布的大車。另外還有男人在前面拖女人在後面推的大車。我們看見男人女人背上駝着重貨，有些時候，用皮帶把貨繫在額頭上好像墨西哥的苦工一樣。全城並無汽車和運貨汽車。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用人力和馬力去做。

在拿破崙失敗之後沒有好些時候，俄皇亞歷山大第一開始創設羅慈的工廠，把森林和土地賞給德國的紡織家，只要他們肯到這裏來開設紡織廠。他們有成千的人到這裏來，紡織業於是成立，並且制定很高的保護稅率獎勵紡織業的發展。在歐戰開始的時候，羅慈有四百個紡織廠，牠們都是受俄皇的命令而設立的。在歐戰期內，紡織業爲德國人所摧毀。他們在一千九百十四年佔據羅慈，把各工廠的機器用具搶掠盡淨。全城頓現荒涼的景象。自從媾和以後，各紡織廠又裝置新式的機器重行開工，有幾個紡織廠現在每天要換三班工人。所雇用的工人共有十二萬五千多男女。所製造的貨品不僅銷行波蘭，並且又運銷到波羅的海的其他的國家，及羅馬尼亞，和布加利亞。

當我參觀一個紡織廠的時候，我曾與工人談話。男工與美國紡織廠裏的工人相像，但是他們個個都長有唇鬚。另外還有許多老少女工；我不時看見一個女工帶着嬰孩在身邊。大多數的女人都有手巾箍在頭上；差不多個個女工都赤腳。

有許多工人住在這工廠所建的租屋裏。廠經理說道這處房屋可以容留八千人；我問他每一個家庭可以佔幾個房間，他說有些家庭佔有一個房間和一個廚房，有些家庭佔有兩個房間和一個

廚房。這些家庭人數很多，普通都睡在一個房間裏。人民的食品很多。工人的晚餐普通有湯、肉、番薯，間或又有生菜。他的早餐有咖啡、牛油麵包和肉，他帶到工廠裏去的午餐有麵包、牛油和臘腸。他在清晨六點鐘進廠，十點鐘吃午餐，下午兩點多鐘歇工。他回家後吃晚餐，在晚間的時候又吃茶或咖啡及當天剩下來的菜。他又有啤酒和白蘭地酒吃，所得的工資，因為波蘭的馬克價跌落，似乎很少，但是他足可維持生計。

我從羅慈東行到波蘭的京城華沙。牠是在十七世紀建立的，屢受戰事的糜爛，並且曾為俄國人、瑞典人及古代的波蘭君主所佔據。牠現在是新波蘭共和國的文化教育和商業的中心，又進到一個重要隆盛的新紀元。

第二十四章 拉特維亞歐戰產生的共和國

在波羅的海的東岸，芬蘭和芬蘭灣的南面，俄羅斯的西面，有三個歐戰產生的共和國：立陶宛（Lithuania），拉特維亞（Latvia），和愛沙尼亞（Estonia）。這三個共和國從前都是俄羅斯帝

國的一部分。立陶宛的國境與新英格蘭差不多大，拉特維亞有紐約省的一半大，愛沙尼亞有馬薩諸塞兩倍大。這三個國家都很平坦，有森林、田場、湖澤、和不可勝數的河流。

在歐戰前，這三個共和國是屬於俄國，牠們的土地為幾國貴族所管轄，這些貴族只佔有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統治立陶宛的貴族是波蘭人，統治拉特維亞和愛沙尼亞的貴族是波羅的男爵，他們是條頓武士的後裔，這些武士在哥倫布未發見美洲三百年前侵佔這一帶的土地。他們把土地分成大塊的田產，每塊田產平均有五千英畝的面積。有許多田產有一萬英畝的面積，還有幾處佔有十八萬英畝的面積，拉特維亞的丹達加（Dundaga）田莊就是一個例子。這些男爵把這些土地放墾，後來又用科學方法和新式的農業機械耕植。有許多男爵在他們的田產上建有別墅，酬應款待有如封建諸侯。

當時一般的人民都被當作奴隸役用，正像司各脫在他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和別種小說中所描寫的一樣。從日出到日落止，他們替男爵工作差不多一無所得。他們中間有好多的人是住在田莊上，每一家長可以攤得一塊菜園和一定限量的食物。有幾處地方，農奴的妻子

每年須做七十天無工資的工作。

歐戰發生後，在這一帶的地方，驟在夜間建立了三個共和國，於是從封建的境況就跳到最文明的獨立國家。在那時代，這一帶的地域是在俄國與德國兩塊磨石中間。三年之間牠爲兩國的大軍所包圍，各想佔據牠的土地。德國的軍隊從南面侵入，利用機關鎗，毒氣礮及別種軍器衝到拉特維亞的京城里加（Riga）的門口。同時布爾塞維克黨人（Bolsheviks）在佔據里加六個月之後，使得全城空虛，復又進佔全國的東半部。但是拉特維亞的農夫和田奴，由學生領率，戰退德國人，逐出俄國人，自設新政府。

自從獨立的共和國成立之後，拉特維亞和愛沙尼亞的農奴反抗貴族，脫離他們的羈絆。因爲極欲求得土地，這些田奴從少數的貴族手中把田地奪來，分給多數的農民種植。每一農奴都要佔有田場，他們並且要貴族自己去謀生活。從前的地主每人只准管有一百二十五英畝到二百五十英畝的田地。在立陶宛的波蘭地主並未被當作一個獨立的階級看待，田產的分割也沒有這樣的猛烈。

我從拉特維亞開始我遊歷這三個新共和國的行程。在這國內，現在的田場比在一千九百四十年要多五千處。現在還有幾百個測量人員工作，分割大田莊，在田地測量安定後，立即把新田場分配給農人。不僅貴族的田莊須分割，就是政府的地產也要分配出去，一種極新的土地制度現在正將成立。

農人的心理極希望能管領田地，每塊好田場都有好幾個請求承買的人。有人告訴我，在拉特維亞至少有十五萬人需要田地。所分派的田地大小不一致，從靠近城市的五英畝和十英畝大的工廠地址及花園地塊，到一百英畝大的田場，買這些田場的農夫都想以業農謀生，並供養他們的家屬。新田場平均只有五十五英畝的面積。土地的賣價很低，並且繳款的期限很長。有許多的土地繳價的期限有三十年到五十年長，最初的五年並且不付息金。

各承買人必須證明除牛、馬、和機械之外已有幫手足能耕植他的田地。他必須敘明他做農夫的經驗，並且還要有他的人品和節儉的證明。他的請求書先送到當地的委員會，如能通過，就轉到縣委員會，經該會核准後再送到全國中央委員會行最後的決定。

我曾坐汽車遊歷里加附近的鄉間，參觀幾處已經分割的田莊，並且和農夫談話。分配的田地大半是在里窩尼亞 (Livonia)，庫爾蘭 (Courland)，及米陶 (Mitau) 三省，在這三省的地方，人民的生活和習慣與德國相仿。拉特蓋耳 (Latgale) 因為靠近俄國，並且又是天主教徒的居住地，所以情形迥不相同。田地的耕植正像在俄國一樣，農夫住在村莊裏，每天走到田裏去工作。

當我經過鄉間的時候，我看見四面都有新砌的房屋，和正在裝配新屋頂的舊屋。普通的田場上有一座兩三個房間的住屋，另外還有馬房和儲藏室。差不多每處田場都有一掘成的地窖，在這地窖裏，番薯可以保存，並且用草覆蓋，在冬天就不致凍壞。各住屋裏都有磚砌的爐竈，高度從地面直抵天花板。有許多人家設有烘竈，在一座六個房間的住屋裏，我看見大廳的兩邊各有一磚砌的大爐。這座房屋，正像其他的許多新屋一樣，是沒有粉刷的。屋裏也沒有傢具，大家睡在地板上。

在我所經過的各地，我看見女人與男人同在田中工作。在這拉特維亞的改造時代，勞工的供給因有女人加入就增了一倍。她們可做男人所做的各種事務，她們工作在天明起到天黑止。小孩們也有工作，看守牧場上的牛、羊、豬，大多數的新田場都沒有籬籬，老婦、少女，或男童常把他們的時

間盡消耗在牧養兩三隻牲畜上。

我看見許多婦女鏟鋤番薯田裏的草；在幾處新田場裏，她們跟在耕田的人後面施肥料。有許多的女人穿着男人的靴子，有些女人穿着外皮內毛的氈氍羊皮衣。她們的臉都晒紅，頭髮也爲日光所漂白，她們雖然大都有圍巾裹在頭上，但是也沒有用處。人們看見這些農夫在田裏工作的情形就可以知道生長安樂的波羅的貴族爲什麼要把這些農夫看作沒有人權的下等動物。

拉特維亞人深知他們的農業大有發展的可能，所以現正竭力教育他們的先鋒農夫。里加有一農業專門學校，鄉間又有四個中等農業學校，另外還有幾處試驗場和二十個農村小學校。他們正像丹麥人一樣創立了一種合作運動，現已設有幾百個不同類的合作會社。這些合作會社買了許多新式的拖耕機和別種農具；農產品也由牠們經售。拉特維亞希望跟着丹麥去發展奶油和廣種法的農業，牠現在已有牛油和雞蛋運銷到倫敦去。

拉特維亞人除業農著名外，向來又長於化學工業，紡織業，和冶金業。在歐戰前，里加已和匹茲堡一樣大。牠位置在德維那河（Dvina River）上，有深水與波羅的海相通，是舊俄帝國在這

一帶地域的製造原料的最好的地方。這城市有三百多個工廠，從雇用二萬工人的普羅勿得尼克廠（Provodnik）到很小的機器廠。今天我參觀一個紡織廠，這廠在歐戰前有二萬五千個紡錘，雇一萬工人，每天換兩次班。

當歐戰開始的時候，俄皇恐怕德國人佔據里加，下令停廢當地所有的工廠，並且派遣專門的技師到各工廠裏去拆卸各種機器的重要機件。他們在這裏取下一個螺旋釘帽，那裏拆下一個圓筒，把這些機件運到俄國去，使得所有的紡織廠都不能工作。在我今天所參觀的那紡織廠所有的二萬五千個紡錘似乎仍完全無缺。但是牠們已不能使用。全城的紡織廠和工廠都是如此，有些工廠裏，整個的機器都被取去，廠屋也已毀壞。但是現在有許多工廠已重行恢復開工，里加又向着興隆的路徑前進。

里加是在哥崙布未發見美洲數百年前創設的。在成吉思汗侵入北京的時候，牠已成立。牠已盛衰更迭，屢經戰事，但是每經大難之後，牠格外發達強盛。牠現在約有三十萬人口，只有歐戰前半數的人口。

里加是東歐最美麗的一個城市。牠位置在一個沙地平原上，離里加灣有九英里，城裏的高塔和圓屋頂在海中就可以看見。里加的港口終年開放，向德維那河上駛的船隻可以在城裏的碼頭上起卸貨物。碼頭連續有八英里長，每日可以裝卸四百輛貨車的貨物。火車可以直達船塢，貨物從船上起卸直接裝到貨車裏去。今天早晨我看見一個碼頭上有一百個運到蘇維埃俄羅斯去的火車頭正從船面上用起重機運到鐵路上的無頂貨車上去。再向上游去，有大起穀機、冰廠和工廠。

這城由四部分合成：老城，在德維那河的右岸；聖彼得堡郭（St. Petersburg Suburb），有許多新式的住屋；莫斯科郭（Moscow Suburb），是猶太人的居住地；及米陶郭，在河的左岸。我是住在老城的一個旅館裏，在歌劇院的對面，這歌劇院可值美金五十萬元。我的房間朝着環城的花園，這花園是把中古時代所築的環繞里加防禦外患的城牆拆毀改設的。城裏還有一處古代堡壘的餘蹟就是火藥堡（Powder Tower），牠位置在幾條街道交叉的地方。

里加有一處最老的建築物是黑頭會堂（Hall of the Black Heads），牠是在一千三百三十年建築的。這些「黑頭」原來是一羣的商賈，他們建築這處會堂做他們的俱樂部。他們曾與條

頓武士會 (The Order of Teuton Knights) 相聯絡——這些武士就是征服愛沙尼亞的德國十字軍——並且擇定聖佐治做他們的護衛神。後來這會堂改爲里加下級武士的會所，他們在結婚後就沒有做會員的資格。有人告訴我這些「黑頭」現在仍然舉行節會，主要的節會是在「懺悔日」(Shrove Tuesday) 的前星期六，屆時鬧酒很利害。

我曾坐汽車游歷里加的街道，道旁都是四五層的樓屋，我在卡克·斯特拉斯 (Kalk Strasse) 停車，參觀里加大學和幾個大教堂，我又走過蝨子市場 (Louse Market)。雖然我說到這個名字混身就發癢，但是這確是大家給這市場的稱呼。我曾參觀世界各處的市場。我曾騎着騾子在開羅 (Cairo) (埃及的都城) 的街上游覽，並且在斯坦波爾 (Stamboul) 和大馬士革 (Damascus) 的市場上與人衆擠擠。我又在突尼斯 (Tunis) 和的黎波里 (Tripoli) 的類似洞穴的棚舍裏購物，並且向德利 (Delhi) 的印度人和仰光 (Rangoon) 的緬甸女人購買綢緞珠寶。我熟悉日本的東京和中國的北京。在這些城市之中，我從來沒有覺得像在里加的蝨子市場那樣的不安。我不知道這市場的名字是怎樣起源的，但是我揣想牠是從聚集在這市場上買賣舊貨的窮

農夫得來的。這市場離開舊城牆不遠，與我所住的大旅館相隔只有幾十步的距離。牠佔有四五英畝的面積，爲木板砌的高籬所環繞，有長排的松木棚，與穿過市場的街道相平行。人衆不僅充滿圍場，並且又擠到鄰近的街上來，成爲一種五顏六色的骯髒羣衆，除去在東歐外，人們在別的地方都看不到。

當我沿着市場行走的時候，我被賣東西的人所包圍。這裏有一個婦人去給我一雙破靴子，那裏有一個男人展開一塊桌布給我，再走了一步，我又遇見一個賣舊珠寶和舊布的小販。有一個婦人跟着我後面賣一條男孩的袴子——這條男孩的袴子對於我有什麼用處呢？——另外又有一個婦人要我買一個鑲金的香烟盒，這香烟盒恐怕還是一個波羅的男爵的所有物，他的田產現在已到了農夫的手中。

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東西在這市場上都可以售賣，但是大多數的物品盡是舊貨。有幾長排的木棚專賣皮革製的物件，包括各種樣式的靴鞋。我看見手做的皮靴只賣美金五元一雙，長統靴賣美金十元一雙。在鐵器市場上我看見各種的舊鐵器，從斷碎的鈎、釘、鎖，到各種的機器。有一個木

棚裏只賣舊縫紉機。

我還記得賣玩具的兩個男孩。他們的貨品排在一張與新聞紙差不多大的方桌上，這許多貨品顯是在他們的家中所做的。內中有半打有尾笛的小泥鳥，和幾個有紅雞冠、真羽毛、和光滑尾巴的雄雞。我向這兩個小商人詢問這些雄雞的價格。他們說道每隻只要美金七分。我買了兩隻送給一個女孩，她以一笑報答我。

我在市場外面又消磨些時間，走過一條一百呎闊，一千呎長的街道，街上從這一頭到那一頭都被買賣的人所擁塞。我不推擠就不能前進，但是當我用兩肘開路的時候，大家對我仍含笑容。在這人衆中間有男人、女人、和小孩們坐在街上把售賣的貨品放在前面。大多數的貨品都是在家裏製造的。我詢問最軟最光的羊皮所製的黑皮小帽的價格，這種皮帽在美國的店鋪裏至少要賣美金五元一隻。但是在這裏所要的價錢只有美金八角；賣帽人並且告訴我這些帽子是他自己做的。

在這賣帽人的旁邊是一個從鄉下來的農夫。他坐在小溝上，旁邊帶了兩個衣服襤褸的五六歲的小女孩，各人穿了一雙新鞋子。我揣想他是來賣這兩個女孩的。

在市場上，女人比男人多，她們大半是來售賣家製的貨品的。她們走了好幾英里的路程把貨品帶到城裏來，在市集終結之後，又要把剩下來貨品帶回家去。當我的火車剛到城裏的時候，最先刺入眼簾的景物就是十幾輛靠在沙灘旁邊的無頂貨車，和二十幾個女人——都有三十、四十、和五十歲的年紀——用長柄的鏟，把沙裝到貨車裏去。我看見她們彎着腰，用腳把鏟踏入沙中，然後用力一舉把沙投到車裏去，這可以表示她們的肌肉的膀臂很有力。她們有紫銅色的臉和粗糙的外相，各人都具有幾十年勞苦工作的標誌。那時候太陽方升上來，我想她們工作要到天黑纔終止。

從我住的旅館的窗中每天早晨所看見的普通景物就是在街上走路的婦女，各人肩挑兩桶三「加倫」的牛奶。她們是到市場上去售賣這六加倫的牛奶，或是送到主顧的門前用杓沽賣。其他的婦女穿着手織布做的衣服，頭上裹着破布，掃除城中的街道；還有些婦女拖大車，推小車，在用力向前進的時候，差不多要彎腰過膝。

我很驚訝的聽說在拉特維亞，就人口的比例算起來，不能讀書寫字的人比較在我們自稱的

紅色免費學校的國家還要少。農人所受的教育，就全體講起來，也比美國鄉民所受的教育優良。只有在這裏的俄國人，不識字的很多。在一千九百十年所招募的兵士，有百分之三不識字，這些不識字的人大都是斯拉夫人。成年的拉特維亞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識字。

里加大學從前本是一個有一千學生的專門學校。共和國政府把牠改成大學，加設了幾個學院，添聘了好些教授。在大學新開的時候，約有一千二百個男女學生。牠現在已有六千個學生。這共和國教育程度很高，可以用牠的中學校數證明；拉特維亞所設的中學校比挪威、瑞士、葡萄牙、或羅馬尼亞還要多。

教育部近來又設立一個師範學校教授英語。這可以證明英語在歐洲流傳得很快。在拉特維亞，英語是各學校唯一的必修外國語，法語和德語都是選修的課程。這師範學校有三百個年齡不同的學生，有許多學生會為教師，其他的學生預備做教師。學生之中又有希望得到實用英語智識的政府辦事員和希望在國外經營事業的人員。

當我參觀這師範學校的時候，有一班正讀莎士比亞的「朱理亞愷撒」(Julius Caesar)並

且討論戲劇的構造和劇中人物的動機，正像在美國的中學校和專門學校裏學習的方法一樣。還有一班學習英文法，學生所回答的問題有許多我都不能了解。

拉特維亞人雖然很羨慕英語的價值，但是對於他們自己所有的文學、音樂和美術文化很爲驕傲。拉特維亞語是歐洲一種最老的語言。牠與梵語 (Sanskrit) (印度的古語) 密切相關，新近到此地的一個著名言語學者說道，他在當地的報紙上看見許多梵語字，他雖沒有學習拉特維亞語差不多也可以讀拉特維亞的文字。自從拉特維亞人獲得獨立權後，他們已經發行了二十萬種的民族歌謠集，這些歌謠是數世紀前不知名的著作家所做的。這歌謠集共有八冊，每冊有一千頁；牠是人種誌學者和言語學者研究雅利安 (Aryan) 文化的無價寶藏。

第一本拉特維亞語的書籍在北美大陸尙未開拓殖民地很久以前就已印行，第一次拉特維亞語的新聞紙在一百多年前已經出現。在歐戰開始的時候，有五十九種按期出版物用拉特維亞語印行，內中有二十七種是報紙。依照人口比例計算，拉特維亞的報紙比俄國的報紙多兩倍，現在里加有十種拉特維亞語的日報，每種平均有五萬到十萬份的銷場。

第二十五章 俄羅斯

幾百年來，里加一直是俄羅斯帝國一個主要的港口，現在，仍然是到俄國去的一個重要港口。牠的優良海港是從拉特維亞邊界延伸到東方和南方的大平原所產物品的天然出路；牠在波羅的海的位置是到北俄羅斯的絕好的入口。現在每年有幾千的旅客經過這裏到蘇維埃共和國去；在全城各處人們可以看見種種房屋、景色和服式，表明從前有包括拉特維亞的一個大帝國。

現在這大帝國雖不存在，俄羅斯，包括亞洲的土地在內，仍然佔有一個帝國的人口和面積。牠佔有全球七分之一的土地，包括一整塊的地土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大，比四十八省合成的美國要大兩倍，與南美洲全洲的面積差不多大。從東到西，牠從太平洋直達波羅的海，比從舊金山到香港的距離還要遠；從北到南，牠從北冰洋直達黑海和印度的北邊。牠的海岸線總計比環繞地球的赤道線還要長，牠的陸地疆界差不多有牠的海岸線一半長。牠的疆域遼闊，在國疆的這一端是上午十一點鐘，在那一端已經是下午六點鐘。

歐洲的俄羅斯已可自成一個世界——一個大平原、大森林、高山和大河的世界。從靠近北冰洋的永遠冰凍的荒野到南面克利米亞 (Crimea) 的日光照射氣候和暖的葡萄園和橄欖園中間，有各種的氣候和土壤。在靠近北冰洋的荒野的南面是森林地域，包括從波羅的海到莫斯科的土地，從東到西橫過俄羅斯的全境。這一帶的地域有幾百萬英畝的面積都為森林所密佈；人們在這裏可以走過幾百英里的路程也找不到居民的痕跡。這些森林供給俄國鐵路上火車頭的燃料已有好幾年，似乎還有足數的木料可以供給幾百年後全國引擎機所需的燃料。

在這森林地域與南俄羅斯和西比利亞的草原中間，就是組成中央平原的肥沃農田。除去瓦爾戴高原 (Valdai Hills) 和烏拉山 (Ural Mountains) 外，這處平原差不多沒有為那些把西歐分成許多國家的天然障礙物所阻斷。這處平原最肥沃的地域稱為黑平原 (Black Plain)，從波蘭橫過歐洲的俄羅斯深入西比利亞。這一帶的地土與尼羅河流域一樣的肥沃，有許多地方與地板一樣的平坦。這處黑平原是俄國的花園，向來又稱為歐洲的穀倉。牠雖然^是用最古舊的方法耕植，但是不可勝數的年代以來，牠的收穫最為豐足。

這黑平原爲許多的江河所灌溉。實際上，俄國的河流包括地球上最大的幾條江河，單是倭爾加河（Volga River）可以連續航船的部分就有一千八百英里的長。牠是歐洲最大的河流，所灌溉的地域比法國要大三倍。牠從俄國的東部離波羅的海不遠的瓦爾載高原發源，或爲穿過俄羅斯到裏海的商業通道。俄國可以航船的水道，連運河在內，假如連接起來，可以環繞地球兩週。俄國是地球上富有天然財源的一個大國。牠出產溫帶和半熱帶的各種農產物。在歐戰前牠每年出口的小麥就有一萬萬餘斛，佔有全歐所出口的小麥總數四分之三。牠所產的亞麻居全球的第二位。牠又出產大量的黑麥，雀麥，大麥，番薯，甜菜，苧麻，煙草，和葵花子。

關於礦產的財源，俄羅斯是世界最富的國家。在南部黑海和裏海附近有很大的煤油場。在烏拉山和高加索山及其他的地域有未曾測量的鐵礦、銅礦、煤礦、錳礦、白金礦、金礦、銀礦、鋅礦、石鹽礦、和水銀礦。俄國又以出產寶石而著名，許多裝在世界上最美麗的珠寶上的翡翠和金剛石都是從俄國來的。牠的水面也是一種富源，因爲牠的湖、海、江、河都充滿了魚類。

住在這天然富源的儲藏室裏的人民佔有全人類的十二分之一，並且大都是農民。在歐戰前，

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民是農民，自從歐戰起後，貴族推翻，農民數又大為增加。俄國的人民包括許多的種族：從極北的拉伯蘭人 (Lapps) 和半野蠻的撒慕耶人 (Samoyedes) 到移殖安定地域的莫斯科維人 (Muscovites)，烏克蘭人 (Ukrainians)，哥薩克人 (Cossacks) 和白俄羅斯人 (White Russians)。他們的宗教也各不相同，有希臘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回教徒和猶太教徒。

在我四十年來環球旅行的行程之中，我遊歷舊俄羅斯帝國已不止一次。我第一次到這裏來是在一千八百九十年左右，那時候亞歷山大第三 (Alexander) 還在位。我是從德國來的；我還記得我在邊界上停下來，我的行李中的書籍和筆記都受檢查，確定是否有指謫俄皇或俄國的批評。就是我所帶的報紙也被檢查；我看見旅館中和車站上的報紙都塗有黑塊，表示檢查員已把不願人民知道的新聞塗去。

後來我遊遍俄國的全境。我坐了好幾天的火車穿過黑平原，沿着鐵路軌道兩邊，盡我的目力所看見的都是穀類。我又有一次在早年之後重遊這大平原，看見在這一帶飢荒地域的人民好像

是些蒼蠅慢慢餓死。我又坐橫過西比利亞的火車從莫斯科到亞洲東極的海參威 (Vladivostok) 並且乘輪船沿着倭爾加河下行到裏海邊的阿斯脫刺罕 (Astrakhan)。我會到散佈在這大平原的幾千村莊中的木屋裏去拜會農夫，並且又遊覽各大城市和港口。

回想從前的經歷，我覺得有許多舊俄帝國的景象在我的腦中湧出來。試舉大彼得在波羅的海邊沼地上所建的聖彼得堡爲例。我在這城裏曾遊歷尼瓦河 (Neva River) 畔的壯麗的冬宮 (Winter Palace)，瞻謁聖愛撒克大教堂 (The Cathedral of St. Isaac) —— 外廊異常整齊對稱——並且穿過涅甫斯開普洛斯拍克特 (Nevski Prospekt)，從前的一條艷麗街道，在冬天的時候街上擠滿了城中的貴族和富翁，裹着禦寒的奢侈毛皮，乘着大步駿馬所拖的雪車。現在的政府機關已經移到莫斯科 (Moscow)，從前全俄的壯麗京城現漸衰落荒廢。就是牠的名稱也已更變，先改爲彼得格勒 (Petrograd)，後來又從列寧 (Lenin) ——他是布爾塞維克政府的主要人物，直到死後爲止——取名，改爲列寧格勒 (Leningrad)。

我從聖彼得堡向南穿過舊俄羅斯，遊歷了許多城市，差不多也是同樣的有趣。我到莫斯科，站

在可怕的伊凡 (Ivanthe Terrible) 所建的高塔頂上，俯視克勒謨林堡 (Kremlin) 和從五城門延伸出去的全城景象。在克勒謨林堡我曾穿過俄皇的故宮和許多教堂，這些建築都具有東方的宏壯，正可以表明數世紀前成吉思汗侵入俄國所生的影響。我曾在倭爾加河畔下諾弗哥羅 (Nizhni-Novgorod) 的市場上買物；從前在這城裏，每年舉行世界上最大的市集，但是街道上現在，青草遍地，幾無人跡。從前有許多的商人從西比利亞，土耳其斯坦，烏拉山，高加索山到這裏來經商，每年的營業共有美金數百萬元之鉅。我又看見敖得薩 (Odessa) —— 黑海邊的港口 —— 的商業極興盛；我在裏海航行到巴庫 (Baku)，看見煤油起重機高聳着；我又在高加索山脈積雪高峯的山陰行過提弗利司城 (Tiflis) 附近的半熱帶的棉田和果園。

但是這些都是過去的景物，舊俄羅斯已不存在。人人都知道牠結局的歷史——在一千九百十七年所發生的革命，逼迫俄皇退位，推翻一千多年的老大帝國；短命的克稜斯開 (Kerensky) 的革命政府；皇屬的刺殺；及列寧和特洛茲開 (Trotsky) 領率布爾塞維克黨強奪政權。人人又知道後來幾年俄國流血的歷史，這幾年是近代史中無與其匹的全國紛亂退化的時代。舊俄帝國的

貴族，宗教，遺俗，和文化都已根本推翻，另組布爾塞維克黨的共產政府做替身。私產所有權完全取消；輸運，交通，工業，食料，金錢，土地，和貨品部收歸政府管理。旅館，餐館，商店和市場盡歸烏有；工資也取消，只給口糧或貨品做酬報。貿易又回到中古時代的物品交換，城鎮中所製造的貨品用來交換鄉下的出產物，鄉下的田地都歸政府所有。內債和外債都不承認；銀行事業變為政府的專利，利息和股息一概取消。私人所有的貴重物品盡被沒收，批評或反抗政府的人，假如不遭鎗斃，真是萬幸。被怨恨的貴族和上級人民有幾千被殺，有幾千逃到國外去，既無朋友又無錢。近幾年來我在歐洲和遠東各都城看見有幾十個這些逃難的俄國人。他們從前是歐洲最傲慢的貴族分子，現在變為女裁縫和女帽製造人，汽車夫和馬夫，女侍役，跳舞家，和酒店女主人。

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與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之間，倭爾加河下流的穀麥失收，發生了俄國史上最可怕的一次大飢荒。在那時代，美國救濟會每天供養一千一百萬的俄國人共歷一年之久；但是在一千九百二十二年餓死的人仍有五百萬之多。腸熱，天花，虎列拉，肺炎諸病在飢荒地城盛行，在各城鎮的外面，病死的人堆積起來好像是些木柴捆。

正在那時候，布爾維克黨的政策和國家公有所發生的經濟恐慌差不多正要促成農民的革命。這種革命的發動幸為列寧——是當時新俄羅斯的領導人——所避免。他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創行「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恢復自由貿易，准許私人經營零賣的貿易，承認私人管有的事業，但是政府仍管有全國的土地、礦產、煤油井、森林和其他的富源。政府又管轄全國的工廠、礦產和鐵路，但是可以把牠們租給私人或公司經營。

新俄羅斯已失去舊有波蘭的領土，波羅的海諸國，及其他的地域，現在的面積比舊俄帝國少去一百萬餘方英里，人民也減少五千萬。牠是由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及幾個獨立國和自治區——例如基發(Khiva)和布喀刺(Bokhara)都受莫斯科政府條約上的束縛——合組而成。這聯邦分為四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盟蘇維埃共和國(Russian Socialist Federal Soviet Republic)。這共和國包括俄羅斯本部的大半，西比利亞的大部分，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及土耳其斯坦、克里米亞，和別的幾個自治區。第二部分是西南部的烏克蘭(Ukraine)；牠比美國的加利福尼亞省大，牠有廣大的麥田，是舊俄帝

國最富庶的地域。第三部分是白俄羅斯 (White Russia)，位置在波蘭的邊境；第四部分是橫高加索聯邦 (Trans-Caucasian Federation)，包括亞美尼亞 (Armenia)、佐治亞 (Georgia) 和亞塞爾拜然 (Azerbaijan) 三個蘇維埃共和國。

現在俄國最小的政治單位是各鎮各村的地方蘇維埃，各地蘇維埃的代議士是由人民選舉。凡是達到十八歲的公民，不問性別、國籍、或宗教，只要能以生產的勞力謀生或是陸軍或海軍的人員，都有選舉權。俄國現在是勞動階級的國家，就是牠的國旗，畫着交叉的鐮刀和鐵鎚，也是表示這種觀念的。法律規定雇用別人謀利的人，倚靠不勞力的收入爲生的人，從前皇室的警察或偵探，從前的貴族分子，僧侶和傳教師，愚鈍的人和犯罪的人，都沒有選舉權。

俄國最高的政治機關是全俄羅斯蘇維埃國會 (All-Russia Congress of Soviets)，由一千四百個小蘇維埃代表組成。這國會每年開一次會，選舉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 (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共有四百個委員。這委員會是蘇維埃共和國或俄羅斯本部的最高的立法、行政、統治機關，與其他的三個共和國的政府機關相同。這委員會的委員長就是蘇維

埃俄羅斯的總統。

中央執行委員會又任命「國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的委員，這會議與美國的內閣相當。現在有防禦委員，外交委員，國外貿易委員，交通委員，郵電委員，食料委員，財政委員，教育委員，和其他的幾種委員。國民委員會的主席又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内閣總理。從前列寧就是佔據這位置——他是已故的布爾塞維克黨的首領，人民所崇拜的偶像，現在葬在克勒謨林堡牆壁裏的玻璃棺裏。

在這些國民委員的背後有俄羅斯政治部 (Russian Political Bureau) 裏面盡是共產黨的政治首領和蘇維埃俄羅斯的真實主人。他們在各政治機關裏都佔有職位，所以他們在各種的國事活動都有代表，並且極端贊成蘇維埃的各種命令。許多人以為共產黨現在包括大多數的俄國人。但是實際上共產黨徒還不足一百萬人，公民須經過長期的考查——在這時期內他們的各種行動和言論都被偵察記錄——纔可做共產黨員。既准入黨之後，這些男女就可受任最負責任最信託的政府位置，並且可以被派作國外的外交和商業的代表。

在這種政治制度之下，蘇維埃俄羅斯力謀自救的方法。牠現在還在試驗的時代，常常有所更變，所以在今天是真確的事實到了明天，或下月，或來年，竟可消滅無存。現在俄國的新制度究竟可以支持好久，沒有一個人可以揣測，只有時日可以表明牠將來的命運。

第二十六章 愛沙尼亞及其都城

勒法爾 (Reval)，愛沙尼亞的都城，已有幾百年老，並且外觀也像如此。牠在十二世紀的時候建成，在新大陸未發見二百年之前，屬於漢撒同盟 (Hanseatic League)。城中的居民，在「山查花」旅客未在普里穆斯設立第一個教堂之前，已經信奉耶穌新教。

愛沙尼亞雖然直到近幾年為止向來是俄國的一部分，但是愛沙尼亞人的文明程度比較俄皇所統治的大多數的人民高。他們是古老的民族，在西曆五百年和七百年之間，纔到這裏來。他們與斯干的那維亞人同類，並且加入海盜隊 (The Vikings) 去貿易或搶掠。在十三世紀條頓人和丹麥人與他們交戰的時候，他們堅持抵抗共歷百餘年之久，後來終為日耳曼大刀武士 (German

Knights of the Sword) 所征服。他們受這些日耳曼人虐待共有六百年之久，但是在瑞典人傳入「宗教改革」的時候，他們曾受短期的公平待遇。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愛沙尼亞割給俄皇大彼得，後來俄國國會宣佈這些人民爲奴隸。直到一千八百十七年，奴隸制度名義上纔爲俄皇亞歷山大第一所取消。在一千八百六十年，農民受得購買土地的權柄，但是日耳曼波羅的人的權勢仍然餘留未變，直到一千九百十七年俄國革命後爲止。雖然如此，愛沙尼亞人仍能受得教育，他們現在有一千三百個普通學校，還有幾個專門學校，農業學校和工業學校。多爾巴得 (Dorpat) 大學在一千六百三十二年成立，在歐戰前爲俄國人所封閉，現在又爲新政府所重開，變爲全國的學府。牠現在約有二千學生，有四分之一是女生。

我在勒法爾處處看見愛沙尼亞人懷恨俄國人的證據。在一個地方，我經過一個花剛石座，上面還刻着大彼得的頌辭，引路的人告訴我，歐戰前在這裏立了一個彼得的銅像，但是在革命之後人民把這銅像搗毀，僅僅剩了這塊紅石座。我又參觀一千九百十年俄國政府所建築的一座大教堂。在那時代，俄國很想壓制愛沙尼亞人的自由精神，強迫他們改信希臘教。這教堂可值美金八百

萬元，比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價值還大美金二百萬元。牠的銅圓頂與馬戲棚差不多大，從前並且有鍍金的銅板覆蓋，正像四圍的四個洋葱式的圓屋頂一樣。現在這些圓屋頂都漆作綠色，牧師已把鍍金的銅板拆下變賣來補充教堂的庫藏。

勒法爾分爲兩部分，一部分靠近海港，一部分在山上稱爲堡山（Castle Hill）。在中古時代有一大堡壘建在這山上，現在還有許多的石牆殘存。這山上現在是全城最時髦的住居地域。這裏又有這共和國的總統和其他官員的公署，並且又建了一座新國會會場。愛沙尼亞有五分之一是森林地，所以國會會場裏的裝潢和陳設都是用土產的木料做的。有許多木器是用紋理精雅的楊木製成，並且磨擦得很光滑，好像美國的楊木鋼琴一樣。門戶和樓梯的欄杆都雕作松球式。

我由一個國會議員領導參觀這國會會場。他告訴我，愛沙尼亞的國會（Diet）由一百議員組成，代表十個政黨。最大的兩個政黨是「勞工改進黨（Labour Reformists）」——現在有二十個國會議員——和「農民黨」（Agrarian Party）——有二十一個國會議員。另外又有平民黨，社會民主黨，獨立社會黨，基督教黨和布爾塞維克黨。還有四個波羅的人和一個俄羅斯

人在國會裏面。這新共和國既已制定新憲法，設立新國會，又採用國民複決制，無論何種問題只要有二萬九千公民的請求就可由全國國民投票公決。

當我在勒法爾漫遊的時候，我總記着我是在一個幼稚共和國的新京城裏。城裏的街道是用圓石鋪成，邊道很狹，假如房屋稍一突出人們就要走到街中去。商店房屋都有四五層樓，並且有紅瓦屋脊聳立。店舖裏間或有幾個大陳列窗，但是玻璃塊很小。商店面前的招牌是用幾種語言寫的。這新共和國規定人民必須使用愛沙尼亞語，別種言語的題寫，如果需要，也可並用。除去題寫的招牌之外，各店舖在外面的牆上又畫着圖畫，表明店裏所賣的貨品。假如一個店舖售賣牛奶或牛油，牠的迎面就有女人取牛奶的圖畫裝飾着，圖中或者又畫着幾卷牛油和牛酪。在我到旅館的途中，我看見剃頭匠替人光臉或放血的圖畫，打字機和計數機的圖畫，犁頭和「奶皮分離器」的圖畫，及各種傢具的圖畫，都是繪在店舖的牆上。

勒法爾差不多沒有汽車和運貨汽車；當我纔到這裏的時候，我的箱子是裝在大車上用馬拖運。當我跟在車後走到旅館去的時候，我遇見許多的俄國式馬車。這些馬車夫使我回想到二十餘

年前在聖彼得堡所看見的那些馬車夫。各人戴着一頂小帽，帽舌差不多一直遮到眼睛上，穿着一件藍衣，填襯起來使得穿衣的人現出很胖的樣子，腰上又紮了一根紅腰帶。

這城靠近海灣的一部分是很有趣味的地方。沿着水邊有許多的工廠，有一個工廠是火車頭製造廠，正在替蘇維埃政府修理引擎機。有人告訴我，俄國人每修一引擎機必須送兩個引擎機來，剩下來的一個引擎機送給工廠做修理費。這裏的店鋪很奇怪，平民好像是數世紀前歐洲繪畫中的人物。離開船塢不遠有一市場，佔有數英畝的一塊方場，場中擠滿了婦女，從鄉下帶來許多的家禽、蔬菜、穀麥和別種農產物。大多數的買客也是婦女；有許多婦女攜帶一種很特別的購物箱，牠是一個楊木做的鮮黃色長圓桶，桶口和人頭差不多大。

當我從勒法爾乘汽車到鄉間去遊覽的時候，我遇見幾十個這樣的婦女正到城裏市場上去，趕着拖拉船式大車的馬。這些船式大車是鄉間的主要農車，非常笨重，牠們不能快速的移動到路旁，馬常為我們的汽車所驚嚇。有些時候，趕馬的女人跳下來，用她們的披巾裹在馬頭上使這些馬不致為我們所驚嚇。有些時候，馬看見了我們的汽車就向四面亂轉，車槓竟被折斷，有些時候趕馬

的女人把大車轉向路旁的田中去。

離開勒法爾約有十英里，我們停留在一個小地主“Wirt”家裏。牠是愛沙尼亞的一個新地主，有八英畝耕種得很好的田地，一座石砌的小倉屋，幾座茅草棚。他的住屋也是用石砌的，有六個房間，屋頂是用茅草蓋的。在茅草屋頂上有石砌的烟囪聳立，這烟囪正像愛沙尼亞城裏和鄉間所有的烟囪一樣，是用白灰泥塗飾的。

這田場上的土壤很瘦。靠近勒法爾的鄉間都是石灰石，積成薄層，很有規律，好像是石匠造成的一樣。這種石灰石大都是優良的建築材料。離海稍遠，土壤漸肥，有很好的牧場，和出產豐富的番薯和穀麥的田場。在愛沙尼亞的北部所產的番薯極多，愛沙尼亞因此被稱爲「番薯共和國」。這裏的番薯正像在愛爾蘭和緬因一樣的茂盛，種植廣遍，做製造酒精之用。每塊大田場都有一蒸溜廠，在平常的時候所製造的酒精全國的男女及小孩每人可攤得三呷（Pints）。

再向前行二十英里，我們離開大路，走到一個已經分割的田莊裏去。這田莊原來佔有六千英畝的面積，大部分的土地是環繞田主別墅的廣漠田場，田主從前住在這別墅裏的情形正像在美

國的黑奴時代南部的地主一樣。這座房屋很宏壯，附有美麗的花園、果園、和廣闊的草地。這別墅有一部分現已改作鄉間的郵政局。我由郵政局長陪同參觀，在樓下我看見有十幾個大房間，佈置精雅，專作酬酢之用，又有一個大前廳，從這廳裏有一雕刻的樓梯達到樓上。有許多房間裏有磁火爐。地板都是用磨光的堅木做的，我揣想幾十年前波羅的貴族常在這裏舉行跳舞會。

靠近這座大屋有許多農夫住的木屋，相去不遠又有許多磚砌的倉屋，儲藏農產收穫及農具。當我站在走廊上的時候，我看見各處都建有新農屋，每座農屋成爲一塊小田場的集中地。大多數的小農屋都是用鄰近森林裏所取的木料砌成的。有些農屋用茅草蓋屋頂，其他的農屋用疊置的木板做屋頂。烟囱是用磚頭或石頭砌的，結構很巧妙，一方面可以做竈爐，一方面又可以做火爐。竈爐常常是一低架從牆壁伸進而建成的。有許多這樣的小屋現在還沒有傢具，有些田場現正由新田主開始墾植，但是所有的農夫對於他們所獲得的獨立權和新機會都很熱心高興。

第二十七章 赫星法斯

我從勒法爾坐了一隻五百噸的輪船渡過芬蘭灣到赫星法斯 (Helsingfors)，芬蘭的都城。我們在海中雖然只行了四點鐘，但是海浪兇湧，使得「我厭惡各種的食物。」當我們航進港口的時候，我們從斯末阿堡 (Sveaborg) 島上的紅花剛石的堡壘圍牆旁邊經過。我們在一個宏壯的俄國教堂陰影之下停泊，這教堂是建在高出水面一百呎的岩石上，上面有圓頂和十字兀立。我看見鄰近的一個小島上有輕艇俱樂部的亭閣，在其他的一個小島上有一個戶外餐館。在沿海房屋の後面有天文臺山高聳，四圍有蔥濃的公園環繞。

赫星法斯是在地球上任何國都的北面。牠的緯度與哈得孫灣 (Hudson Bay) 相同，牠比瑞典的斯得哥爾摩 (Stockholm) 或挪威的奧斯羅 (Oslo)，去北極還近。但是牠的氣候很暢快。人民住在這裏很安樂。

他們生活安樂的程度恐怕要使得你們驚訝。我住的旅館做叫坎普 (The Kamp)，牠是一座五層樓的房屋，朝着一條四百呎闊的林蔭路，路的兩旁有鋪石，中間有草地和樹木。我在這旅館裏租了一套婚用的房間，每天只化美金三元的租金，只有紐約旅館裏同樣房間的十分之一的租金。

我的客房裏的光亮的橡木地板上有玫瑰色的地毯鋪蓋，用具也是橡木做的，並且用藍錦緞做墊子，房裏又有兩座長穿衣鏡。

那時候雖然是在夏季，但是天明的時候，氣候很冷，所以我每天早晨都教人生火。這旅館裏設有燒木材的大火爐。我的客房裏有一大火爐填滿了一個房角，比我還要高一半，火箱有三方呎大，與椅子差不多高。在木材火燃成之後，爐上的亮銅門啓開，讓熱氣傳出來。

這火爐外觀很美麗，每隻須化美金四五百元。牠是用白磁做的，面上又有粉紅色和金黃色的花飾，正像瓷碟中的花飾一樣華麗。燒火的木材是由一個六呎高的男童送進來，他還穿着短膝袴；爐火是由一個黃髮女孩燃引，她穿着白帷裙，黑衣服，羊皮鞋。她關照我把爐門啓開直到楊木燒成灰燼爲止。在木材燒完後把爐門關閉，磁爐裏面燒熱的磚牆可以保持房間裏終日溫暖。

這個容納二十萬居民的城市盡用木材火生熱，我們覺得很奇怪，但是事實上不僅赫星法斯如此，芬蘭的各城市和瑞典的京城，斯得哥爾摩也是這樣。今天我經過外交部的天庭的時候，我看見庭中堆積幾百捆的楊木，預備做冬天的燃料。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赫星法斯街上的景象。街上往來的車輛與俄國城市裏的相仿，所有的車輛都是用馬拖拉。俄國式的馬車不可勝數，我們間或也看見一二輛汽車。街道都由婦女清掃，她們用樹枝編的掃帚把垃圾掃到籃子裏去。赫星法斯的人民看起來都很健壯耐苦。男女都喜歡競技運動。街上的人衆比美國城市裏的人民有禮貌，脫帽和鞠躬也比在美國多。穿灰色軍裝的兵士走過去的時候常常行禮。階級的區別很顯明。有錢的人穿的衣服很漂亮，農婦用圍巾匝在頭上代替帽子，她們的裙子很短，人們可以看見她們所穿的半腿長的皮靴口。有許多的農婦手裏提着裝滿菜蔬的編籃，她們是些女僕正從市場上回來。

城中大市場是在海港邊上，靠近水面，有許多購物的人直接向鄉間來的裝菜小船購買物品。市場上有許多小棚和貨車，男女推着裝滿了菜蔬，花草，和水果的大車在四面走。買賣的人衆來來往往；從十點鐘到十二點鐘，市場上極擁擠。到了正午的時候，市場停歇，賣貨人趕快收市。在半點鐘內，大家都離去，有幾百隻鳩鴿飛進來攫覓食物。街上於是用水龍管衝洗，女清道夫把鋪石縫中的污穢滌掃乾淨。將近一點鐘的時候，市場的景象完全消滅，這方場上非常乾淨，人們簡直可以坐在

鋪石上吃午餐。荷蘭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好潔淨的人，我深信芬蘭人雖然不像荷蘭人天天刷擦門前的階石，但是比荷蘭人還要乾淨。

赫星法斯是一個有美麗商業房屋的城市，大多數的商店房屋都有四五層樓高。有幾處商店的建築法差不多是野蠻式。大銀行很多，有幾處已有八十多歲的年紀。每一教區都有幾個儲蓄銀行，依據牠們的統計，全共和國中每一家庭都有一儲款人。店舖裏陳列許多美國貨；赫星法斯正像瑞典和挪威的各城市一樣，很有美國的氣象。

芬蘭商業上有一很有趣的特點就是合作商店，單是赫星法斯就有一百二十處合作商店，店員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工人，這種商店遍佈全國，農民又組有五百處合作農場，三百處購買農具的會社，七百多處賣雞蛋的會社。

赫星法斯又有幾個美麗教堂，一個希臘正教堂，一個大學——裏面有幾千個學生——及各種公立的和私立的學校。芬蘭人向來注重教育。在大彼得統治時代，亡命的人躲在森林中的茅屋裏把字母刻在桌上教授他們的兒女。在美國革命的時候，芬蘭人通過一種法律，規定非讀過路得

教條的人不許結婚，不教育子女的父母要受處罰。現在芬蘭每千人中只有七個不識字的人，與美國不識字的人比例起來只有十分之一，但是有許多美國人還以為芬蘭是一個未開化的國家，不及美國那樣文明。

我在赫星法斯參觀了幾個優良的學校，並且有人告訴我，全國的學校差不多都是同樣的優良。政府規定各學校的校舍計劃，鄉間的學校都設有教師和學生的花園。芬蘭人驕傲的自稱沒有一個人家離開學校的距離超過三英里。在冬天的時候，住在湖邊的兒童有許多都是穿着冰鞋溜冰到學校裏去。在農業區域內也有平民中學校，以備成年的男女學習最好的農業方法。差不多每個城市裏都有青年研究地理歷史的學會，每一村鎮裏都有歌樂會和體育俱樂部。

在赫星法斯街上行走的時候，人們可以聽到好幾種語言。在一千八百零九年俄國人侵佔芬蘭的時候，芬蘭語，現在雖漸普遍通行，當時被看作一種野蠻語言，上等社會的都用瑞典語。但是後來不久，在赫星法斯的瑞典學者開始研究芬蘭語，並且收集民俗歌謠。從此以後，芬蘭語流行漸廣，現在已代瑞典語而興起。在赫星法斯大學裏有三種大學語言——芬蘭語，瑞典語，及拉丁語。街名

是用首二種語言書寫，公文也用兩種語言書寫。赫星法斯設有波羅的海以北最大的書店，任何大的城鎮都有英文書出售。美國最好的小說一經出現就譯成芬蘭文；人們在這裏可以購得最近出版的外國書籍。

芬蘭共和國新近纔成立，現在還沒有建築國會會場，國會暫在夾在商店中間的一座七層樓的房屋裏集會。這座房屋與歐洲的其他的國會會場不同，大部分是一座大高塔，有一面盡是窗戶。議場看起來好像是教堂的內部。陳設都是用橡木做的並且有金子裝飾，地板上鋪了一條紅氈。靠近會場的屋頂有一廣闊的樓廂。議長坐在會場的裏面，他背後的上有一兇像的銅獅，在這銅獅的下面有裁判神的塑像。在議長的兩旁有幾個書記員，在左邊的書記員前面就是各部總長的坐位。他們與華盛頓的內閣閣員不同，能殼參加立法的討論。右面有新聞記者樓廂，每天會議的報告就是從這樓廂裏傳佈出去。

依照芬蘭的憲法，公民滿了二十四歲就有選舉權，無論男女都可被選為國會議員。女議員現在在二百個議員佔有十九個位置。她們在各委員會中也有位置，並且對於制定法律和規定賦稅，

都能盡力活動。她們在開會的時候，並不怕開口，她們所發的議論很有勢力。從樓廂上向下看，我看出這些女議員與美國的女人外表上並沒有不同的地方。

芬蘭有一個新婦女運動的領袖是安那斐爾因赫爾謨 (Anna Furuhjelm)，當她的父親在西特喀 (Sicka) 做俄國的總督的時候，她就在那裏開始提倡要求婦女權。在阿拉斯加售歸美國之後，這個命數注定做芬蘭婦女領袖的小女孩被她的父母帶到芬蘭的田莊上去。她在這田莊上長大，變為要求婦女權的一個最活動的人員。她現在在全世界婦女選舉權運動的人員中佔有領袖的位置。

當我向她詢問女議員在芬蘭國會中所佔的地位的時候，她說道這些女議員走出去游行演說，競爭選舉，關於立法方面，她們也與男人有同等發言權。她們現正特別注意新制婚律的議案，這婚律規定妻子與丈夫，有享受同等的財產權。依照現行的法律，丈夫在結婚的時候就有管理妻子的財產的權柄並且他獨有管理子女的特權。

經斐爾因赫爾謨女士的介紹，我與芬蘭的馬大黨 "Marthas" 的一個領袖結識，並且聽到

她們所做的工作。馬大黨是從拉撒路 (Lazarus) 的姊姊得名的，她與她的親愛的姊妹馬利

(Mary) 同住在伯大尼 (Bethany)。馬大 (Martha) 是一個很勤勞的掌家人，但是馬利很怠惰，似乎是一個偷懶的人。馬大深信服務是她的責任，所以「服務」二字就成爲芬蘭馬大黨的標語。馬大黨徒盡她們的力量替國家和人民服務。這種運動是在二十五年前俄皇下令剝奪芬蘭人的許多特權的時候開始的。芬蘭婦女組成黨隊，盡力保存並發展國民精神。後來除去這種愛國運動之外，又加添圖謀幸福施行教育的事業，這兩種事業現在比激發愛國心的運動還要重要。

馬大黨現在有三萬女黨徒，三百處分會。在一年之中，她設了一萬五千處新花園，四百六十六種新烹飪學程。女教員旅行到各村莊中去，有時穿着冰鞋在湖面上走，有時穿着木靴在雪中溜冰。各地分會贈送獎品給育養強壯子女的母親，舉行家庭工業展覽會，並且又施行美國聯邦農部和省農部所做的家庭經濟宣傳事業。有許多各地分會又製造兒童玩具，賣得的款項用來維持牠們的工作。

除去用芬蘭語和瑞典語發行週刊之外，馬大黨又發行烹飪書籍和唱歌集。牠稍受政府的津

貼和農民會社的幫助，現在已附屬於北歐母親同盟會（Northern Europe House Mothers' Alliance）。這種運動利益很大，所以現正傳佈到瑞典、挪威和丹麥去。

芬蘭還有一種極有趣的婦女組織就是拉塔斯發德（Latta Svard），一種半軍隊的團體，是類似俄羅斯敢死隊、美國的紅十字會、婦女青年會和救世軍（Salvation Army）的混合組織。牠的會員並不打仗，但是穿着軍服，專做幫助兵士的事務。她們分成幾隊，一隊做衛生的事務，一隊做烹飪的事務，一隊替兵士裁做或洗理衣服，一隊去募軍餉。她們年年在赫星法斯附近紮營，全國各地的婦女都來參加。在最近的一次集會，有好幾個女子從拉伯蘭走了幾百英里的路程纔到最近火車站，自出車費搭火車到這裏來參觀。

第二十八章 萬湖的陸地

現我讓我給你們一種芬蘭的普通觀察。芬蘭人是從亞洲來的，並且是一個首先穿過烏拉山的民族。相傳他們在西曆七百年左右沿着倭爾加河居住。一百年後，他們被擠到芬蘭去。再過了幾

百年，他們被瑞典人征服，受了五百年瑞典人的統治。後來瑞典人與俄國人戰爭的結果，芬蘭就變爲俄皇統治的大公國，直到歐戰時還是如此。在俄國統治的時代，芬蘭人已自設國會，由貴族，教士，市民和農民組成，男女皆有選舉權；國內的政務皆由芬蘭人自己處理。

芬蘭人素與瑞典人表同情，不與俄國人親善。差不多所有的芬蘭人都是路得教徒 (Lutherans)，並且堅決反抗聖彼得堡施行俄國化的計劃。二十年前，俄皇的閣員從事摧殘芬蘭的商業，文化，及宗教。他們派遣教士到這裏來設立希臘教堂，把官吏和學校都變作俄國化，並且唆動農民與上級社會的爭鬪。他們設施偵探制度，許多芬蘭人受違法的逮捕，並且被遣送到西比利亞去。芬蘭的地方官吏，如不爲俄國政府所喜，就要捕拿下獄。這種暴虐的情形直到歐戰的第三年纔終結。在一千九百十七年，俄國的軍隊想激動芬蘭的革命。他們衝進監獄，送來復槍給囚犯，在鄉間和大田莊上大施搶劫。直到當年的冬季，芬蘭人宣佈獨立，脫離俄國，並且開始求獲自由權的戰爭，俄國兵士的蹂躪纔行終止。芬蘭人最初只有農具做兵器，但是他們後來解除俄國守衛軍的槍械，組織白軍，擊敗俄國的軍隊和芬蘭的赤化守衛軍。在一千九百十九年的中葉，他們制定憲法，創設

新國會。

芬蘭人決不可當作俄國人看待。他們的面相，思想和行爲都與俄國人不同，他們並且有一種特殊的經驗和文明。俄國人是天然的共產黨徒。幾百年來，俄國的農民都是生活在田地多半公有的村莊之中。芬蘭人向來管有他們所種植的田地。他們是個人主義派，並且已久享自由權。在歐戰前他們已設有國會，常向俄皇和俄京國會要求特權。他們不受俄國徵兵制的調遣，他們大半都不加入俄國的軍隊。

芬蘭人是很有趣的民族。他們住在地球北面的邊境，與自然界終年奮鬥，所以就成爲世界上一種最強壯的民族。他們的國境差不多與阿拉斯加的緯度相同；但是阿拉斯加只有不足五萬的白種人探索未開拓的富源，芬蘭已有三百多萬的人口，每年從製造業和商業的收入已有幾千萬元之鉅。

芬蘭共和國佔有阿拉斯加四分之一的面積，牠的人口比荷蘭多兩倍，並且又有各種的城鎮和工廠。假如阿拉斯加所有的鐵路與育空河（The Yukon）連成一條線，長度還不及從紐約到

辛辛那提的距離。芬蘭的鐵路，假如連接起來，可以從波士頓達到大鹹湖 (Great Salt Lake)，還有幾英里餘下來。另外又有五千英里的公路，有許多公路都是用碎石鋪的，所以差不多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坐汽車。

科學家稱芬蘭國爲「芬蘭橋」，因爲牠是從北冰洋伸進俄羅斯與斯干的那維亞中間的波羅的海裏的一個大半島，牠的北部成爲從俄羅斯到斯干的那維亞的橋梁——土腰。這土腰是一廣闊的花剛石高原，人們在這裏隨地可以掘得做墓碑的石塊。我行進芬蘭灣的時候，大部分的航程都是在紅花剛石的島嶼中間，全部海岸似乎都爲花剛石的牆壁所環繞。在巴黎殘廢院 (Hôtel des Invalides) 裏的拿破崙墳墓就是用芬蘭的花剛石建造的。

在遠古時代，冰山南下，遍佈北歐大陸，在這些花剛石岩石上生了許多洞窟，這些洞窟現在就成爲芬蘭的湖。芬蘭因此被稱爲「萬湖的陸地」 (Land of Ten Thousand Lakes)，但是這個稱呼還不能完全表示牠內地湖河的確數。實際上牠共有三萬五千個湖，牠的河流與連河交叉如網，人們可以坐船遊覽全國的大半。有一個最大的湖是賽摩 (Saimo) 湖，湖中共有一千個島嶼，並

且有運河與海連通。

許多的大河又有瀑布，使得芬蘭成爲一個水力的國家。易馬特刺瀑布 (Imatra Falls) 是芬蘭的耐亞嘎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牠們只有六十呎長，水流也很狹，石子可從河的右岸丟到左岸去，但是流水衝擊岩石所發的聲音在五英里外還可聽到。

芬蘭的水力現正發展利用。住家和倉屋大半都裝電燈，農業機器，穀磨，和鋸輪機也用電力轉動。現又建設大水電站供給幾百英里區域的電力；在幾處瀑布的旁邊又設有工廠。

本星期內我消磨了一部分的時間在坦麥爾法斯 (Tommerfors)，一個最有生氣的製造中心地。牠在芬蘭京城的西北約有六百英里，我是坐火車去的。火車裏差不多只有我一個人是頭等乘客，但是二等車中乘客甚擁擠。鐵路的建築很優良，招呼也週到。我的車票是用芬蘭語和瑞典語印成，車站的名牌也是用這兩種語言題寫。火車頭是一個燒木柴的發動機，各車站上都有木柴堆積以備供應。

車站是一座木砌的厚大建築物，粉成白色，月臺是用圓石子砌成，面上鋪着花剛石。車站上陳

列許多當地的工業製造品，做宣傳廣告之用。差不多各車站上都有餐館和售賣報紙書籍的店鋪。餐館裏的食品很好，價錢也低廉。人們可以盡量大吃。茶是裝在玻璃杯裏，正像在俄國一樣，咖啡是裝在磁杯裏。在茶或咖啡裏要參牛奶皮的人可以從櫃臺上的瓶子裏盡量傾倒。我上次在車站上吃的午餐有夾肉麪包，卷麪包，糕餅，和咖啡，一共只化了五分美金。

坦麥爾法斯是芬蘭的曼徹斯特。牠是一個紡織業的中心，有棉紗紡織廠，細麻紡織廠，造紙廠，和鍊鋼廠。這城市是世界上極北的製造中心。牠離波羅的海約有一百英里，牠的緯度與美國的馬琴力山 (Mount McKinley) 相仿。牠位置在森林中間，在兩個狹長湖相連接的坦麥爾科斯基河 (Tammerkoski River) 上。這條河有一個二十呎長的瀑布，供給坦麥爾法斯的諸紡織廠的水力。我曾參觀了一個棉紗紡織廠，廠裏有八百工人，大半是婦人和女子。有些女人年紀很輕，面貌也很好看。她們穿着寬衫和短裙，頭上匝着顏色鮮艷的手巾。差不多個個人都赤腳。

這紡織廠製造棉布，桌布，被單，和芬蘭市場上所需要的各種棉織物。牠與英國曼徹斯特和德國的紡織廠競爭製造。牠現在購進美國棉花，有時直接從美國運來，有時間接從利物浦購買。在歐

戰前，牠靠俄國供給棉花，海港封鎖之後，牠又不能從波羅的海運進美棉。但是芬蘭人仍能保持紡織廠繼續工作，從新奧爾良（New Orleans）用船把棉花運到北冰洋，然後再用雪車在冰雪之中運到南方去。在北冰洋的港口與鐵路之間有三百英里的行程，要用八百匹馬拖運這些棉花。

離去這紡織廠之後，我又參觀了幾個大造紙廠，廠裏的機器都用電氣開動。有一個造紙廠，在美國獨立宣言未曾簽字以前，已經成立。牠供給大部分的歐洲鈔票紙，並且又替英國製造印書紙，替巴黎製造異樣信紙。有幾個造紙廠又製造木漿供給歐洲各處的造紙廠。坦麥爾法斯運銷新聞紙到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巴西的都城），倍諾斯愛勒（Buenos Aires）（阿根廷的都城），橫濱和上海去；芬蘭現在又運售大量的紙料到俄國去，因為俄國在蘇維埃政府統治之下報紙的數目大為增加。

芬蘭其餘的工廠多半用木材燃料所生的蒸汽，這種木材是用駁船和小船從湖中運來。大多數的木材都是用雪車拖運到湖邊，這種雪車，在這一帶的地方，用來替代農車。無論冬夏，雪車都可使用，因為車下的滑木很闊，決不致陷入泥中。

芬蘭有大半的土地盡是森林，有三千萬英畝的森林是在國有的土地上。據說政府曾計算這些森林地上的樹木數，並且隨時可以知道可用的大木料的數目。政府現在管有二千六百多萬顆大松樹，三千萬顆小松樹可以做鐵路的枕木，另外還有許多製造木漿和紙料的杉樹和檜樹。芬蘭共有三百個鋸輪機，並且設有各種的木工廠。

因為全國的境域大半是森林和湖，所以芬蘭只有十二分之一的地土可以耕植。但是田場的總數仍有三十萬塊，每塊的面積從八英畝到七萬五千英畝。大田場為數不多，現在正由政府購買，重行賣給小農夫，繳價的期限規定得很長。

我乘汽車在赫星法斯附近的鄉間大路上閒游，看見各處都有興盛和節儉的氣象。田場耕植得很好，田中的收穫似乎與美國的膏腴地域的收穫相仿。田場為灌溝分成許多長條；地土很潮濕，青草必須放在架子上曝曬纔可成乾草，正像在挪威和瑞典一樣。芬蘭現在每年可以出產幾千萬斛的黑麥、雀麥和番薯，並且又有大量的乾草、麻、和苧麻。牠又是一個畜牧的國家，共有幾十萬隻的牛、綿羊、和山羊，牠每年出口的牛油共有幾萬萬磅。

人民的生活很簡樸。農民的食品大都是黑麥麪包和魚類，吃魚的方法有乾製的，有鹹製的，有新鮮的，有生吃的。有些家庭每年只烘四次或兩次麪包。麪包盡作圓形，很堅硬，約有麪粉桶的口大。每塊麵包中間有一個大洞，可以串在木桿上藏在屋頂的下面。這種麵包簡直要把牙牀咬壞，下等社會的人牙齒很堅強，恐怕就是從吃硬麵包練習出來的。人民喜飲大量的咖啡。近來他們又喜歡吃自製的牛油和牛奶皮，生活程度已漸漸的提高起來。

芬蘭的農家沒有一個不設浴室的；浴室差不多成爲一種全國的設備。這種浴室有一個門和一個小窗戶，環着牆壁都有木製的櫃架。浴室的一邊有一個火爐生熱。在木柴大火燒成紅炭的時候，用水噴注在爐上，直到室裏盡充滿水蒸汽爲止。在這時候，沐浴的人一齊走進來，躺在木櫃上，不時走下來用浸在熱水裏面的杉枝小帚在自己身上拍打，或互相拍打。混身就可以發大汗，然後各人再互相磨擦並按摩。

在鄉下的人行蒸汽浴後又跳入湖中或河中洗澡，在冬天的時候，常睡在雪中翻滾。在城市裏的浴室是用汽管生熱，並且有女侍役擦背。我知道各村莊裏都有專業的女按摩家。據說在偏僻的

地方，男人和女人同浴。

這種蒸汽浴在芬蘭歷史上很古的時代已經流行。「卡勒發拉」(Kalevala)，芬蘭的國史詩，詳細敘述詩中主人翁在將要結婚的時候請他的姊妹安尼開(Aniki)替他準備浴事。

她用大風吹落的，

雷電擊斷的樹枝，

祕密的燒熱浴室。

她到河邊採石子，

帶回蒸熱做浴用。

她又得意洋洋的，

來到聖井取浴水，

她從深密叢林裏，

折斷樹枝做浴帚。

她把甜密的浴帚，
放在石子上蒸熱。
她把牛奶和灰拌，
替他做成肥皂塊，
她又擦成肥皂沫，
預備新郎去洗頭，
更把全身洗乾淨。

「卡勒發拉」與郎匪羅 (Longfellow) (美國的大詩人) 的「喜亞窩塔詩」(Hiawatha) 的詩律相同，是由民俗的歌謠和故事集成，這些歌謠和故事世口傳共歷數百年之久纔編纂成史詩。詩中有一段指示丈夫控制妻子的方法。據詩中所述，丈夫在結婚三年後對於妻子纔可施以體罰。在三年之內丈夫應當。

第一年用口講話

盡力的去勸告她，

來年用眼睛教導，

第三年頓腳警告。

這篇詩又指示道，假如這還不能使得妻子服從。在第四年丈夫應當用蘆葦輕輕的鞭打她，假如這種方法還沒有效果，他應當在森林裏折下一梗杉木棍，盡力的鞭打她。這篇詩又指示他應當在什麼的地方鞭打：

勿在草地上打她，

勿在穀場上鞭她，

恐怕吵鬧的聲音，

傳到村上的人家；

專門打她的肩膀，

不要打她的軟頰，

不要打在眼睛上，
不要碰到耳躲上，
因爲額角要長瘤，
眼睛眶上要發青，
恐怕小舅來質問，
岳父看見不分明，
村農若是看見了，
村婦就要發笑聲。

芬蘭現行的婚律規定新郎最近的年齡爲十八歲，新娘最低的年齡爲十五歲但是假如一個男人要取最低限年齡的妻子，他必須證明要有娶妻幫助農田工作的需要。結婚公告須在事前宣佈，婚禮在新娘家中舉行。新郎須送禮物給岳父岳母。並且又要盡財力所及買一雙最好的長襪送給各女僕相。假如家境富裕，喜宴須連續兩天，有些賓客常常帶着食品來。假如家境貧窮，兩家盡財

力鋪張，有時竟超過財力所能做的限量。

結婚禮都在教士面前舉行，民俗結婚直到新共和國成立後纔通行。有些時候男女在報紙上登廣告宣佈結婚，這種廣告就生出法律上的效力。理論上規定男女非能讀書做文不許結婚，這正像教會裏規定非能讀書寫字的人不准參加聖餐禮有同樣的事實上的矛盾。

